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〇册目次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二)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illegible]將未練兵在練將得必將練人則實効[illegible]之惟有定見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皐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効。。。。。。。。

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二年為滿一年未[illegible]二年員外二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焉如京營科道當以二年為滿勿數月一更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三月一易如提學當以歲科兩考為滿不得乘便挪移一考半考而輒議更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早者韜虜勦邊鎮者氣為先外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六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羅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遼事故前疏謂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其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巳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

[illegible]

當調用者也聞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illegible]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須遼左新經撫有[illegible]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疏之日三鎮并[illegible]可也至宣大密邇　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illegible]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臣測先事預防必得[illegible]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　當之此弁生長中土夷情[illegible]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專以燒煉採戰媚人今之遼左已為殷鑒尤可任驕貪之將一悮到底乎臣以此[illegible]訝去國諸臣蒸鑾之不明也聞去歲宣軍激變副將[illegible]殘能解散被中曾以為功為其屬請不如樞督[illegible]

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投之京營之地及近日有言　之短者樞臣又為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臣之悮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掌樞者非事外之人獨得無恙巳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專用總督臣王象乾咸以奴酋必叛為請彼時無有應之反有阻者至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為宣大計即為臣言為得何益哉總之疆場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王總兵葉時新守備成巳百原鄉紹

武者謀堪決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已經
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倅蔦不論
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
練臣練兵初意原爲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
以爲居重馭輕之勢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宿兵故智即捨
臣黃克纘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二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
倣漢武教羽林遺意也後乃浸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
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
六七千堪練而老弱居半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飛
填遼瀾矣失練兵若以援遼則當練之遼地遼事亟而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臣
成今既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
遼非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
何以爲衛京城豈費幾許金泉幾許官職幾許搜揀不能
爲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協守之用猶無庸一大將又安
所庸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
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爲一萬移山海關則又
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奉
旨汰處然則汰處畢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
照南兵三千如不繫之舟既已糜餉又習教玩愒安所用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責一餉得一
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爲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
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鎭之重有四便焉敬陳于左
南兵仰給南粮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
原爲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
遺餉即養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也
軍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勢必相形
有甚于今春之鬭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
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也
操沫明而集日飭而散不聞鞭賞一人間稍振刷群囂
嘩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
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
昌藩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荅內寇設有一重
兵扼其中何敢驟指
關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
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餉一轉移間耳
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合無京營鼎挑選鋒之
雙粮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爲一營于兩營酌中之
間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
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畢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調一千既畢許即營中選鋒別更選調剳而復始其
擊回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撕庶幾二臣所
聞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強矣獨
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既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
議敎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
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貧可也此非臣之臆說亦科臣楊
漣科抄中所謂吏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雜
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踰楊愈茂者然臣御其
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武
力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陛下念邊場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恆微決甕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于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沖血氣未定日講既輟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頃
又不過起拜套數半晌邏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密邇者伊何人耶戟戟六尺形
影相隣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皇弟皇妹喋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
念之臣心欲嘔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微似
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爲
皇上念之耶恭覩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眞是
聖躬有關于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
教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之深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嚬笑之時假如生如
存之念或解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于左右便
嬖今
皇上羈緩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
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
焉新進恃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爲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
遂以將順爲容悅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毫
樂安知非吃緊防川之自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
機臣輩亦何佻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譚吉諸人在
宮中能多所

親有爲 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 朝廷大賞罰大機宜
自當平心定識爲
皇上力持之豈盡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鄉而
爲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存深宮愼防之至慮嚴
敕二應中宮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汉彼蛛[illegible]
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爲一體而朋良世[illegible]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illegible]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兹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頼
今一子爲匹婦耳當 殘營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遷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祏者之苦心血誠亦自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道且又
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
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睿祚英明仁孝逈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慚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孤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
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
所伏願
皇上之愼重者二 大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横來批頰之兇在 選
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即在齊民[illegible]
亦切同讐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嬌溺既未得為義之盡
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日之日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不讐安不安之題且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留中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移
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衷孰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
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
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
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鬨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
今日之疑端浸成他時之質案是亦諸臣含濡不言之過
矣臣以一介草茅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冊

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無庸[illegible]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狎褻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得
封是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上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誾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illegible]

嘗謂

先帝宜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宦人閉 宫堅匿不容稱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宫之景

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荅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杆至文華殿門行禮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殆

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聯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

猶深以未日不

登極爲危者荅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

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君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攙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

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忍

事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懸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宫之

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宫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恭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

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

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選

至尊安本分爲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

當纘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

歸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 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面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　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　移宮原擬向
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　些盛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略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戢厥梟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巳
定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
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旣有主持且臣子尋常事臣
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但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
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
計私憂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狥亦絕
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稱
選侍徒跣跟蹌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井者或傳處罪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
夙夜憂時之士恨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
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
懲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又譬如人家主人
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甚者
清璽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
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臨朝
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爲
事于[illegible]年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受[illegible]息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昔[illegible]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啼量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巳是善處宮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勝
恭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察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憐臣之戇直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
面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希請自上裁再
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並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illegible]
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若昭示中
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illegible]以為大小臣工皆朕臣子
開誠布公協勸庶政宗[illegible]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
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詭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
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
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
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李
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
兩三次不放出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
選侍方許朕出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與
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
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
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
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illegible]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發回選侍全然不
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
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illegible]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次
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
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閤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敢
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
使各宮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恨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暰啣，李選侍未有遷[illegible]
侍所行極痛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
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盜璽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
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宮，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
話，選侍就挐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
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
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避詐，稱爲戶貧，如異日選侍
患病而逝，將用火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關

聖母之崩，緣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
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
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
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
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
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爾等可傳諭大小臣工，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蘖，致廑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倭境危
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蘊　主器之祥，尚忍議以安
皇考之愛，眞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illegible]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聞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
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遂[illegible]
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詞[illegible]防為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讒，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
敢。先是屢得
諭旨，舉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illegible]
城保護皇長子，一慎內旨，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邪
種，一勵廉恥，一接群臣，一諭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器奏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根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
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拖祭器，
疏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敖
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法紀。東
廠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拖牆窟水溝，
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疏虞。該衙門知道。

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勘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illegible]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啟釁之原，何故其[illegible]
傳之語始自何人，衆軍鬨訛言而喧嚷于廠府部三四[illegible]
門者的為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illegible]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illegible]
厥魁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illegible]
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往
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illegible]
都為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illegible]，[illegible]而南[illegible]者，從中挑[illegible]
以訛言蠱惑，其關于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海
思亂之郅民，并窺伺之奸賊，恐禍之流，蓋有不忍言者。是
在當事毋泄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
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
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
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
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毅
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為衆軍所側目，幾為煨燼者？科
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闥，而淮
南寢謀，則戡禍定亂，實在用人，而銓部拔滯伸枉，尤關鼓[illegible]

舞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黃建中汪有功等其人者恭
與文輝比肩今□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强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輒
其姤心公道至今宛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滯淹不得與先
祖要人而必棄之使下乎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衆心不許以登庸
召人神之厭就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辣手不施則舜實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强從事夙夜匪
懈臣冀願南卿貳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專其官益精
職庶幾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猗輕猗重六師克詰萬年寧謐
鍾阜天塹增其高深與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躋并托在下邑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繇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曰南軍原無賞例擅訛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衙門嚴查首惡併該管各官分別奏處
太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茂建勳勞
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苦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
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耆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
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太
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
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欽
詹事公鼐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撫冠投袂仰屋椎歎竟夜徬徨又聞
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述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
爲湘山之釋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揣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適
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嘻詞寄緒惟科
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眞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
遠以贊　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illegible]科參若珪奉旨同該衙門司禮監李實劉克
敬爲本爲恭選大婚事內請臨帶推算官役并請給
勘合臣竊選婚之法必由祖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名後
以及其本家之籍貫縣州縣而選之府縣府而選送之司
道而後推算八字衆選榮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
人推算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算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
陽生爲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衆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算非謂必不用欽天
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illegible]剩也臣習見往者犯驛騷恐兩勘合並行[illegible]
[illegible]
堪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推算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
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參乃旨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
除席藁待罪外請候
明旨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
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
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鬬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
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
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
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遑一一屢指聊舉于古
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長江在
北大者王小者侯起岐鎬而越豐沛直千古一再見矣[illegible]
而　燕山定鼎則畿輔之人豪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爲[illegible]
主定策姚少師固姑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illegible]
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illegible]
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宣于[illegible]
[illegible]文安正魏[illegible]時之劫運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illegible]
都之馭權藩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蒲州內
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爲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
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
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闔其人然而
梁文康之章詔海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
不可謂粤海鬼方絕徼而高賢大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
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爲　國寶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
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意嚮各有識路各
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擯甚密雄鷙者冲鋒深客者遣將同我則雲霓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真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人臣事堯舜之

冲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即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逐天光無大之地與日月逐患我驅務不屈氣力不前不患人之臨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防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有抵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參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臣無藩籬之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爲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痒用一半君子又用一半小人此其爲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纔枉不過當此正所謂如鮑揮空如刀伐木永斷葛藤全無拑礙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滙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爲物也有雜有鍰一鎔以大冶則彈彈蕩蕩皆化爲精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治者也陶鑄若類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御登大寶陛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番之于年乃一旦禍發于衽席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罔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疏一疏自分妄言

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徹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持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為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
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傀涯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
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大移宮一案本末甚詳加以
聖論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體篤厚之次第
主上之量同天海孝隆虞舜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蔽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
荷
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臣屈屈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為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
出震之明諸臣具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招麾號呼相應
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愧平未豈可掩
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扤而
聖論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
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捧虞淵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
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
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次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
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為
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
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戲髒之人
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論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亦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歩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堪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藉
寵蔭此于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不免借
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詬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跂逐臭之情而陽樹犬馬戀
主之恩則背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弊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單政拾遺詩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齎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兢業所賴内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嵩等朕首簡賢嘉清慎特用眷暱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嵩議克猷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采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遷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而辭章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罔念厚恩孤朕冲幼
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
尚書嘉謨克欽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
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
臣患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
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
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驟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務秉
爾傳示各官務各滌慮以關淸白一心恪共職業以應

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
諭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故儀節多用。能開拓聰明。厥裨化理。爲茲皆[illegible]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注。[illegible]

祖宗成例[illegible]

皇上嗣其法

祖道貴纘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消日。陸續進講。其經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

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貢舉

[illegible]

穆廟命妃葉氏麓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illegible]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illegible]

神宗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昔人所易明也。此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貴妃果幽閑貞淑。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貴妃二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illegible]臣一舉

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illegible]

逕籌世基込群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讀之
日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挺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
有主技何主者之一疏、頑故貴戚、
皇祖安否
御前親鞫、若非韓光祐之面奏、麗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戮而
嘗闖之禍、由鄭貴戚、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社稷何主否危安
先帝、賴避之職、宜徵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矣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奈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餌、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
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勤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禮
祖宗之靈、以慰地下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
可不誅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
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鄭貴妃之定案也、至
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
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可也、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扶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忍言、爽不敢深信
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
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郎沖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
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氣
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闔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株殺也蓋欲
之臣謝罪不在赦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瑤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侍之定案也
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
法而一　疏再疏極爲開釋國廷尉持平之說實兇竪漏
網之門闢之　長安謂群竪頁貲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　臣
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
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錆
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冤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鄭
倫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
先帝宜有此一梃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
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闔部
大臣毋以
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煩囂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
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務可進取者則惟
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
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奠然須
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教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運
衢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管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
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
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將圍
職于開鐵訊懿之境矣造鉤梯另採木片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節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强也奴之畢事節[illegible]
短而機深每布穩着彼實欲饕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
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彪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
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强未可乘危然我
不遏賊賊且逼我當其生困兢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臣非敢冥冥決事也
臣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
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臣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
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奠一員臣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總

監軍道高出張愼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尤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隊良策童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則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奠用金伕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若蒲河爲撫順後應
爲三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光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illegible]
舊徒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illegible]
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illegible]
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矜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請祁秉[illegible]
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
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擣其舊寨奴若
并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擣其新寨[illegible]
南越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直擣新寨而蒲河隨爲后[illegible]
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illegible]
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將不[illegible]

資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清一帶以充軍實
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
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
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
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朝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
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 國家爲徼幸也
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强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illegible]
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illegible]
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十年之禍而貽國家惡憂[illegible]

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
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閒鐵嶺
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
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修新
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尚書黃克纘
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若選耿志煒俱拙
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漣
陛辭出城矣又聞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還
忿或引嫌或因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
者國事與國體耳誰為作俑而決裂至此請先責黃
克纘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克纘服官雅有清望立
朝素著勤渠此昭然在人耳目者乃因其同鄉張維樞列
之陪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
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瞞詆推用大典夫以邦
刑重任 宮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
紛起有謂其在先妄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
向來兼攝戎樞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
蒙

譴責而坐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鎬不樂勘問而欲去者信
若斯言則克纘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欲以
去在此則為便矣于公論何于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但
謂克纘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横逞私臆而去不可
牙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
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為逼真矣且今
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
天啟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匡翼共贊而況老大臣遽爾冥

勤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冢卿之去原來
如此已不可為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為推用鄉人不得輒
結釁冢宰而去冢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忿情
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闇且見哉至科臣楊漣雖
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矜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
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
旨未嘗損望而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
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 國事
而妨 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寧而輒罷矣
書未敢講石未懸且

令典時瀕
大詐將發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
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爲　國家行政用
人鋤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
克兆康有徵而翼爲明聽之失職不惟曠幾日廢亦且
瘝瘝缺矣伏乞
皇上乎睿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家卿以開誠布公酬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
登明顯俊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
致丟忠
君愛　國之忱竝
勅銓司出疏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　國事國體兩存不失矣抑　臣　因是而有感
焉夫大臣以體　國爲忠言官以隱語爲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襲有日則雖賢者不
免以致異同滋啓堅白悠分無惑乎用舍之飲冰而進退
之維谷也　臣　最恐昧竊有杞憂再祈我
皇上　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
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待公道務　奏隆平至票擬
盡歸閣臣

中旨倘宜愼重庶
君今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務也疏入已而黃克纘
周嘉謨耿志煒奏
旨俱出觀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奏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拘
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
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稱
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
腹堪憐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用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仰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某處拖欠如某處冒破即行查參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確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諭訪有不遵的即便指名
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竝明上　國之意疏曰臣恐

朝主乘乾權歸閹宦故凡有章奏語當及此其爲此輩所
側目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爲渠所痛心故
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長長老
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駁
之議誰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
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爲帶領
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爲
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
修害地方無異虎狼有覩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

能堪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箝
言官之口後爲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
文卷爲典制殊爲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不知
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臣
獨不可
請而減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斟酌抄參乎借云帶領推算多給勘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臣亦但言俟選就緒而
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而且有當
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不得其職
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而況辱其身乎又況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也
氣節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罪
條而去則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臣請輔
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國家大禮值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己爲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逢皐乞
嚴勅會議以定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宮給
末二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蒙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國之臣雖不潔其名
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
得不顯質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議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
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
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
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着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
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
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車馬塡門總爲
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遂耿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誠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曾汝召謀

氣之言潛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盧妄哉臣愚亦以爲漣
近來一　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宮一事夫移　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
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媚
者進矣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甘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
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雖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
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
有功一一具覆因　奏應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
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
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爲而去也
夫其不安者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諭誅卹丈升之一疏皆
先帝之覊留四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觀漢直言科臣不
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扦蝨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牧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寵宸
鑒記
先帝忽然　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
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手裁骨隻斷數摩樂
皆臣等得于目擊李皆看麗而傀于後之者也若夫

侍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于官鵲候于　殿廷非漣一
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
惟群疑難滕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
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　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眞言安　避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卽暫
返初服轉多不安銜相忘于言卽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爲

國有官桐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奉旨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非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敕徑行扎付訃告中外爲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　典禮
之罪人也乃因緣奉竊忽進尚書負夜暗行再贖　東闕
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賞進之所簡者之所貴情實奉行不應至
此已聞台省之彈發無剩矣濡滯至今皆相咤爲怪事近
聞乘春冰泮夾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

方凝河冰雖泮心火未降矣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假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
有意如晝游之鼠伺人之動靜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
聽主人之寤寐以爲進止今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乖頻見章奏開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作端不啓

而公道旁昭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竊忌
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昔臣成明慕進規曰昔周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使王近于
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闡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其上
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能揣發失真者亦莫辨于論議臣初
入諫垣有　國是未定群議漸囂一疏蓋深鑒往年之覆
轍不可再尋欲大家爲　國事起念仰爲　國事起議庶
可杜紛囂之援耳頃者伏讀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後
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爲凛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明旨一禀于公而又有紛呶不定敢于抒憤者必非人情
然臣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強之使合且向來之習氣
亦未易摔捐蓋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聞橫加雌
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爲實有苛求一疵束縛
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爲平有始屬無心之
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爲
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託已無所利而顧爲人作
鷹鸇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爲正此猶一人之彈
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陰路相逢方斧互競此以爲否彼且
以爲臧此申其說而以爲不肖彼即逞其辨而以爲大賢

使彼毀彼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
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綜核之法幾窮
矣。
皇上所諭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衆矢叢射人皆以爲不
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恤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諭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攀附則可
倘與援居間彼已自博其黨護部臣逡巡于處分卿欲議
亦何容易也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糾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
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
知此糾者非陽怒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
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彼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駸駸
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
之人忽借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匿其作用且代人驅
除也宜集衆以咨前議至于隱語暗挑使人猜靡于鬼影
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
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言
則從三人而況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論[illegible]

難憑衆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
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誤者刻者幼者諂者日紛紛于聚訟
之場而　國家不得一别白之術將何以爲用人把柄哉
故臣折衷之法不外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
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煩于蹈躙仕路日見其寧靜而
本之則
上爲倡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中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綸無操異之嫌也政本已清用人則當公道尊明[illegible]

且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是私者執其議而至于相[illegible]
排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裨
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常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
聽言
戶科韋蕃逸論六說宜以請留不可君當長策無如會議屯田鹽法而允所當酌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illegible]
[illegible]查發[illegible]出納戶垣陳[illegible]進止大[illegible]人情[illegible]要三[illegible]曰[illegible]

日月議宜早
日進守宜議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目前紛紜投擲之秋而因爲拔
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　國本之事夫蔑差
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遏蓋
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擣　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國巳之調停而遂
擬援擊之奸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巳之調停而益謂論奸
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
寀誠非高品臣亦言其者自知矣然察其自有公法而
劉旨奉其

勑命可乎壁大受之任撫州殺于吸風飲露復縱緋衣潛
遁之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倭之禁錮張廷之[illegible]
死又爲甚即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更況
鬱既深幾十開戸而又以語藉之曰此人無事尋事[illegible]
夫雖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illegible]
且爲君而仍不許入開戸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試使[illegible]
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于了溺了又何難可[illegible]
而顧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illegible]
門戸之說夫門戸二字原不當開之
君父自言之已目怔驚然而不斬不芬也臣又不啓不[illegible]
心一言以掃門戸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
流奸險貪横實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
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
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抄也除諸臣已經[illegible]
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愼之葉茂才經濟之
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
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遺而
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展
抑無聊幾十開戸而又以一語藉之曰此人無事尋事[illegible]
翻局而不知

朝廷有用之人未棄已推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illegible]
不知人心有千怏萬怏又何局可翻而爲此不必然之[illegible]
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　宮之事夫[illegible]
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國爲
皇至之臣子決不敢先擬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illegible]
也將謂臣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邀會乘機取一
中旨之副老將謂臣居之以爲宮而未嘗驅神使鬼取[illegible]
嫌之命錢謙功臣居[illegible]童子亦能辨之[illegible]
借以爲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于呼吸之間交
結宮侍聲色不動而罷
皇上于社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
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會衆新輸種禍有根即不殺
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
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撫垣報
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尚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于議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illegible]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沓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乘[illegible]
然薄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徒
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聖世 堯舜在上而真有交通之臣且朋贜之間有敢于
矯
旨之闇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蔵近
[illegible]者忠直之褒恐更滋支翻[illegible]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增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爲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
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徵忠可錄葉茂
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延捱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疑

各該陳語而日始從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具
日期早爲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
聖斷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illegible]
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illegible]
西南方坤位主兼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illegible]
坤來六月水多怨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説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
言凡五事纚纚千餘言皆 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講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惟
于轉石通在
上而滞每在下此脉絡之患也一政府稱
旨獲身之黍末而累足伏莽熱中之彈誰復灰心碩在
朝而躁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萬國未冠咸拜
疏于雙闕六垣領袖半投簪于長林感激忠直之疲
歎紛紜之口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敢違如沃焦釜[illegible]

特有萬金錢、發帑盡付漏卮、能無怜億兆生命、不淸其[illegible]
之途、轉奔其入之孔、此膏肓之患也、一方輿一隅小醜、驛騷
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獨苦海陸之衝、加編不聞有秉[illegible]
之策、承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吕[illegible]
充實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于之叟、公車相望于　長安
道南星猶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抑畿地偏不及此
庭闈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亟[illegible]
恤咸相慶、爲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遇　請名　請
婚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患者[illegible]
也、一刑獄生人、至罰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延月東山、死有餘辜、[illegible]
待時西市、一當速而不即速、當决而不即决、言之指膺切
齒、而共以爲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爲直折公論、闡發真忠、仰祈
勑議易名、以光諡典疏、曰、臣聞大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
擇臣、每先黨直、臣聞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
鳴忠、或刳心以見志、或袒胸而進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
不掩卷太息、低徊怨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讃歎之不盡、豈
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烟寒莽之墟、
沉埋于敗墨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爲燐、而肥身保
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榮、數其百年共盡、此進

豈見于激厲夫衍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　簡昇近侍
皇上褒允禮臣之　請、一切予者四十餘人、死在且予[illegible]
不灑然易慮、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
在巳論諸臣品騭定于沒世、名字馨于千年、議諸[illegible]
者無愧、獨間有未經　廷議者、非名塞于予奪、然[illegible]
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致、或時經易而
未及詳、若使忠肝精白無繇暴敘、[illegible]
聖明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
考據最眞耳目最著乎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已者、若臣
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徵
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與闔司訐奏、與[illegible]
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得以不究、　朝論難之、十七
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聰聽、斥邪佞五事、中救楊愼、馬錄、呂純、馮恩
諸臣、指斥吳瑾、葉淑素、趙眞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錮繫保安州爲民、臣常攷故實[illegible]

其草醜之名獨席丘上恩[illegible]前朝群臣瀏覽不[illegible]
秋時已死有神木扶先　求得生發之時蘇忠厚[illegible]
無愁必至今圖書有上谷書院所著有艾蒙並業四[illegible]
情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正部侍諸言事者存者復為顯戮有[illegible]
被僕寺卿盖自贊于馬政前辭搜攫為盖所以求[illegible]
老見在閉者時海內翕注直臣寧相推以先朋存[illegible]
存任暫不受指遂自　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疑過三[illegible]
既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端[illegible]
闕孫承不[illegible]

君又家窮產薄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二百畝贍貧
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瀚終日引諸生講讀其
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
往復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疾卒家
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杯土荒涼忠藎
之魂長夜悽其嗟嗟藎臣幾士。何代蔑有要以識激昂
或矜于氣計其所堅尚足不朽夠如存仁一生砥礪篤行
縣衷其為令。則有如冰之操其立朝則有碎首之節其
漢太常則有幽類謫讀之與長祖玄蹤則有縣車息退之
勇自起家至光卿全節完名無虧跳迹可稱豈有賢祠

留名宦有臣如此顧乃泯稱其[illegible]揚名之榮後使人觀[illegible]
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捬心橫涕而不能已于[illegible]
歎者也。方今衆正登　朝如新元標王德完諸人制[illegible]
年。
賜褒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為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偕[illegible]
元標德完諸人之所君為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靳卹死者于往不惜褒冠次擢
褒直臣于幾凝決繳之餘豈獨靳於寵嘉詞揚忠魂于[illegible]

躬之後尋崖望岸。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顧憲
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
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仕嗣
遂瓊之明乞身有陽城之果。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
空百代氣盛于秋操持無愧于古人著述有功于當世。之
三臣者品各不同並堪不朽則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墻
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
或訾其宗風太除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
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議其發多後[illegible]壯而晚[illegible]

蘇殛禹與聖賢家法譬君避世君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如必苛求毫釐一一以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謚林即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臣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謚者先王之所為名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在仁名字久湮松根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憲成三臣氣譏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謚名從

公議覆伊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肝如生骨雖朽而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即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惠世揚為吏科左給事中

駙馬王昺請發田租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燝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按彭鯤化彙奏本省建言　國本三臣薦起岳元聲請卹姜應麟馬德灃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愼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

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梗槩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勅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具所真知者邪正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計數品無涉含糊明註姓名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一掃滌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稱之以為賢一事之瑕亦不得終身指之以為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而才不長於剸割者次也有才堪盤錯而迹類揮霍者次也照懸若水案定如山館明彙奏漸次第而內外用之若諸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自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請
臣去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若數懸矣日者槩起
清卿累無位置臣以爲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改
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徒
以不次平常者甫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營繕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　惠桂二王府
起濮中王府驗封郎
武選司郎嘉遇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啟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禮科亓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
義一重督學

臨育取文京以惟考試曰歲曰公曰明向往疏擢出
孔觀院實寬可候爲以爲有三反覈外史謚文衡爲
清學非貧學行之絜者不得與之向村場一竣挑李巳
陵採口負勞恐非拙惟恐不速一反也考未選不得
各惜不知幾經申飭部邑多廿年木經武考生貢攷
畀兮未易宗師二反也威考例嚴躐進學與病不免督
邪問采考畏称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
君以劣生竄橫于學序抵寘纍足于棘闈即有雖文售
不亦務結納鑽刺交之不貞媚尊之矣今當
韻盛之初宜嚴薪嚴之路乙
陵勅以後省直督學究成朴兩考方許陞遷如資俸已
可也爲加銜恺服着勞優以內轉期于功令畫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
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illegible]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剮瑞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恐黙不言當重處
姑降一級俱着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愼
巽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愼始五要勤經筵以愼養德之始
頒
召對以愼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愼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愼
裕　國之始明賞罰以愼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他言忠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
盡矣言忠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illegible]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速爲覆核何在茲矣試思今日
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典主于黜汰大材之
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則有遺詔之
恩先也尤京也舉之爲猶欲洗滌以琬琰　宇支雖不起
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
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器
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
渺者有殺騙半者未至破裂皆爲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
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

可爲佩不然而以榮典爲黜法假收羅爲陶汰彼當年有
不受爵而受鼎者批鱗且不忌寧爲今日遲人少時亦有
不肯搢紳紮而搢官者軒輊且相忘何頭老大風光猶豎
一出爲之反以罷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
用者存而不論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
士無陽九之劫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爲得也次則當觀其
大凡人服官歲柮甚易親望猶多譏肯挺身出一議做一
事則胆力可佳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衙數十年前
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服其地雖通其地之所宜爲不推
其心雖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累後之議

不必眞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當三則宜核其眞凡天下
補洛之才撫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鄭滑中斷木
亦有用處吉光片毛可想文彩惟是蔡丘之子西厖終是
不眞叔敖衣冠優孟竊爲鄒檢人貌粲名寧有既乎今一
國家多事用才爲上人各言材得眞爲要矣四則防其過
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旣還
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
虧欠乃後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風日原因籠天攫
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幾
石火夢身舊帳已是冰山而泡影鷗浮新籌易思巖板空

再四而圖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起假爲非法事成極重又
豈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
則佹者亦安非騎墻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
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則卿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即不然雅
望可以鎭紛何必假重留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參藩
臬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坟資等于挨頁守
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鬱而不通反
虛矣然而猶有說與其此官聯前途有壅塞之形詎能排
闥而直上果服無分寸表寧能循途而嘗鼎則滯不可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領應侯逐日不休袴父亦必澂
炙刿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
嚇則缺不可不淸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飭
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高尚不
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
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奏
聖旨張道安頁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具
保王英儉安僱倩蘇萬春不行簡察都着法司提問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兩駕校尉闖出西班
之前喊稱保
等來遲未公有累二語者再臨該錦衣衛員役奉
吉余出身遼僕出本呈一面前書關从劉備凡明先生
與夫唐太宗李靖四罪五罪趙太祖劉伯溫等語并書
遼東一處亂與大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箐
語又手持揭帖一抑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木二里七家
民張道安四十四歲真大赤心報
國老祖傳旐恐
君不信簽帖爲照等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名人
將駕衣執事與我代伊頂
駕貌似顛狂語無倫次見在該衛禦露閣誤糾儀御史
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言支吾神情變幻膝
懸木開悉愁謬不經之句戶稱聖號犯蹕驚無赦之
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駱思恭體膺金吾之寄周思
王陛之嚴較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將謂分轄之有人要知執
操之何事當是平日之放縱難委臨時之不知御屬
細不選之徒階之爲厲誰執其咎乎況玆

天顔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寶寧門所獲之濫支成同日而語也懇乞
勅下法司嚴
加細鞫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衡疏曰
臣嘗槩觀往昔
沖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回之臣爲斬其藤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餙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習誕取容甘負父明時臣之大罪孰過于此故
臣不敢以時之所害道者爲默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擠
闘轉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剏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顧可潜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面哉
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樸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去

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皐康丕揚等師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襟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貞節可推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襟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罪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人之援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翻覆

即有一翻小人之羈案討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揜豈不欲一頓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隙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一將尚之趨目揣爲眼下之需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怜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豪猛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汙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蓋者也夫此數

翻諸人方其患得之時東可塡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盡婧季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蜣螂不身殃于賤行辱人即退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並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　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　臣願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今日遽有已甚之事而　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搆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尚留春夢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　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質心受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議諷將借談羽翼者蓋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凡筵者復來事外之

廣言　平言　約言

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像欲掃疑端愈增[illegible]
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衷旁觀
參覲早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幻影之摘
牽連纏援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
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墮前人
之舊窠一則爲遼與總恭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臣竊
哉斯言實與臣合臣今[illegible]謹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
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
佐鬬。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留

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輔　主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
淨掃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
又　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誥佛歧正可爲參互之籍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儘可置
之說夢即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
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更[illegible]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既
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
長臣即不暇遠引即以今人自況亦有夾日孤忠聞其家

廬[illegible]言　延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呆成投荒[illegible]
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
諸臣竿頭更進豈止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illegible]
人于故步此臣於用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illegible]
次三冬靜觀頗定妨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
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處之太早而不知[illegible]
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信如臣說則[illegible]
事伸無變閒沮仕路甚費何慚勞抗可保諸臣一生[illegible]
人之樂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

臣不忍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舉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
相質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其祖之詞畀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告父可以仰鬼神而質恥賢忠義勉爲其真志願須圖其
大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速賜臣之愚明示諸臣洗心定氣細味臣言庶有[illegible]

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今更進一言以加于[illegible]
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追奔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內巡儆事、具載職掌、通
來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illegible]
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盗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拿究、遊手
無籍游住異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illegible]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旂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占催
覔頂冒諸弊、一體奉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請
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
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
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兵部
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起發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沒無稽查、致有催替詐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姓
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明方
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
役依次隨導、不得錯雜擁遮、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
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
逐、即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illegible]
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illegible]
衙門、即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
御史、將未完數目、遵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
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
不許頂替攙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
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兇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
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沈振龍升車駕司員外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跳梁莫可禁止今李總兵擱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
進之又帖然奉
命是何其從容向化循讓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所
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來也原無固志
其住也或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
之極難狼顧而驚鳥合而起蕭墻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
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當若干
麦糧軍餉尚須告匱夷腹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日甚
百以成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餘供
肉補瘡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闢四達之地居民之
人商賈之所經營譯使之所往來發糧之所輸運萬一降
夷勿跳擄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決其可慮者三也方
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
方候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
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illegible]與你要說箇果斷虎
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恐樹怨即在于樹恩而
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耀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釁端索
我重賂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
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
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爲真而萬一或僞欲認爲僞萬一或真將欲拒
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若
惜主人之禁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遙掇局內之籌固知有所
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投
否回鄉陳友良果可信否擄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臣
赤身放回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
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
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
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剷廣把鄉
命使不怨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子
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許然固有殺弁主款等許歲輸如樹
者固我往論而會賜當我使張汝說者關會貴語而我區
留質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我心餌之其望難繼遂之其釁
必潰若此所傳下獄汝汝說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
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
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
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怨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
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叙彼中招納之功
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略者

蘇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朝當耳聞目見况山海遼陽亦不甚遠使兒雄卒亦不乏人邊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邊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彼緝探厚其廪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狀實回報因可以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祈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旦夙縣使隔稍以茲危邊如遼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蘇而暑短不宜荷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若地步明為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略今不得躬見彼中之扃毀而預為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為掣靴搔癢若大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

廟堂議之邊部邊部諉之

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當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為問之之法也

[illegible]享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師疲竭天下困弊中原千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陷

主半沒腹臆三年于茲茫無成策臣以為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界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策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毅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脂膏畢流喉咽出議而鞠臣既以為票擬之筆簡策以為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鋭俱亡則當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也且擊遼此時惟有鎬劉元聯絡非關為收守計此又當定着也而當 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轂一紈袴之李如楨疎莽之劉國縉倚為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扇夷淪亡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鋭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旋不敢深入獨以大為得着而闔視一遼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遂與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策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臨塞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冀湛初分賍賞欺侮凌辱、湛初欲拔而疑遺孤不行、時論大爲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愼行秩廕、

御史汪泗論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秀水　沈國元[illegible]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綠綸之出當平。爾時批票言官之旨至有異同故也牽制之文當決[illegible]

遲誤有考成而無類報有提催而無勾銷稽弛成廢大宜振刷宮府之法當一[illegible]

有就函或如宋制隸閣臣或聽考察于禮部派撻能德陽之議當從也政刑之明當遵[illegible]

鄭范董之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illegible]

搜羅村武不拘升目資格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凡前此處諸臣[illegible]

以二年爲期至期赴部便與請給憑赴任亦不許坐家待選文卷之刷宜嚴。宜嚴[illegible]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宜有詳驗卷宗便於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藏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問臣內府每卷一宗必令北務立案以原卷送覈衙門設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庶臨掌目細年月始炳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爲故事而孤鼠出沒之奸可執而問也。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己奉公兩規爲君莫先于虛己而以篤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奏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臣紛嚣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懸恐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肆欺天[illegible]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illegible]借逆揭爲援鱗逆耳之說排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illegible]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若照原揭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曰有兵戰人主憂[illegible]兵殤害穀又曰將兵圍邊城[illegible]畢風雨則解。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傳示兵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忽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

禮部奏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備邊疆之才固山海

衆失不能失其至人乎

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

選哨探之役。

荊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鎗上疏請　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奉母竭盡心力母嬰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禱祈罔効忽聞舌舐可愈日夜爲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illegible]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illegible]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查岸卒遇其母扶之而[illegible]螺州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illegible]賛至自中流一木沖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illegible]

遠勳天曰予何知考惟一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與位上來黃塵蔽天占曰徵日風從陽微方來大旱有兵急不兵發又曰工土與食物貴一曰有災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韋蕃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按臣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容惡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爪抱空夢媚[illegible]寵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肆東[illegible]

上爲附驥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illegible]

張差挺擊之謀蕨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逆謀云十有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棍柏木等棍之兇器[illegible]

爺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駭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勦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揑風癲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爲教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問也千避百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符主事王之寀懼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爽處

察與託人貨緣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遠
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
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案諸臣所由得罪奸儻
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瘋漸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
捹身命者何罪即云之案居官有議胡不處于作令之時
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
罪不相準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而當罪則張差當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
何獨于之案督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殲奸豎九十年不御之朝
堂一旦　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燿于光明而

三臣去　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敷天忠臣義士所以
欷嘘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單咨訪而臣謂之
案二臣而外不知誰爲歷卷何者忠
君報　國之外無真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
且臣堂官張舊爲司寇見在　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俱
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
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案李俸諸臣應否從
公勘　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妄之罪
倘之案等爲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　國之勸若傍撓有人務從
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
人諒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查之案作令
清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諄諄言之
者非爲三臣也爲
先帝也爲當時發起　宮中舉　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
身抗疏舊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
日業已弃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赫之乎嗟嗟之案本無
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
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隆慶三年題准行取歲一舉行

年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賴之。臣初入班行內不知其詳欲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恩詔例召用惟錄
吏科成明權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日期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
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題本部復准以後
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猶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
[illegible]何奈何于[illegible]
允為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為題留各部又放假另考
人才辦官署空
國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
速下三資連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
覲期前冢臣申飭貪廉恬競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舊
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為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
下尚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肯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為節次行取將目
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始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牢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覲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窮之
典又何為而夾雜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為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條呈
者不多幾人修飭玉筍冷冷數竿為缺亦易補用亦易果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者必是會
吾則無憂再無變志也一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興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肯悞事使
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也。臣愚竊謂即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條已及期者總考為一單即遍致之各省撫按除丞倉審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條足者彙
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添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考俱
免其朝　覲令其併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節次考
選續于今咨候補之後以次進銜門至于朝　覲時止存
條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為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
容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單取
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為明白可信可遵者矣
至于論條之說
前朝肯三年內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為
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為是難題以消耗人心耳今似當

以二年外者即筭俸足不必四年四月爲俸足也此外推
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臣固不能代庖奚祇
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爲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命
上命所司確議具復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愼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旣不知
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愼陵衛門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
石
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照
永陵丈尺培築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表應奉條上戎氛正熾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
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
係呼吸非可僥幸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捱至有事緩時
捱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看
時尤可駭矣遼左當屢衄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破開
不移時奄守寨如反掌日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土
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
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
郊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
耳至于布置平時相機臨敵臣功臣罪且未暇論無論諸
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耽延者乎以兵馬言如
征調强半羸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鎭將領爲
鄉總兵王浚愈坐營陳應武類者姦弊百端難以枚舉
堪營家衆半皆之力甚猶射古有驅市人于鬪左而
在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
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
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督臣嚴催一
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
座淮揚巡船不堪飾駕必須拆造而復諉于錢糧不湊手
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順三年之內舡可修則請修
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
三年不知其曾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
余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借謀逗
至肯渡海此猶在 都門外者也至在京浙兵三千

客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履任即伏疏
請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
趄懦怯縮朒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
輦轂之下且敢捍罔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
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早出關未
必無助乃久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
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馬宣大正
月餘之程而踪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
粮言之馬疋專靠根艸今粮巳絕斷數月艸亦轉運不前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虜[illegible]

軍士專靠月粮每半月愆期輒借貸豪門或質當鎧杖至
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奄奄垂斃而此可抵當夷人乎
然
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
貸質子錢幾至强半名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
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弗振實由于此臣
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
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
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
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請小車二萬八千輛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者況遼
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壓難馳目前又不知作
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
十餘萬之兵久頓于邊徒勞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illegible]
當早辦數凡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騰[illegible]
日戰守何資此錢粮之應援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illegible]
長技莫如火器 內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
造鐵砲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臣疏
請發薊保宣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整
造虎鄉各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illegible]

戶部矣戶部復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悞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
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誚也至硝黃尤係吃緊臣于客歲
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
斤銅鉄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銖兩未到各營將領向
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讀耳不忍聞而瞬日無以應其
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
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蹈虎穴如避湯火若
臣近參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熊

嗣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絕挂冠而去惜在遠諸疏
期以身殉疆埸不以賊貽
君父憂臣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難憑仗
臣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
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圍惴惴之夲集自以爲敵無不
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睨視
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
援臣慮夷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成
意立刻帶數百騎入扇皮將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
揭塵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矣雖

矣漢人有言夫且爲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仗節
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
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熖薰
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逆左之用者趙
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樸撫臣力言其宏用且曰吾輩身
在洪濤期濟　國事非有所私爲一鞏轂猶膠故常致有
後言僕當出疏有口贖之摠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遲恤
人言況此際危迫爲
宗社需人豈爲一已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牛維曜皆
頌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樸會臣以邦清會皆臣皆深爲

許可復臣書曰才華骨幹如邦清當今天下無難事此語
極爲得人倘以治勝者治遼有兵不練乎有田不屯乎誣
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謬以爲謀宜從衆
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爲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名
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仗節死義論則不妨
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其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雅
而用之者也亦皆破遐考察盖倜儻負俗之士視官爵若
敝屣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往往從盤錯字混

而
國家有難畢竟無此人不得且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
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金冠尊既若彼以
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
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明而傷諱緩則視陰敲箸且
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寸哆三尺徒歎曲高靡和獨拍無
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款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糧草料缺乏者斬
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係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
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衝
耳鐘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　金甌也奈之何泄泄也伏
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粮不敷器械不
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
社稷不安惟
皇上大賜乾斷凡臣從前所
請立刻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
或退斷于中機斷不敢爲孟浪之舉也　廟堂之上勿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
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
分治群弁
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
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抑臣猶有…
戶兵工都司
請焉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定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籧蘆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勅下該部議復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
撲滅臣當束身　闕下請受濆聒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臣死而
社稷尚安猶愈于臣死而　封疆不可爲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奏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
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愼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
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
講繹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愼言高弘圖俱罰俸一年
至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爲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
臣奏說孫扇舛逆欺慾實無狥姑着罰俸半年汪慶道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
罪不宥
禮部奏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
修省
臣工交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
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
上官各行禮
刑部
刑部主事萬燝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用
起徐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五隔　曆法　恤民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illegible]
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
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
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那雲路精於曆
法宜乘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illegible]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
虜防禦東夷並
勅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
各分巡兵備道以消鬻擊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
矣
上諭戶部太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
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
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舊題
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俟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條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事之壞

也種種之弊釀成奴禍誥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衄[illegible]
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illegible]
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堆堞深壕塹之孤城[illegible]
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蒭[illegible]
探扇穴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
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整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illegible]
而不敢輕入則奴亦嘗譬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令
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犁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illegible]
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而肆然無忌也此豈
老寨另所向難前奴黨[illegible]

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當
常爽失故哉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
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能
進則不敢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清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
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
經臣督臣每相告誡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
厲庶幾不至頻越以遺疆場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本
秉誠臣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傳按臣陳王
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疏
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避斬誅
封疆焉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五
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賊蠶食
集之後深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為奉
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
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
賀光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
數兵千寸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虜計或不免臣當
牌行分守左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察查損傷士卒
去村民人高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
有傳係全奉集全頼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
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
首級係全孤城爲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
往奴以數百騎嘗我倘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
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
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聲息已斷
人心搖撼奉集爲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
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籌莫展百計欺罔禍之首
罪之魁褫斥未足以盡其辜者也有謂朱萬良聞警赴援

遲遲眺鉢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塘報猶妄
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當日斬獲
載道竟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
稱精選維時敦其可戰則戰固可挫其鋭即不可戰而選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
近直抵沙河幾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
幾不免雖曰衆寡不敵然慷慨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
殉也不亦喪氣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貿虎皮驛
衆自衛藉口信地瞻望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爾
警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精卒爲後勁其罔也若脫爲未
可追且以知已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
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劫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
未徹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躡
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整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獨不
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
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
至實爲規避悠悠迢迢而奴之創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
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若此奴
尚安所顧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
復來即未深入暫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置木板勢在

必遲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勢
兢扁視無足怪者且役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邊
將士軍役亦曰保孤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
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粮又得其子女牛畜是我盜根
城之虛聲而奴得搁截之實利矣遼因絕粟兼值兵荒雖
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屮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
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荊棘叢
焉非若西虜倏搶倏去而居民顧未盡失故業也倘縱
一舉而畧歲寧一帶再舉而掠寬皮左右潘奉孤注難
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今遼左建
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為士卒先而報我
朝廷萬分之一眞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不
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尫怯未
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
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爽不止也遼事至今敗
壞極矣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揪僻干城又豈
敢不愛惜諸將但奴鏑日剝月削業已及肩非得諸將屬
心戮力大破積套宰衆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鋩
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朽皆以在北諸
臣望風先竄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寬
奠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間絕
人烟至此極哉班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樁
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雖
稱驕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不
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蔓
隳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把恥國
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本

怕死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然
開鐵失守大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為優叙以為
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者
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
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
凜凜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
之敵氣哉臣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畧遼東袁應泰
所則當日之情形具實
陳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巡按御史嚴加覆核分別故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疆于萬一矣至
戶科題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無
措餉之難測
邵和殷哭舉臣奏啟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彼中遝遝三千餘里行往七十餘日其遼
處親到逢人咨訪備查卷宗實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諸
款以廷弼所辨自從公案覈實諸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謹一一為
皇上陳之臣伏請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為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臣
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
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
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
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為失事至
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
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軍
民領最當開鐵初陷遼陽之人東發思徒數以城不足
恃也廷弼稱其外築其內統挑兩河引水建關城之去
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問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
之周有才人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來集虎皮驛大小武
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為從實奏聞某事為欺隱未報臣勘得遼瀋
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
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
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名只開與撫臣所參稍有異
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焚破村屯有無搶掠臣勘得瀋奉遼三
凡有村落因山為居壘石為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
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
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
僉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
屯劉普屯高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瓦湍子屯終芳
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
也
勅諭曰士民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臣勘得三次入犯
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只被傷十一名只被擄脫回四
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

房屋八十五間，巴寨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
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槍袍一十四領。
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臣勘得前後陣失折官
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
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
二百四十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臣勘得自萬曆四十七
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
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八釐，除收過銀九千九
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
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為
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奉勘得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推霍
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担，
驟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幾十餘月耳，而遼
陽之頹已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屹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為進
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避道而代之
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惜乎諭旨之准的也

其得諭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辨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
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是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
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都中所傳為萬
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

心服

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為人所蒙蔽，是失職也。廷弼必居
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
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答萬分之
一，乃瀋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非關

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沖，不欲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
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
故借微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

更心服

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
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
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況又非
常之原，黎民驟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
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
役無剖免，又綑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勝謗聲乎。所以流
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臚傳以入告而陳于

可稽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稍道見
在聽試列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
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奏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
不聞乃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搆造
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
第獨注意皇八妹入井斷受奸人買囑誣罔朕躬淆亂

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廻避
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妥雉經入
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諳在體國選當作朕分憂豈
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會議遼餉

一崗官鼓鑄制錢　一崗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牛蹄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粮

一南北戶工關廠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應節軍餉　一郡國應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清積欠
一南北諸司改折　一內外諸司積存
一省直倉穀糶銀　一省直閑地變價
一事例改輸本色　一加派分析各部
一海陸召買轉運　一省直催征起解
一內外蠲核收支　一內外申嚴考課

此疏論時弊參而又論出人意兵糧詳審矣

三月丙子
御史侯恂上言自遼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
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
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泄泄悠悠茲無完局非奴困我我自
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故暴
勝我墟鄉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寄營故[illegible]
西虜廻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憑城設防保茲塊土又持
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illegible]
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挺奴之兄而蹙其命乎[illegible]
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竊自今謀遼[illegible]

廷拶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
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
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
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挑選實教訓擇智
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遂能
得志而遼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將客兵為土著省
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遼兵
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拜遼兵不可再抽而家
丁并其主者不歸故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

議頗疑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illegible]
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illegible]
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處[illegible]
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
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沖疲災荒力難建
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
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illegible]
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illegible]
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濟不涸之源塞[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
爭執而事例妝息于官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
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
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
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
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墻禍起所不
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徒為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
謬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
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啣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
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第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

寬商糴

五斗最近往往延六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然料糧固不歷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瘦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責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

精器械

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責爲濫惡廠造者又爲虚糜其欲張峯卯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

練營兵

京營

之不可問者有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別祖軍之虚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藉可呼而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深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閱而冒冐者無所容矣而老弱者無所淘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軍儲太薄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勉酌雙糧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糈并給于所留者豪鷙之心巳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訴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訝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畧嫺熟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議再

折班軍

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卜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弁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旋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算不費鏤劃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嘗見頗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衆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日起解本折之有稽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須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吏
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
成霖况新派之頻徵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霸建
河南以存留而添餉匱州縣如海州密云華亭長清以撙
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
所能爲者一曰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
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
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
萬不可　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
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

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侍道臣賈之鳳今
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銜旌勞誼
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
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
驚颷實多不測依沙沿洎島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
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傭僱至遼陽矣而
又責運藩奉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
運易于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趦趄須以短
擺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
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遠驟幾民

遼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
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兖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遼
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
計乎一曰支銷錢糧之有漏洩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
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
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
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參伍之舊兵若干
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
汰爲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
計月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掀除

有禁家丁之月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滅有
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
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爲政凡糴本腳價舟車催船造桅工
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溷淆稽數季報
以凴歲終查核一併奏　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
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
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疏曰夫閱視之役原以備戎未
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欵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

阱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謂
慎乎倘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援蜂起
彊埸將無寧日則作俑者閱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
臣每見虎酋等傲狠驁驁煖兔炒花等紛求新賞皆臣讀
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寢
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麗灑數
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雖
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眦而先爲
宗文豎髮請平心析之夫金白沒于奴鋒而虜捲之款矣
伺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覬覦

動假此東之亦計無復之耳閱臣所
命以出高下在心力能制酋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
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
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寘寘
決非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闊督臣文球與經
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實
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
所力爭也宗文橫挑之者何心切論宗文此來失策者三
其目罪者五夫遺金入邊捐金資虜不過以全治升五
孫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翻婚不有爲其女婿者
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奴
爲難而區區四千兩佾之猶貴禁止啼操豚祈歲彼何常
任惠我先宗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
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爲一針一線必執以爲
例矣王猷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務不足塞
眈眈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其處分捲彼動曰東合東夷
而西合西夷猾之何杜日後遺之何綏目前洶洶之勢且
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
後方爲鞭笞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得

煖兔巴陵之獄炒花諸子之詐一動百動愈搆愈危始以
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
不爲例之盟虎酋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孰開
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
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
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撫御
之暫爲關門之絕而夷情叵測求日甚長終是借徑之術
虎穴未塡狼門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逭罪狀
固一也不聞繫留我通役張爾覯四人幾悴異域之魂聚
碎我斧樽黃把都兒等大肆謾書之侮乎遺患[illegible]也不[illegible]

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賕之吞恰撈什等之計全
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蹄乎樹群敵三也不聞無名黑
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搶掠于郊原滿旦母子卜素叔傑梨
搆名爲垂涎于飽吃乎北匪人四也不聞王猷飽囊而歸
投揭謁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羅灣齋
中爲逋藏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猷利虜之利宗文利
猷之利參貂盈叢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幽係傾折曲房之
棟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誑
投載來韓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檄而
揭薪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窺視

憂國憂時之意昧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役也
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威德以節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共事冰炭
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令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世
者迨其擁纛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荅
明旨止此郵賞一事而彼弁之詭金猾之要歲饋千歲錫
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兒戲俟備罷將
風波躐取太常則以閱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兵
猷爲奇貨之居視 國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兇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案
掩一種啞口吞蘖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廷遴諸
虜合縱不受戎索日肆猖獗使西陲爲殘逆之續宗文之
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并罪
正法使譽猶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
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泪
底反側有微官守知覊矣至其生平隱橫險蹻之狀人人
切齒攔撣文者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遍擧
尾所弗避也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
聚衆三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衝入兩鎮

在薊門正兵單將弱之會何以拱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爲天徵日至民生日慼仰乞
聖明中飭吏治復懲貪枉廉之舊典以與衍肴實政事下
所司

先臣王鏊有言川人臣貪尚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惜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志則外官敢動無不推得是謂可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前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吳太點以斤逐么花散婦無知來而衛空虛出名是賊其屋殺人場也攻鎣議者皆以爲逃入自甘盆陡遲起自兩州臣惟要害除正臣請遣援兵各將星馳爾番防守一面勒殺堡恐一面招安脅從有往搶獸羿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饑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

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至十三日已被賊
尅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廵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
畜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扳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塞倶有
奸細藏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詞賊若臨城降
夷當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遽獨瀋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總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面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逮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
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
入者總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爲藩
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
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
存而賊從瀋陽直趨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
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
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
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已與經畧議急撤川浙
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靖營已鋸步兵
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藥
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
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此危城而臣已
先與經畧容令侯世祿擣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
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倶裂無一敢
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専使之往來應援而
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
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陸
查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　社稷亟下廷臣會議珍禦長策仍
勅兵部速催達奇勳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警惕昨
覽遼東廵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疏防危疆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戴
罪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論遼防事

精銳兵馬各隊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觀
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
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俾實用大臣止興議彈不任
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燝尚書李汝華都著即
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遍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役東夷攻克奉集既孤
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著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
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
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
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欽

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奏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為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具可哭可憤

志如今之闖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來
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
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
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遏討至今勘
核已明而復以橫撓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還經
上雖黃茂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
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
究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維然追之已無
及矣為今之計瀋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
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幾

議援畧兵將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將畧誰屬兵果誰統
菟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算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
者也山海雖為三韓阨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
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衰難
以遍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
不亟講者也神京為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
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寇盜竊發何以
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宄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
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兎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而
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逕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非輦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悑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

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者甚衆後火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救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經過其營接待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　朝廷臣甚壯之私冀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不使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者僅存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昨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讐臣亦爲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也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遼奴哉自奴狂逞以來敗衂接踵從未鬪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甚多爲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後斷亟宜從優　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及時嘗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

可再調援之令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爲指麾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臨敵趦趄胡馬一嘶咸兵相蹤雖兵止萬計衆寡强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渾兵之覆則靖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强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死亡略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經畧袁忠心爲國竭力籌邊夙生既已早忘利害而

能逆覩但既任彊埸之重寄宜教安攘之定謀而上日漸
聞失堅城覆禪帥殺名將众者纍纍于原野生者迸竄奔
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噬烏之懼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
事耳目瞻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柔撫舊
或可收此在
皇上的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非居民
遂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巳撤奉集威寧之兵并衆
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堞
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衆足則遼非甚圖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
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堅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
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
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
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倒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
抵蓋州復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
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
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巳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
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死難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著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
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候另調水上將官統領朱萬良
等臨陣退縮著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
調度不前仍著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
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衡其
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勤恤
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下
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貴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

大學體
皇祖之隱照魅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
先帝之征誅此不肯隱忍數引而必欲發德其本心此
其清華將及拆十載杯居至不食斷絕而屑頭無終散
其何小也哉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不萬一用不及時
時此等男子
位不配業書之史賜主爵者之多也高攀龍當太倉矣
手之時有血才者後之號一身注國丸成拔萃里居且
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中人稱其深靜中所大寬博中精
嚴寘欲遠北閒程近逆瓚醫北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
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
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
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照水程　一　試　斤

侍郎張鶴鳴代歸巳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
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巳洞鑒朝議僉同
特茲起用方今奴酋猾貪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
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
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
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
命巳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閱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協

欽朕孝思嘉悅不巳營造規撫巳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
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
弼五十日王在晉巳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鈁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寶少
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勉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推礦兵南衛不從
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往
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淺可寒實而過然巳遂
抄花適當其沖我能昭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
至此時奴虜巳有瞰陟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
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正可間也若奴踞而使虜屬縣
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illegible]
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爲遼且夕必亡遲[illegible]
可免于是于賊之將不及東山之猶夫爪牙之選不知
遼海之惰士朝史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笑流
跡也慈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
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也

至本職一身性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洵向之時左
顧右將手口括揭幾不知有責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
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計漪徐行所[illegible]但恐一
且力盡而死則無復存以與聽慰者可念也則就近速
承道臣知無侯職言之思矣至願室之上宜急于應遼
綏于處家鏡于力行寬皮持論塵爲得之間有紛紛送
家恭南還者搖動人心大爲不便即職之家恭淌在關
外何闕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
言臣國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過答故揭以
告之謹揭

西話尾完　遼事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　臣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圍不
知存否　臣讀之未終不覺髮竪可異哉中外泄泄目瞪奴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眞正金甌　無缺之天　下豈非推　殺証爲屬　貽不斷髮　堅更爲心

說盡奴虜之情

亦是大臣存問要計適本也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
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
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
其急也不但逆奴并我族類爲觴爲祥亦且精于用兵善
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應響瀋
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夾西虜已
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
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
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
我國家所有也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
聚訟會議猶閉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
當付之不問若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升道仍擇一靜
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而質之相臣一
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
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
不可使之借名枉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
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撫鎮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戍之卒爲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此駁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虞

山海爲東部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
而足以當關孰爲風練之貔貅而可爲之無恐乎此不可
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衝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
揚帆誰爲介禪可居上遊之雄而艅艎無候何處徒卒可
息鯨鯢之浪而備務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抵南
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
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
也至保定襟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恭置原爲三輔近
藩而拱護神京又属督撫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
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撫督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叅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
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矣然後再議
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
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
兵勝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
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倘曹既爲遼事添
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宜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
發生力之兵橫戈擢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或亦足以備强寇驚風落影之魄張孤軍有死無生之氣
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主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
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貴次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
日急務該部宜遵諭竪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
一類奏糧餉即于前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
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硝砲火藥已奉前旨各
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
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
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
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躭悞即
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太一敗塗地當
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
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
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
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愼之戒之
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參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棍、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或回理部事、或 救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未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往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理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illegible]、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空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承勑嚴切舉行若再候部覆彼
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
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
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
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
點見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
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為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
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
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髓竭膏無一日之休息
者以為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為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為可堅守而將棄[?]
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齊備[?]
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五[?]岔
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選
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鎮[?]奏[?]
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添守九
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
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愚見復有數
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宜着[?]桃林口之棟[?]實永休而兼着禦[?]
禦關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
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無薦考其騎射挑長
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
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遊各有家丁副將以從丁二百名
為率參將以一百名為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為率新升京
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
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或能辦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十千馬一千混[illegible]其本衛數寡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勑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襲官一二員統[illegible]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太堂不時查[illegible]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illegible]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容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illegible]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地[illegible]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犄峙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為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空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靡費途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容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築兵垣讀積石堰亦足以仿火器之所不及

有言持北安門刈勝許使舊

一負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于實用乞勑工部調取各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總之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illegible]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趙邢慎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時之計張聲勢以彌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裨于邊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間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illegible]舟浮海直擣奴穴

事有機宜隨調隨補不可予制

兵垣亦主此議

上亦有忠勇任事之氣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
且坊牌突被回稼明屬奸細為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
守也中書舍人郭鞏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蒞
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況苦盡調援遼兵勢單
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
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勳戚及官賈富室各有身家性命
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答國家際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為首者以
兵數多寡授級敘賞以獎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條
今奈何蔑三尺耶宜大總撫著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
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
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
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
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
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劃

入防未議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督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勅諭懇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
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肩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勳官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撤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等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
更平曠無大險川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匣口進
步行達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十石匣距
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
騎枝耶宜令添兵協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
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遄遣
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
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賞

奏告廿七 大[illegible]也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爲急着
以上諸欵式擬之使不吾犯或偹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
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勑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
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狀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守賊由盖州而絕粮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
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
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粮船
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粮去後今據遼
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
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
入其中如瀋陽攻陷比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
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
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劉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搖
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羅[illegible]

如議成之 爲正金湯 示敵之基

帝宮父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闖入之忌[illegible]
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illegible]
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illegible]
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illegible]
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
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illegible]乞
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續者請速借發工銀引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illegible]
急但修之非可補且補其地也盖城薄民弱[illegible]
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撤去一重而遂招城無[illegible]
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封[illegible]
城之守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爲內城之議而郭外之[illegible]
許又自北山至南山間塹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illegible]
聯橋於其上緩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質即於此山
取大木爲兜筒柵聯置于兩岸建舖窩於其內以防撤
禦敵之守蓋備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內火砲可[illegible]
具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衆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illegible]
海適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錢爲之非
奢也規制有法只舉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難也
在當事極力任之而
總督極力貞成之耳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江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　刑部主事[illegible]
夢原行人張槿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社陞沉毅果決

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剸

積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堂在左右以

此外如磊磊落落忼慨力能任事之沿沅辯瀧

坤用愍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維可備急使兆臣

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次破常格

枸枸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甄學曾由光祿少卿延推遼撫少年甲第

府者比北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

漸至于遲須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趣其捷

在御之而已若旣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

此時得一辦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

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眞順廣大八府請

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誓如期而至統兵山

東則以董可威贊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

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

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以堂

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旣隆重何人不願會

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踊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於

鄉閭可言于首道撫

勤監門漁溺長少

喙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臣士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知縣

張應寅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十隊入三輔地

諸父老子弟語及我家

祖宗仁漸義摩三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乎夷

參且鄉閭有微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

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

疲驛遞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

以水陸楚痛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衆與火增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

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寧臣恐爲兩省遼餉宜蠲

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

價以酧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

也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耄豈復有世間事念爲

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叢

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以蓍叙想臣
卽手死難報何能答
萬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遺飭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列翰科目奉陛
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輒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羞帥茅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久負辱奉
登無沌條起家之日即默默失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聖聰求才議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願
甚虛不敢以垂老强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惓惓保泰之殷如此蒙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推
亦旣盡矣而猶有未盡者蒙臣如不得已誠愼之也緊其
故曰月旦未一夫月旦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爲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鄕不皆善人仁者做之

其所賤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
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
正大臣事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具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拾
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今老死
牖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方足大親必
致多事不知多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
嘵嘵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
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則
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泰

一曰開倘人在益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
靈啓瞪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
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揚
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蓋臣
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攙搶之畧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爲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
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椾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石星者其寓一招提上下嶝道始而訴其衷曲繼而
喪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
詠爲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
大害誰復爲　國家廷諍巨艱大患誰復爲借箸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皆善
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閼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難
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
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
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
有遠近幽深臣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甚者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
以上者差可糊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
且有虛糧虛丁稅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
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
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塡溝壑乎泣
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若爲若未暇爲小民
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
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爲商
賈多擁雄貲取百之一抽毛于　取窮民是求鐵于針穗
豈不津津足聽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山権稅之門難言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討之
臣以爲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輦
外可知願計部早爲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十餘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曰理財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議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欵塞財在外民無
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髮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無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
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
爲富強今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
事也屯田參議吳撝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
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鎭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
屯田何易清也臣覩見上司委一官弱勘屯田官臨田而
勘奸軍以民爲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哭之臣切謂國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眞田、衛
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
清、其有能清出如干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
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眞數十之九、求
地方官、豈以故事應之、乃眞正體
國者、此臣愚眞見也、鹽法、令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
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奇、孫之益、其廉
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擧
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則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爲
[illegible]從信錄　卷之[illegible]
人爲勵、即老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充、未之
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秦、巡淮揚、淮揚滷、淸時孤風、以
勞挾家、而終不一行賄郵典、勞臣飲恨何極、凡在事侍已
滿、司計者何如計爲、水田如徐貞明、路水客議出、今西北
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窮罷四起、今安
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權開粒食之阬、令污萊不闢也、
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
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北征
錄可查也、臣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爲失算、兵法
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彼若若勝算、此若若敗道、取因固宜、臣又
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
能爲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天
冥冥鬱鬱、其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爲者、兵法
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
兵擾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惟
[illegible]從信錄　卷之[illegible]
說者又曰無將、臣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登
朝五十年、聞閣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
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
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
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咻之、其
人多蹶跑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
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
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
我素所耐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
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繫
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朱紱
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
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驛遞○驛遞之苦自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務裁役與
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illegible]
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illegible]
停貂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
問有游心淵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
如范涞姜士昌過客知儆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
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
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
不能如范涞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
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剳
奏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徐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槩解京
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執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
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
田間覩煩文日盛眞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賓聚諸司
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信奉一世歡顏而[illegible]
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奢入[illegible]
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illegible]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
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潤大潤大流禍
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
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
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盗跖臣死不爲也。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
良難總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
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闊旣不與世闊昂昂丈夫之身與
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縮刑部大理寺許博中在

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前非所覩嘗者董志爭不自作上宰亦向煩劇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求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誼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今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儕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蹷遍借以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洒以令歡日月宴客累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令危破愁顏霽至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臣亦彼此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清心清可軒然一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愼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勝在門之外者擠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褡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疏先正云大者爲卿爲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斥已今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爲也倘當時有以和寧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爲轉念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迴天意以逆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含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就有大于人臣人臣彝倫之宗也有生者有殺生者生品雜聚年太僕五卿一與自如之業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邪趙南星恬約遂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眞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薦賀燦此皆國之名賢也厥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洛涓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湼不淄之王毅孟化鯨此諸臣者領袖成鄉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下幽微不闕

國與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歲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丞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蒙夜指正之徒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效寧
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
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
泉永閟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雌黃襍出諸臣不負
國
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恨焉俯仰符人俱享得士之
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
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維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集泉當
儲餉備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楨
承得世廢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

和不過為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
平以身殉國為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
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細事
遣戍之李材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
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
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孫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
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
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弛擔入
國門感時觸目籌燈而書臣未聞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為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為獨創一腔血誠數
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
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綠臣年老志衰惟取人
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恕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幷
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糸陳諸款其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建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皐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榆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本
聖旨這提獲眞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
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
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
如何慢不盤詰幷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
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illegible]城兵馬司吏目戴從智獲[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可[illegible]是奸細[illegible]
史方震[illegible]會同[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審得[illegible]
定府人于[illegible]年九月[illegible]李游擊出關本年[illegible]

不知此無形之賊守奴之所不能攻虜之不敢動何異懲之而[illegible]

十九日有遼陽東門擺營二十一日遼陽被剃千戍逃
剃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日令千戍等一百餘人分
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幾處深淺京師幾層[illegible]
隘調到宮兵共有若干數目此一百餘人俱係山西[illegible]
夏眞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出至三
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逃往一片石偷進一路[illegible]
詰只以處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
三第一名張克成三人俱未剃頭提獲千戍晓二人名
走等捐看得奴酋之勝算專以内應爲主遼瀋伏車可
爲長數今奴必欲長驅勢必廣布奸細雖奴計甚詭
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驚望之而不疑如千戍者
未必眞奴賊倚伏之人而爲其布散之人無疑也若不
遠爲正法京師何地可復奸宄之縱橫乎

防西虜

時伯酋料合各酋擊言[illegible]賞酋留憸把截嚴備之

添設司屬官員則部主事萬燝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薦杜光宇鄧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嘗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聲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待斃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旂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羣策畢舉帶甲控弦立可無單弱也然臣以爲此但得其其末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斯養以至將軍有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將必知兵君必知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聞川浙兵衣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illegible]夾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内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事可鑒則遼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在昔皆[illegible]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爲千羽而舞之階

祖宗爲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即營兵爲畫餅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有倒峽之虞

祖宗爲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即城役爲毀閑非惟無晝守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把棍拏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得執之無名而棹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廂等有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正托之無可問而觀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爲吾用不善馭之則爲激變當事者何不以召募爲安撫也況

宸居禁近隱憂易伏

夜寢晝地大本難拔干連關忌離測其深而任其責[illegible]
甸之人心空亟収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漏危
苛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
不倒囊狗之其若心應耳今海内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
莫適以農則東侵西旱促偶不講而加之三釐者幾六[illegible]
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爾[illegible]
包採榷權織造倍蓰虎冠當津塗闕隍淚去年弛禁今[illegible]
重典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爲鐵輔乞請[illegible]
派誠萬不能已乎高目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内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盗糧[illegible]

善散以寛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爲之天窮愁轉令莫展
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于至萬井有爲之㪷惡得
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収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
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　京城之屬
畫召募之機宜關内之稠稷通津之防議臣前疏請宿重
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
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焚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
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行之罔仍
其奉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創
行之藤葛爲悠悠爲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脚亂　廟堂既

無[illegible]鐵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
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
人心空亟収也盍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爲堅城何至見
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内潰而快快用其狡計
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喩千古堪爲凛凛今日只在收拾民
心爲吃緊實着臣嘗觀史稽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
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
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illegible]
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
而能操勝制虜奏伏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
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収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
將士流涕一舉而収從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
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
死何爲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
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逮治姑着住俸戴
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
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哲發如

見十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殺瀰難紀
主人一家百口頃刻臣行而人主亦擧家行矣臣涓敝枝
病人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
之議論日頻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
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既不深悉
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關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
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二爲告不敢拱默寅
敢輸歸一字指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
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强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思謀我闖我而我以格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
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方可惜感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想臣
狂愚鑒其誠悃　天下
天子儆惕于上羣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糧餉對筯守塘遊擊幾

之關臣雖萬死猶賢于生況幸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稱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韜術
不習白猿之術況關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病舉發已成癈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有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之聽廣葑菲之采獨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
籍手以報知己矣疏入
旨曰覽奏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防素菌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關督
疾至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
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馬若干絕
無一至而庸極堆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
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備堅城慣殺了百萬性命
應斬一令又不差官速催閣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十去，
山海關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關門一帶，應斬三。若待
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昔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待
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儀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部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
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
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illegible]
有公疏，而余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俱[illegible]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 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illegible]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榆關不前，
見疏發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總兵郭增輝逝高
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處，以杜人言，以求為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闗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募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巳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總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已薦授守備未任
鄉聘詹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總兵趙夢麟之子也，願出報父讐，[illegible]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illegible]
河使朝鮮，茲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

剩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
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
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
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
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來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百萬輕發發賊未渡河之日則令日及時之需為有用若
逼濟王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為家
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
祗為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河為
後需遂遂被而竟為奴有乎即小驗矣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逼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
存若干一併發岸外庫諭令戶兵工過急奏發不惟不[illegible]
再照經略[illegible]
上無煩賄之慢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詭段彝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述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略欽臣推用非宜
或虐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敕一道而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矣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推其月丑廷[illegible]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畢墳覆工

祠劉鋌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復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蕃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
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說已暗合
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道部即果爾然亦
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
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藉
斜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歷額攢眉而復明難以降夷之
蜀游從何盤詰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人[illegible]

進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劫合則
嘯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盖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據
僻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閫外事權在握果能簡
選精鋭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者着實事未聞
其如何遲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
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敕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
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貽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決大疑一定大獄一償大
惻何謂決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盖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𠩄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囹
圄幾空今以　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膺氣
冲膺蒸為旱魃屆茲熱審
皇上巽命譴懲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
鎬李如楨二獄關係非輕　臣前同法官會鞫如蹈湯火之
難般蘇之牛哲狙之鹿悚惕有懷官的羣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為可生即應速成立功收桑榆之用如以為罔
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醉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
錮旗大柄盖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illegible]
武司馬王象乾今[illegible]門可付以攘擾折衝而[illegible]
部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鈐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illegible]
遒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令氣息奄奄
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
可屏戶倉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庶精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
聲色而厝天下于太山者是為旋乾轉坤　臣將謂輔臣甚
倘于三事怵于毀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直
壚者是為祈足瘠餘　臣將為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
之[illegible]臣于臺臣梁之楨檢藏真奸劉保火是有功通臣畢嚴
邢盜臣表狀大[illegible]之論惟[illegible]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紀
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欵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　臣讀之
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亟三
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熊
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
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
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　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illegible]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
發端兩言為德完罪案　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
完為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
擁護　孝端㦖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
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聞
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為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
不安于

諸臣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未世安息難期而執料[illegible]
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席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illegible]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何天之者碩乃其巧借兩重國[illegible]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太[illegible]
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根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夾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
使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
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黷無色迴腸自[illegible]忘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為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
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邇覽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
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
補任如蓄十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
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以[illegible]

挾私逞聽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喪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聖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愧[illegible]
輔臣劉一燝已着宜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爾
尚以便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撒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
諭中防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谷德岷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為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鄉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盔甲則賊之

急急誅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漕糧
亦身徒手雖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得不分河王
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杪花為我
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
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羈縻已耳今杪花以種田地而黃泥
窪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
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盔甲請發帑因提塘官
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
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搥心欲嘔而竟無如幾承

及事何也盔甲雖行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
没于遼陽客匠遝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鐵陷于東山筋骨
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糧皆從
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
簡練綜核需人為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
不知安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不敢為張皇之詞以駭
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謹會同總督文球
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盔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
十萬枝棟執建鐵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鎗

與作大防數之論

十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行
勑科道二員督發催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
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
關經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
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並
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
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
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即請之煩各衙
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
可及待于旦夕而撻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
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
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蓋並重
為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為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
徇大臣之意以為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為獨任獨
斷之行而必不可狥言官之口以為行如一事也言官言
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局量而止不必執為言者之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爲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迦[illegible]
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陷致頃
聖恩及經略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廷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
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衆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
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
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須請
廷弼所述

勅諭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
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
始成其爲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
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
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豈恤一罪之
驚爲將推羊無問孤僨之誠不早斷葛藤者今日之再召
也哉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
罪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榆關而還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如曰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徃勘爲不可則言者亦背[illegible]
遼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
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旣勘以後之廷弼不惟言
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爲國
勘者亦爲國疑者爲國信者亦爲國交伸于國即全畀
異亦何爲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爲羣言而剖于
廟堂則爲國是覆于大臣則爲廷議而行于
皇上則爲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
旨而去遵召而來陶鑄總是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歸過出自小臣
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
之有諸不具論即今庸樞悞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
空補折檻之牘諭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
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
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邇流窮源遂而罪之
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太者即
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否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司
亦何容曰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為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盡一事
必瞻顧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為
國家籌事揆策發姦摘伏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
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
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錮先起于 輦下若廷弼
此來非為封疆而但為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
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
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慈難
于 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令力赴殘遼[illegible]復守但得
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然

言者為難而又何必代為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
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
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
之雙美抑臣更有說焉從來無珂衆口之英雄亦無不坎
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真如必無非無剌
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
弼此後作用保障與遼廳有偉樹當重其權以 擔當亦
何妨虛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乎互參
自今而後若以言為戒是視廷弼為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臣草疏甫罷忽見周嘉謨一疏備[illegible]
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臣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illegible]
限用之議是真以封疆為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illegible]
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病
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旬之間即
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此[illegible]
肯一心服自後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臣言[illegible]
無步補救倒懸僅佐題目寂寞一語而獨以權衡[illegible]

語為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之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臣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臣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生曰這皆議熊廷弼更換緣由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攻
禁俱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illegible]將後來料理昧死避[illegible]
纏陷沒斷送[illegible]可恨可惻朕心[illegible]

夜不寘故差查議處仍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徙公主持今又合䄂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還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而更重大臣任恣何得如是為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

諭統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蹤玩鬬毆

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箴推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黜陟者此考語也乃核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大四六多荒浮則不核四六尚文文則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揣神本必盡肖對偶之濫合巧隱晦以以淺疑職不自欲虛謬擬議一格凡考語用一官項下以守才心敢年隨下間少六款併款目后等為率守下此或膺擇或謹慎或下常或玷缺或汚濁才下謹或精敏或通達或平常或躁撓或昏惰心下註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陰險或好險或下計或勤敏或堅銳或平常或寬緩或懦弱年下註或方壯或康壯或衰老或已衰疲下註或端倖或獷悍或平常或綿弱或顛躓凡恤按覆命報部冊季報冊及司史五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縣府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有事故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數附于填格之後但填真實亦不必過多惟給縣蹤及為蹤照用考語以別揚言之體其論劾疏亦用貞實開欵不必牽湊對股搜之求為明實簡易不欲以文相蒙人相胥而混淆核之厘也甚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吏部尚書鄭繼之定官評之格一疏鑿鑿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輕議見以為更張也恭呈到部令天下吏治剌激極矣應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隲失實濫觴已甚化瑟可更新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而評者無煩于射覆而衡有攸當手評者亦可省浮文而求責實是在省直諸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所部舉劾推陞全憑季報賢否胸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優無劣或所劣者止首領卑官臣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甄別之也以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著為令典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為始照新式一體着實舉行更之
嚴勅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報劣一二人以贊吏部公典庶便責成督上
命如式遵
行著為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稔于天必殲其種類犂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而守者非為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救遼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搜兎之穴而據猛虎之嵎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在今日為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為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殺以此忿恨悉遼陽之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連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精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為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大非

可恨可惜

議調水兵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兒㩙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吊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暫借游防況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枻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禮所

皇明經世文編　卷四百七十

議調川兵

調劵峒塞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徑竇不得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粮人自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令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只無自免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鈍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紓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奉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　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役奴有授首之期矣

遼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時遼事倍急三臣先後捐軀而天福忠裂之邦近諸臣逃之氏前援計解急之秋正節予効忠之日民情皇惑之際正司官罪驛之時爲藩泉之長二有兵戎之寄乃先去以爲民望又何怪乎道路兵摩鼓擊奔塵相望也什倍民亂報寸斩欺議論至此何所倚無所逃罪矣

皇明經世文編　卷四百七十

加贈沈鋻正議大夫沈節甫贈議大夫

恤贈張銓

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復父仇　臣父巡按御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　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以

國家何樂乎以先見之名予臣哉

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父時在江右慷慨上
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參楊鎬非
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
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始謂臣父有先見且惜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
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益謂遼事非臣父不能
辦而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
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臣父行至山海關經
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廹入遼陽力爭之爭而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
經畧剿撫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參又恐激變降夷
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快快察有異志復獨
投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繼陷皆反噬內
應爲之祟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
耳嗟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
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冤魂祇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臣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
不知泉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臣此舉徒無益
當詣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涕泣拜別甫入
都門聞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詮
賜爵賜謚廕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寘棄
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頭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剝稱[illegible]

爲忠臣臣亦不失爲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
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
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
備嘗將士官兵生者僇力艱辛歿者死寃不泯宜有賞賚
優䘏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著他去

緑幣查照職級各千内庫領銀兩着遵前旨將全内給發

御史奉勅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

給發遣行故論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吏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
祖宗二百五十年開拓之封疆、淪于左衽、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畏怯之餘、人心震恐、不得不暫議守以爲恢復之圖。顧守亦未易言也。三岔河一衣帶之險、我旣與賊共。而廣寧彈丸之地、夷與虜又交相垂涎其間。則勢不得不羈縻西虜以綏河上之師、脩備禦之具。此雖秣馬厲兵、枕戈待旦、恐有意外之虞。而何堪報稍緩議論又紛

大臣受讒畏譏之意多。而擔當國事之念少。乎章者不聞有謀斷之資、而徒推諉于
題覆。荒惱者不聞有帷幄之籌。而徒卸擔于會議、弓旌蒲輪負大下之望而躋
聖明之朝者、不聞有扶危定傾、補天浴日之經綸、而徒浮沉于時局。夫旣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旣受
王上之深恩、又焉得托病以解免。奈何數日以來、閣臣劉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入　朝未幾、歸念頓生矣、果爾空人之國、自貽伊戚、清夜以思、邊儌星馳、而起秋風蓴鱸之興也、安乎不安乎。
冲聖當陽、諫行言聽、請官則官、請廕則廕、請發帑則發帑、眞可爲堯舜之
君也。方賴老成夙望、輔恭
睿德、鎭定人心、即微有規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倘爲借此懷綠野之思、而空寶山之手、恐使
聖主之孤立、不顧家國之安危、勿論辜恩負
主。大昇夙昔而試質出處之大義、不知諸臣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也。方今戎馬生郊、用人最急、而廷推日請、

岔河之墩堡不設、兵將不備、山海一帶、議添錢粮、不聞作何應給、薊門一帶隘口、不聞作何布置。天津登萊一帶、不聞募六兵作何操脩。都城防禦、不聞作何料理。徐光啟以遼發　召還矣、即如建敵臺一事、尚未起手、將何以展其經濟也。李之藻以管理軍需加升矣、而十六門之火藥戰器、曾幾修造、將何以責其成功也。畢茂康以知兵留用矣、事權未假、措手無由、當作何着落而獲其實用也。今
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頃聞廷弼叱馭而前、輕千里而赴難、已于上谷矣。壯哉、但銓衡堅卧、人情皇皇、恐如前者用三臣之套數、伏乞

皇上軫念封疆採通國之議新勅冢臣速出視事立題逐
弼經略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借其平日之誠略
用寒逆賊之心膽而為廷弼者亦宜與文球王化貞虛衷
吾同心戮力容切商量並稱爾我之私急圖安攘之術迹
禦虜而護神京庶不負
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如曰虜騎未必渡河而
欵虜便為長策習處堂之故態忘漏舟之禍衂議事如築
舍用人如奕棋恐東夷出假道之奇而西虜收漁人之利
異日之憂反不在夷而在虜也願為化貞者欵不忘備如
鄴汾陽之盟回紇而非狃藩以為屏寧長城之倚為禁新

者勞而能謙如諸葛武侯之集衆思廣衆益以收兙復
河東之功而在
廷臣言事者虛心建議勿再牽纏于異同之積習當事者
實心荷肩勿徒修張于紙上之條陳閣部大臣受
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弄地媚虜之
議堅持濵淵淮蔡之功默釀人心世道之和發舒直節敢
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用固已遠矣昔中國相司馬而
四夷相戒不敢犯邊豈異人任又安在斥逐言官以立威
爭字句以見奇也刻令兵荒相仍盜賊竊發則當急減加
派收拾人心會畢成風賢能淹滯當急復行取以鼓舞豹

吏選將選其才而一劄之粗豪未可遽當登壇之重任
兵練其膽而甲兵之堅利即壯三軍之前茅項聞京營
缺鑽營甚衆萬一用非其人則害非小斷不可草草從事
池此時速逮守土之逃官急削病贖之經畧屏禁地之藩
識正辱
國喪師之典刑自然紀綱振肅而戰勝
廟堂矣區區小言何足道哉項南科臣汪應蛟籌邊八議
志誠憂
君憂國當事者採而行之未必非救時一助也職愚不揣
忠讜言事伏惟

聖明大奮乾剛速
賜允行天下幸甚 國家幸甚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諉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門
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恩廕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給新銜少保
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誥命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極言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今[illegible]
驅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只今試一會所入之數、
無論加派。無論內帑、即舊額九十餘萬之數、爲八萬兵之
用、今可全用之廣寧。大司農當自可不患。夫今所患惟兵
而已。今之所料理惟大司馬、而已兵之所取、不從天來、不
從地出、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今九邊之餉、處處
皆弱、可調不可調。未見參酌。今募兵之使、或先言用、或既
言不用、或先言去、或既言不去、可募否募、亦未見處分。然
則兵可以不調、可以不募乎。新司馬熟悉邊事、自可一疏
決山陝宣大之調徵、新御史有可自愛之身名。必不肯同
棘門灞上之兒戲。若是者、參酌處分、固可坐而定。而未宜
猶豫也。至于兵之調募、有成議矣、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
決、數日而定、策應廣寧爲第一策、應登萊爲第二策、應山
海京師爲第三策。今且專言廣寧山關之兵若干、未見實
數、設防三岔河、黄泥窪、築臺掘溝、未見實用。新撫臺沉
勇籌邊、實心做事、方不欲過爲張皇、而裡面人遂以爲可
幸無事、應之以緩而肩之以徐、塘報急則急、塘報緩則緩。
然則廣寧遂真集乎。鏡前人之所以失、則當圖今人之所
以得。我爲事中之人、分之他人不得、則痛癢惟我自覺、代
之他人亦不得、則痛癢惟我自擔。何以報君父、在竭忠[illegible]
何以責議論、在砥躬行、濟變與其用智、寧用愚、乎勝與[illegible]
用躁寧用恬。精神詳用之看朝報、不若詳用之看塘報。
智妙用之調人情、不若妙用之訓軍情。意念常用之防宮
闈之壞、不若常用之防封疆之壞、凡此皆新樞臣所能、
而臣姑發言之以效他山之石、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闡忠貞以備起用。邸鈔。

恩詔開一建言廢棄并礦稅詿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除斥謫戍、[illegible]
終身　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邸鈔、看得原
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正氣充塞兩間、直道遠追三代、力
排並封之議。
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埸藉以底定、惟骨鯁而
道難合。故身退而名益高、既有功于國家、宜亟登之廊廟。
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孤忠揭日。介節凌
霜。丹書七年、徒與纍囚對泣、黄堂兩月。頻遭稅使含沙、被
逮幸爾生還、抱憤溘焉冤切、封妻陳氏、烈人凜冰霜、貞堅
金石、傷心桎梏、欲訴　閽以鳴冤、痛切桁楊。竟投繯而立
盡、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萃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邸鈔

以勵世風據司府呈請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施行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
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懋賛洪圖聿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
事卹九伐之威翊鄉闈試士之秋正豪傑觀光之日
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勑辟雍青作人之訓于斯為盛寧可後時臣等遵制具題
伏乞
皇上勑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
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慕謙貞江西編修周延
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西吏部
主事唐暉戶科主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舊
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
衙門備查或加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爲
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
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
禮部上言恭遇
皇上纘
天立極景福維新彝章遞舉即今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
祀耤田典禮頻重必寅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民乞
勑尚書臣孫慎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
視學擇八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臣題覆括取緊要便覽勿冗複

極晷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懸乞勑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策實圖恢伏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獗極難措當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糧餉若器械等項盡擲于遼陽令復新計策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illegible]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與工製造可[illegible]具而獨患老天將六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一聞傚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遥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而幾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趲某件該料理勑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火無論也

何謂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皆先着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器具宜畫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舛也

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爲君父計即自爲身家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撫[illegible]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illegible]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illegible]諸津救本緩之殷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亂爲異[illegible]議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大事之艱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譏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
皇上嚴勑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

痛觀歷塲見諫忠義勃然移性入之良人之私而後來便當然不定言行之殊邪邪有所稅激而然耶

兵馬粮餉器械諸若哉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開
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
募兵十二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
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補邊臣苦之合
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算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
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
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亦落
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水西
安民兵應附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
能制迎若募兵於河南山陝洛襄延山挨派有狗與調

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
募錢粮聽募補庶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
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
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
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粮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
宜協濟豈可據為成例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
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辦兵部無計只得空文調募
各省鎮只得空文搪塞此戶部餉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
八十萬今地方去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
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寄金何為者今日之事不但兵

馬在途鈇之行粮在途鈇之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即調募
失銀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
失悞臣不代任咎至于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豪傑
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為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
豪傑是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
入臺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
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遂
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趙勃
邊禁驟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

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
豪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
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
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
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
接撫臣王化貞賊謀愈急我備全缺一揭不覺感歎欷噓
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
管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
用餘皆象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盔甲不堪者道高閣又
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

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與定新造典薊昌堆
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即發新募精壯兵馬出關以當應
用來行之疏正與臣前謂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速復如數給發仍請
敕諭叮嚀工部京營各省鎮迎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
誤誤河西再速剿膚之禍其該道補張鷹征高邦佐等俱
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假使人人如此
邊近撫臣發至實有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參責取不
敢失誤僨事之案并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逮處
至臣嘗謂河東之事會雖爲難以急爲易以
誤先以同伐異職略東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
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鐵北關
開鐵北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
幾賊特不即過河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
做去而勢已逼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
忍逆覩者臣言戇直雖得一時不效犯之謗實冲數年不
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
遣御史蘇進巡茶陝西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復

禮臣上言此者
大婚典禮皆奏
神廟昭妃頒論舉行至遴選教習殫厥心力以至選定
三宮並皆賢淑上承
宗祧下慰人心其勞績詎謂少哉宜有殊恩異數以答
昭妃
上命該部擬奏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爲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覲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多留循良撫殘斜做）糾擾之罰當重（自備脚力）
（掛朴民擾驛）違限之法當嚴（程求水報稽食就處）至于若蒙之八速當議
定（擇採聚郡邑部佐之有品學者稽之冊藉貴郎貂吏之手）署印之考選當議行（既有考成）
（歲知限驗）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城宜春宮几筵前行祭
奠禮況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園子手等項免行
屆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駕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門
遵行特諭
旨東主考改工部主事曾櫻以時迫途遙請寬場期

侍御史張捷倖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賓
至聖之後須達其略曰臣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illegible]
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大典必有一
番隨時補救之斟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五文明肇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此並交[illegible]
選傳註慎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illegible]
盡臣京兆贅臣惟自翊有東魯聖人之餘而世沐[illegible]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即在江
右名藩華冑隆隆維城風儒奇美彬彬滿眼每遇督學歲
較時有冠軍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黜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緣資格難破故將來士鄙
宗學人闕
國家寢淫惰日長倚恣相隸臣竊憂之嘗于宗祿一事切自
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興學
一法欲學之與無過加額貢舉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
有志進取者亦既讀[illegible]之文賜廣門之步矣茫茫仕路

恢恢天綱何可復作鷄摩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乘
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响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
西陝西四川等處政可做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隘本省
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特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照
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侈口黃屋借途青衿即從此登
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illegible]
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來學澄清

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熈運 國家文治
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
明經歲荐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弟堪絃歌
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
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挹牒
籌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
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自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敝
崇

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開風以興起之也。

布棊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旣與宗室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

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煥焉。惟海

內人士相向手額曰，

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

不爭相奮兢，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東虜聞之，亦曰，

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國運政體

不旣多與，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覆，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憾也。臣不揣愚昧，激切叩聞，

上曰，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各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

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奏聖夫人客氏，而奏屢辭出去，是朕留她

等有何權勢，勿生猜疑，她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沖齡，三宮年幼，嘗賴調護，

兩辭侍

皇考妣梓宮發引，兩主回京奉安畢，擇日出宮，卿等傳示各

衙門，不得紛紜，首擾特論

兵科給事蔡思充奏曰，兆者臺臣傳宗龍募有新兵五千

名，俱健壯堪戰，又總兵楊愈茂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屬

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令經臣委司官一員，再行挑選，

務期精銳，安家銀照援兵原例，并衣甲器械，如數給發，蓋

選擇旣精，不讓泰晉之銳卒，豈其索之數千里之外，而願

遣之日，萌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

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鼓起元，諭以急公之

義，歆以破格之賞，捸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令隨

出關，從兵少集，擊回通州，則於入衛之約，未嘗爽，擬用

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見札天津，毛兵易野馳

驅，豈習水仗，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器甲

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稱乎

有餘，臣之所慮，部分而法不盡行，議多而事不盡實，故才

品不相遠，稽其心力之勤惰，敏鈍難懸斷，察其報完之遲

速，至于甲器之爲，雖在局，破亦在節省，蓋冒破則委之逝

波，節省而不堪用，亦付塵土，須任怨耐煩，着着躬親，獎賞

乃寨，總理季報，吏部紀錄，以示激勸，庶指臂可聯貫也，抑

臣尤有說焉，經臣空拳而出，其睠睠反顧在三部接應，而

三部頻眉相視，在餞糧不敷，夫固吾國爲
國家所全者大。伏乞
皇上爲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頒太僕寺，不許三部
怕分一切，調兵製器，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
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職苩跳將完接總兵劉渠报
奴集馬步達賊二十萬，于本月二十五日祭旗在韋驛站
會齊，要犯搶廣寧，不啻危於累卵，急於燃眉。伏乞
皇上即面召經臣，賜與尚方，并符驗旂牌，諭令即日啓行，
仍諭三部大臣日夕拮据，無遲時刻。如兵食足，器械精，而
成筭無策，罪在經臣。如兵單食缺，甲薄器鈍，罪在各部臣。

謹以糾劾隨其后。
皇上有破格之恩，必有不測之罰，彼時身名俱敗，勿謂職
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即爲議覆施行。

七月庚辰，
孟秋享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嚴禁匿名文書。
陞原任按察使高出爲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才品最優，浮論頓息。
禁闈搜卷議。
議曰：主必搜者，慮致遺珠；主不搜者，慮開別竇。不若各房考各盡心目于本房之卷，而以搜卷歸之主考。請於

榜之前一日，主司會各房一堂，信于公派，門生公閱，以防遺佚。各房更不許私自互搜，以避嫌疑，庶幾無弊。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愼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陽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盛甲器械船隻，挨牌俱已齊備，據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黄泥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說趂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粆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兵，以二十五日止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故宰賽爲名，以要西虜拜

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封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
逆奴顏行奴之西行誰此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
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臣屢
請不得招集遼兵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雇騾馱送至遼今皆
及關而返關外驛遞蕭條運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
待也若兩路並進臣寧能剪紙為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
用幷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趦趄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遛中
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戴聖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
贈官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靳于禮之
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于恩之外
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
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為客氏說 更无餘地 矣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廷諸臣
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顧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左右者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氏調護之功矣今者冠禮久成尊
游臻璧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聖主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
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
[illegible]

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
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
其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酬報既已滿足
臣子何敢言功則遐遯不可不早也夫客氏有保護大功
諸臣何得不為崇重願恩以禮拘情緣例格應如科臣之
請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即令
勿戀 內廷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早離權勢之嫌常
守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及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之大有造于客氏客氏受

恩更無量矣諸臣合辭以請其出
官者欲以保全其功也無任激切
通州報宜大調兵宵遁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禎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寨首正
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
綸扉軍國之事特亦與聞疆場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
敘賚歲月分明蓋不惟稽之典章受不任受而亦且叅之
名實辭無可辭項臣祇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
聖明無私之鑒乃
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尅以
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感慈
隆聰愈以徊徨夫
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潤沾濡何能自外然亦必有
根芽之萌而後可以爲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
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爲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
之其何以爲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
無措踞蹐靡寧無可更端祗申前懇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
感荷知遇榮逾

寵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命專征宜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勑各賜勑書一道尚方劍
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額解經
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
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
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俱于前領帑金内領發鄉部可傳
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卿
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廪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
下補足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
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應天典試諭德黃炳儒黃立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羽宸孔廟追祀議
漢以尊推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
典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議禮之例不拘聚訟之口常棼
二千年來未有所處缺而不備者宜焉我
世廟而崇祀衆之啓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

場酌 莫二議 之以備 時權宜 準

隱先臣獨首發其大端嗣是雷霆淅霖封議中寢
神祇難陽加斥逐而陰已採其狂愚矣

禮部題為褒典屆期京闈當議舊制順天府鄉試八月初
九十二十五三場二十七以後揭曉恭照
皇考妣擇吉日于八月二十七日發引前期三日百官禮
當哭臨若鄉試仍循舊制則闈中諸臣既不得哭泣之列
而吉服將事于禮不稱于心不安順天府揭擬暫改八月
初六頭場初九二場十二末場似可賓興早竣孝誠稍展
矣謹用具題伏乞
聖裁

禮部上言禮因人情而生然非天子不議
皇上因心創制毋泰情理以折衷酌古準今務會節文而
立極矧恭查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同日發引啓奠祖奠皆先
皇祖考而後
皇祖妣及靈駕進發宮車後隨至午門內 梓宮升大昇
轝行遣奠禮夫
神宗顯皇帝梓宮原在乾清宮
孝端顯皇后梓宮原在坤寧宮相隔不遠故可更番告奠
今

者未必 能乘而恃 者真不足

光宗貞皇帝梓宮奉安仁智殿
孝和皇太后梓宮奉安宜春宮若先往啓奠復往祖奠不
但煩勞
聖駕抑且恐悞吉時况宜春宮在東華門外
皇妣梓宮無從外入內之禮
皇考 皇妣梓宮升轝亦無一內一外之禮似應先詣
皇妣几筵行啓奠禮啓奠既撤即行祖奠禮奉起 梓宮
從
闕左門出至午門外升大昇轝然後詣
皇考几筵行啓奠祖奠禮奉起梓宮亦至午門外升大昇
轝正禮謂葬先輕而後重
皇妣先出以候
皇考則禮順而心安且
中宮皇后以下隨
皇考梓宮出行遣奠禮畢便可還宮亦不至久需挨次若
遣奠設午門外較之昨年在午門內者僅遠咫尺亦仰體
皇上大孝多送幾步即哀慕之誠多盡一分矣伏祈
聖明速賜詳察庶便進呈儀注通行恪遵也
遼東郵發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疏曰臣
于前月上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竣事而河西儆

毛身未到貴中收自處置一番口中筆上總不可據故持論者不可不斷蓋也

報逆室自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尊遺臣以激勵將士不棄

數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上臣竊意

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聯絡

豫催兵將徐爲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廣隘始各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

房爲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

取又輕信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眞足恃蓋臣今日而

始知其爲夢語矣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

不見有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爲排

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臣津猶如平地況接鞭可斷

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

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

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擊之豈有是乎河之不

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

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沖淺之處如黃泥窪張义站者皆虜地也

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氷合遂成

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

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

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

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爲界

爲界牌則人心自奮況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

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聲息不得通今奴酋住遼陽若

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砲無算昨以之擊

我連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圖也奴兄弟

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即如延

日殺郎萬言之事父子尚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圖

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饑兒望乳而痛哭慘動天地縱

誅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況奴者

兵常專聚一處故銳不可當今既守南衞矣守屯堡矣修

海州城矣又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將

雖多自李永芳一二人外未必人人效奴前之之念人皆

有之但怕奴而劫于威耳我一舉事勢必響應六可圖也

用虜一着雖不足恃然畧足以 制奴近日載遼陽金銀

首飾三車餽送西虜猶不足得其歡心昏亡齒寒虜亦被

撫臣點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而中彈金鉛子留

骨間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淫人之妻奸人

之女廣寧在剎虜恨入骨髓土著之民人人爲身家計矣

可圖也奴聞舊經畧將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胆智眞足糾

臣幇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闘也或者曰以劉綎之
智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
兵力未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
爲孤注乎不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
遼陽不復廣寧無站脚處榆關一線豈足以鎖鑰門戶哉
非臣喜事之言而墮淚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承
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異時異人皆聞鼓聲而奔走矣
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任之法並思河既無險不得
不以將兵爲險不得不以乘機遣會爲險不得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
聲援爲險速催兵將早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機若過
却八月九月大事已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
熟計之萬萬不敢拿皇僨轅蹈馬上催戰之覆轍以增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
西寧堡望之真如鐵壁銀山而守河之兵衣甲器械全無
惟有空拳以當百戶已耳事急矣撫臣之望兵望將望盔
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
聖明速行該部覆題請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
終小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畧

軍前贊畫
申嚴曠弛之罰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處
順天監臨御史李凌雲吳應琦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真才講策論
近時有補首報武舉三十名之額
濫套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
水戰攻擊當預
飛式
慶陵工報竣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爲奉御外家閑住
每一步
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戰軍
火軍
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
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臣對陣衝來我軍非搶但即箭
射死毋怪其屢入得志也臣于
肸宗斬當上請纓一蹶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矣
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大取勝
且從古出寨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
偏廂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轅
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縱
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鏡砲擊之
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丈步更番迭換以攏
且人馬俱稱營寨可境此與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當
天淵倘火軍不練與弓馬同俯假臣便空召募知火器
之人不諭何方何勞但以慣習爲宜自擇知火攻之將
積領而練訓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
一戰盡也此被虜之一奇也
水軍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揆關奴酋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
山我軍殺得勝長驅亭未易下山虜空國獨當一面分
兵擊之則不敵今臣附之則不衛出印遼之衛也昔齊
東擄兵王鳴鶴與臣請究海連良法部宜詔海上貿易
貴而可千以任者官五民三勿令太軍官驗騎給續

私免與拋隨船之堅固即百倍于造載止八分又無壽
了凜據其船上領受非千人之炎即萬人之傑其忠求
手無不管力過人武藝精强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卓
自精把以至參游皆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定授又王
以副經畧蒞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御譴運設
事則人樂爲用不惟
朝廷省百萬金錢且爲
朝廷練就數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臣遍見遼東
餉多貿糧船希圖省事所招皆亡命無賴之徒船與人
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運船數十艘餉米四
萬石可爲寒心以臣愚見推揚登萊之間添設一副總
畧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寓兵與
陽經畧互爲聲援一同進勦虜必空巢迎敵臣率水
直擣其巢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歸成擒必矣
此破虜之
又一奇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薊遼爲衛京師向爲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
本兵行邊任寵薊鎮行總督事責任重大並重體統禮數
宜優一切事宜其勅書中除諸鎮額供幷召募新餉急爲
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
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
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畧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關窾處與
經畧商永濟妥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
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泊被
命後巳以病苦真情懇切控辭未蒙矜 允隨復具疏申
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不敢不發今于五月念
九日該禮部差官賫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僵臥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于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書生素
望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
固已昭然共曉于天下矣況當此艱難危困之日加疾病
垂危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
俟至受 命之候
皇上視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 召臣而諸臣之望臣
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聞定傾危撥禍亂全在人才
今羣賢濟濟畢集 輦下諸所爲保全 封疆剪滅逆酋
之計固已犂然畢具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
足當閫外之寄是在 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

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尚可辦也至于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敵其月破　神謨淵畫切中窾會臣崇
見
皇祖開礦権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爲若此繇今觀之殆若逆知
天下之有變而預爲
聖子神孫計者徙有言五行之類金爲兵屬今大內金氣
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爲然時難以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發帑非但成
皇祖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未有積
而不散者而散之善者常多係于疆安和稷省徵求之苦
結萬姓之歡消內釁而固根本其爲吉祥善事孰有過于
此者此臣之所以深爲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動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
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
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
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
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擊拘之所

請改折

選將須破拘攣

當破者若　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
簡用多賢而以臣爲之首孤衷煢煢深恐非空謂空衡從
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風望足以鎮勦
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
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臣愚昧之人素無籌
策萬里遥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身病途
遥未能旦夕遽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途卒塡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採擇至如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栖復淵
身而去
國白駒將縶更裹足于畏途此則在　廷諸臣當有同心
而無待臣愚之饒舌矣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言路疏曰臣聞之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故蓋臣謀國猶欲釋之以外懼滅以敵國外患何
代蔑有而惟是有法家拂士圖維于內者最兢兢焉我
皇上睿齡初茂聖智日開用人快于拔茅納諫迅如流水
雖古闢門訪落何以加茲故前者奴賊聯陷駸駸飲馬于
河破竹之勢銳不可當征兵無兵選將無將甲馬器械無
一足恃而所恃者獨

皇上盛德景福為
帝心所仁愛
祖宗所鑒臨臣民所向注而又如天之度靡物不容若谷
之懷無言不納集羣策以謀之糾羣力以圖之蕩平固自
有其日耳乃邇來諸臣感憤時事漾爰過計奏牘沓至紛
紜議論豈能脗合雖人人言殊而一點忠
君愛國捍圉滅賊之念以臣度之誰敢為異誰恐自欺
皇上初欲鎮定囂爭不得已姑示裁抑而不善體念者遂
疑
皇上之厭薄言官也而有意芻猜者又轉疑相臣之假靈

皇上藉言官之口而掊其直也夫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試問六科十三道所職何事若徒取
充位不欲其有言則于職掌何若耶
朝廷亦何為以有制之祿而養此無所事事之官為也從
來
聖帝明王建鼓懸鐸招之使言未聞監謗防口而以言為
諱也臣固知
皇上決無此意也相臣平章軍國治亂安危于焉樞紐吐
握既切驕吝自消姬公所以成其聖諸有忠慮于幽但勸
攻吾之闕則武侯所以為相天下者法也臣又知相臣慮
必及此也且
神祖末年雖不用言官之身而實用言官之言故言路重
而莫敢有竊權壅蔽者至今愈服
皇祖之神即輔臣方從哲當國以來不難以身為閣汝之
藪未嘗處一言官以自快其私至今而服葉輔之饒有相
度也臣屢繹
明綸為戶部請帑內云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曾有一人
悉心調畫疏章稍陳又為遼東撫臣催兵馬器仗切責兵
部該司內云此等緊重事情科道官何不指名奏處是

皇上于言官何嘗不責之以言而言路諸臣亦何敢不言
自溺其職哉第公事章滿積日累時然慪心而陳者竟吐
餘而棄之矣責之以言無所逃罪責之以潰援責之以逞
臆快私又無所逃罪為言者不亦難乎將攖逆鱗之批懷
投鼠之忌則榮華易悴眉耳難施將掐橫指之軼罣當道
之輪則
霆震洊加弱羽易折勢必竄直者獲譴以行而滑捷者望
風而附巧伺意旨傾擠忠良臣竊為言路慮也而亦為相
臣慮宰相位冠百寮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駁者獨有諫官
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也誰為爭而
誰為糾者操縱自如而愛憎隨意同已者留異已者去百

官奉命惟謹。可以爲所欲爲。而果其有益國家。無裨余影
夫亦何憾。但恐郁賓善借紳大淡啞。迫至悞國家誤身名
始悔爲諸子所誤。噬臍何及。況
皇上聰明天縱。頴悲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庶務。一旦
豁然貫通。追思從前
詔旨何者爲
宸衷所親裁。何者爲閣臣所票擬。慶賞刑威。或僭或濫。果
睿斷之不可挽回。抑閣臣之不爲補救。彼時迴初政之得
失與宰執之貞邪。稍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爲皆禍。遺于
世。

歷朝覆轍。良爲炯鑑。臣故爲相臣慮也。而更爲
主德慮。
人君以優容狂直爲聖。宰相以輔養
君德爲賢。今
皇上璞玉渾金。未經琢磨。生機方長。善端可充。抑折必諫。
豈迂儒之陳談。艱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
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
幾諫官得之顯諍。方今罰調降削。不啻土芥。而相臣竟莫
爲調護。似乎用意摧殘。但喪其敢言之氣。若夫以爵祿還
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往不得。貧賤而獨是諫官不得

行其言。宰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想不冠不見。爲汲黯乎。爲
公孫弘乎。鷄死懷中。爲魏徵乎。爲房玄齡乎。又試指引獨
焚詔。長有此捲當否。徵責弄臣。長有此作用否。銜怨握符
而內不可問。借鼓煬竈而外不敢言。自是諂臣媚子稱萬
年之觴。滋志悟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
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收明言達聰之益。少成若性。
積漸使然。臣竊無能轉移何術。臣故爲
主德慮也。夫
皇上睿聖達天。動容中禮。自非習染能移。然而周游罔涅
邇遁不遊難

明聖不忘儆戒。則臣雖慮所不必。亦共不妨于過慮者。相
臣而慮及此也。縱不爲言官計。獨不自爲計乎。縱不自爲
計。獨不爲
主德計乎。況當今之時。水旱頻仍。災祲亦迭見。賦役張而
不弛。法令弛而不張。盜賊公行于
輦轂。逃兵肆掠于村屯。竄闖艸澤之徵時聞。土潰瓦解之
形立見。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奮挺
大呼。闖闊偪于夾狄。而嘉言結舌。且以爲鼠竊狗偸而不
足憂也。此之慮慮在民心。又況奴焰愈張。我疆日蹙。將卒
怯于公戰。糧餉匱于私靡。法立曾莫知威。惠施未必見德

行間隊伍豈皆奮擊之雄調募貔貅猶是貧悔之輩且戍
守緩急尚無成謀欲用機權未聞奇着倘虜騎飛渡烽火
達于甘泉而危言虛喝且留之司馬門不一即上也此之
處慮在邊事諸凡種種可慮捴繇言路不通
皇上豈虛懷以求之霽色以承之尤懼人不敢盡言也不
得聞過也而況乎士直献之譴責隨之也哉說者曰入
皇上非厭言也厭夫言之不當者耳夫人各有知有不知
見各有到有不到如必吐詞爲經則咨牧之朝何以有都
俞吁咈之象是在可者採用之不可者姑茹納之勿以具
觸

感疏爲忌勿以指摘當路爲嫌昔唐太宗謂公卿曰人欲
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言君苟愎諫
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又謂執政曰
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
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中主耳不但己肯受諫又欲執政受諫故貞觀之治
照耀史冊豈以
皇上流唐漂虞陋太宗不足爲者乃遜此而未遑耶抑臣
因是而有感焉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害也然必
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爲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

而後能爲
人主重彼其議輿議革百年之利病攸關條行四海
之禀承恐後寧先事而斟酌其宜毋事後而二三其說則
論事不可不重片語敲推頃滅班行之色一言獎借頃生
岩谷之春袒稍分于左右衡即倚于重輕則論人不可不
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而論人而東西南北
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而論事而爾我異同勿問以
藏身之怨而求人非人以勿欺之信而爲直爲諷庶乎不
媿屋漏可對　大廷言之能爲
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繇此臣不敢不與諸臣共勉之伏

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采葑菲之微矜宥狂愚以疏通言路使
民生休戚邊事安危無日不陳于前而
朝廷威福臣庶陟斥無人敢竊其柄更望輔臣恢張休度
捐除成心藉他山之石增玉鉉之溫隨事以關陳迎機而
挽救務俾降削諸臣併還舊秩毋令潞公專美于前則相
道光
主德懋傳之四海播之四夷皆知法家拂士居內折衝言
路之氣壯而逆賊之膽寒內治修而外患靖矣

卷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陰名臣海瑞子海瑩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闡䘏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議之若迂，視之爲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必不可無者，則今日議䘏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類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不知品望與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䘏諸臣俱蒙　䘏恩，即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爲簡易。今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爲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坼，倘甲而未坼，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

上，龍鍾老態，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間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救棧紅落葉，摠屬化工，寒若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古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煒　奉遷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須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著原設將校，撥遼水兵，星夜將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粮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毋緩事機。

三方進勦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

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采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爲用凡祔以近
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
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
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遡
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見之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爲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
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議躋僖非與曰僖乃
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
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天子而父子行禮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序由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
不然又信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
穆爲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
爲人子者爲之後行正德　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
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　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躋之乃　累朝終順祧而不敢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廟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
之意祧而奉之
玉芝宮並祫祭同集祧　士子
太廟禘祫並重謂祫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
不祧等故必奉

王之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
思哉第此等議論位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
藏主藏主必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
難之奉 主于
王之宮不祫則非宗苟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爲快況序不
及之時先祧于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
反紊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 朝夫
天子雖貴人爭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及于皆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
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迴出聖人亦
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爲是 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
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
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生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
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甚僭罔皆莊子不躋僭而莊
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通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斷而不通潰說甚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
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爭掩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掩人爭又以人爭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者
廟圖則貫
孝廟而不礙敢遽非

聖人之孝乎祖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制
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毀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
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頫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爲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既以
睿宗爲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即漢唐宋亦無

人心即天理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一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世
廟盛德而祔不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度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竊以爲是請以此議與
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
擬情以俗
聖明採擇衆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本祧
廟宜仍照原議
陝西産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原則里閻姓婦宋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産一犢連身是鱗徧體璘文天成鱗甲連呼數聲婦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死敲塞之于土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絶不腐臭府守知爲麟擇地置塚告祭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坟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八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由大明門進東直至得勝門西外直抵山陵沿途一帶街衢）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爲令
賜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泰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爲禆或
駐叉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原汰退不堪抜補發回另補併從實參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爲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畧
疏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若父于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數當是將猶有遼瀋奉集
支撑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爲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沖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恭擀城而爭出九卿臺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急在京各衙
門兢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爲人臣言念及此並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緩人馬則不至
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迴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氣驗一馬除一派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
有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
副使陶珽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鎮兵守備何
遠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
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
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寨營內丁六十名傳
良臣領原任總兵冗秉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
堯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抜十尚可
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
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

點齣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
物臣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覩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
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
千總項守程下所領撫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
十九名初七日前屯鼓勵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十
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
拆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
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
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杏元勛揔領委坐營高騎滕瓏驗
發者以此尖退不如一退而至于馬匹毛骨㲉露血肉淋

漓即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遣
下馬匹儘揹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於道路
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誠為木且暮待撤回又無
料行不兩三日饑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
鎮估値留銀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
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
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日留之亦聊以備看管
守家搬器運粮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
揭稟鎮將等官責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大
抵兵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癈被原領叅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砌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
以賄脫而斬屈無依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諸恩
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
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
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
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
降斥該鎮臣仍申遠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
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遠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屡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總兵杜文煥父子叔
侄世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邮廕加于遼制僨師遺禍
到今之悍陳家門榮寵尤占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
勵矣畏懼接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
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稟每兵馬
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為子代
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
弱其言固難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間亦抽
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為予精選者為出關

一精選也假此欺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事係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藉罪以立功但二登屢見
推託臨期假卧終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麾
換軍馬原調家丁總付杜弘域年少未任銜擊而文煥愛
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兵各路殺手及門
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
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即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總兵
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
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
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說至廣寧驗加退汰但恐
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中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雜倶無
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 臣 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
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抵補此皆
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俟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
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總兵

定行逮繫 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爲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勦之議未成彼亦覘此南四衛爲不足慮今聞我將發朝鮮遣有專官設有[illegible]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illegible]來者也是以發兵襲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險[illegible]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轉盼風高彼來爲易我處爲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容還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奠結朝鮮以俟大舉

二十二日兆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
十六日因長至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
之謀 臣 有成算于胸中久矣 臣 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欵惟
皇上採擇
一 [illegible]以鼓忠義之氣 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遺去永芳妻手而前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犬豹安家行糧二十兩始得一人尚趄趄不肯出關今見有[illegible]尚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恤爲饑寒所迫竄外方則不惟孤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賫金錢數萬宣布令[illegible]

孫公說了
鹽法要精
于鹽法改
議論鹽變
可設之行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天敘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畧陳其槩鹽猶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與鹽叅差懸絶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浙直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遞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虜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為地方累也令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礙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其納三錢徑託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户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大起廷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在盡蔫二十日酉時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房前驟地上微拆裂血水噴出如灼炙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湧盤積作凝賊足踐立于旁血射其身並其足僵蹶處亂方人共掘沈深至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體積母曹氏又被獲緣眾家生亦眾彥才彥才長歲販私鹽被地方引盜客擒獲彥才毆病斃積與兄體積受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房居住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誣鬼在上者惡可不猛爲修省焉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恩征蜀之寒則自解來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被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雖撫按迭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敘錄在內一似私恩爲惓惓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　朝令臣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縈靈纏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尊在　朝廷臣等不諒者以爲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驅捐軀命冒鋒鏑爲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也

天語之叮嚀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思以爲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俟以金帛加若

聖諭加給田土明示敘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況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塑人等語深爲

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賫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覩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兒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拔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

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為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營簡練，已有成畫。近今者陳言，有深禪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簡營軍之冊，伏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之勛臣。大率謂
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弛，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廷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為上等，合五營兵揀選得勁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伍之，如兵之將，厚餼以恤其私，蓄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從速措口，司工部與京營之急需，而鼓鈍如此。太僕寺從往昔召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而例撥者就此。又趣寺視諸臣所當一一置罰，責令製造，積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掣判，係用演放火器、器仗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閫，終以軍政為觀望，戲查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嘉靖隆慶年間每兼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令河大將，營理已而又輒易為勛臣，兼勛臣與國同休戚，勢共安危，六軍之眾，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遽未便。合無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係屬者，臣部照例會推，營多缺，凡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當將除推文焕見任提督，林擢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掌基議加衛，衛指揮用其顧思忠、陳思敬，將官宋謙、盧尚國貞、施從鎮、陸經臣，分別擇用。所調，板時異才，若李邦華、楊鶴、熊明遇、鴻漸、李若珪、早段康徐光啟、邸臣言李若星、劉鐸、侯朱國禎、章嘉禎、倪斯蕙、諭思格等，該支科酌才品，及時起用，并臣部所得推擬，也既經題，議相應復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上言：臣近看得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為廣寧步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勝，仍作速會疏密奏。欽此。總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眾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總為毛弁孤軍當援，南衛屠戮堪憐，兩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水將合之候，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算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陵等陵

上諭內閣曰朕今

皇考梓宮升祔玄宮山陵襄事大典禮成內閣部文武大

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吏部等傳

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所以備

聖明採納蔣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

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而後知古先哲王之

纘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辛酉九月

則終徒有不能報父之悔矣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徽在有天下而以藐予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內廷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肇禋臣等趨蹌有事深從心願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為慕之于几筵依循其哀為虛而

見之于陟降覲將其慕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爾留之言不願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乎孟子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勸

左右侍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即為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黽勉乎臣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寀克滿位宁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誼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燕閒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辛酉九月

皇上宜以此為法心膂真以為心膂不嫌君按之勞耳目

真以為耳目常擴止聽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

則賢才輸而化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

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日之中所講幾時似乎就將之

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勤銘于

盤于昭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思非章句之徒

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閒之可荒但期與日俱

新而又惟曰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皇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圖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輔

輸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閭左驚敔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積

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

免稅粮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爲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

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爲民也

皇上宜以此爲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

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

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項者

中閣丁位兩宮建儲疏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怙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

愼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不

敢息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

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祇愼也願

皇上常存是心鍾鼓兵楚有節出玉游衍有時飲食嗜好

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强固之福與鴻厖之祚綿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具慰耕當何如乎自盧受于安兩奸璫各

就虔分魏追忠辭免　恩叙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從

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閽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

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洒掃

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

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

禁嚬笑不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

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念幷歸將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

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氣未

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可以無□而必之斷請講義之上

關係之論

各中已渡過朝鮮前海一浙存活毛帥可先二萬□情□
走避朝鮮去訖以各島避難遼民尚有一二三萬□情□
報到院又准鎮江流總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高兵
近總李天培會解各兵兩船且被俐到彼今在□□
守候行監軍道梁副
使封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權發。

將保定戰車業已解到許多該部設置不收不支今
車者有停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將傑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讌將士。

遼東巡撫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按張神武慨然之度奮擊虜之章第謂武什中之無雅者
用少遼審將時渡河明知必無兵□何不背是比卸
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有□背成聯舞
錦畫不顧其忠義學能更有見□□夫□忠之與□□
遼民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血□度便登姐
京師二三大師相揭而棄者如七八□惟不知取取片
豈將衛偶欲以國圖兩論之不□樹苛子□
烈未必非此衆民勵之也是與惡可沒者

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
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臣方倉
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爲是
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
始悟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爲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
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
扎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萊用兵
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住寧前半住關上有事則盡
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
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粮不與
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
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爲
遼而與遼隨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
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山關之兵益寡是留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
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
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
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
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忝知所出矣顧繇此登津兵
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
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　請撤登津兩路仍還
廣寧以向者之專但恐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
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
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勅下兵
部會同戶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共策應鐵山之後謀
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為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
者并臣為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言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
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
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為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
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疏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襲蓋
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
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
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衆孰能禁之
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
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
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
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
事尚未諧且自振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
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
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聚前決主進而車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況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愚兵機之變須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容奏時之機或非會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礙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樞臣
日擬指狄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
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以廣寧城池士馬一切
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
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
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
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
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
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似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
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
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矢脫于
機機脫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況于樞臣，臣備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撫臣屢疏催兵馬甲仗，且言秒莆中叔餌苟遁也，豈有異哉，除巳彼情形進守機狀仍惟撫臣會察，豈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鑒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終

傳此公論黔事紛糾聚訟可以止矣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條陳之說舌敝頴禿以博討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模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討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幷一日矣假如當賊勢初起時使其聚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遂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設官縱之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偭張偭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刼　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撓通臣之輿刃劓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輒重阿堵爲之囮而豈馬戶店戶縱之縱乎又如昔之樂群嬰兒刀刳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刼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刼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據其巢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視不能制賊死命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誅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八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裏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臺之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謀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忠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記正法勝事身側疏篤篤于法合此二疏見豪省有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天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宜乎古昔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曰天恩有所懲罰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奉
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德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深恩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後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
及宗社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足
聖孝維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詞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若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范午膳至晚進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疼恍忽已後還若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以天作至情相感語

不得頻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
畢驚惶無地兄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
順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盡微勞就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
私試思天地何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諭諸臣不
得頻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殊協輿情頻激所不免者蓋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
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再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
蔭其衛子侄恩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
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
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
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喜怒乖違非所以令天下後世
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
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
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
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
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
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貽累
聖德不無[illegible]　國體所關內言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
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
此固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
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
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加
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
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喔
咿嚅唲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奉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
本內線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
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綠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
氏出云云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鍊練內防蠹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
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裝啟
聖聰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緦總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累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
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懽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言天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之恩息于表示客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
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
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
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
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
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 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結
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
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休以遼警告以災傷兵
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
未築有同胥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棲惓飲痛者特外廷遼遠
無由得知而反戀泣保姆之 諭使臣正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猶宛轉而獝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曾公慈母
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
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
朱邸既開即　闕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臣昔匍匐送衣之日萬姓痛崩千官立擁獨一
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
吞憤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
臣駱思恭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嘿然與歎同此掖廷阿
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
行路尤悼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
宜格外隆恩以寵而菑之萌耳
皇上始而徘徊矜汁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
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
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猥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群
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
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毒流搢紳禍貽
宗社其[illegible]
[illegible]爽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
聽朧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
得一姆氏效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既曉勿聽何爲者也竊聽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
皇皇然辟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驚出而復入也何以凜

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乎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讀　諭詞
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於知諸臣必且叩關力爭臣喜此心即
可以爲堯舜臣若承上旨緘默足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爲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
皇上折然轉圜立收　成渝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
詞勞示毋忘鞠育毋不令出入大內褻近　宸嚴至于內
侍人員亦須有識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顓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黜，勿旋罪而旋賞，使展
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
與小人為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佟養眞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為賊之腓腸，近借數將分守鎮江，吾欲守恥除兇，計須擒究。拊并遣名天心厭亂，貝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佟養眞等成擒，捉兵二百人，持長鯨于海，廿閒獻數千里。獻俘廣于闕前，而闕奏捷日，於入國門之期，今見檠四人々等喙逆漢之肉，恩風山之腥，膻風捲三岔河之戰十色戍逆兇鋒師此為叫於張权受自此為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
有何干預？指比宋虜，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臆
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
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
王德完，科抬李子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
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
怒，慎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慎夫人為
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
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忠主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
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古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却坐之戇也，不意有干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段苦心，積
慮不透徹于

聖上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使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
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
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
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
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獨之有，言者多
適以表我之能聽，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
舍已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將摘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
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
言，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爲一體，中外
不及爲同心。彼令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
彊埸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
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概彼臣之言往往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稱
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凡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諫可以取憎，嫌拂易于獲戾，但事
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君失
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令後凡有奏章，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若曰之詞，一一不礙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
見臣同官馬鳴起　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爲不世出之
主，舍己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
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
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懇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癃疾，幾至狼狽，力疾前行，
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祇謁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
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兢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
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點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竊
重賞，項兵部差官賞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賫回，伏
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
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
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
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
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
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遊匠替代羸弱，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

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猖獗，狎
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
視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
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
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
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
賊也。若樞府經略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
力，毋尼成，毋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恥，消中外之隱憂，此
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忘切，
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
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
外遏奴氣于方張，內翼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圖廟勝，保萬全；有
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疆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
臣一腔熱血，撫臣綸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三日，接撫

臣一報，謂奴酋魚皮㺚子萬餘，鐵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
請關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關上無一兵
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藏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關
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爲關上前茅，一則控險扼
要，爲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機變在乎
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冰寒河凍，奴日
覬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下，而
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
縱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爲攘臂徒搏耳。從廣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遙控廣寧聲息相通補市共依
必擇宿將提徙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東
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
密邇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
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速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
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岸右抵
林喜峯等處以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綢繆同心共
濟補緝罅漏毋呼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
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將爭先恐後勇力可資而毋
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蓄不足當亟行
[illegible]
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川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設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命者臣不信也若統川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畢
爲之計毋輕付紈袴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
覺兵多而臣等據開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
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眼穿猶寂無音耗該
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
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踴貴伏乞

勅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腳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灌輸則
軍無菜色可冀投超馬無倒換可冀騰驤共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爲有事之防毋
有事猶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略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建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蚤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議
[illegible]　大清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
卜年等皆經略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
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
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膽一心利害
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
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
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爲
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擢

為人媒孽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詵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為惟

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為國非為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華任聽勘議罪臆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為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佟罪倏寬倏用倏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為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罪審解到佟養真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佟之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板能附鳳叨一甲第豈有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用才能之士耶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為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報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聰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 恩諸臣亦殫心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日進城二十九日見 朝十一月廿六日辭 朝

大逆佟養眞伏誅

佟養眞三名凌遲何國明四名處斬功典已故明時敕梟首傳示遼東前案劉十餘并决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目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悚廝畨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退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氷不開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寄察之情狀甚眞而諸監軍亦數向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旋文站之沖閱而逐路挑選從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肯爲者而臣且從事焉奄奄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苦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豈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今惟撫臣專本兵馬已有着落東奏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援兵既屬罷者歟不敢再言惟有揀兒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厮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當殺賊軍逃將使三軍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項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爲高臣且感且驚夫人莫不榮仕進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弱冠故爲刑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迴隻千古臣官其宦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謫者臣里則御史傅應禎劉召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鈴曹同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朱

死之身頓起立　朝每憶昔游不勝琴七之感臣猶何忍
久玷班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揶揄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
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
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揆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
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蹶
蹶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乎大戮

之志與宦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層鬼神鑒之
陛下朝講無間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
殆屢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
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
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究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棼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
不肅聽彼握算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姻寄物

於人可得失爲大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及虜可入者象乾責
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
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番成而有倭志者昔兵未至今
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儆山海豈能
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
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裁兵多開戶旁
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爲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
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將赦過宥罪存人策勵之耳憶臣癸未備官掖垣時偕同
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養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
熊皆効力疆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
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鈐不患無倜儻非常
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
警摶髀而思盱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
勿以緩圖之頃
皇上以客氏故譴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叠劾瀆唯女子與

特發帑金　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
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
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軆
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項因遼酋猖獗，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
獨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
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
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艱，推罪卸擔，甚
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
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

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客兵等用，爾部每還酌量緩急
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
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略熊廷弼奏曰：項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
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
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
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略時，臺省紛紛言廣
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略以撓其權，一
似多此經略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即報捷獻俘，不
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略者。乃甫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執要經略出關。假使如臺省議，我去經略，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
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即使砲車　芻糗，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近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
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遽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與所發揚，神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餘，六日獲

到永平撫寧，計住關實止四十三日耳。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
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
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識
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爲緊關。
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
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

手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
布挑練城守粮餉車牛諸務無不早咨做早商量而從違
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
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
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則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
一着是以臣有姑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
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
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謂攝之若懷定要疑及
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
日安排當奏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去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
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為輕重東賊視以為進退兵將視
以為奮怯人民視以為去留樞臣弟知經畧一出足以鎮
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
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
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
否原調近兵永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惟催加調
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
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
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　敕兵部作速議處

山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賊虜所笑且經
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
當時在途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君中馭外之體今既
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挈定本兵腔
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
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
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
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
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
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論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
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
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
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
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
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
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害則艴然怒
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冀
人點破以為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
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十一月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可風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𠛬材堅緻，釘鉾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作閩遼信指條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傚成四輛前送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節歎曰：陪京計部猶深遠慮，特發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聯絡遼東，經略熊廷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無員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涓之梅，若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餧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爲人事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痛寐，乞憐于司農，而爲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敕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參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之前官，乃拜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川省事殷，勅前往相機撫勦，是以蚉負山，以蠡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慮，期滅此而後朝食。第賊勢日熾，四馬投荒，不無腹心之慮，我欲稍請兵帑，多費不貲，以推湖州一枝見在京師，國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家之費，而商之請如于國家所行，根一便于其額，鉗其乃學之地方，能得多士，濟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伏乞當道照題旨行，小臣亦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彈，歸之當得一臂之力，來之恐生一路之援，又尉悴之當聯前者也，謹揭。

起南都大河添注郎中翁元燦。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自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合水、環縣，安塞易昌，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賊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嵩崅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于谷弼人民被殺，畜搶掠，燒店房屋，俱用火焚，盡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圍困三日賊府學碑樓用火燒燬
初一日賊回留落諸着撫院拿了杜摠兵便罷始奔逃
杜摠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了是逃
近震驚商賈迸稜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
衣絲帶隨押包馬騾入驛中作換馬狀入驛殺人者有
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衙役在內司宗
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搶去者
有謂總兵官坐八轎縱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焉
大抵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在遼東被衙不能占陝
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境有謂賊
牽來馬駝數萬蒲載騾歸前後編亘生畜人口不無遺
落我兵收得些報奪回者又據膚施縣申稱八月二十
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所子街
東正延長縣于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擄縣後坪
要縣子與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西郭搶掠
人口生畜踏毀田畝不知其數從來擄犯未有如此之
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
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詘動輒露所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 發直屢頒 朝算可謂周詳
竟未有戮力衛鋒為 國家伸一慨此無他將無死綏之
志或真病而紐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
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臣寡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
床褥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貫劉徵黑雲鶴周守廉
高國貞等才智過於者固多而貪黷恇怯者不少聞有散
糧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徒丁壯馬
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三百折
銀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

方分合如法者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撫或就
逐中諸將推毅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勿寧不
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
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
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備簡圖如著朱勝權等
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禁轂之下使後來者望劍門
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躁入烽火達
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頗遠者有言邀截零虜挑起寇端者
有言虜投設書不犯杜摠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濱邊
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摠何辭以解弟大將而為虜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設書而摘所忌則大將之去
留夷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
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
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為素仇文煥更
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
文墨竟為兩臣推山重担畧不為地方眉睫計誠為確論
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抹馬勵兵務保
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
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
登萊之兵苐使游防海上則六萬已為多若使之會剿登

侍進薊南衛拳例奴銓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從只萬奉有　明旨矣顧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滿萬閩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　勑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鉋大小□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點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放擲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木工價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難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勑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石應嶽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

申飭詐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擄辦

涑鄭之范于理追賍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功在　國本故也

當二十[illegible]判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疏保以三不可之說請旨下廷杖一百為民胃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光欲從龍比為地下游矣乃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齊其身而終用其言致令主曾不驚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蔡之者擬為必岸然一激烈丈夫及就之以絕不談詩節或言廷杖事輒引為恥君子所以欽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衆鬨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鬨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拏來重處欽此大哉王言眞如嚴霜烈日令起發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密邇　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況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潛入　都下則嘗求加銜無詞以解

也何使景珍非入　京貪縱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甄
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
命由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雖免議䟽
則景珍安容輕逭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
當早也出關之將領倒得加銜藉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
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按蹤使統領武
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競嚷多端人多而物價
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奸役必從
鑿空應無乃朘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爲令切擾
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即具請加銜達是而于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
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别在上誰不望揄關而踴躍庶覲
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
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　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踄而給
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
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庶
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
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只粮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
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
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揷關上暫咨督臣王象乾酌
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
之虞且使當關狀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
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
務着實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
撻伐不難矣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副將王承恩率兵將擒之
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接蛇山界通閩新在東莽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繫國直北即是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及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溫界過陝鎔丁入金鑾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劉河崇明進運進江即狼山海等處及江陰孟河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廻三百餘里南溪水可食可種植五穀又有崇明對海直刺五日夜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日全家山山上形加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浮繞舘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爲盜此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力有足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鈉致各衙門路曰川中兵變入報父未見風息
旨下達事急矣酋兵圍省城逼二十日盤踞松林
不通冤在吁吸有如省城失守全蜀潰裂難以收拾
萬不得已走健足具疏報
聞天地翻覆突起䘚士身罹其害慘不忍言矣而在台
臺東位老先生遥聽聞心其苦更倍倉皇疏揭僅得其
祭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能盡推至望共力協之
遠爲拯救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着實上緊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救遲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帑尤至急者蓋被陷諸郡縣公私俱入賊手而
近地方官逃民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那貨蜀藩而
此後將何支撐至宮之錢之在平時已不成景象而今
盡化爲烏有最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故省城之圍藩路
忠援不奏手今東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綫可
通車書可容遠徙而岌岌乎旦夕不可知矣併此路

一斷後圖復從何處置九此時急宜簡一廉手無善之
監司速來坐鎮劍門必保守川北門户不至四阨僕與
神京氣脉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漢間與撫
𠂊兩道四面策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說無及扁哭何裨惟台臺寔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肯兼程事非小可時
勢至此尚可奈何誠深懼辱
命狼狽趨伏當計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效力勢迫情危萬乞垂炤

吏科給事甄淑請崙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寄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砫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蓋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
親弟秦民屏逾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任百六十人血
染沙場無懷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臣兵
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秣馬洗兵以備點發
蒙本省撫院忘屏先發永寧平茶邑梅三處石柱之頭限
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
重慶教場候點闔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
州縣官戕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渝城遍行
擄掠大逆不軌臣闔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illegible]
隨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褁行糧同胞弟秦

明屏胞兄邦屏長子生員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晝校勸馬潛渡諭城札營于南坪關咽喉之地以扼
群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所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臣親統殺手六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倒懸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illegible]信勞隹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蔭附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蔭陞三級俱從厚祭郭有光祿原職贈二級蔭世二級劉芳華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蔭陞三級曹登爵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蔭附二級張崇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蔭陞一級丹見龍贈指揮僉事柯彭贈都應勝彭相丹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老臣夫 國身輕犬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新
聖鑒一曰顧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惜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原言忤 旨彼時
聖意雖未即悊然 臣已自甘斥遠不驗用
皇上龍飛御極新 詔首復臣官此真 國家二百四十
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臣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發憤
目前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稷 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忌不諳事體誠有如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懲
天地同容臣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為職舍進言別無可為効忠
之路臣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為戒乎且今天下
事千差萬誤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
場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
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勞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
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藉有一班急難之才近
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
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
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
搤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
狃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
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蹬舟于陸不惟誤國亦
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
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
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臣謂方今在
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
之戀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含匆仍循資蓋擢。官思擇俊才。願
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牛捨搭提以往。乃人言且
動設其忠。
皇上復不惜其苦木開衣帽之頒。一任讀書之積。又何以
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
吏。自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戢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弭變。
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
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闕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項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荷幹耳
目有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
三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待調豪
當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查事。但剛勁敢有才。勿限關
緒一榜。夫揣以不次。人不難創所發以從。而重以之廷推
以又欲朝者對以制。觀夫倚于赴次羅之以風影。其今之
誠得成失。且不害其淵懸也。以當一面之兼監軍之選。經
悃知其情有餘地矣。然業已薦之。而掌備之辦為簡劃。然
亂明取豢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求進。宜任之練兵

斎騎督餉觀師。但憂聞試不效。倘然大用無時。部署宣用
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藏鍋
其巧勞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盔
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累各有成績。可
觀不妨倣以內轉。副不至旁開倖竇。俾諸臣務得祿。是為
速化之術。京堂謀陞內地。趨撫部署謀改。各有銓部一番
鼓舞。祇以長其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為儆。官星不証矣。
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
親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寮案。界限華夷。

正宜倣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
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爲豈直無見第
如危時
聖何猶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家之急
者也。職此久遊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遼撫疏
末。遐想邦華而連彙及之。臣一念報
主孤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誇誇。倘蒙
聖明裁察。梢化拘攣。用塞罅漏。立 勅衙門議覆施行。眞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著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
來到任不得任意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淐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賛畫川湖雲貴軍事
廕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逮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祗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宣付史館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遼左與奴一事
祖宗之金甌視為安危都城之心視為離散草澤奸雄不
逞之徒眈眈視為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
者何如于係而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含糊
為兩可以兩可為責成乎臣又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
三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耶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
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
寸呼號日夕辨駁疊至其執為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
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
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耶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
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
欲一瞪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
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
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為經畧節制
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
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
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
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具官寧成則無權
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
經畧不和乃奸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
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
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
形勢狡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而紛紛煩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偏于詆廷
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償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須化貞之
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
議目前可以塞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遼事出羣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眞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
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闢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掣之使之一籌
莫展果眞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
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奏績別有奇才不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
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
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
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病再議又晚矣當茲
東寇西援之際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
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鬪戟之唇吻効忠戮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臣于首輔有厚望焉且乖
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
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
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
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
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
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
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
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撑數月虜馬無一渡河
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
臣奉
[illegible][illegible]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
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
續接經臣守事分撥幾定戰事收拾難遲疏布置周詳防
守縝密經臣有畫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爲同此事概見臣
等矼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賊鋒
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留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進幾自坐
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策
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閱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
州辭意甚決蓋聞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竊念
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發將人馬其務已
是若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掤泥而第勵以慎重
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
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趨隨
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羸兵殺奴衆三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與安勿拘寒暑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分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致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來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粥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項之憮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莊亮子灘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獨有私阻遏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合責成二公
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爲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
在遼文武諸臣勿傷威而口諾勿陰心以而從見在器械
細細整葺見在根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
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首可滅而河東巳失之疆
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勑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
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諜未眞前
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收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勑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項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吃勤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思屈羣策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畧等弄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撼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
鎭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問燕速經畧之命

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當之遼左必無慮矣然
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
越可爲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每
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
章疏中衲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
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
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
共保危疆而微臣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
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項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
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略此疏甚佳
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
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十人今遼撫往援當進至廣寧
爲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且無傲于文龍遼事亦可爲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爲然以
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并力爲遼左
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爲說臣與同
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
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爲非惟此事重大
不敢以寘寘之見輕爲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
者詆臣謂目前可以籍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 國
事而以藉口卸罪爲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
充國平西羌以爲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遥
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國者乃十人彼何常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
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嫌爲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爲武
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
受其節制則舉 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
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
壞 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爲
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
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
相與咨嗟思慕願爲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

犯分之詞又敘使行
日無光
十二月十四日日暈風異
暗變

關最大日君象也非非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
尚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應而居若故常乎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晦暝固所閒有迫時
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
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倏風揚沙一望濛濛纏天皆
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撮起為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
不虛作臣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庶徵然如此之物常
得之日暗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
三四月于時天無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
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遼
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而止當晝架
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略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霾大終
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承地重發赤
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陷甄赤子積骸餘殃

風凶凡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乎
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棼室漫無依據間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為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抵比肩搆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萃隙估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逼而近郊關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祇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虛己求言并
嚴敕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悟知儆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嘗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殺于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風爲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
日之傳二君不詖爲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再臯諸臣亦
天心承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扃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
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而況忠義奇杰奮不
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縞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
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爲

國家惜也臣伏覩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叛
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旅與各道
臣奔逃鄭重經界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
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
內彌促于外舉　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
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
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爲
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鐵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
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
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
鎮江擒逆賊佟養眞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　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當
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咨以器械衣粮使之收拾殘民立
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
制奴一奇策耶柰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爲根一
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虛謄塘報破壞功臣臣竊傷之以爲
文龍不幸既陷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
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奪李永芳
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爲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其舉
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爲奴所遣以誘我稅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
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讒妬其功
相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今即懸以爲文龍
殺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眞奇特絕倫可以寄邊
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鐵一草一糧而
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
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
今有三文龍奴可擒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縶之鼓
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弃文
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
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爲養寇報仇佐奴首而
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
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奇奇兵有裝之文龍不
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俗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
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賊前三方之策舍有
用録無功孤忠義輸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知予一己好
惡如此不已　臣恐天下耗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
社稷已危也　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

下城內自賊而遺禍于奴深爲失策如不速往替言之伏
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
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
仍
勅盜之垣當門險曲達將所費銀兩賞齎
朝廷德意遍加
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猖獗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嚴飭薊門守禦

補兵　論將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鋭抽調幾空虜幸而不逞耳倘
寇我無備則其戍之發實有可憂不止邊左烽火之報
照也蓋原伍之兵抽而不補額將日雞而況老弱者又
大半居中虛出者凡影占無實延袤千里其誰禦之今
查原額名數陣亡者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根見在冊
者另給驛家所遺各缺忿行召補而成兵以簡練之法
路此試上者食其根爲遣鋒次爲守兵又次爲雜兵分
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爲將領之兵有關臣之京聚
在又誰不整然爭手南兵柔順正爲人罕上著則台堡
即其家業戍守即其手中涯兵斥候常爲之勤者不靜在
日中又而漸非其穀實應如營制名刻南營者不許下
臺應役仍用南消統之使將與兵相名兵與虜營違之
上必有役糧觀變將軍之責者至于侏兵撥好以錯嘲而
稍擬委據以塞蔡而諫更調劳以皮面而說逐虜人既
相習爲通融役充復多方爲營窟竊事之壞徵獨酋
門爲然雖意整飭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畧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邊事既委經畧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經會議奉旨有以職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
中制今却紛紛責朝廷遥斷好辦護據奏與巡撫當必
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致敗壞着兵部差堂
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論經撫着有抗違不遵的着
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
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
作速去
補余懋衡大理寺右寺丞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按二司方面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俱赴金水橋南候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鳴贊贊排班班齊鞠躬四拜興平身鳴贊贊跪鴻臚寺宣上官還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鳴鞭[illegible]傳與百官退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資望淺薄待罪嚴疆過蒙
聖恩凌躐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而后朝食又見幾閣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爲
國家憂而奴猜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虜右韃有可乘之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中騎甲仗未能湊手臣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稍備兵亦足用又氷堅可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氷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屠何爲夷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非所赶耀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户北行因鬬鎮江之事斬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貲婦人不許纏脚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
皇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爲也東望憤激彷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具禀云氷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定發之人共惠幸勿拘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筮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謂虜誠諜着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問臣進兵方畧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答行部署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恐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論具禀經臣且無來該道亦回城揔兵祁秉忠久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羸弱稠之兆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六十授
以方畧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
馳赴西平與總兵劉渠兵議罰卽不能大衆亦襲殺牛庄
之夷以奪賊氣以撤鎭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數人
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此時准備已久未可以輕騎
襲也大舉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后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
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
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强半單
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
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令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割
道依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
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鎭江之旅必撤
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三號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
令臣因傳明早西還却暗召金礪等于鎭武使以萬人往
監軍高出同總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
及回鄉數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卽當具稟經臺仍議
進取不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正具稟閒
而經臣遣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厲辭復
下數于總兵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語難恐挑釁速禍臣
不覺憮然鎭道亦來勸事且回師嘆息謂鎭道曰奴旣東

顧必不能來轉眼兵洴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
日之事真爲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
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爲歸矣
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爲詞也自
承乏以來爲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
可更爲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旣以吉璧
報又親督車騎而爲貞后勁所不慼台臺同心之雅者非
夫矣旣至鎭武胡道始有賊隱情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
高道亦謂土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候數
日當和也因諭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二看兆至
西平奉台檄夬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春牛庄
精騎三千奴恃爲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潰可
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
以廻台臺意主愼重道在相咸貞豈以是爲懟封疆太計
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鎭道况台臺乎議論不同貞自不
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令早見高道述道路之詞以爲高
歸侯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百不在撫
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旣分水火之形內又分左右
袒此遂在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長知爲
憂必亦何安貞願欲彌縫之望台臺曰角問稍斟酌消然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荅職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爲萬不得已之情益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職愚千愚萬愚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良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土兵至天氣漸和尚及氷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息常玩屢報見虛之疏謂職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臣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

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勘河上氷墻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爲臣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一次乎令職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裹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職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職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矣咸安有耶經臣謂職決快而歸實有之者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矣至謂南路單兵饑凍狼狽有怨言臣敢謂無但係半係罪視畏寒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不過五十里即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爲乎經臣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下藥臣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遵一定之畫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爲兒戲爲見虛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兒戲爲是實而職之兒戲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

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用臣不敢以爲然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屢進屢退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國國手而使愚者當局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跼蹐而不敢一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

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鳧乘鴈何足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叙賚遼民

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職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于

頋足矣即有不穪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河西
憂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滅奴必矣臣又願與經
臣約愁蛙可式無摧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
但逃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迯回者盡殺之其軍前
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
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葫蘆先登守者即紛然迯散其
臨陣以木夾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
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
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亦知愛惜肯輕試不測之淵
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爲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
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
賊不至爲臣所撓亂也
經畧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氷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亟罷
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都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即位
首闢四門故旁搜俊乂畢竟爲
聖世第一善政我
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並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年來經文緯武之臣十九由此途出上既視此典嘉重而
士亦翕然望之爲重即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爲
恨而天生賢杰亦非此進士一額所能盡取是以每科此
諸士就試斯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
皇上龍飛聖主覃恩誕布庶人不沾豈其于計偕多士而
反靳之當此虞門初闢必有一番非常之收以昭
聖主廣被之澤矧于鄉舉已荷
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既加于往例勢亦不能
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頃禮臣自宜執
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已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
在今日鄉舉之隘數自合疏通推
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
無難色頋臣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
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與其下先爲設不如
上先爲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
自對而漸開而天下蒸盛治臣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
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
欲廣登庸踐驗近何常逆揣夫天地聯交而拔茅茹以其
彙自是貞吉之象究之一榜果稱得人若如呂蒙正張齊

虜亦有忠
義
君情

虜欲去人始有圖志虎墩兔憨諸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
詢我酋言共稱奴數五爲警其時王欽帑止發撫國齊賚
銀一千兩爲乾報之負受約而去抄花阿之亦率其五長
營來言助兵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獎有
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勇應
之日書時虜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役彈文
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
要緒憨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
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甚
賞之肖分外炙復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費不過數千通
計二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營
想告者道也總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迤隔境外
非我兵所能守而抄花之部落在馬我不用回爲奴所用
取彊曾示憨遠而難特可保其不合于奴抄發而貪利全
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
思亥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茲索犢耳非抄花也憨爲
虜帝忿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
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與
樂遼瀋之所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侯吾與奴相持然后
就中取利耶惟是謂

空堂天朝方欲驅回夷不宜借力于虜則馳關論索除
抄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夷先到五千后
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憨幸大部四雪未至此時謝絕
允未爲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
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昏東部
也乃黃泥窪堵用精騎入千以此知卯不用虜不同無此
虛弊也謹揭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蔭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徵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暘奏曰竊惟遼事之壞向不敢一恭末議戒
勞捷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愈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矣

奚公一疏
書寫安無
抄于處分
直此不變
亦則無生
抄矣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敗益是
臣亦有心能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必索
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葉
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覩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
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問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强責中朝坐擁
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
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明白回話陳聽議
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職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不無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並有相駁疏語頗多激
烈噫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英正
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既有此番饒舌虔共
覆疏决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究于何時又
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究不肯再
留關外即詰問亦不能待
請復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土心而
用虜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爲去撫以謝經者
此非真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既不能保能戰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乎泊瀛遼
猶足以懾奴志而辛李永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
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為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旣知其不可
合也而分又安與其旣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
難為居外者任戰也臣謂宜移廷弼于寗雲出本兵為經
畧而行邊之舊榻仍選撡部鶴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
其聽關外之紛紜事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蔚常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
畧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畧者代化貞為巡撫以
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廷弼于登萊以豁其區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
分分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勤令解任
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出登撫之誤經臣三
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廻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
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
功迎合意旨自誇毅尾為首四路退兵橫絕海州分搶老
寨剿蕩可期恢復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
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容告廣撫併無輕動乎是不可
解嗟乎龍小小一捷因自翻詞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
王紹勳不為救而袪為推想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寧從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衡矣今罷朗先
遂紹勳并查梁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勳所
統兵厚資文龍
勑為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人情自統遊
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旣定若更有
推諉更作咆哮
主雖冲幼
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人有命三尺無私勿謂
尚方劍專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內外臣工改換面目
洗滌肺腸盡去格套另做一番面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决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
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胸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决施行毋再諉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奏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為邊事日危辨言日亂謹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畧官言會議未
識群情俯部選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要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東精亙規犄
形、
朝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
遍集諸臣、各書一單、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
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
以
嚴旨戒諭、俾其𠞰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illegible]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磐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
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皐也、不許經
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
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七
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幷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
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
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
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
一者、侯震暘也、三設調停者、王達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三撫[illegible]
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
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
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該部
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
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
不能强、猶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
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卽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
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倘
令撫臣退步、當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
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
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
素著、受
國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繼新李遇知
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並主此說其餘議
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
並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
之難也衆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祗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
臣子而各駭自家之利害
國事何賴焉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駭之利害干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
功即不中亦宜稍寬其罪處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
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情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有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事者之勸謹
將告文具揭進呈其諸臣議單候寫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開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筍不容不諳
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虜歲
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祖雲鶴
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
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住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
太平而慟頻年之征戰孤兒寡婦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
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既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
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
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
馬不得湊手又日夕恐奴之來漸思所以亂之緩之以救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冰泮奴未

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
圖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董謬陳五要
曰用短不如用長　一曰用雜不如用精　一曰用多不
如用少　一曰用勞不如用專　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
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
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
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催杜學伸一營
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
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兗從骨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
鎮精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别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畧者意主防奴救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令一心進勦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量萬人以營衛輜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爲汰各道次爲汰而臣與撫臣面爲驗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人庶精鋭者不得冒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且不至集一羊以厭群虎之氣所謂用衆不如用精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總兵以至于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祗緣河東新失人畏遼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徠之原非得已然一官有一官廪糧一官又有一官役廪從糧之糜費且不必言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叅將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于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歸一持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即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凡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將使者在

撫臣轅門候飲委用不得干預兵事庶將令畫一而軍情飭省猶屬弟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閲恐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定以道臣高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隸一大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爲吃緊之着則三道臣自分孤后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異時某一軍得捷則某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潰破逃

多監道猶鼠同眠者臣之曰薦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濫所謂用夥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寛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輕而就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即強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折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大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擬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鳥敗不復鬭而乳犢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凡臣所言皆平平無奇

而數四諦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
用諜臣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爲
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爲我用者一一
皆真實有用矣譬之醫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稍
窺一二藥性臣再爲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曰參著補苓
蓮寒薑桂熱雖有盧扁不得不爲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
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勅下部覆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覆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曰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爲人國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茲者
奴氛未平簡酋卒起戍士興嗟乎釆薇勞民致慨于甚茲
此乾坤何等時爲今之計再無可詎調之兵矣而東征西
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釐頓當清查也折無可加派之民
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覈核也至于
廟堂之上救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
國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
何以休明之
新爲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
番辨駁彼又一番挑激竟成川鬨使一人之身而甲可否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爲難竟甚爲
狗狼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俞託處置
倍莫挽哉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
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爲仔肩之
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爲結局之時且也
苟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因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
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
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漫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僚而
相猜相詆分域分趨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既成從旁之投
隻愈熾玄黃之戰一起從中之纍瀛鬬甚且寧誅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負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弃長獲短人豈
甘心使嘔心瀝血者有不爲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寧爲賠贓必不肯爲虛公真不得其解也則
伏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差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逃而拚身撤潑任口
咆哮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豈能接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恥不至潰
裂何患官常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養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鬧人亦何樂于自好而不爲遏附耶至于以
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爲其黜陟者益亦難矣
方今行取已畢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真才真品將
以見奇何慮
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內修之要國外攘之至計職愚不
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叢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督
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籌宜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前后領兵二千名堵截
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太下
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洪至九泉扎營賊兵已
扎營山上彼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雷安世
瞿英死之張愷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
旌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砲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
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藩茂州龍
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弹
則固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役與朱布政及右布政周
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燝權刑劉可訓共議戰守機
宜而適松藩參政帶管副總兵洗崇極至留暫署兵管事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魯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
擊范繼道録事副總兵循鳳翔各官兵奮勇衆薄城晝夜
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既不遺餘力乃
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
鄉村慘殺男婦截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夫奢
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援遼之役逞亂逆之謀
戕殺冠裳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屠戮
臣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顯冒
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
寥寥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靡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贖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禦報國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
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臣今摘舉一一緊要
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
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落至變而自然之妙脈脈可
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爲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
是是在衡之者廣爲難而精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
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齊諧誕絕者悉置不錄要之

務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諧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候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嘔心于寸管一家言衣
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卯飲
徹夜惜呼沉酣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畢露而
后易之鄉場嘖有煩言合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揔裁與分考皆
以閱卷爲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
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恭不待言至塗抹數
句若一不相干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攙越夫門生故友誼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毋見無行之士揣摩恭窋大廉預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奮橫考官
爲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姦通淆亂
大典如戊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非不許
隔房攙取揔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即付
本房恭酌批評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斯弊之風可清也
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
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人止
以頭場取中遂爾畧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
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俊猷戡亂斷非摘句尋章
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揔裁于每一房中
特拔數卷風厲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彥待先資而
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
簡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鉞眼折角剃頭裁尾之弊
嚴謄錄對讀以防奏表揉花補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明而人乃故爲視之無怖乎鬼蜮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
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
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食繩之以重法使之懔然樂爲禀
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
拙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
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爲
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責復附
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參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
至辰后者蓋緣刻語衍長鏤板爲難而主司過于慎重失

之大犹諸生鋭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半且冉
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
場前晚戌刻即行錢板黎明早散至其關防慎密毋致疏
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真才爲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實與大典之同劾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勑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學經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離經悖註
及文辭怪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容隱不舉着
部科查明參奏該部知道

時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三道與六科體統相等科臣入內而獨遣臺臣于外非所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得開餘科而入何獨于臺臣而遺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逸說精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閱
史看章奏黜怨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
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塘報聲息
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緊要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
日之最頹弊最悪靡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
敢頃刻而忘惕厲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
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侯代半載猶協理許弘
綱告病漆宗濬殞身而新推之饒景暉被人彈射是一載
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歲卓有成
功但終以目覽萬姓之爰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
餘職守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
等叅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
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亦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
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
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破銀四分兼以　抽扛脚
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
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掃雪
扒沙以排門劄宿毫不敢緩搬運胖袄軍器擡送銀兩火
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
嗟此時何時與言及此才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
親屬甲器械係備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
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擬用其箭樓滾木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候臨
時查照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
內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
三事。其一曰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
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環以轟，環車，車中實上，上列水桶，
中載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次。
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潛埋暗發。
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一曰
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
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衝擊，既可蔽

馬兵，兼可護步卒，我所制敵，敵御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
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墻之當築也。每
營築墻，墻濶六尺，而底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
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寨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
墻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瓦解
之處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
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
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懦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
然至于封疆失守，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敵
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移難定，非可逆料拘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
守九營之畧。懇推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
中，寨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妥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腳
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守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
祿戎衛，將一截茫無寸監，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閒贅之人？
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
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本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
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同黃克纘用心料

理，不必辭。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操命相持，錢糧
置之，餓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還用虜銀兩，以保
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
沙土墊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嚴飭行部，著戒嚴須之報。
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燃[illegible]旬稱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
續俱集海州。次時摠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
日盡發義勇五營及撫標兵丁，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
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後中，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謀賊長驅
者，將士皆斬。先是虜酋寄請于職，欲東援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之令奴報察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茫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偵之得以知其多寡强弱之數據報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祇挑精騎七千劉世勛率遊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誠之曰遠偵綏行聞奴過河卽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惟柳河之兵尚覺单薄恐奴乘虛搶掠復移書鎮道將杜學伸專壘孤

朝棟步營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圖守廉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周吾圉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遇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率兵追趕三千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蓋我兵既不進深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道臣袁言撫贊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雖糧料

寧旣然荒京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眞之鎮城不可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屬烏有忍凍忍餓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賴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爲聽之腸斷而本地之軍旣無本色可食又折色夬乏數月皆擁訴職間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發國勢不能有生巳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敝部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旣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餉衆怨如沸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怜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顧請戶部多不之信惑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催册來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册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冐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冐也望厲部爲危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附志在懸前先後力請光修先廟實錄使是非早定光爲事職

故裁餉之牛不發王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
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
謝諸軍況於兵部之銀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
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犒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
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
一切雜費難以爲槃即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錢
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
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
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作速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著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
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
有概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畢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
光宗之苦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垂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卽位册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闘復僅一月餘耳其
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
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卽于
光宗請册立不報請儲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愼重之意而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
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密揭繳還册立之
詔以爲意不必急者　也向非羅大紘險佞病臣依
回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密揭三王並封逢迎
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
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參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
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
向非
宗社有靈皦生光死不肯承認事　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斎勿老臣若心定策而言官勛孫愼行爲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刑科之
流岐黃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爲之庇今且貪緣起用事
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謀大畧亦卽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
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何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興革之間善敍周多雄摹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旣沒紀元之稱從來僅
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踰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
天下目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錯謬而難爲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贈諡兼加恩廕濫及非所以別忠
邪而昭勸戒也去年詹事公疏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職甚偉之至欲倣效韓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矛情尤爲允當此例宜仰令公疏專注其
事又令孫承

賊爲民所了十指掌救盤賊合快于聚未王子先占成速征近可若未者之論矣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銳有才學如李邦耀
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
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據所見聞明爲較正
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慰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祀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
思以神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暫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
館先修
光宗實錄旣成而後併力于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膽銷肘腋之憂關係
非淺鮮也
南御史趙世期奏言臣見邸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
破焰沒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遍攻
馳于東驚於西入於南分投剿遣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
不選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爲崇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
其進窟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隨人行伍
而助兇殘之焰是民變憂方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
臣
廟堂之長慮抑須與新督臣到彼一着邇下豈耳速則太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且最可憫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　令轉盻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入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耕終歲何望恆產既亡何地不可爲何人不可爲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之下望大兵之來何啻雲霓進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即克城之民亦難久居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顧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備且無患也儘力殺之有功無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皆虎狼而處茨荆棘而眠縛之急則吾戮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者巧于復重慶也然其法亦只有一賊住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瀘則脈絡也乞大兵於資簡之間賊不斷而爲二乎賊面西吾由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何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爲死守計則有涉江遁耳忠涪之兵推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哉故曰巧于後重慶不忍吾民肝腦塗地也雖然賊何足道即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爲賊誘或迫於挾從使之駢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爲三章示之禍福既不樂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劈之用民散而圍解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其密定已如斯而遊寬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無足慮惟是蜀爲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憂不小其土地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一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

可遥度臣亦不敢瀆

天聽矣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沉雄備畧運籌决勝恢恢乎有餘而推鋒陷陣整師搠旅將爲政即昔年播酋初甚猖狂一聞劉鋌而賊胆遂寒惟其威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恭遊偏俾不可勝紀今推轂專閫者楊愈懋一人也仍宜再餉宿將以先聲奪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提鞭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逃者至于誠意伯劉藎臣索餞

謀界　議兵　議餉　奴過河

謀畧大有肝膽已經監臣薦與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
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
所謂建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
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巳乃我既無兵可恃
而專倚土司在我則有狠虎之慮在彼亦有狐兎之忌非
勝算也今計檄回援兵萬餘薛來胤招兵數千臣鄉太常
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贊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
難立致萬衆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敵萬儲
足制酋死命伏懇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

充餉以保無竭澤并免脫巾耳兵食誠足進伐無難然待
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固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
五年于茲矣而河東不守其慮一旦長軀得稍緩旦夕可
以經營料理及奴酋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令任
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後口三四
十萬以驟援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開西蜀之
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躁功練兵選將固守以
需庶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用訥鑿而開戰守不和之內
纂矣又令揆究中樞有遠見有偉畧羅蒐天下之奇傑而

授任之即不然探討非精擇人言而急施之遽爲當有次
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
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
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冰將泮虜必
渡河今冰凍未解傾巢而至總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岌
乎殆矣不可支矣萬一廣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淚
皆爲無人之境
皇上試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蹂躪深入何策以待
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
吸令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難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鎭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
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爲申論責令移鎭以兵備
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旣鎭山海則薊鎭
密雲前時爲虜寇進入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
知兵黄克纘王在晋選擇一人行邊出鎭以爲山海後援
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兩兵部主
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職同官鄒復宣
所募浙兵原爲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
抵京師似當尊敕兼統前進屯于薊密爲山海後勁此萬
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藩籬亟宜分地設防各扎營數處

毋營用兵數千互相犄角撐熟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
爲提督葢京營素爲訓練士卒相習久爲可用此斷斷不
宜緩者也至城中奸細不可方物聞神機 十百爲
群禦人通衢慿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
可問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
抑禍者臨淵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
燕火執棟焚鼓翅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
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爲江湖不知禍至之無
日已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衷上瀆乞
勅大小臣工救焚極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

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寗寧深軫朕念中外
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
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酋子者封侯俱予世
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漢賊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
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
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爲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悰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
京畿官民人等恐有煽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
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
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
許擅自放火砲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
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閉照常差官將各
門逐日官軍查點不許頂替擁塞如違從實參處盤
詰使蔄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拏具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
賈開設舖面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廠
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參來重處會試
舉人私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
承天眷慿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
俱不吝凡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遣與尚方劍行事王國棟升總兵何棟如升太僕
少卿賚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戰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林釬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充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緝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今近陵吏承安芻德學識兼通韜畧才識立剖紛紜經會陸新鳳稱耳鑿畧符鎮遠大得民和遵義之民開鳳

諸附宮加广驗術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督官兵以從思歸之士今義族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心候從舊撫之要着也覇漢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先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力行此法則千日有長城能作有何俊美兵戰前者詩

吏科侯震暘乞簡別嚴邊守令疏曰職惟虜戌房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作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illegible]

敢攻青宜改跋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頁充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况大計入覲地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奢酋一朝發難而鳥驚兎逝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聞虜與奴通薊門亦乎一帶在在阽危不惟外發并慮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潦倒而撫定非其所長勿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韙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謂宜即日摘諭列為條欵令各殫方略或摭條自試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責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籠黜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
陳再爲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
才貌歷歷在前除頹齡弱植闒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
能分別固難强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
讓不遑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
撫職所知如張福臻呂㢘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
蓋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謾誇甲第爲榮
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　輦轂或以利或
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悼臂狼奔是何肺腸
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驕塡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
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也
勑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
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
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逖既屑皆由擬撫
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憤憂項張鶴鳴慷慨自請視
師具見忠義爲　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况
今必結党竟奏各逞己見不恤　國家之急臣誼何在滿
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
言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廟堂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邊
與邊恰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褒失爽沖艦無與假遲勃浠冀其僥倖

未有得矢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
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
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遣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
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勁以
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未見似
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通暝而退
次早　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漏
撒潑攢罵備極醜汚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析
之又臺臣劉鴻訓鴻儒行語以解之方回與怒臣即欲斜
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陵望聲

亦緩其誤　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　臣塘報言撫臣已棄
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仝　抄，未敢輕信。次二十
九日，　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　中耿如杞言王化貞
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　揭報閣院云，撫臣且
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　問之，臣同官又呼口
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　其口似藏頭露尾。又
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閱此口報，耿如
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為撫臣也。臣猶
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
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為明悉，臣不覺仰天泣
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
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
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
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為五日十日計，
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
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
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誑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
發有獨參，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參撫臣，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越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
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牽掣，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
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為誑謊之戲，且恃三窟內倚百足之
扶助，為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
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拗盡驅之戰，以致
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棄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棄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隻，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
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　朝僚惑經略獨參劾
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
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
揑以報欺，誑臣。條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
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蹂躪首衬千古，
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
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況
遼東則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再曰人[illegible]以誤主封疆，遂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一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覺責夫曲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臣，三敗
于史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卒以禁罷人且罪于撫地，即
張鶴鳴且恒言熊廷弼為之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
高出以言兵逮，熊廷弼以控地山海，台臣且深有欲棄之
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情勢朋比之職方，喪師棄城
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于古有此國是，于古有此國法乎。臣躕張
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璀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
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非必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
長慮，屢疏剖析，戰守並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
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舉之時。
而逆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宮
時，准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見誰羽翼，是何情
緣，兵此亦可立剖見乞　勅將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
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　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棄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
二十九早，何以代為收換，且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
回話，然後恍惚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
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綫
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逃境猶可為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部大小臣條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
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
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惡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瀋
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令問正法，其道將等一
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
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令積無賊可節制，身受
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緊要軍機盡成亂閣，及虜
一渡河，望風奔潰，存士者視棄城為尋常，監軍者用脫逃
為故智，或匿里巷之間，或反戈降虜，為便宜，令人髮豎眦

猥令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雖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鐵案何必更煩議論顧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畏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恃河涯洴澼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背建卜萬年之基雄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闌入今宜速委通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闌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爲緊要重地今宜速罷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壘

使處處扼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鎭調兵恐此實彼虛宜孤定密約特製兵符開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算神威以爲應援至于　京師門禁盤詰爲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聞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令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攝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舊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鎭定勿以張皇爲憂勤勿以葺靡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捐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藩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緣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追封寵之削日甚茲若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緣

並整兩關為法廢身雖其自造之孽頓封疆幾何堪削文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棨即盛甲一事件件精堅井井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做事之人無愧職掌若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顏鷟之李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勳戚及武衆中之才堪沖邊者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悉舉所知恭候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品字坑陷馬穽鹿角柵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鬬力不足勝之鬬智嘗思古人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奇令樹功不朽今既不能為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為用智用巧之計只是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之圍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沓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豈得視為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算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著哉職言如此所謂甲之無甚高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顧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徹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屈勇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愧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請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問事多諷以嵩走不發念四日夜邦佐謂其仆高永高彦等曰我受國恩我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我骨歸里以見吾母跪拜哭父墓側使妃有死事見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邦不忍決泣衣冠西向再拜如禮遂自經死高永又謂高彦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彼令予前者必死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於[illegible]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備陳廣寧事為佐[illegible]高[illegible]遣之[illegible]

評夫邪佞無恥冠之甚有入十四歲之者向爲搆紮亂雜從容就義眞烈丈夫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鵬克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恭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不意陞從谿起之日有其猛工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適接督臣王象乾接臣方震孺塘報夷虜瑺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經臣熊廷弼身自右屯趨閭陽以援廣寧廣寧棄于二十二日是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怵于先聲又爲孫得功所迫脅馳至閭陽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駐關上與道將等官靦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至尺具在

方震孺得升三撫臣馳至孫略軍中作覺

豈容偏爲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皆失事情形不此往縣而舉朝婦人徒爲鎮定之言不爲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現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爲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貌自雄而已猶然脩文東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嫡遡言是聽而已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廢謀經略將帥交付廷弼則并經略是退矣經撫俱事雖多有可原而法無偏狹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栊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撫而外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重二城周迴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清查各門何以關閉柴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舒尚可撤入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府衛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而爲全身保妻子之念爲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兼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三臣蹉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擢折至斜罷職方從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況而效之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

刻期報　奏施行。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為山海眼目。夫河西既陷，經撫既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即為賊矣。真峰挑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夷，安覘榆關之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限，凡或置重兵，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為燧道，此目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幾

人伏祈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扎，勿使此又為西虜所據、好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雖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從通，其城中盧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臣，于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五夜，殺賊于桐梓鎮，斬賊首級廿五顆。廿六日殺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承清鋪，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至夜攻破賊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已多，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日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慨自河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關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若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赤昆

確有成謀初意痛懲外叛承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討
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兼黃寀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
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乎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不共戴
天亦熱腸激烈稍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俱
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夫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
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診欲取夫新令或請逮經略或請
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乎乎
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并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
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
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待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
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熒惑
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
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己之勢
決戰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待詬誶囂變浸無定畫明分左
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眾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
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況本兵自請視師新膺[illegible]特

恭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俾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
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詆
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賜錫今當有所以酬　殊恩愜本心
者本兵好為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
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瀆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
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
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又安方內
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
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惻焉今以將吏
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
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
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為義稍俟事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罹兵燹
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
各自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闕送督撫
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內
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糈穀多方賑濟仍撥
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
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
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
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
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缺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元輔葉向高輪
○○○
倖助農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嘉之。
○○○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本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撫按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

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著張鶴鳴會同王象乾
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
而兩臣終日鬬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
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為戰次之不
能為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向經臣以為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注兵原言遼將
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單
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
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稗益封疆經略之職始
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即
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爵此
隆典臣不敢為經臣諱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轉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
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為無我也過信我兵
戰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師先道破矣撫臣觀寧臣宗作必失者全狙劉渠不進前
後計較蓋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甚鎮武兵撤則潰
羅空廣寧兵撤則威催去矣心安得不亂使臣離寶寧非
撫臣對臣爲言曰今年三月大詠待予來進兵臣即叮嚀
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纔
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矣前
尾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逆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庫
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
兵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
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先之臟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奴過河而逆孫得功全勵眾當亦無臺臣不敢爲撫臣
上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
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
寧不守隨撫略而西者徐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
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
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
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督
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誰
敢夠寬 按
肅皇帝之法不與何職當此呼吸存亡之際得洗而遺其死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使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
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
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衅典宜從重即不待
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
聞落馬不知下落有言其死者有言不死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往報其妻渠以隊馬以入頗爲托
項渠之家爲且伶仃的 則渠同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貫欲
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

乎亦登招降旛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
貫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爲奴所屠非楊丕顯走出始得其
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
所各官另行具 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
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
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酬求上一跌背拂俱
振病發懊事無有靦顏延帶之理且時不敢言病危但痛
棄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横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
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條書請出帶書漫駡則
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遣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
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覆陷海内騷動失事諸臣罪
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梃闖進時突
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延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遽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
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貫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
拜禮關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
是日欲決張差拟以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
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發朝來馬三
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邀詐其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
逆情一十八條内當時有内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動何物兇豎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
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寒只

其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 神器欲化家爲國耶國
太難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尸夷其族豬其宮以爲人
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總之用藥之方即逼夷之術逼夷
之術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機撥無非深怨積仇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何使張差事發追究根■究治
逆奸今日之薦受支昇敢復逞哉存亦之方從哲敢不在
位而謀孜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
就廷元許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
復許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殺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快於差之梃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
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審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待奉毋
令中使往來聽其自栽
皇上前後左右趨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
内宰内豎閽人寺人隷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殺進來者
敢乞

皇上應為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房簰城下白蓮西土皆可為患即死雖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為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庞伯鄭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稟提一條本月初三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我跟着走到燕角東不知名村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遇著一個就打殺一個闖　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約書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只喫這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庞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招還欲打上　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呈堂上兩議將重大付職收花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許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死神罪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審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趣視劉廷元攢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肯抑堂官講亦不至爰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月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明白過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選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進著人就打我
到　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　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
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齊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
處斜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轉石寺小庵
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瞎處
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
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跡內削去欲抹殺
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
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雖為遮飾不曾入招欲抹殺六
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為風話欲抹殺
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繭去撞六
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
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
城外邀武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
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指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
了不認鄭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
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擱
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說那中唐嗣美
初未受賂舉筆直書廟士相於旁邊私語皆魯宗字遊丞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鐵也
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張
業王伸為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
肉喫酒原不曾胥復招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仰賞當
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將劉公去招城北富家應擇
不着揩標子約會眾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
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
東有鉄人也有巽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
此會叫龍華會眾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
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三旧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illegible]
改為柳本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木棍亦打死人又於
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押欲
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㑹看招
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
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臘稿[illegible]與問駿聲等填入
原口詞五段約同問諸有其見堂官而且不到本司看語必
不書押欲另舉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
退試閱本司看語有十字為肯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
十四日承加駿聲同曾日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
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奉侍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
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難頁
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
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
人挑朱常洛改爲投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
罷臣言大獄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
有高真人主持跌死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
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今尚一叁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
緊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益高一叁主持紅封教者也馬
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
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宮之人改充爲教欲
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與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
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砍欲爲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
器在內府也噫嘻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
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一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
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宮禁人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
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
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
例因謀危社稷非止蝎惑人民也伏乞

上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帷今且備佐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襄事納忠且
國家急切大務爲言官論列闕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爲建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既已任人其端凝清靜天下固已引領相
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惶惶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蹤以武爲邊備而
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于朝種種誕漫
因循之象從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動天下遂至
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
下急務在以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
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勑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油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
健之吏敝爲蠶陵 國家多謬惰之吏敝爲惰竊方今百
事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寃抑近廷文藻

近弱罷耆近衰。意爲量稜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
錢粮之司既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式
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徇情分至京內郡邑
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達
事稍鍊兵凡應辟之徵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
爲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
諸將才望者爲擇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得專
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
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
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皇明經世文編 卷十七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
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
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勸而法固近
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
極怕文之武吏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
統登津蓋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
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
貫之勇烈俱爲可寵御史曾言羅一貫可將宜加之兵而
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又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覺文吏之罪文吏
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試輒
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盛
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寵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退
視爲飯穢而擇一賢才毋皆嘆惋故賢才相與避匿不肯
往偶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罪
得縱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沖邊而不致于敗衂則死
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不絀羅亦
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畀
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候兵力充厚

皇明經世文編 卷十七

爲恢復非際兩虜東聯海防無誇于所未效遂以爲不可
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界之法黜國使其人之精力
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
遺力而
朝廷特賞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
法至西虜或謂虜不足結而際之爲外議似不可略臣向
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强弱
與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之屬無一不悉其欵擇其可以
彈壓衆部者而摯其要領爲之羈縻使厭于所必動而不
侵不叛又略如谷之役以十餘萬爲外藩然偵謀須得

西虜

流民

流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詭惟敬王猷業爲漢至
於關外即未盡頻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穰藏奸
列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冢大而難遷
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并平居京東皆可屯田閒
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
渠限胡馬以粮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

備邊

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者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
故壘在焉似當大修葺即可以按其蹤跡而爲之備薊門
永平今且爲　陵京重鎮更爲山海後劲其防百倍他時
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還將爲急至于

營兵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擢其徒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簡
清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採之而淸其拜
座之主質倣古制徒升爲親筆而拳勇絕技皆籍記之以
次選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
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甚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
至于淸許冒但責其着役有人强壯即冒亦當予衆以爲

講操

兵弱即兵亦當餉俗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發數
萬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
都門備而不用便以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饒其息至城堡

守禦

可爲守者其大益之備可令拔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堡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該鎮撫
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淮上當南北之冲當以總鎮
據其上游或即以漕撫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
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借凡此數事非有深
遠難行且

御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俏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
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使兵变原野議紛
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各票擬之不速　旨下而忘
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
望

斷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
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
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
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炙
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若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

議條

臣誠不恐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
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非得　人主爲
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論

費兵馬錢糧所費勝數之數歲賦與稱臣所同有與
擬臣從無之歲謀說求人公論一頭稱之理適又報西
前人北有二百餘騎將入
爭出問上歲殘矣議聞之

給事中侯宗賜以　聖學聯報可廢輔臣講讀非宜乃上
疏言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本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遂此　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覩
今日此舉為小小關失也
皇上以沖年紹統踐祚之始登示憂危今遐擇失利我師

歷地日甚一日稱之
祖宗朝之登極者事所遭國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
之至計非誠為省所而求猶屢不窮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嘗不虛心以聽受然隱隔于瞻惟有　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宣布腹心開壅蔽而啓聖聰而寂乎其未
有聞也職攻欲效愚忠而奉　旨　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閱歷代　明君誼相有此國法否豈
經筵日講之一事惟以章句誦讀為粉飾太平之具一切
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苦憔悴而不暇
務片暑造膝敷乎至謂寧謐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
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憧憧稱故將
皇上春秋於盛終無關香之功就將之益耶此所緩言之
也今日三韓書黃會無一人繫頓上帝撫輔流亡若將有
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禍變又生于蕭
牆之內亦聞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
見乎凡晏安鴆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出乃　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
十餘年群臣懼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
年　英斷不移太阿獨操以在內之近習左右到底不敢
恣為欺罔然而厭倦之終即釜蠹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
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諍之而
群頑貂飲　不御左右恩多寵賚恩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收拾社稷切要勤勞罷而獵遊
杜勝寺宰止行于御外者有不入往而斷以撓攘之旨道之

寮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
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暇講可以
覆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
人主之術又開要譽　君父之門惟暇講即可以付其故
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惡事日壞内而是非日淆
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
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
口千古有評事已至此須撤却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
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
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愚圖　國之不藏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兄廷而救主之缺草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
焉則亦慚

皇上寮寀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
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爲之方奏
　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氣不日可
掃而蕩乎目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
擬槀草及奉　旨仍云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
一毫反躬自咎以𧶘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旨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
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非忽爾託傳遂至班行寥落幾
不成禮以褻　朝儀蓋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
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
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闘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
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巳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
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犖臣一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
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
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趁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
遲一日誤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遥
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腑偕覗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戚
宗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牛步闖入榆關凡所急
需容臣陸續上　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催驟或騾車立
刻發去至于立營壘諸料如竹木蘆蓆秫稭鍬钁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薊鎮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粮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鋭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覆欲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著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將用道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雄也惟虜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　京令其麾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龍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木均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粮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粮須明白

開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粮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粮令土官選擇精鋭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凡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評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爲敢孟浪作事他日殲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倘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就時此東事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爲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今奴酋當此善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紓　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徵長也爲此謹具
奏聞

關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奏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旣復原官蔭伊子太
朴尚寶司丞應得　　部與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㴶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
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偃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
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旣已失事雖有三尺法
耳惕然正法則國安則謀就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
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
奉公爲国討邊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蹶數千
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卽盡言商
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
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惟恐熊廷弼本無殺
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遼
棄遼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
廷弼耳旣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旣以爲
不足守而狠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
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
西藩籬也今旣撤藩籬而實遁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關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旣已不
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逮或勘及後來
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雖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
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
字可不謂鐵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
也奏

旨而佯爲不聞旣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
不禁邪党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
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堂奧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
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康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命熊解經部矣，連章告辭，且修部事家難。上怒其規避，落任爲民，令另推補。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鎮異

初一日三更，東門鋪遞鋪三聲，鐵器各地，隨即復響，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伏報怨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覩險巇之顛躓，又羈勒緊扣，直令躑躅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從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牆中盡伏戈矛，眞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釜反

鬪，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若着着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詆職沮戰，而玩寇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如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
爲說謊悔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叅之爲憾蓋至此而
戰守之是非定矣卽党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
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卽道
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閉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
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
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鎭撫臣不逃走近閭陽
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破疑消豁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詞而
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承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綏難理會之人紛紛齎謠言出
揭疏自野遍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廚卒徒以及長班貢房之類無人
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
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來
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
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
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蘇灣投塶東去幸得縣

鎭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鎭
曉撤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
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拆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
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白晝
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
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
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賊冲地極近極誠當
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谷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
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爲新令尹告而
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旣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如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稚是以剿東如此之密
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誣以殺身滅族這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蹐跼
不若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原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蓟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朱國楨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還仰體朕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愼言等密禀、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粮、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且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禀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票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恩威、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
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
有變、但召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
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
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
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
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
員數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
隻載天壽妻子兒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
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
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侯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
主意、候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
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仕籍大藐、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义變之烟霞、即九泉故老、猶沾
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綱恢羅者眞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卹矣惟
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博功令
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
會爲迹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
眞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
內外南北之倒轉閃忽不啻過電即謂林泉已久不當復
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月轉遷之榮
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
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歿官有何完節爲之
子若孫者友其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祗悶
恩蔭者因緣于利即揭者亦多出于私情恭借
國本爲題目則揑邊功爲勞勛以致生前之奸汚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
覃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大議深中
窾機可謂
老成謀國
之至計

亦輕
恩例而失風勵之權乎此後遇有卹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渠據一字之
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既該加贈后
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爲故事即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宦后有零仃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褻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
贈卹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由而倖竊無所容其私
矣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謬菲蒙
聖恩拔臣于儔儕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遼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疏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防內患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焼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栖于風鶴
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頹垣。凋零度
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
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自要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
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
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集兵為急。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鬬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
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
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擧師提手。須用防
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横。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
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
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抑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
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
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譎。用財
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飭內備

長安之盜。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
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囊焉。潰卒之中
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
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
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搆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
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
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
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
等鋪。遇儆即撤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警即分
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嚴內衛

都中緊事。莫緊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
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
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
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
令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
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
皇城守衛。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捉邀呵。至于等閑時
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銷萌剔蠹庶
皇居遂密，杜蕭墻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
億煩浩，甚以川貴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廣
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竭，用亦有
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
新搬運，料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
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
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于燕閒之暇，須密密清查　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
百凡內廷供應服　御，頒賞之類，似從節縮以佐軍興。臣
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
曰急內應。闕內侍扎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
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調待用甚急，而
內者悉多駁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
浹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
軍情爲等閒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
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
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君心之默運，
廟廊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造。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臣宜正法疏。昆項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
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蘊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
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將聽其
蟒衣玉帶，優游闕上乎？將猶靦顏入　朝，還據中樞乎？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
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
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
卽鶴鳴去歲拚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
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
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輿尸之凶第倭
奴侵屬國偕主和議遂以誤 國論死覩鶴鳴之剛愎自
用丈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于法

司道帥綦綦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
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逭而誤 國之情
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卽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殖
怍初尤不過內旌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倖
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閙謀俱虛而
狠于睹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使爲責備何處有機會
而曰機會可乘何月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略
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束
箸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利
伏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悞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
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爲變局是查舊案也是查
舊政輸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
弼一咆哮言官卽爲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
言已驗而爰 國之誠反指爲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弁髦難以枚舉凡是隨
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
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其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辜
君悞國之罪矣鶴鳴猶復口以穿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
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
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謊計陰謀若使目
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蒙
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爲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
有此 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
將張鶴鳴

一事可憂也可推寫盡時弊深言極于痛哭若明賈長沙也

勑下法司併究耿如杞如徵既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
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
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
江秉謙欲申前請命皇賞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
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薦求實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典成
于衆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述一
殘之惠恩所酬之難夫一畜之微不負所養況
祖宗二百年作養詎止一殯臣子半生光　榮奚啻一畜

假令海所酬虛所養寧無靦面而棘心也或者世主剛復
登高闕格仰有誠惻未得陳忱猶可原也今者
龍座時臨
天顏睟盎詳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囂競乘以廢弛釀
為士大夫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謹具陳

祖宗剪棘披荊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櫛沐所貽也作俑
于輕視奴酋稔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瀋束手歸酋失朢
擁之守開濫熊之威　國辱　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
其衣長其師開其釁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瀋之喪憾
然正法誰甘犯刀斗投穽鎮者錢神作合與援庇私尤而
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
或聞風而棄城　國家二千里疆域頓蔵于門戶私人
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
關之虞不大逼乎腹劒舌鎗甲乙角勝終今　國家作何
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為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闘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
議今業有專属矣議者尚歷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
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賛畫題兵未見確有勝
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為偏裨加銜之疏併報奴酋驕横必
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属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
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耶
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辨而悍氣為驕代衆爭
餉叙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淸弊竇
令凛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將戰惟
其為廣寧之續大可憂三也　國家惟兵糧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兗之于大司馬，故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鑄楊石二將，遂能長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因社遂虛，何至今日而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　國家尋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狼雄紛拏之途，遊手氣承山，誰敢盤結。奸細投奥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為處分，此正　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之錢糧，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帷正，再殫于摧稅，再殫于邊役之加派，師行而饋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剝度而無谷，萬里多虛，今瀋撫弃，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為浮海之漂，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為西虜兵集，而損十餘萬之犒；迄後十二月，亦非有奴耐，撫臣又何以為西虜且至，而犒十餘萬之費。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千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竟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于旅，萑苻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困之民，結轄之氣，匹夫首難，雲崇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　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礫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訌而難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與償所失，亦不得[illegible]，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蜩螗沸羹，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illegible]宮禁，日仰天高，蜚語難傳，疑鬼疑神，舒萬年共主，雅有天地河山之護持，尺蹄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皆人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徼成吉之伯仲，訂回視萬曆初年離襁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此，窺垣有戒，伏莽有戀，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為不是，但其給屯安插，不宜密邇[illegible]

京師，就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瀋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夠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睠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插處不為嚮導，恐又尋開瀋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為外藏，勿令內擾，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瞻撫，嗟戶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媾虜，云西虜是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辛耶殫力取媾，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粹獲廣寧所撤之

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翁訊傳西虜之留戀賠撫也賠幣猶
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魂如此顛倒庇護始
于党終于貴　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因犯愁苦無聊應與
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閻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
反應與讞決者或以鄰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
福堂養冠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幾許愁
腸安知無一緘宻約希心外徼乘急內訌隱匿蔓延危于
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乾坤何等跼蹐
君父何等宵旰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
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濁畸淸意氣投則推贊之揚詡
之甚或托腹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薦鋭之臭味殊則誹謗
之推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邁闕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失實也閱其言詞不迦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願逢人工彌逢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
則罪可飾而藏醜交疏則長可匿而呈短焉譭或捨衛亭
之敗令公或家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
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戍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
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背德負臣怪其
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淆混一之圖草廬籌三分之鼎定計
于早程效于當耳往陶叙之師覆繇宿望富平之役敗自
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爲乎借籌見長提桴遠彌者而
必欲斥之課致有聲鞱鈐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
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應明層翌
皇國乃得即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　國用而爲党用豈
私交靳于
主恩盡替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顯樹寧有
遺卵臣怪其爲　國與家兩俱外也已或芘所私而党也
先誣人爲党以張瞞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
爲汚也以置箝口之鐵臧獲僨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譸
許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顛焉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
白身爲彝爲羈而不恤寖勝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其慎、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　京後陸續得閣邸報
儘有淸議堪效者、　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
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
定之局、臣尤怪其爲楫爲棟未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
態、合于十可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嘖嘖蝸蠻之穴
鬪、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聞賈生之涕也、并故習爲門
號也、當途半靴于虛權、臣不樂聞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
喑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勑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實勁匡襄
勿蹈模稜、勿背伴食、勿聽向陽之卉、勿服影子之糸、勿再

徇門戶體面舊套。從損我邊疆、動搖我步玉、有不恪令者
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傅滕誦、采及芻蕘者、盛治光焉、禰焉、采朝講之
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卿大之而部院大僚
又次之而寮寀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群策畢聚、昌
巍靈長、從容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强項之態、不識忌
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視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
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挽、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刑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
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畜奸細、多齎金銀
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藍縣于內地之姦、臣每恨
之、而不得眞確情形、兹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
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佟卜年通李永芳往來蹤跡、差
人姓名、使費銀兩、犂然可疑、但卜年叨登進士、受　國殊
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叛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
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聞見、
不敢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勑下法司、將杜茂佟卜年等、嚴提從公究罰、果眞逮
正典刑、如枉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難民
君民王逆榜家
白蓮雞生兒

南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票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狥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一紛上同大理寺出位一長問熊芝負遺來熊廷弼一一是就起廷弼言從田間起原議任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而并璣恐山海有礙罪之難諉先並不曾議戰任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一招揹又叫王廷弼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鎮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拚戰成功兩賊大得戰河西地土寧小撫及征戰[illegible]危在旦夕經台與西兵前來投接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能經略先來失措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干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一躬所爲各欵皆實

我師復新都縣〇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爲官兵所挫殺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寧任知縣請萬三府入城陷議進復桐梓

湄潭賊降

後湄潭爲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誘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進至木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剿遵義湄潭一帶以寧沮重慶向爲賊據民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北虜大關職會須者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塗炭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illegible]如拯焚拯溺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

聖聽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叠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　紛屏尺地千百為羣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各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聯保甲為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穀須為設處即捐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敘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議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

一明職掌我　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令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評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科臣之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擬令科臣糾參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為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逢者參治諸臣皆以為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為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搢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攜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挾作踐職教

尤難屢奉　明旨嚴禁而遇客等于弁髮地方官亦袞如

充耳頃良鄉百姓苗　闖告若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

冠裳身受　國恩而捍綱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

夫事中外驚惶計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縲遑遂

心違趨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為供給夫馬傳遞還鄉

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台淑仲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遲差請告

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的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

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有不蹂

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　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

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

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黠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為亂又

不止于二方兄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

錢糧稍可緩解者蓋行折色大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

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緞疋外其加織免候事平之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　恩出自　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亟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好亂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　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為末務臣等之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為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　上供

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總之為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為事勢急迫敢為此言耳

欽定纂修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沈

貢録正副總裁修撰莊際昌編修賀逢聖林釺朱繼祚張
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充纂
修官

登萊偵報
徐州來閣將王裕鮑楊掛內言正月二十三日貢總兵
借兵英兵兒二處夷兵一萬與誰耕將賢寧兵馬在
寧遠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如何盼回廣寧宿住民就
在遠所東所帝弓箭鍋子獲倒留墳壞而達子說你把
河東當了文你你西我穿袈了收通沒了我要與你所殺
有錦義前四南人民告赤留頭廣寧富戶家屬見已擄
往平遼初三日達子往右屯衛看粮由十三站往通二見
山上人馬宋名號文打一陣被山上石砲亂打盡傷
路王下綠帶搖
撈癒回

軫恤遼民
在京外者安插也隨其流寓京城者查明
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准考試並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為釋群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
人以為奴賊奸細已伏
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
間久聞此語令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
流言入于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為而然耶往者
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
係盧受劉保之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
言洶洶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 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紀
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則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
况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
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猜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
為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問雖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為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
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
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為計不宜以
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為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
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楨
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
至今皆其兄弟所為劉于蕳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
應
陛下不誅如楨與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
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冗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于庸
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
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于 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忠憤鬱不平今欲斜
復潛住 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illegible][illegible]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蕃文昇素爲鄭氏
腹心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致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
之人不同張差劉保登正誅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
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綸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測斧
斯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斷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
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藏奸之輩斂迹
可行也事關安危決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
之罪不勝發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謐外何由知妄生猜
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係全國戚你每
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
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調理明達
極得申救
之體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
一關杜茂等一關移小容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號第
奠等之一字關告誥之判然雜織之禍將爲戒諭如斯而
乙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背腹一疏內稱科臣惠
許李杜茂一人如多孳我一本參等語科臣隨蒙
旨訓外任司卿見我
皇上杜漸銷萌之意至深迷也夫奴酋狡黠以來慣用奸
細若葦輸情勾夷則奸實閫中外共爲切齒者擧三尺誰
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共奸而株連法當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藏
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
株蔓倘奉行者吹聲射影張網天之網得無偏地皆冤叢
良民盡奸究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冤未定
流言轉熾萬一趙而復連以奸細之猜疑羅織之騷擾讙
以卑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
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 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
之意于 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
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指細
人之口吻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攬弄別有難
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爲發奸而德
陽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 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
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
忠猷况官旗傳言未的 聖明業已洞悉其枉而猶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況賊在漢淮南寢謀官斯
爲予 國而一番降猶恐奸細未嘗斧鉞之誅而忠直見
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宄永塞言路宏開
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臣以逃兵逃民與不可用有監生何仲綱足智多謀有武庫選納義勇沙各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戮力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號中簡選右不東成一軍奪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暘議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于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
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畎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
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約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
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
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
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驟
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劇者宜議也滇黔
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重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
而最重如臣鄉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也皆不得援也遠地瘠
則易詭有司掊剋最慘而强梗易借門爲名也原輕者參
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
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鷙究楚中凶有更照彭爲
照糧者而 恩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
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
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
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爲一省有
一省之頭緒而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
次解用二號批二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
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廻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
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
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辨之一邑
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置之何地來一項而別項可知來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須非比鋪宮細布亦非實軍遊布爲決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邑斥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截入考成
積逋無算海澨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梟有司或未
任而罪体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
聞撫臣將悉其狀以　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
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决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拼極朽
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鏟墊而孰成倒而無變
計臣如其不可也年來殘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
貞從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贓罰所儲
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所積脩齋費出無度
以爲積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義及管庫孫順及
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
今所發千萬即以爲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鑿鑿爲
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充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
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
履其中飭令其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
導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吳
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所
受而來未稍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
倍也曾豈非震澤爲之輸泄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淞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
開濬以后漸就壅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
由宣洩一遇春潦千里爲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
無資務不能滌則與谷者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
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　曾經上　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
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
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恐爲朝不謀夕
之計也夫號批與開濬吳淞舉而措之庶無難事若言藏
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内璫不樂聞言務穡則
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偈日天下事尚忍
言哉臣久辭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
其愚惟
聖明自爲　社稷蒼生計即吏以臣爲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鄒刑部尚書王太理寺周同審官職等奉
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號下言職起田間後任經略原叢止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察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
明旨内云提審三字又有罪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会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說
旨如此又得罪于朝廷熊廷弼言職希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
詩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尉暫時押到
只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宋參部王云請過王兵憲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若戰
自知一言難盡面取一揭投上部王云公
必須是有在　朝刻從之日一哄而散

多勝必要判川自面認默見了許多口舌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聞熊廷弼請自詣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捏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逮
蒙　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會三司大理寺屢官會問職但為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
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
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
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
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殊心忠懇之言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
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避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廣寧言棄入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求
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
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
昔榮肥哉故為京邊所以為鄰非古人所謂以保富貴
之心矣　君顧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
而科臣侯震暘疏薦部臣沈棨苦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
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　天聽臣非不
知相度形勢揣量人情急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
之子得妨涓滾顧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

單薄之邊墻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蒙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秦陡斯誠聽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

不刊之語

有淵源行無虛飭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銃
臺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數有盈虛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賤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以數步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匠也非臣所敢承伏乞俯賜　簡命本緣素

心豈敢復憚勞悼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敕不過為謀
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
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
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其言之而不當
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遷延苟且糜俸冒差以干悞
國之誅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悃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蹈歌悉覩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後者　恤錄矣然恤而大半未恤者臣舉孝言之以各省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
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
埃幽鬼精鬼肅風雨之氣猶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
一往不返　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
豈後臣也即贈已為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
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
資多出諸臣之先前此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
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靦顏躡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惜
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為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冷乃以其老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主客愛玩何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顧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
察滿　朝不乎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以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
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秦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荊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在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亦
恕之過也或者挾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倒一開壞
國令甲不知在人真贋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真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　回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厲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擬為

屬制中者此百八說不以延者之氣

皇上没者恤録存者召用之　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
性善走役使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晩思顧
黍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起只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頽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
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
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覩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録用
山川流落者膽天日而會風雲盖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歴事竣倒應萬寨查得海
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氣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
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惊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篤目
憂時披瀝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徙于雷運計有補裨位當
還乎鸞鷟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爲徴用者
也
緹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
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曾皆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
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抜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亦是公論不然無以服化貞之心　是是　命詩

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㧞昔俠士猶爲知己死況兩人瀕
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
濟則聲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
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鬧一場挙河西拱手送奴竟以
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
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
是巡撫醸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
服覬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爭長競短強生
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
隻手撑持入關見帷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
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
子彼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
鶴皆兵鼙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敝屣匹
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寬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
有憂　國之心而無謀　國之智有呑胡之志而無滅胡
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
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㫖睥睨一世
往年纘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
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只當持此不敢知何彼又奮戰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劍賜蟒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乖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徵有控扼山海之　旨。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徵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悉等閒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
督戰，若猶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
也，吾已等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為
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乎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
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
或眷甲疾趨廣寧，捉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
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
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
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蓋世之氣，料
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留此等清議于人間

壞封疆，　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勘之日，剌剌不休，若
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
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
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所不引從前經略
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
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
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　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請
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　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弒逆顯彤難掩，欲
禁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慾，懇乞　明速正典
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倘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
可疑視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乃原任大學
士方從哲所進丸進　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味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
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
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
以謝
皇考義之土也閣門廝養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宴然
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罰俸調理豈以已實
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上反可恐乎又豈以已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弒
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藥事
否乎臣以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
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
直書云方從哲進進紅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欲立　皇后事夫以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　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絶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曰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繳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父
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乘諸科
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　皇后貽羞
宗廟　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已據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足
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在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一肯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
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
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
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烈無前豈
無他美懿可稱而此降王適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
以上天下何恐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謀
謚資乃呪詛　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稟旨選侍宮車
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耶劉遜李進忠么麽小竪何遽
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忠隔晩業俞珠寶救之從哲此事
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恍悚
一言若非允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 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
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
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擱之以出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
李家飯知此洗泉豈可離潤任婦寺之縱横而特佐其恐
恐 沖主之捏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群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為忠愛而三事尚
可為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
也職在禮言禮毋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
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責 國在刑言刑
縱情蔑法其敢于干犯天下之大名義竊成 社稷之大
禍忠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悉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暴
章闘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濫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歲有力不以之為
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
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眞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
急攻者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
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
登聖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藏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
借劍赤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萌陰將終大禮畢
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疤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
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殺後邊事窮兇
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斵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
極惡然 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槊千古人心尤有遺
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弑逆顯形又林甫輩
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為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
如壅大川夫奴酋為食直迫郊關壮賊跳梁禍延兩省勢
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為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
醫藥可療邦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弑逆職

一日不許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
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
坐受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
針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為是抱恨已久夙夜
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閽　帝閽殺扞積誠祇緣兩足
瘵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視
皇上大孝宏仁追蹤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
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
皇祖　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
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
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
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
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
雛腐鼠之身也其于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
長蛇之身也其于　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
國脉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
臣不善事閣臣而為此急切之言生嘵嘵之口耶職誠不
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着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
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辯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孫
慎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
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鉉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何鼎滿朝
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
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
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甄良佐沈
應奎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漪
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皐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
尚煒陸獻明鄒徵宜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爲人臣者懐堯舜之道以事其君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敬云爾臣自丱歲從事堯舜孔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　皇上以輔
皇上爲堯舜屬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迺者伏覩
皇上法　祖緒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路彰恤民隱盛德嶶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逄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寔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旨要條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　聖志先焉夫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漓耳目未悉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晝平也洪水艱食蠻夷猾夏其患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歎戒與其臣撥亂而與治其效至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沖聖之定志明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興衛睟収歛宮闈　宴閒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　聖學從此始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推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肯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釋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心之乗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蔽轍光矣故曰危人心旣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聖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詳册骨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
慎恐懼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
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
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自
堯舜至湯至文王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
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
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
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
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
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仍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愼於所不睹此心凛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
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爲致在
意爲誠在心爲正在身爲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
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聞知之統
皇上直纘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爲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 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爲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制御夷狄
要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寇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釀成之
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 天子勤
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折衝
于樽俎制勝于 廟堂又兢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裨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是月念七日戊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忽如雞子大者屋瓦積與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眞異常災變下令 省[illegible]

吏部題補姚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
祠立坊還與他諡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
等查照近例給䘏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
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爲有於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途其與辨貢充授徒知巴敝廬數椽風雨不蔽臣謂選得縣令遂走巴蜀一家相隨吳黃蹈矣常讀張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濟藍首之變其持振德甫出株闈急趨還邑纔三日面旣兵奄至督戰力盡斷矣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姬顏夫女子張絶及其女叔炎叔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焰其特童僕顧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激烈同時殉死止長子一張紀以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坐之際素係臉難明當鄒邑齊衆之病典禮尚凡忠卦之計而振德汪挺然自異矣泰昌辭里不肯家權懿
一職此真疾厥中之妨烈而冰處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竊臣去年升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猝然而崩大事不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遂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術術綠野猶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並見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矣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㴶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奬率忠勇効命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臣統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故營有人部伍不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㴶敬備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待罪政地將及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參訟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盍看詳章奏乃閣臣第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嘻而不言無論非同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邊當　廷遣經略時職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毁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祇取怨然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都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蹈危也蓋東西交訌禍起于遼遼之失者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爭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億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狼姑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蕩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足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酖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五月己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爍旱草木焦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氷雹一時菽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暘雨氷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晉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追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晁錯抗疏而諫木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訌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倘賜觀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即元氣俱為傷瘁
內蘊一旋則外發漸見救察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即遭嚴
譴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
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
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倚傍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
臣自不敢以躁急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崇樹而忠
赤全無徒思綣綣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
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
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矣
以詬辱之餘自甘頹靡即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議
天下之事又何須長吁遷歲須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
綸閣者法宜振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諫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諫之以
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
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曰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忝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術使其中機括果如所議
是

皇上之震叠為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嚴適成左右之袒蔭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
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乘一動盡可煬灶
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宮
路者法宜闢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寵何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疏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奏外庭嘖嘖咸謂與叙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必復不諳大義第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廻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勤
皇上以發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頻笑之暇漸與相
規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咸于其說必且

探試臨職
奧說徵見
甚之智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客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衝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須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飛誉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爲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
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倪息一渺之弊何爲乃至黃
髮老臣史欲尋端于理外句爽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
僚既搆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膽語噴血之口任旁吐
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
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馮先曾論韓琦
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郊皆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
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千載
而下復譬心于樂羊之謗書再漉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
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務之天而臣視從古天人
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即與訓刑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
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
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即陽氣煥
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即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夔
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
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固嘗勤惕自克待旦而
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甲爲憂
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
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
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臣于羣陰方盛發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鑒

大不平事

翻論一使有快嘅破壁而入奈真段以最忠議論經雅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
情緣夙靡于習套營惑于奸詭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烈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
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
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
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威張儀設阱佈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憒憒而猶且干城倚之心膂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表忠卹死之
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快絕

點言也

操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萎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屯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廷布列循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旣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郵錄若將買千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illegible]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
則處而閒曹之旁囂則不處愛與憎舛何以持权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固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指賜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今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伏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狗雨雹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覩繪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蚓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闢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弊
而托之乎本公深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
而決家拂士能爲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
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
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
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強在指顧之間耳頃因鐵山一帶居
民義不臣賊彼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干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幷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爲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閻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使當催取來京
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爲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
隱忍求容爲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歷請
卹之

恩卹宜核

恩卹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徼至以名器爲
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貫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

兵餉宜急

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推延而日公然閣
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策已付三總兵分練乃

語切意切言使聞者泣猶坐起不能加一警危之詞存其上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又如無設也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蹈蕩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其疏曰懺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兩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荊棘是慮而

臣竊曰

國勢𢹂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内戢寧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死繼之可也乃持錫衣紱者聞先聲而宵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兎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巳逃復出而叅揄莽收猶哆哆高談若自比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寄戮軍中身親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持飾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殘力疆埸斬將搴旗也乃執袴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迎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遁者遵義把總揷血締盟列營霧

火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蹤難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朱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嘗指示信者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執銳列行伍指揮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未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遁者登萊西下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晝持梃鋒擁楊參將之門聚屋搜囊莫敢誰何

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怒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樵爨蒙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頃閱經臣疏稱遼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拯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遷將今日趕千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斬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

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忘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嚙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因嗒嗒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追于追呼剜心瀝眼嘆濫饑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
家之俱困斯民愁愁蹙額無措怨咨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日前有變不顧天下太平而望黎庶或冒然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
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債行闊闊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
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稅寧則刼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因懷乘機伺
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
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議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搶
一閭訛言舉一
國若驚父詠之子子兄告之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
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挈戴而行將象齒因
以自焚索索瞿瞿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
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澤間有揭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
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胸矣軍心驕悍矣民心
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
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持兵鈍刃不可以
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
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備往以儆來逃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殺市朝
之肆乎且下只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
國恥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幺麼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衆者即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聾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縮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效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
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又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豈可以弁之視
驅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illegible]好[illegible]何[illegible]日前[illegible]
責惟是剖心嘗膽泣血[illegible]復巳近如
四川巡按[illegible]等二人今爲
[illegible]備[illegible]
今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
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
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道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也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天地為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為
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
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訓俱求言之為兢兢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赫然用人編征起廢無不隨請臨下虓美
二祖天下稱為中興今迮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致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棄
者矣部院按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
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
以言為戒何也豈止華文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
唐宗哉亦建議票擬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
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
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否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舒之亦易傷于峭
厲而久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為逆耳之
替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為三說以預筏當事之臣
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言曰立議忌于煩言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
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
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聽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設便法

弄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撥拾以塞責耶竊見務服持白
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鬧各爭
鳴之喙呶呶然非樹己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卽如
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讞案呈矣如山莫移
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
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罵耶
臣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
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舉
朝臣工所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
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
旣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徜
俞旨不得以公本從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擱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
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鬨議論歸一
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
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票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
平時且不可爲訓況今何時也豺狼交馳于東西兵餉屢
僨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于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卽如近日廳決之
奸宄塡滿獄中無名之騎玉招搖關外伏馬之斥取摘黃
台之爪指鹿之奸賁假憑城之焰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駭中外臣工之公憤此皆輔
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覆等字樣推去不
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臣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當務要當奏議者照
常擬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報
朝共以為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非
筆批就即宮府危疑之情肝人駭為不敢商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僤為不敢逆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凡勒之以奏報
朝廷不須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人之請一
旨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庶無愧乎
一曰覆議忌于推託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責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未彼求羨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頗情偷而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乏僅兩可以

塞責若疏中之意義有岐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簡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即嚴旨摘
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遂不暇論如近來粱
之担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遺漏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
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
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
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
公參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為倚閣勿畏人之議吾
之後而故為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即議可覆者即
覆大家放下參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
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郎報條款兵政十
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著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
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參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丹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雹霜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閫閫肘腋之奸連袵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為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閫閫肘腋之奸隨属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為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尾而撩虱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為振奮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頗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項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皆以氣為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亦聞虜儆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鬚眉者耳辱身辱國莫此為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明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況兩人素以才名自負哉何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逆臣得免釁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蔑視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國無法度矣未幾以逆璫之推轂兩人復覥顏仕遼白骨再同報思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徂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踏以為走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儆惴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耶也、以彼其材、世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疇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閣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委此七百里、此古今之大恥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且幾、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典、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强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兵者也、誰秉

國成、而畀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穽、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啓城如剗草、當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己知彼、堅壁固閉、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無辜、亦于利鏃芽鼻、白刃剸肪、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翹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即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箝口兵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决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定而喪名威、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喪師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邊爲金穴、倚署道爲壟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贓私狼藉、是胠篋穿窬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强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天奪其鑒、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旣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長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禦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褫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此時當國者能無愧否

慌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
又聽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艮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　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在在顛危馭桿抗之人情
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illegible]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碓上雁風灌莽滿
骼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朔寒千間蘆舍破壞
棚塌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支薪物價凡
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闕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
遯聞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
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披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矣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搦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墻倚墻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虜騎舍騎登艖
掛席乘風鳴桊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illegible]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稱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illegible]
頤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脈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逶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朵顏諸夷部關城
枕之綠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關刀权喜嶺[illegible]
與綿迴縈抱關門橫高于城張弧决拾矢達城樓[illegible]
瞰六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illegible]
[illegible]
之便十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illegible]
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
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爲衝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偏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但計費正鉅而
民力當用數百萬大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illegible]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新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牛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
跆有汗漫不及收之勢況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破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墻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懾斬温禺以釁鼓血郅支以染
鍔决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籍爲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攖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宸聽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從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醸成禍　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軍追攜貳之心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
上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苦邊塞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鎮之九錢
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甚一求
增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召兵爲之嚆矢也添一官
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敝一經
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旂令箭
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鶩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兎
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蘇而
鳌潰離之轍收聚烏合之兵即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爲薊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賜胥六入骨亟宜令
彼處撫按鋤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背廣行間諜窺我
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
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惝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
膠柱之辭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救危邊之一綫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
我
皇上冲歲厲精臨御不暇於凡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提如轉圜似為無不業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紀綱苟
空懸章程不飭　綜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
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叢雜而弊生紳
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反任事之
心內外大小之間相胥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
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
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按置兩臺
感慨遭時安敢勸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為不多
征兵不為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奴酋有
撥鬼驅神之術淑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致所以杞

我者若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若若皆虛也試觀奴之謀
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為奴效死力者乎而
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緻
實實欲制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
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為實而無衆虛名非
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為借者藉口韜鈐妄談彖
緯皮相之輩駭為孫吳後生陞牢再出每見一蹶而萬百
十餘員浅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恃權窺利而進見
敵而辟如是以為將帥即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
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選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崖符者多言數多召募
者務求足額如何標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目
破雜稽買辦之兵皆擠於五百之外沿途之倫擄最酷而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經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
援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
藝以用之對壘者為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
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為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
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
革命中為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吞
刀吞索之徒充選聞有輸賄之謫遂推衆實凌甘忍棄

前日鬬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放者為實
而無務淫巧稽火器最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
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為猛烈
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為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
類非不炫燿駭聞不知制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
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為售用之地求北技尺寸之
效也營陣以便於衝突者為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
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
自推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
迭陣法乃厭棄勿習而竊裴緒李筌之僞演托於人[illegible]

花五行生尅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
家背嵬敎以低頭砍殺卽兀朮鐵騎止令視兵將戰未閑
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戒之具無如河西
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究且兵未見敵而先
潰矣守必實實守之備無如閙門之執言守一切城垜不
設濠塹不挑究且賊未消城而先奔矣此用前事之膏肓
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簡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
從事懸綵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
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譁則逃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爲法行自違不若行
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側聞者殊疾也法行自
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敢表一變而望景者自端
也今
斧鉞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
徵係兵之在途在逃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逃
紳逃弁之速累累見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
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
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
朮罔效亦猶是也臣以勦虜諸實著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厲大奮乾剛
嚴勑大小當事諸臣發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爲凜凜寧直書闕爲守於以恢綱振紀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罪之議奏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空著邪聯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偷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炎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歷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諫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爲
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仍爲
輔弼元臣厭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
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
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山布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潛搆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驚驚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者撫臺房公壯麗密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氛奠大藩于盤石勸亂之萌偉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宜達
皇言共襄撻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畧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　某　揭爲運艘回津
順齎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困虎難鬭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誠憐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卽發則請淮上兵剋期渡海
竊爲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求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息或以得志于奴乃疏甫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
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
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所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
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仰衣食于外國則臣又
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出當此軍興缺乏之臣
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
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淮兵見在登萊
堪以卽發外今當天常處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
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勑工部給以火藥火罐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卽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勑印旗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旣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以致芻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雖來必成擒矣是總理四川將軍追正志竟貴州總兵卓通揚通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官兵等官軍兩進二十二日交鋒鬪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副將丁及毛兵參將楊光輝等兵直衝賊營五營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遠出賊後賊將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入賊衆大敗入佛圖關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溝兩岸但下賊營二十餘寨二時俱空自渝城有變以來未有殺賊之若如斯者也二十五日部行督兵夾城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羽官陸河南新鄭知縣胡平表報甲賊乃二郎關分布河南北兩路溪十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衛鋒將士所手領兵從取佛圖關二十二日督令宣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保等併力攻打斬復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癲輕輕轉語贅以點猾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若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以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謫以爲張差報讎以洩鄭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即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下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案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並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二十朔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三十日國政幾乎中斷賴他輔臣訥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觀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郊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
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背義形于色何至今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詎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
也
按會推未上克纘先有此疏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宮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
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者與他進來可灼
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曰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　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矣
早即開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者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　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獨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令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　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他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御史張愼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月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燭虎傾城當先巧逢孤媚蠱惑其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大弓賄竊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寓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强而後可禮臣孫如游准以

傳宣辛祖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强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請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凡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為望從哲方敢且揭此亦庸而發之左勞矣

浙江道日彩選

旨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册蓋為禮臣孫愼行疏參傳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諡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矣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悲塩未躬逢一切鼎革大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當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亦自有耳目即為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者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為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掌官所謂即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貞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微隱忍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為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閣其入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甚皆笑太后欲于日窩中尋兒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咀既未必從哲有心受也至于張差肆不執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然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宜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謫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illegible]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擗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鄙悠悠富貴識既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限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啟我

皇上孝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虛衷無袒直佈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論方并論執李[illegible]

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促冒奸弊百出于是部科議發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并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辯聽處分惟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詆[illegible]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再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詞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推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和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并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謝

皇上痛根雪歎天共憤而滿

朝舉攻僅票函籍調理非巳實進之何究貫如是夫賞余
可誘曰
皇上而票函籍調理亦可誘乎孫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孫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
弑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援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仰知愼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
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非
臣巳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别有營爲豈
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
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干
國祈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梃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爲天之威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直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
癲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置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淆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
乎臺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濱奏皆爲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從信錄卷十三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庚戌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　國家勸臣以褒忠褒義為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　特詔顯揚凡以忠義為　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　國祚長久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揚選

皇上激勵節義之　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　召見稱云異人留為子孫光輔太平及　建文時為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順其身被戮瀕及十族蓋古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淳大定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　詔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皆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致禮致祭其坟墓苗裔存者厚加鄉錄欽此是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叠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未見激昂秉彝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為智以舍生取義為愚臣日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是其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維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脉耳今日必特加　褒贈錄其子孫庶以舒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于萬

年愁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勅部亟爲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肢斷骨碎即崇褒顯蔭於厥者何有要以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鄉録諸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又當獎與忠義勿致濫請諭浙臣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勅下該部速爲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籍仍命

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籌辭不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論調苦心于此可見

聖意未必概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進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太急必至生變著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爽項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羨餘布政司或有數萬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策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可缺乏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所入戶部之數失其慎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移臣書謂各處土司亦有聚衆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滅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收拾人心處置兵食以平禍亂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靡爛決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錢九十萬總督張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十萬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覆外其餘皆係請帑臣等未敢遽爲擬允示擬下部候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墩兔憨舉部索賞撫罕諸夷欲合力勦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事再爲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皆虛靡無益

奇情

表三方布置於三方

威懾秘若審度毅着若實言之有為

一人二卽慎擇一此彼熟爲我不能甚的是何故

撥破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岑之兇，旋僅見錄，我明萬世無疆之祚，即此已窺數之黑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錄州生員趙啓口詞，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衆，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濟水寺逃回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煙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强，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乘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爲絲暈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令詢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關者。奴既粮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慎大罕酋宰羅賽伯彥黃台吉及桑顏三衛諸夷衆莽二大都督三十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日前得其大辦，甚遼人栽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岑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奴財力具不知奴所用皆皆我之番並皆者之精銳更何益焉

得其我國家之財稱于撫賞廢國力窮于遼兵海於千時怨急一旦有急財不不我手方不易我用不奈何哉

民得不餒。今千戈擾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蒼喇明暗欧兒計台吉有王燒升部落不受賞。蒼喇乘覺華島之屏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升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擒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馱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之任父歹青之婿，職令煖太間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闕財闕有，皆奴之不如，貧虜爲其所賺，或逼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强。奴不得憨而購歹青，豈謂憨之不足與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與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千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嫌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衛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
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
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雖而難合其合
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犒
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守傾頽亦難終守且虎酋
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就功我未收鷸蚌之利而奴且劫
卜莊剌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彥芳
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遼臣之審時
觀變未能自决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斷[illegible]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憨衆索賞之使重來職
在關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
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
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指金縱間倡言朝鮮
已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
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
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刱不必然
之議論黷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
仇功罪見妬致瓦畫墁而婦良工之苦心裂足蹶途而憎

騏驥之千里雖鉗其口誰不其然釜鬵之形于今成矣奴
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
治[illegible]裝糧[illegible]裝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
留餉請餉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汎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
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粮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
惜萬不可推諉[illegible]緊要爲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擧
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
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薄之多弊也及今圖之猶

不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時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毀虎武安集賊巢及近滕小寨賊膽已寒勢已窮悉奔漂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
光誓心少海之淵可回崑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埋
光雖冤抗虎冠而身汎圜土血濺麒陛而影落長松一
事攖鱗各堅雄人併案一官忤

天下萬世疏曰臣伏見吏部尚書孫愼行綱常大分宜明
一疏爲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
義 請正舊輔臣方從哲弑逆之罪奉
聖旨鄉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幷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
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
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 欽此已而吏
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攄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大小之獄悉憑

衆証不到而可招詳許 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
藥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証
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
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
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弑君三十六獨許世子以不
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綸況以
新案傅古人果偪眞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未也從
哲爲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之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共同其賞若非愼行此
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愼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
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
議論尚有彼此若會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
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
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
善忘如師舟模稜如味道竊謂爲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
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貴于親見者以弑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明無
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
謚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面藉調理明以 君父爲戲而
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戰四路斷送封
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盜者此也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孚國不同考終無異弑逆之實
臣未敢定弑逆之名臣何忍聞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楊
漣抗言崔文昇以爲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蓋
其投藥之所愛君卓識臣甚韙之然則史筆之無曲亦無

識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臣能議者據所聞

備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敕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總之共成一個是而已

川師克復渝城

邠陽延撫揚述中塘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虞泰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黨矣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鄒滕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勦蕩漕運咽喉豈容爲賊所據臣爲是憂心如焚招兵籌

餉無米難炊但得梁家樓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惜有暫留秋班逃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其精壯者隨營勦賊更其老弱者在省守城庶幾隨足可省召募之費有官有籍又無逃伍之累藉以興工催取不啻再三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薊門之修築爲緩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皆在濟南附近地方職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其據詔之罪不敢辭矣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備瘦中兵素裕運籌決勝之才稍有沖鋒破敵之勇職雖容請旨兵以未奉明旨難議約束兵將相應并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有數千而賊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撒豆成兵乎況各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沓來職惟以訓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借兵于鄰者協力掃道豈非良計但職在力守封疆義同休戚非與本省諸官保以東省之兵足了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人自甘推委之咎也初三日接邸報見湖廣道吳之仁一本爲妖賊剝家猖亂乎事內稱留庸兵三千名福兵三千名鎮守濟寧張秋以防漕運之疏臣疏乞添處遼賊深所敬服本部以

挖河陳道亨揚新運清備甚急奴賊略聚可虞等事內稱調降右漕運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發營兵赴濟護衛新運一節杜猷辯略職所感銘復思鄒城之賊甚盛圍不出鄒滕之賊屢經敗衂截運之事向未可知惟照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滕縣入再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勢勇可以立剿掃蕩又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鄤李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加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齊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袞許士柔劉先春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獬陳寅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詔給冊命冠服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多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纘等在前皆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一本奏以釋群疑事奉

聖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存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知道

存此疏依幾

復鄆城鉅野
工科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宜
皇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繫焉近
禮臣孫愼行恭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日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旨
欲付史舘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宜

先帝　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宜可灼不進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好乎可灼不予告乎宜宮閣
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宜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皇皇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國與臣不能一筆抹
殺若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愼者此其
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政惟是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升果應進
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速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
親見以寛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愼者此又其一
也職聞
綜綸之地爲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胥權輿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
且亂者從哲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
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汚泥之中不能自脫今
日事理黑白雜揉玄黃番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
不主持誰爲主持以重
皇言定　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
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哥封
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

存全國體申□出貫之此觀股卿平保憎之安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
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
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又有辨說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
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先帝
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務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
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證之
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
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
丁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成疾身其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趣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
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親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恐言在
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
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負咎
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
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嘅然而非臣等所可
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棐華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閽者猶
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謁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護
我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謁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選侍而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奏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殺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先帝原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聖躬非[illegible]也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勑行該省撫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症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藥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病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殆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勑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illegible]

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當矣。
二司李可灼已有定會議罪，不必紛爭。
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爭
先帝崩亂討賊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令諸臣集實會奏，將以迄今未奏也，茲
先帝之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吾主忠義之誓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進不中，而國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醫毒于女謁，侯元精耗損，隱不可處
而繼以慕下之劑，烽以純火之紅，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而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弒，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即名為弒，以盾為正卿也。傳曰：罪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斷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翻可灼賜賞焉
可灼以忠愛免，可灼以假藥，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狀為委逐乎

先帝夙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
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羅鳴之
先帝，十旦成手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
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僭于意也。闖入悖亨，非張差之意，固即國泰之意
也。投劑進藥，非崔文昇之意，固鄭貴妃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
逆意者何所恃，寵賊者何所恃，從哲也。不爲紅鉛之
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當崔文昇之逆，不適
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貴妃、方從哲之罪，不察之三案
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以
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
惟斷其罰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躬，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人竊聽，來轉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言語，一切諸不知此兩

慈孝真耶，假耶，如以為假，則充類之言是也。如其真耶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言，直
奚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捏充類是何肺腸
乃欲匿選侍之凌虐
聖母之怨讐，是何居心，乃欲以臣子之逆，辭奪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議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先是盡清宮禁之職，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乎今日之
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先言輸日殆有先事之發焉，非過計矣，而
臣同官楊漣前疏，並清宮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
詳力將事委曲調停一段，專情不過一時感愛，至情追
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臣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節爲者，遂而果居功也，何若國之身例
恭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慕偉略，史不勝書，議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今迄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illegible]
眾叢之令，人啟疑泣下，迨其末也，麗人之皇貴妃、崔文昇
之掠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轄，令之讀諸野皆

揚謗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 國成，慎語與視，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罪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臣孫慎
行所為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喫緊全在李
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鼎湖訪落之時，遇哀過勞，已成虛損，痛疾誰令
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召大臣託張託后事，一息僅屬，易簀在即
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
無遺恨矣，何物么麼，不知重討而賞之，罰之等以
遺言遺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辭滿而觀，從哲過信
可灼有安進藥之罪，由後而觀，感底可灼有不討奸之
罪，即家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亦乎左都御史鄒元
標誰秉 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鉄鉞矣，嗟嗟，一則扶
國法 國史交相儆戒，禮臣憲臣至為嚴明，君
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國，陳微性漸之苦心，未可為清淡者道也，總之此
番公案，索役夫貴，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illegible]進藥
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

大學士沈漼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爲職掌也爲國家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卽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若不明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視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是唉駡辱人貪戀富貴舉平生硜硜之守而盡喪之進退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爲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自喩職雖今日卽去而使古先哲王陳殷置輔之後指與

祖宗多備閣員之淵衷借一愚戇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宜去負重劾宜去同居政地而心不諒于寮友宜去身爲大臣不能調和百官宜去事

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顚不能扶宜去臣去而區區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獨小臣也大臣亦有之蓋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中于腹心故所爲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腹心之計而虛海內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搜索無已一朝踉蹌并舉而委之於敵川中之變黔中繼之滇中亦被其蹂躪誰不繇此而今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運道咽喉之地叅

錯目逆我顏行海內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不太息痛恨于此着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微言及此天下事豈眞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朝日淺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能王之事冇爾致書勸其協和共濟已而憤爭愈甚從還海起念者亦無不致很于經撫而况政本之地乎直陳安危之介一萬言皆足以恨遠悲遠非薩王而隱然可知是非當久而自定至在閩議以閩邊空有備禦力主遣王象乾總督薊遼一疏盡情夷虜頼以敗衆稍紓

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七月辛亥
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伴部陳道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
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
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曰
今日我

國家當外氛內發迭見層出財賦甲兵捉襟露肘援之縣
來闊見若炎炎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却走之日而臣等
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徹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
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
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俯容言官
賜環降謫一事夫言官之責最重蓋為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為爭論也而事有所關
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
蘊盡此言以盡此心催此衆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嫌過
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物之于事前後而
容之宥之鮮不片言血濺終身約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充什盡復班行巽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耳洲天若有
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響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
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愛 國則同言各有疏而愛
君則一意為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戒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日尚未舉行想萬幾叢順無暇省
覽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近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命下其科貢未敢者且論破格錄用大哉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共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皇上愛惜人才之命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啓乞
也臣等仰奉　新諭故爲稍瀆伏乞
皇上垂鑒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論朱欽相等八員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殫力于垂裳之後則諸臣之忠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掦　五位兼集羣策以制四夷
聖德不揚
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
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
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
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
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
不明居于敬則明騖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
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朝祭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
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
身也循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
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騖于動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末如是不爲
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
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宮之中得攝[illegible]
欲不棄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亦然
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
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爲賢
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
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聖慮臣以爲卿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
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
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穳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從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居功䇿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共嘉其

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
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
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太劉摯曰使
後世見無禮于君拱手坐視而不逐必此言夫今務隱
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
皆若可數在
陛下參講晝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
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冒䙎
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入閣月矣見

陛下眞有爲堯舜之資天下眞可被爲唐爲虞之福而禍
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
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
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能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
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
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徒言四十
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
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
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
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死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突報應如何又言厭兼孝本當重處罰
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爲貴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
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挈佟養眞佟卜年遂獲陶朗先處置罪譴

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爀、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
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爀等身邊奸
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
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
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爀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殲
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爲名、顯是携
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各

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
皇考在殯、郊祀尚未舉、然承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
禮部復
奏謝、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堪憐。。。。。。
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爲災、邊人艱苦、臺城各處傾塌、關係緊要、
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修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爲賑助、以拯
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閣臣董應舉亟
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嚴
審具奏、該部知道、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謫外、彼已 陛辭回籍、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已在途、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責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敝舟在在罅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
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默處此而不爲
皇上陳之、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
策矣、第屈策者當提其衡、權散變者宜居其要、乃今揄關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修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為蔽假款以為藩尾天險人險亦既棋比而不疎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益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榆關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嘝校疾趨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闖項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禦不住為所闖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藩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瑕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扼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為關門之犄角所謂安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為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益將賢自練習兵以相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怯必死而不潰將賢自考謀兵以籌無敗着而不潰將賢能爛奸兵以搗無伏隼而不潰又以車為衛運有足之城擢控弦之騎奴之長技弗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憑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若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為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為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要挾之奸而款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絕其依違之念而毛文龍之孤背也穩守關之策其直截湊手似無要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鴟鴞罔不潛踪同心之朋鬼神若為避銳苟利封疆即如虎之相爭勿計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驪即鋒甲之多寡勿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巡備而樞輔孫承宗又躬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紆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怯款之心用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祖應魁李懷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為也遼患息即奢安二酋且閉風鼠竄又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事者為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祖應魁見報新兵著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祖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與圖料理關寧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閣中事
務、一切不聞、昨方具疏乞罷、束裝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
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㴶相攻訐者
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佟卜年
劉一燝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
工、莫不疑駭、夫一燝卜年之罪、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
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
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衙
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
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　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
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
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
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
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

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通夷、亦竟以巡按官
之勘明爲要。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
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
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爲兩盡矣、昔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
曰宥之三、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將殺人、什之堅執不聽、此
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
皆斷于法、微獨皋陶什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故
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爲

皇上誦焉。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匪朗自有蜀難、鄉
官如董盡倫以討全城、張健金富廉李大儒等誓衆殺賊
似不必盡奪其兵、榆關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
若全無一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物書兵部諸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詔已操
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而又調李懷信杜應
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略諸臣之所當
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
盡、決不敢黨護狥私、爲　九廟神靈所殛、伏案口占、語無
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已具遊跗同官亦有公揭
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候
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
土通國飲恨逆虜屑没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真正奸
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躭延藉口爲辭至紀全
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
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
旨了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爲
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
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千里
近亦二三千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
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便于期會者也爲餉
計也再疏擬住鎮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
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
待糧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
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
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
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
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爲慎重而不敢輕發
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内粮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
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
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
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
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闗支行粮悉于俸米載道而
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
況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糧官
而黔塔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什之長太息而已微
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爲
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既進而援兵復
不能退而慮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翌
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住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
命以臣具疏之日爲始即便移文管事其方面有司敢有
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
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甚

按臣史永安尚在闈中，新按臣已任監餉，舊按臣應任監
軍，盖其任黔久，熟諳夷情，身歷重圍，總習兵事，況剿[illegible]
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賴其共濟若池，至守難
撫臣李橒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偕沅，彼尤止藺州
一酋之變，當此兩酋並起之秋，爲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
懷覬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擇，應否即留
任鎮沅，乞
勅下吏部覆議施行。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

糧頗多，例應該部辦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警
交發，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
庫帑砭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內庫查備脩造，至期應
用，以稱朕節匱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
糧，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靡濫，仰體朕衷，特諭。
巡監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爲鄉人乞旦
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爲
皇上陳之，方今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
搢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脣齒也，無蜀是無滇矣，
不俟征繕以俟

朝命，旣而曰蜀危矣，朝命遠，恐不即臨，裹糧而前，不遑
啓處，不謂　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溯
延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參將尹啓易等，一聞敗信，自
烏撤奔回，而霑益矣，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爲土婦設
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十人敗于叠水矣，
尹啓易又以三十人爲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
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干
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逮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
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
殲，賊首殲，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

之濵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
米一石，行賚居送，祗爲盜資，避難流民，顚連載道，即受廛
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毋謂滇
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遯歸，霑平
已次第收復，天暑盛雨，寇必潛踪，驚寬似可粗定矣，然一
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
月十月之交，米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
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炌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
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接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士
標一人，滇西僅孫穆玉之機二人，滇東僅閔傳一人，監輝

惟有黃士華、而要識畏識、日求解任、亦不過掛名而已。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即竭盡心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等覩其癉瘝、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是將有城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為絕域乎。尚能保一年無事乎。臣覓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惶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鎮雄入雄安、從苴郝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矣。臣之勉為此行也、仰奉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為鄉人乞旦夕之命于

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　嚴敕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瘴癘為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矣。其次則　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訌、不惜傾帑以供軍費、溥海內外、無不謳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以為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自滇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乞

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下永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川、為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擾。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亦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為矣。其次則乞

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蓋自玉斧一畫、而滇不通于　上國矣。

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

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差上聯之

諭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illegible]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毋論久未[illegible]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無梗，而後有入滇之任[illegible]與蜀氣脈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為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為同室矣。若

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雅，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兩告之按臣張論，書

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為　社稷，業有同心，然非

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實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家，無憂黔矣。蕨西南半壁，終為　朝廷有耳。臣臨滇無命，及奢走困頓，條上，疏見非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若於觖冀望

皇上之一憐憫也。

賊攻曲阜，却之。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城賊，領馬步萬餘，攏到城下，知縣辛[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按[illegible]命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自朱[illegible]州衛通州所糧艘共四十六隻，在于運河彭家口湾住，有搶夏鎮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搶掠。戴沙溝、彭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并沙溝附近四廠鄉兵，共三千餘名[illegible]

淮。

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逃走。沙溝營哨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幫兵趕殺，斬賊五十餘名，將前搶去糧船七隻撐回韓庄，餘賊盡歸滕縣。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霧，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焚城樓房屋人口[illegible]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懇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illegible]

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先皇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標兵楊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遣游兩連將幸于本部院下七月初五日親臨祀師初七日早李監軍王副使徐副總兵本鎮暫領兵將至教場點閱官兵隨招祭六月念三日陣亡將士忠魂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仇祭纔未竟忽報妖賊衆擁一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南三里大橋外本鎮兩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中議號令先發游擊楊紹芳王化淳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都司楊國成陳分兵二枝遶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死千餘抱頭而遁我兵追至横河山水暴發賊奔竄張被水淹死無數侯天錫道閱師韓兵南下鄒滕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勤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滕鄒之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粮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頻瀆不謂彼賊雌伏之後復爾鴟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圍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州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遽至梗塞衣冠文物之區盡爲戎馬此其患何如者況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備牘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事機之當議有三而勦賊之要著惟一敵備陳之一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項臣疏添游擊就見在將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揚之後勁此一要也浦口南北之沖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咽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捍北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爲諸省問渡之津而應安徽池太寧六府幅幀寥濶祗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之不及而況此何時也徽安道且何以押運行矣千里之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六合皆可遥制且有事可以移往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庶西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隨時斟酌焉若夫粮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爲借給事平查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蓋

一房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弩齊發可以堵之于彼岸可以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粮之當議今粮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喉緊項已奪砲船粮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飲之漸南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粮尚未起運須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爲該府備禦之需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勅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粮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亦一二千四面環攻期于盡殲摠之事平銷算蓋合則力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羣力羣策以救焚拯溺而後寇盗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言如此者伏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隨時斟酌耳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謙等四十一名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頭行三十六名入貢

禮部尚書孫愼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爲 因辟輕擲可痛帥尾孤提宜併力開海外消耗描寫島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監督帑犒酌餉飽士卒愼攻守漸圖窒耿除兇事從來譚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爲一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爲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眞臥榻之側也

皇上豈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覩數十年來豢養遼臣戲視 社稷恣塡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恤我

國家全盛金甌茂視殘缺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巳歸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棲冤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爆起草澤之波濤海內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念而憤然作色也豈非

皇上忠義之士為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傍之築迄
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
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
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釁
致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既屠也甚為文龍危之計文龍
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
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傚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
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 社稷逆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
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
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濔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
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
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
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
生死肝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
文龍與之脣齒為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
之以纓飛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其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權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
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飢寒與俱者非必文

龍與非文龍之為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
不得不然也蓋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
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推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
得之者也文龍伎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
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
條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為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民混
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
登萊之地遼民不敢蹈望海渦一步則夫遺黎之在遼陽
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

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密而後可得其性命
之情則遼民之不竄入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
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
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
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
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為我 國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
不敢後以負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騷擾而 國澤蕩然使伏戎之禍遂
見于李暉為首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牆之內矣文
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護虛而色變也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此輩。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晩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日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藁香餌以招[illegible]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彊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銜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illegible]聽或

由旅順而金州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邊功訛以傳信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
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知篙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譁者。徒舉毛文龍爲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絶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説喜談文龍者謂逆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眞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賜蟒汎是赳赳干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絶無有入犯聲息又何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鳴浮浪此夫裁節漏巵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據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島跨鮮制遼控阨上游蹂躪寬奠撥擾南衛桃奴手足居奴腹心更有劒道直擣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絶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聚教訓之不免耳心於猫鼠之眠辟張爲龍虎之鬭仰海天而飲泣於巖岫濱渤之衝望辟提而號呼於登萊山海

之間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大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譚文龍鎭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鎭江既屠之後則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勝聚米可圖爾其墾澱屯牧與士卒耕者是共練樓師沿海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爲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糜
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予朝鮮曰爾國渾容文物。畧似中華風俗
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恩毋相變。毋
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
望盡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爾先正羞。如是則朝鮮感
恩欲死且呑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
須可繫 閣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
深冤之莫逐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慰之曰爾遼煙雲稠密爲國保障。一旦罹
殘於此殃心攸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壓生聚朕將賚
且社營爾所以恢復永建迺家。如是則遼民死寃未盡者。
將扶老扶幼裹糧宿師以候王師之至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　壬子

疏諸弭以恤民力祇飭防以集人謀盡人同天與修省之誠意者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修
省疏曰人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
矣揚城陷矣庫金劫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叛人倡此
以激吾兵耳及四月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
曰淮揚至于五月廿六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
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淮淮兵亦宴然也然後奮揚
城內真正思亂奸民殆以數千計而蛇山一派則不止揚

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矣尚不知何日動也此未
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之
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豈能飛
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哉
留揚郡鎗銃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
初矣清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
傳頭也然竄于糧船且皆此四千人勾連可萬人賊不敢
問有深意焉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撫標都司徐尚元報稱初
九賊以萬人攻夏鎮吳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賁中軍領
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夏鎮啃官不果守備葛秉忠經過

相値無馬無械關者陸化熙促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傷
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徐兵不來四面火起乃奔還船船
已先焚矣先化熙之手書見在化熙權一時之急非有他
腸也賫書官親手殺數人亦戰死至宿遷職前營守備王
鳴鵾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桐珍等遇賊于黃泥山下幸
自封有火罐數十件向前攻打敗賊走力追之擒賊首一
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
首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據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
偽稱安民王以廿八人塗面稱廿八宿口稱我佛出世廿
八宿俱已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

二萬餘人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
職已決意殺賊即于宿遷縣推牛誓師將劉永明開刀祭
旗訖臨刀猶稱寡人受享已彀但弟子不來救云云當賞
王鳴鵾等銀一百兩又撫州知府李煒然船已被賊留住
亦藉鳴鵾等救脫遂至桃源李煒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
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粧點一篇好文字以報內矣職
羞而不爲也夫葛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潰也以無械且無
援也突然之遇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捷也以稍有械
也亦突然之遇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誓師
厲兵一面發檄文數十道招撫鄉愚曉以禍福以孤解散

計一面委加銜都司盧學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管
監併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
赴夏鎮矣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枝郡縣
之數尚不過五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震
謂何六月十六日臣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
數百里許鬚眉皆照徹以烹茶潔淨無滓家語云黃河清
聖人出
中聖已當陽矣安用再清爲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
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瓦皆動天異謂何六月
廿二日怪風大作折木發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擬

送在岸者粮艘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
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
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靡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
向南脚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蓮賊之
爲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敢
喜而見地震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主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爲　社稷計也若夫驛遞
當蘇人人言之即沭陽贛榆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
十二匹昔爲僻壤今有逆賊則濟北郯城路皆阻塞而此
二邑頓化爲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每一使客至正

官輒單騎自顧馬於民間若可知矣推斯以往若亭止於
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與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
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惟發郵符而倘馬戶逃驛官亦
逃至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脈絕矣若用兵之
地應急減新餉多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者也此亦早
計修省于盲中之一也夫職以痴心惹謗復以熱腸陳言
職愚已不可藥矣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天人交窮疏曰臣薦每觀前史辨忠
邪之分途著興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疎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接引
正類葺罅補漏可轉亂爲治世有大奸巧飾諛辭暗傾善
類黙庇借援驟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爲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罔　國家于蜩螗
沸羹之塲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天鑒赫焉尚不悔其顛倒
也二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搆譏
去孫愼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
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illegible]于三十劾疏之闕

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爲楚英輕于鋤齒屏匈聰于逐良臣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
已重爲藉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
盡之計孔聞等去而淡益倪李育等逐而宋不蒞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欽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
處其少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驅鵝終至蛾
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
厚而緩求旬月矜矜之輩反掐淅而冄督怨婦霜飛于六
月冤臣寬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

寘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乎反無溢條
至于遼虜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耶萬段何足惜乃
湖兵則臣郡辰州應募者遼虜失陷郡人在陣亡及每以
桑梓求見臣故得訪其遼虜二事之詳遼陽之禍起于袁
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恭難遂縛
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齋金以啗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
聲息驟之城外扞禦連宵苦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堪
憑諉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擲荒拋

頭走矣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誅深一誅
一局巧一局謀求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
不欲殺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曾驗之近貧軍困斂之民皆髓
血乃棄城數撫鄉三千萬如潑面之沙巧騙撫按鎖三十
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　請禰
加派措避隔若　九閽步步訴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
不獨蜀黔齊魯已也泥沙委棄而漠勿求膏血竭而征
勿減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票擬主持清議況
全劉伏闕顛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爲不多何至今
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
行其言矣見有極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
則遁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迎款過道中
托數千金于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郡而蘆受取則又營廬
于輿襯遣押客日伺　內府交歡緩急之奄借以招寵又
勒奄以振威樹黨清裂之衆皆奸輔作之俑焉
祖宗朝逝疏所必加者也至若成喭所不當商何至以奄

人銷骨之私說幾。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陛
淸 母儀之芳規貌媲胄于輿臺褻壼範于屧扃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凛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荐之言不實願微惠于
祖宗之靈遞五行吏揖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拱之
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濫

縱而眷美机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督暴狙猾者黷墨而
容探聲息浮游者虚擁而弃視蘧廬以
祖宗金甌玉燭之彝典屑越于書蛇指鹿之詭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雕虜夷犬之樞策勃子計
專擅水淫婦口善污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污面我心出爲
青史斧鉞又不思
陛下祿陰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倒之謂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漏誰臣豈不知
韓文請于暴奄楊繼盛死于嵩黼然一腔血熱徑而灑誠
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干于地下猶生之年也訪巢許于
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勘明種種顛倒。
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而貫虞天
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詘詘血流恐遲則瓦解魚爛之端急
則四分五裂之釁留此公案于天地間垂之奕代不泯耳

疏入奉
聖旨落職爲民
科臣朱童蒙疏劾隣并張士顯妬害揭榜劉鎮華情罪請
丕議處分
貢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倧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
一襲銀一百兩仍 賜
勑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航海入貢艱險備嘗
其領賞外加賞紵絲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綵衣一套隨從
員役各賞銀三兩以彰朕懷來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

卒告警變在邊兵也內有營浪外有漸卒設法整防備
堪防禦世爵世素蓄之家下精按而厚塡之勝烏合齊
萬萬也易謂驅遊當酌驅途之田蠢矣李案究倘何曾
解懸推是清曹閔局蕭條逆旅而資郎任典鑽營一差
反得鮮衣怒馬翱翔道路此輩假差爲利需索騷擾何
所不至乎欲清驛符當無禁止途而禁雜流一應借差
馳驛者盡行停革至下捎資解邊費本少而取償多明
是騙局尤不可許而諸部名色之差亦各量爲裁減則
輸路省而疲累甦矣以上十事或人所未言而陳其端
或人所嘗言而臣竟其說總皆目前之要務軍一圖之
大計惟望
睿覽鑒裁一一採而行之尤望
皇上務勤政親賢納諫以爲籌餉練兵四字淵衷以慰
吏安民四字兆盜賊勵精圖治坐致太平臣越在遐荒
趙首
闕廷有餘禍矣
贈義烈鄭賢董盡倫光祿少卿蔭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
祠歲祀。

兇。磁。罷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
。。。。。。
潛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樓桃塌湯站等
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庸愚在遼
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逆
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颺米
堅根匱援絕而猶伏
皇上威靈廟堂勝筭計復寬奠衞聯南衞而上年十二月

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勝其志之
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偏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
期臣張勢究鎮倡率南衞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
守急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衞
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　闕庭未嘗不太
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爲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譔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
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劉碁礮石之
屬以資城守而更寄運　神謨以折虜志使彼爲我用而

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
事以來兵餉衰於瀋河之役水卒次于　詔使之還既騷
我卒於彼之江洋更耶彼餉於我之兵士困疲極矣而無
籍之徒非謀貴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扎動騎官爲滿
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爲攢眉臣思奴酋髮難皆爲市
井無賴所激宜速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扎以入麗者此登萊聯朝
鮮遏亂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
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
海而登萊接聯滁順密邇朝鮮但今各島聯絡其中島上

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處無不効命
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
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
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爲登
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
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
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
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
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
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

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抒
令陳大韶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
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扎
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叅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
州則斷奴首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
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
伸以海州叅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着
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扎委加銜都司林茂
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爲之應援石城
東距麗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五十餘號用遊擊

委守備秖俊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鐵
寬鎮二百里即用經略扎委鎮江練兵遊擊張忠扎委練
兵都司署遼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靉
間並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
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遠
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瀋
山海關更出師蹙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
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
遼兵旣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
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遼處者謂遼民識奸册令渡

海正不知遼將武多通虜遼民頗實懷報國且揀其壯丁
爲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遠處何奸之有借遼給臣餉三
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冰
募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
守以襄恢復至討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
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勅下酌議處分儘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决誓以慕義之餘年爲 國家竭東隅之報効且臣
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襲取寬鎮八月撫臣即渡
河東徙以事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城復陷致臣

効忠効義之雄心淪沒於堪悲堪憫之時事而更遷延會
錮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談空談乎
況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
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豈
能安枕且奴衆雖不能操舟而遼民捕魚爲生者多爲賊
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
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原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
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懇俯　廟堂以未
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
挫過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冬辦事不可爲奴得併

力山海悔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盡
弟祈我
皇上　勑諭諸臣毋厓泰議使得悉心計而盡弃乎鯨吞
鱷噬之中即粉虀有餘榮矣未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抄出到
部爲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廟吿
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
紛之何哉假令檢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即不
訪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譏

其後也文龍滅奴則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
芻中梗奴一意西向擐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况其
列兵旅順攻造風帆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泥稱兵鼎鼓棹
迅至彼時即悔援濟之遲悞何及哉據文龍疏中款奴情
甚悉又謂其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島使
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
虐逃依屬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衆者亦且數萬
誠　勑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選遼民勇
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
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粮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鬬者費倍省而氣倍壯是一兵可當數百兵

也夫其不可丸泥封鞭箠使者　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
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
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閱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
獨淮兵前奉　旨過海而衆足淮揚藉口剿妖豸籍之威
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爲
昭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之以爲害而奸者覬之
以爲利所稱假借剋委摽害無厭藉其力不恤其私利其
物致孤其望則柔遠之謂何臣部當與經撫諸臣亟嚴加
申飭矣既經具　奏奉　旨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遼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疏曰，臣頃于講筵奏關城事宜，仰蒙
皇上一一 俞允，且急儻更易經略，一時諭臣同心憂
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衆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擔擱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來伍，有逃將議築議鑿，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不前，兵不練，何以爲守，西虜決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欲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月，逃將之破局，逃道之籌策，寧足爲乘勢山三萬之蕃民，豈可忍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民，曾

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興可緩之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令讓爲西虜之暴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及而逃，受難于危也可乎，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稱其手足矣，道將倘有籌策，而彈文又剪其羽翼矣，將使才賢臬詰于逃官，敢勇程材于逃將，滿鎭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嘲笑有聲，蓋精意綜理于蹙眉，神情凝滞于偏祐，謂不可懲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爲目前，而又失其遠大，脩不可任之人，以爲 公數，而或觸于忠計，聽不可信之話，以爲忠計，而更肆于公勤，此山海之大槃而逃官逃將之爲也，經略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拜鎭，意在守關，自是滿 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逃者，遂借守之說，以謬逢主意，而既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己之不爲逃者，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之者，實難其人，已今舉
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職三四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猶未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尤得以自竭其力，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

柔其短，臣亦可以爲道臣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之日，奴未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爲
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知斂戢，亮鋒則臣與諸臣將先簡驍勇有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提撕全鎭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棄弃遼人，西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憑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豫，進可攻，坐可守，然後用事諸臣中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光皇帝之生成也臣適與禮部侍郎鄭以偉議以偉謂臣
不可去中樞仍當擇任經略而以臣往來關上爲督視其
次第極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萬不得已之
時諸臣或抱欲爲之志或抱有爲之才而未見關城之事
臣亦既見之而甘以身任之豈惟仰負
皇上委托盛典即自修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
臣心或謂妄以經略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爲才不堪負
荷妄自擔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睹臣俱有所不顧
矣事急情迫惟

皇上憐臣眞懇之心唯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兼務數日内
便可單車赴任待歲終稍有次第便可還
朝其合行事宜容臣另具以聞奉得
俞旨
遼東經略王在晉請旌苦節疏曰據平遼總兵官毛文龍
呈稱照得職原係山西平陽人也寄居浙江杭州年九歲
父監生毛偉弃世母沈氏年二十六歲即守制家事零落
職伶仃孤苦無以爲生幸母舅令順天府尹沈光祚養育
成長職念母老家貧因遊邊塞癖仕以斬獲西虜功升萬
臣旋蒙楊經略加銜都司母年六十有二發抱嫁從杭歷

書召職私情烏鳥罔極私衷南望涕泣腸爲百斷陳情歸
道不命給假此時職亦念忠孝不能兩全 國家正當多
事不即南歸而母因念子展轉床蓐已成終天之恨矣雖
比皐魚之痛竟同吳越之仇此職所以呼 天望雲而每不
禁涕泗也然在遼建言上院亦未嘗下擇剪荒遂致遼廣
連陷職每念臣子當以身許 國故沙場拋骨爲將之榮
但慮一旦裹革則職之爲臣盡忠 廟堂必爲職顯揚而
職不及爲母氏陳其苦節則爲子盡孝之道職實有虧而
職母氷霜之節操是以子不孝蔽其善矣今當
聖明以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天下如職母者應在旌節建

坊以彰風化而本部院鼓舞將吏之法必能達其萬分旗
結之心事以得其寸心感奮之必力職非負駿亦怒蛙也
願居鼓舞之中敢求心事之遂且職有戰無援自分一死
報 國職死而誰爲職母鳴節乎即職弱弟毛季龍肄業
錢塘庠學亦安得如職存日有本院鼓舞將吏犧職之海
外孤危爲職題 請旌節乎庶職生彌奮斷結之心誓當
與賊不共戴天即或從事疆圉而忠孝無虧得含笑見母
氏于地下矣伏乞照詳 請建坊 旌節施行等因到職
准得毛文龍之母沈氏青年守節臣在浙多年業聞其梟
文龍崛起邊疆伊母倚閭屢盼天涯遊子念華髮之垂遲

學脈湮沒已久甘心聖學理趣洋溢非教無道學可及

九月癸丑
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臣以待
盡之年目有家國之志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闢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皇有子臣受不貲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
情臣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

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
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
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
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
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
惟是錫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
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
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舉目如
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得此寥寥則古昔藏先王之
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
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
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
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
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

遯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
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
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
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
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
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弃斥逐之日以此洗其鬼蜮消
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之語端爲濟危救

若良方非盡惟至命妙剤亦覩斯道太盛覩諸林下臣考
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發
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煩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
位極人臣勳莿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
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
以東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
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
一倡衆和幾淆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
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問童蒙之言惟自難自策更
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
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
之戒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
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
意該部知道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闢講學之壇
等事臣讀之不勝悒愧竊惟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
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
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開家
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等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日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
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
以置對今臣等捌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
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
俱有而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宜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
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
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
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惟乎童蒙之有
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敎臣多矣臣方
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卽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講學欽贊

正而明快而切可謂書言學問淵矣

聖功疏曰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揚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
進說文武公卿序列充廷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非不歡欣祝頌
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
道此舉

從心盛事

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也師旣向學臣獨敢自弃乎
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也仕者仕其所學也賢
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情之名判而二
之豈仕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弁髦經傳禁
口講習之功師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學而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
羣臣可不學則面墻者何云前代勿論于祖宗講讀之官
崇顧問之佐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從而禁之
其奚觀焉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便臣獨以爲文事武備
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岸誅罰出乎帝則督師

動衆必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化晉之
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爲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
切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
馮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杜倚門墻惕風紀表率憲
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樂就人才惓惓惟
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保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爲
皇極勸勲之人必共忠且勤也而叅倂其禁之也書院之
設實爲

皇上闢首善之功臣入署新治事未與贊草助之力非
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至累三臣謬蒙
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復丘林讀書以終路幽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
同心同德悅禮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
唐虞三代之隆矣奉
聖旨朕留心學問登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
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遂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做厲官造禬之義
近搜

胔典復有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滌民厲以勿傷宇宙泰
和疏曰臣幼讀禮周官借人之職以掌除骴禁孟春存掩
骼埋胔之令卽古之築觀者豈獨彰武功明德義哉蓋謂多
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荒所必至也查得
皇帝朝先臣李秉巡撫宣府奏據土木鷂兒嶺戰歿遺
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荆諸鎮并掩不下數萬皆邊臣也而罪皆
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滦縣等處弄兵潢池之赤子餘接
治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是亦如

大之
主所心惻也則掩埋之月令不可思乎李秉故事不可做
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祈曰造與所
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凶荒與民之亂喪皆禬焉又
有小祝掌小祭祀時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
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辠疾解者曰辠自貽之毒疾者
厲氣也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遣官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瘡痍乍起而
妖教繼之大惑不解斬首就戮臣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也查得

敬皇帝朝先臣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秦
晉大旱特
請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邀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禮明信潛孚兵荒永息
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爲荒唐矣臣官贊太常吻小
祀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議者或不與
宜室夜半之對同類而共譏之乎所以然者爲

國以禮禮設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
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成象也六
曰瞢陰氣蒙蒙日光瞢也三兆數見而東省所報人字之
象尤難𢧐豫則所以預禬國荒修禳民亂忍不與禨𥛛祝
網之仁亟亟並行哉雖明德薦馨無煩尸祝而遇災知懼
不廢禱祈臣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聞詩聞禮潛摭其爲
上爲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遠遵周禮近循
景泰弘治二朝事例遣祀除獻用禳氛祲俱限冬春之交
各該有司于厲壇相近所在另置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

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先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
月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
倡建鄉厲壇社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
設壇歲祀者撫按徑行旌獎此事據臣所知在山東則濟
南府同知唐謙吉昔爲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賢之山
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
自蓊前令天長募古循良之治近賢之保定巡撫張鳳翔
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省院司專議委用必稱
任使非虛與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身首異處之遺骨
浮江而下者臣鄉賢監司守令自能覩物興悲恩流枯骨
無假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位下流日[illegible]上游之仁
政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覩昇治民安臣
犬馬愚忱無任激禱之至
山東妖賊流刼金山口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王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廣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王牒
紅面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憨爲主憨之
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視爲重輕故講賞爲羈
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朗素其人則桀
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貫重而不與諸名王伊奉憨之
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
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illegible]
夫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illegible]
屢發憨賞誤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illegible]

有西虜不款有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祈虜不然
難即一年一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款
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貴英恰復索往歲王歉之賞而臣復
論之曰歉何在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
十六疋之價而臣復論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
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
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
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斷華舊賞倘奴酋通路背
盟陰合當雜顯罰藎指天爲証也姑與之而深栽之處其

有後請也是役也副將[illegible]梅張喇嘛王桑吉
叭攮白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謀於其間而
浮議絕牧民老丌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迴百折而
款事成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益
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
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鬪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決且矣
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虜寧高台堡
之賞屬寧前又歹青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
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即宰賽也鬪粆花亦願來受款近
使以爲宰賽粆花切近於奴奴動粆花必先知之奴地距

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於
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
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爲忘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其
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爲迂矣
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慝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爲虜
中最悍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
曰憨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憨不敢爭而抽扣代之
爭其擴臂者八部既强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
一先是督臣遣使至歹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羣食於帳
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

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或
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力姑與
始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擬置藉之
爲牆壁恐前鬪思補而後求且擺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
季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邊人邊人益爲陝朵顏
諸部亦漸生需索矣昭明信於犬羊責寒盟於猾狗難爲
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顙台吉原非薊鎮之
虜乃竿索羅部窺我之弱率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
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
者爲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爲助也助不可

當而賞遂爲例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端豈可壞若臣初

五路頭目妻子被賞英酋所占頭目憤投粉花粉花不能

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真夷雜處其中間我圖

恢復遂悉選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間悉用真夷渡河以

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

間彼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

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

强之策也夫籌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筭至于復虎酋之賞在關部督撫大臣當竟

成之臣可籍此以竟

聖明暫時之東顧矣

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

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

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

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嘗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

收之以存武也一局以適少文書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

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進途也此文

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

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將使執披堅之味卸號曰

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

而已見猶之擁而遽責以衛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

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

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真才恐不效于

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

觀察而後真僞定今以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

出榜勸使招募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采其頑

劍抱策羣然而赴

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蔽無窮

之希覬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濫下啓之欲孰若宏吾網羅

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

寄耳目于羣情施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聰

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人皆多士另爲試矣策論

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只偏之華難信韜鈐

之實況論武與論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眉宇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臣讀

皇上比照之場例除頭場瑣屑不致煩

宸嚴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其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訪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投單

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商訂揭進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銜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

欽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況總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

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加詳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

而錄是永行天下不復肯以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問

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揭屯田事宜

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逃民事務太僕寺卿督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孥古饋餉艱難之時為此急畫圖屯節省糧以待利於後年者故以兵屯當年糧餉即減如趙充國伐先零亦是

如今馬餉所費者九萬有私三百六十餘是也職募人臣當年兵備取足如轉運事替代非募人為十加屯義省庚辰錢二十萬稍足也臣以今年季夏親事去耕種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拜地方不報逃人不斷屯不得已用召公孫議買賤馬幸安兵屯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戶錦衣屯赤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衙所買地儘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畝四當戶因陳雲漢戶報無多值王鴻鷹銀至頭其往視收穫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收歲收入必多至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田法多盧鴻如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一職惜其時六需屯甚急而地利之遺苗甚多也欲盡歸之因閭經歷姚鑑曰六處荒棄不久閒之甚易請設六官督勵一畝農工止用人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者兩為力不多其餘農器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蕃田晉卿千總張光宇等聽找此法往式之通判六處荒近於水呈田可二萬畝亦奇即雙港白塘口辛莊一帶荒水田可容來

只遣趙鏜駐濬便益跌有使者亦不能以一待前且之開自便六私亟技一長策

旱田可□拱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以
運也仰令召人挑濬陸郎諸人皆畏事勤力其行也不過
馬不乘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鏜等共事者其何以以
圖萬希數庶則宋彬摯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疏之
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鏜法屬之孔諸葛
郎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不肯以
國家為念睹勢不得行
盡塑可奈何耶議擱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臣聞之語曰問國
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與烽火戒嚴干
戈正急之際
祖法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寇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
也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
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騰京運地護衛寄養湊

渾十有三萬而馬更狠之自種馬變為俵寄而額因紛然
貓牧養近地以備緩急奈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
請討之議屢奉
欽依嚴行禁止今甲昭然今保定總兵督欽請裁解京
馬價支收買馬矣不如令卸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
百之馬翻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京師浮添
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
秋民騷蜀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觀伺
尚不欲其馬之備也邪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都關
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諸臣於法而今且

之馬豈更富於
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於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
責將誰歸仰訴督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定例止三十兩
耳欽請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
駿以為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
尚可謂之馬乎
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彩俵者
力强歲少者耐走而每疋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
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
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誤閃之抑趙

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利病
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願臣愚
命卸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
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詎輕安敢無說而至於寺卿張典
王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為閑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時
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
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
為例是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
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為叵測莫若仍舊貫之為妥也伏

乞
皇上　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
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　陵京有恃臣民
幸甚。
宗社幸甚。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藐躬克
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
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禮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德兆之祥但刑獄重
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
固監候愼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
强賊所犯情眞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卿等傳
示該部遵行特諭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廕敘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聖人念貞勞憲臣以厲羣工疏曰臣讀書至九經章曰敬大
臣卽繼之曰體羣臣曰體在血脈心志罔不相流通之謂
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在
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
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班班可考願
陛下念辭敷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擧首爲百僚勸然敷政外臣
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撑貴陽數月矣
兆兩三月不聞消息臣憂心如擣平越兵敗不知誰爲撫

濟張我續移鎭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撫李
檏督學劉玄錫此三人者如稿葉之禦衝飈一出入息若
日如年矣竊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卽陞都御史浙竟賴
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地無他虞卽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錫玄在兩司中孤掌獨拋如蜀中之戴
燎周著萬綿等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
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
明君之行賞也煖如日故人勸極力而樂爲盡情雖所以
厚諸臣亦所以衛

明閣代天
奴之所長
也不可不
辨曰以破

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
義其既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其中間有逗遛老
亦人之情不然涉屺岵之事鞅掌僶俛安處之詠陟詩備
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爲雲貴兩省及山海
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事平仍舊無論
事體不比中原之一即道路嵐氣見者心傷亦鼓舞人情
之一道也臺臣雖有志操如近日梁之棟先年拿獲劉保此
奇功彼不自以爲功今驅馳于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嘗
作二差彼不自以爲勞臣閱其復
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

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差者無所用勸臣心豈
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顒
天仰懇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職守勤勞應錄叙欽此與錄叙其
李槿史永安劉玄錫萬緝等見在圍困着卽加銜以示激
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准筭兩差俟事平照舊梁之棟依
議優叙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暉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
兵毛文龍接伴院臣李辞遠馳啟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
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站擒斬假達子十餘名生
擒真達五名前來獻捷真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
鮮國穩城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
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
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
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惑其邪說誠本國之不
幸着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
我之經綸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
切照前項真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
譎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

惑合先具本備辭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
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詗知或使小邦時時往
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
奏知於副總兵豈有容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
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
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遼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
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
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卽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
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

事乎據此推之虛誕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於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
並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茲甚奉

聖旨據奏逆奴情形該國揭發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討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六

秀水　沈國元進

十月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幷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幷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獻

闕下請

旨正法情罪稍次處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幷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參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麼性最兇狡痛奮酋而謀爲叛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明動干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傷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逆從三巳半登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騷騷幸天成之遠播致藏郡之立平元惡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縲緤而盡戮徒若承嗣事豈人爲孽由已作亟宜解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棄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援賊盡驅扶傷帶死之苗追剿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爲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密定暗擒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霾盡洗根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

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預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其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懸示傳示天下以爲主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湖廣道徐卿伯奏曰臣前疏欲督臣張我續救黔路由綦江住遵義蓋遵義通川貴之呼吸扼水藺之吭背去貴陽不過三百里可以作黔省之聲援去平越不過二百里可以爲撫臣之犄角至于牽安酋使其內顧而省圍自解斷水藺不得合交而奢勢亦孤爲黔爲蜀計無便于此也亦

無重于此也。譬之奕，此點眼一着，而全局皆在我矣。督臣
聞。命之日，即倍道而趨，尤嫌其緩，乃職則其仰遵
明旨一號，大意欲住辰沅，噫吁，悞矣悞矣。夫辰沅在黔之
東，去黔尚千里，兵進師也，止能解黔一面之危，詎與夫三
方適中，形勢利便，如遵義者之為得力也。且所責督臣援
黔，欲以兵見在兵將堪以應急耳。今合川適楚，又須一番
料理，道里迂迴，不知久圍之黔，能待乎否也。職謂督臣斷
宜住遵義，再不然，令鄖陽撫臣暫時移鎮沅州，事平即回。
俱無不可，而督臣辰沅之住，當夢想不到者也。職　請以
遼事驗，有毛文龍以往彌串之間，可以窺奴，不敢狂逞，使

文龍今日回而餘山海始出，廣寧、廣寧始趨遼陽，則失
算矣。是役也，何以異此，伏乞
勅下兵部，即刻議妥，馬上差人傳諭張我續，無得畏難遷
延，規避辰沅，致悞封疆，責有所歸矣。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聖旨，遵義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
勦。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羅勤事死難，
併與萬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命督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六

（徐侍御之言在耳也）

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奏
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
達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
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
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
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
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
拯救無術，姑為此漫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州，不

為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
聞之不為不悉矣，豈尚未信為真耶。豈臣原稿為賊所得，
被賊改竄，撫臣代題者，非臣真稿也。撫臣何為望臣稍緩
征戰，覘其動靜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覘之已久矣。第覘其
自二月初九日，統領賊酋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
矣。其造雲梯，製滾牌，築墩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
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刳掘，枯骨無不拋揚矣。其今日打一
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燒一洞，殺一堡，
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第覘其今日縛我一塘報，明
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覘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攻，而無休息

矣又覘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清攻平埧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又覘其陷安順陷廣順龍里新添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喆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寃西守備王懋淑各衞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凡矣安酋之動靜大略如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耶鬧撫且趲兵趲餉倍極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電而來藉其威稜退賊三舍果勝其首鼠觀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可殲渠魁赦協從亦可彼時勦撫惟意又不必執言矣

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堯等和之奢社輝至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盤據乎壁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殘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噉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備耶鬧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衞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共兒賊首羅應奎等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半水舖賊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

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死者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伎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況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頗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髮禿如可撫豈待今日黔圍城之初賊射書云爾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益賊已笑我之言撫矣況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　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躭閣猶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

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橒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

贈恤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衞千戶世襲與祭葬

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遠征調援勦等事著給敕書便宜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准暫湊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

已遲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以
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
備紅夷
福建撫按題稱前事兵部覆請略曰紅毛番部落種類
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
民潘秀等實勾引之六閱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窺
何以未飽而颺我不惑遷降夷者之三十年閒大有容
以美食饋之以其言退之耳夷是役未甚知有大利也
然而倚智頗開賈形漸熾十數年大舟巨炮截我商于
文淵呂宋之間者始驟虛歲縣綿貨物悉為彼有而商
亦猶附雜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逆欲加粵夷側住內地
而與六為市之粵不從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
湖今且以三舟直入唔峽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
則前後左右供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我
有利亦勿可與敵雖有銃兵勿可與戰倚或徒偉一
從足厚費勢而損中國之威墮益也又聞夷舟高大
厚利深誘不利嚟或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

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
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亦往往多不法
交斷貴放以汛守之兵船其交通之穴數則閩之要害
和在絕毛以夷而在鋸民又不在郡民而在洪安兵將
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自
令鎮道諸臣提重兵殺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猶其不
得志于粵即不須剿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
遠去者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覆請令
命下移文該撫按
附門遵照施行

以光史才 了孔所集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　國有與立必
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衮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
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
皇上嗣服之初重崇儒文横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
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獻售編摩各優

長其間揚
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模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識
不厭富耳目聞見之周歷久則識詳而儲備是以獲騁之
筆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既瞽
董狐決策于志遊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
川偏遊之餘商古確令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
司馬通鑑纂之官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即我
朝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
千古夫孰非篤任耆舊發抒積學之明效大驗哉今
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巳日闢東閣兆講幄勞臣爲

公論共惜在廷業旁搜類舉野无留良矣乃五十餘年迄
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稽啓事非
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葉清芬東
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
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鑫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詢
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昨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決
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支
章論荐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
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
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党卓

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
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
短取長從古如此。而況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爲
起用俾操直筆于秘館哉又有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學
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所當如
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秝
佐載紀者也外此如此宜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
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妆薰蕕以濫奏瀆伏祈
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
勅下閣部將李維禎周獻臣即將　特起俾預纂修之列

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年記早成實錄底黃髮無怨。
青史永賴而我
皇上愼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山東登州府通判王一寧上言援遼原抱同心報　國豈
懷異見敬陳愚聽諭因兼報出海日期懇乞
聖明亟賜襃斥以安愚分事緣開過事而協謀者就臨事
而忤見者危職讀聖賢書閱古今史豈不知臨事好謀是
何等語廉藺寇賈是何等人而身蹈于至危至險之中乃
當此無蹤無影之謗聊謹薦爲

皇上備陳之臣一介書生去年因憤遼瀋失陷挺身獨往
朝鮮借兵回至鎭江適遇毛文龍禮聘央策擒獲佟養眞
俘獻　闕下蒙
皇上欽賞職銀五十兩及後部科僉議授職以通判之職
職受　命飲氷圖報無地及今奉
聖旨前往朝鮮救援毛文龍叅酌軍機相時征勦職于五
月二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日蒞任隨將所帶官丁八十
于監軍海防道處過堂閱操因船兵未到候至七月十
八日祀海開洋間忽奉登萊撫院批道據平遼副總兵毛
文龍呈稱上年在鎭江差生員王一寧及加銜守備蘇其

民解功請兵今春千總李景先回稱一寧等船駐鐵山收
換文書有孫尚武者蘇其民奸彼之女冒名領賞眞贗僞
官李世科是一寧受其二十金改在歸順數內并插入游
擬名字及世科歸嶮山殺人是一寧受賄所致公文九角
止投二角有功官員都無陞賞各懷憤恨等因職讀之嘆
曰異哉何異國來此異聞哉夫文龍與職桑梓至誼跂孳
至情他鄉萍結患難共之蓋骨肉不啻其切也胡爲乎來
哉此語職涕曰必此天之不欲職捐此餘生以助文龍成
此斬賊恢復之功乎何物李景先么麼讒口誣人一至此
乎蓋景先向在遼與職有隙此番以職將佟養眞等俘獻

史館不定遼信無憑之言以自惑其胸心

能以武將肯聊徙立後來人楊椿曰武臣之未成功也多
藉文士之籌謀武臣之既成功也必謗文士以寬死職回
首五雲不知其涕泣之何從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兵部諸孫義烈土司
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
奉旨 按遼一門戰歿 眞血錄之所不容緩者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
大約謂九月間已收聲雨亦稀少正各兵催建發勞之日

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歷寅卯兩
時始晴朗融和至次日時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偶
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體試銃
于寺延燒大寺寺中儲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
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
時盡燬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
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邪四審疑供報相
同委屬試銃而失于其旁者藉弁如張體龍皆關于火藥
之人則其非他人所主可知也方提捕該管員役嚴行究
處至次日水兵營將擊金冠等報接濟遼十三山遼人王

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女首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
九月初六日山民破陷夫百務方興秋防甚急天出雷風
之儆臣何敢謂遠不可憑而況軍務之急需即秋毫不可
損而二萬斤殘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了遺亦可憐而萬
千遠敗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明人事之殊更屬
惕厲除臣與合鎭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
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
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
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正須加意綢繆

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女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著城守有功着即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
其餘道將各官着有功次被人掯抑的都着查明具奏裁
我續展奉
勅諭嚴吉督撥剿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欽點冊封各府正副使代府趙之龍覲淑齊府劉嗣爵霍

守典益府趙特用、李茶晉府、李國楨、李彬、唐府、黃龍光、盧
承欽韓府、王廷、宋鳴梧、慶府、金秉乾、閻可昇、趙府、李精白、
陳堯言、潞府、李孫宸、張其平、福府、魏大中、李昌齡、建德王
府、　繆昌期、金麗兼、樂安王府、　韓日纘、謝雲化、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廷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疏曰、鄒魯
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孽、蓄謀日久、睥睨甚奢。乘
邊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
舉而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
南北梗塞、遠邇震動、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兇徐
鴻儒、極奸極狡、如鬼如蜮、始稱雄於梁家樓、爲我兵所敗。

逃過河東、繼竊據于紀王城、又爲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
納死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忽然在鄒滕。往來習驚。
蹤跡詭秘。又善能用衆。群賊效死。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
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爲之崇也。職等竊計此賊
不除。終爲　國家之患。隨令總兵楊肇基挑長壕、設長堤、
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隧道、築馬道、爲必
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竊計城中男婦
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惑者。亦有强擄入
夥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
天地和氣。恭繹

聖上顯仁 睿公陰德 計而編置 兩案並長 之術

聖旨、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宜布
皇恩。惟開一面。各照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
人。昔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罪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槩與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爲
上。破賊次之。諸將士之功。視破城爲更大矣。妖氛已靖。城
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豐者。又復追剿無遺。而滕封之北
直河衛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
泯也。前後功次相應　題覆乞

皇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
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
荷撫按二院會題督剿、臨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
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鄆兗東城曲阜之圖遂次
師兗府、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同監軍道于從義、徐從治
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十二夏店紀王城嶧山
等處巢穴、賊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員名
至相與復滕城、平鄒山、救豐沛、殲賊餘氣、計大小三十餘
戰俱捷、塘報前鄒縣圍又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術
賊首陷鄒、督兵五傳總兵楊七等、據賊乞降、投去焚賊
奈徐鴻儒從詐有出高尚宵敵傷總鄒九敘許道有等
三百餘人復行死宋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部院傳令
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能衆賊擒推於擒徐
鴻儒出城被擒號以即鬥遁旋按院以擒師勝充下令
府臣本藥同三監軍道劉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使各
州縣之民于十六日安插鄒縣九城在鄉之民共二萬
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遺馬騾三百餘頭匹給發縣以
供驛遞之用神銃七百四十九匹大砲二百一位大將

軍器鉋五萬鐵斧九十九柄短刀一千三十口長鎗不
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鉄盔甲共一百二十副藤盔
藤牌共一百一十五副銅鍚十四口俱經縣官驗明收
貯訖咯邊寇禁無無一兵敢入城内動一草一木故但
見城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
官威儀良可慶也至于借號吹元之賊首徐鴻儒等皆
械器繫府獄無一漏網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能
剪寇而
皇仁廣矣
壯驅挺趙雄稱總兵楊肇基當機審而謀出萬全料敵
明而勢後前滕東兗監軍副使王從義兗州監軍副使
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群策群力秉[illegible]
督陣則八戰八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
津都司劉永昌日險冲鋒而力戰復搗巢穴以成功内
劉永昌以報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戰必克厥功尤
著以事驗之渝非淺美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將道劉弘化劉芳等奏言
自有遼警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有奸細之疑

殘求之有目破之疑承管監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乃
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
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
鄒元標予告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恭養犬馬無知尤知報主臣爲人類而敢忘 君臣
欲塑 闕叩首行矣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邊虜策虜者
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祝定守之一局尖衆不過數萬
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復矣其誰
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内顧有基不然
山海岌岌矣蓟遼永平二大鎮咸繼光壘城當修補品字
田形亟當議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于李成梁
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家家
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令稱戈不已
也且一鎮之内統管四鄕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
徂詐奈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
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
臣往者遼才而界近皆半門生故吏敢效之横卒而諸鎮

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
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今言之可爲竪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酋藺酋之遲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
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當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赴而與
黔爭養如嬌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
絶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勸居間者利其賄勸
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鬬爾安酋鑒彼覆轍原
畜异志貪夫因其藥替而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
料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枝人

皆有心闘而携之。從中爲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
尤可籌應。彼之農已兵矣。四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
三。我兵有制。彼留衆自綿被斗犒外。一鼓而竭。望岩以奔
能善召之。又爲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
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
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
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
家空人竭之時。非發　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才別有一
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异才也。新發于硎。尚屬鋭氣。在當
事遂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左布政林

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即以
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酋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涂濬
原巡接貴州楊鶴。令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諸若指掌。可借
著也。又如原任尚寶司卿彭遵古。給事中段然。原任知府黄
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
司農汪應蛟曰。宜先蠲半。付之各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
議處。但可爲民拯水火之阨。不必究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天挺聖神。即位二年。動法古帝。以阮度

臨御。欲享有道之長。
陛下即位未幾。黄河澤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項山東亂。糧船難渡。天雨半
月。賊窘厭山。飢寒者半。天助順者二。年歲豊登。民皆有秋。
天助順者三。雖各處有賊寇之儆。然
世宗初年。亦始于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並告。今且晏
勢也。
世宗朝雖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
天地之祖宗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
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
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爲先。寡欲則精固充
精固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嚴
守樂。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固是潤身之旨。不敢褻瀆。其養
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帝王大經
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尚帑時發。臣不爲
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宥閣財聚民散之旨
臣謂國內財猶水也。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
漂屋蕩舍。民惡得不徙。水之散也。民始安土剪茅以居。惡

得不聚、
神宗括据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爲兵事散盡姦贓驅盡此
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
糞土而況居九五之尊順天應人之
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堅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
工或以門戶自相捉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
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問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
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

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稟氣各有偏全大之識見各增
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異同見不作人我想
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轉曾不
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醉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以故
猶不務行所知以求負所學能耶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
朝端享清靜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委靡退託之氣急宜
頓整如諸臣建今議索言
直必行矣願
皇上必令速抄也抄而不必即行行而未必即覆也月振一

日年振一年兵餉政務俱從皇上諮過由
上無責實之令故下多因循之習愚謂一科宜嘗二消自
五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奉
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冊送閣一冊
留科至雙月終科臣以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
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著實
不託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爲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高怨亦多千年萬載
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自有知之者不
必避也然廢棄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㣃當格山林久

滯者亦當念其寂寞久事光遂如熊德陽等亦當量爲寬
假以天下人才襄天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載無疆之祚臣身雖草莽得親
堯天舜日之盛臣生固榮死亦榮矣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恭陳國步恭艱
聖衷宜發發憤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社亂原事職謂
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甘
推厝火殘于燎原矣秋賊悅氣狂縱騾虜憬窺分深徐淮
一震則江非江矣將爲縣躪之地濟漕河涼則東楚西楚

對時病痛入骨髓者足之明者節鄙拙廟廊糾纏大臣工主翁之痕

且虞帷幄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與
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
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卧薪之日而猶
備格套粉飾虛文耶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
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
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安然猶
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自悞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脊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

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
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
腐
皇上躰輿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
見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睿意
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
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科

彈者科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
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激其氣節可
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
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
長跪一諾拱面一揖周旋進反祗畢 朝儀安取此鴛行
豸繡横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
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師
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聰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關隱微
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 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
挾猾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
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安取
此正笏垂紳展書秉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聯屬及退入 內廷而再泪
所綢繆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頗大

指從之極

天君臨照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
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噓君
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茂之爲并
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
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借葉。
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關臣亡
出其偸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
閭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無非優柔何以成臂指之
勢乃近日中朝衆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似濁流之投習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
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矣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薰蕕
于驛舟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職史官
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排爭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深竊披目擊府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
悲憤涕零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備蒙　府覧稍見施行
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廣西士鄭弼昌言當採疏門臣數

明指切指
丁于剖扯
文臘弊懷
自是調朴
臆訣

聖恩讀書中秘既觀往古興亡之轍復覧今日理亂之機
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擣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爲
明主忠言之人矣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遜恩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浹旬
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脉理也
哉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竊近臣不得以蔽
明一付之闕疑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
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
美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覧而留中則非止禁轉圜之義若不經
御覧而留中必有伏戎援舆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
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煬蔽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知日方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
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莫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埸多故中原有很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爲留中之事症候傚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吉用以肆斥大臣其机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袋用以陰消
聖慮其從賓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未徵易者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爲治亂關頭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陳硬梗伏惟
皇上亟賜省覧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藐比擬俳優褻觀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這廝黨護同鄉窺探
上意本當重處念脫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乙卯
禮部接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簡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
大學士葉向高懸有詞臣疏曰 聖節在邇扶病勉出恭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濱其他事惟是脩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近以
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冒昧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講學勸政

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關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套 堂陛之分雖存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歎然不敢以震孟之說爲盡迂也若

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
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
受之不以爲過于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
解哉若鄭鄤所言蓋因震孟疏留中而爲之申　請且鑿
于向時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
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莫重
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爲
龍飛第一科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　朝相慶以爲得人
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催謫逐非但無以
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己
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保全之震孟
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激倘有一毫欺謾之心即
非人類
聖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推折之
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彬鄭鄤亦三吳名士
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爲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
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
先皆以狀元直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爲
稱矣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被譴于彼之名得
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震孟等得無爲
聖德萬一之累乎况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
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贅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　天地同寬而令名並　堯舜無斁矣
玉牒纂脩已完
敕司禮監送館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侍郎周
道登所正何承順與翰鄰崇光等六員帝書滙宗本王應

邊等三十四員銀兩紵絲表裡鈔貫

御史蘇瓚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閒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為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為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為源未盡開耶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摺倖事例其條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遺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齒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聲索飯半饑則猶或能忍全饑則與執爨者為仇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為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俯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稽會計之有餘也進呈　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與　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為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為戰守耗費說者曰邊額雖亡邊費方鉅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處耶抑寔耶昨者覆　疏何未悉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厨役之虛搨可得而議也大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各倉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纂厥儻諸司百執事共為

陛下籌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馬之予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靡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尚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

此人之言

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則致於亡亦
惑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
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
之
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耗以
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為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
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為
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剖分焉摠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為

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　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
也抑或前項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
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為十八運矣財本循環
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
其二倍之用何者其僦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
官不在民者悉為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
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京以百錢之費致一錢
之所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額料
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

痛切

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典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
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
厲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為
有用矣蓋職嘗聞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為戶部易
水磨明盔以捉鍚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廠爛牛皮以煮
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
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贓以塞漏巵職所謂節其
流三字行之每有遏滴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
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
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殷干戈日尋我

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
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
天子明命藉　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擬聲
稅設如某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囊復
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
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書錦優游職不知積壓積分
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府敲骨之所誅求考成
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闈　陵廟恃
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靖而徒為四臣窮奢極欲
之資也且

之以況今人乜疑例耳

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請乎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　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瘾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内宼之鬧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承芳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細相爲表裡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緘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也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

之不敢爲盜也已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

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餉或可得而充乎抑職又有說焉凡今日部覆之奏往往大分畛域每日某臣疏中條某事屬某衙門非某職掌應待分抄　題覆職之所言雖事體多端而今日財用則戶兵工三部寔其出入之總萃惡乞

皇上將職疏着三部堂上官及總理三部事者作速主張與各衙門互相責成刻日

上報庶職言不成畫餅而得措之寔用矣職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曰臣備員西臺列在三爻之內恭遇我

皇上萬壽聖節獲與千官萬國共效華封之祝而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當九龍絓

聖之辰應五緯連珠之候陽氣方至璧星正中猗歟休哉臣觀古之臣子自

聖誕則有千秋金鏡之獻遇冬至則有進履貢襪之事所以祝泰寧而介景福如此其至也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黃鐘通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陽以養成來復

皇上以當陽之　聖主遇一陽之令節所以扶陽抑陰謂變大和而維持元氣者在此時矣臣謹比類而悉數之夫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然深宮燕閒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嘗如對賢士大夫至于嚬笑必嚴威福維牌盡杜擅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扶陽抑陰之一大窾係臣所願首爲

陛下獻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西蜀東省相繼獻俘捷音時聞稍吐連年屢蚵之氣然嗚食之奴酋方窺伺于一關之外視師之行頭須偃楯恐非中國高枕之時也宜

亟 允臣同官劉廷宣之 請吏置大帥選擇監軍于以
新壁壘而煥旌旗。應殘捷伐之威振。而陽德以奮乎爵賞
陽也刑罰陰也。非例之 封旋見停止失事之辟明除爰
書可謂陰陽不二矣然囊頭之人犯毎踣斃于三木之餘
罪因之赦不出司寇恐非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
臣尹同皐等之疏獨免立枷。永除苛政。應幾好生之仁。合
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爲陰陽也。係于 國運
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君子小人互爲
進退而陰陽倚伏也關于 國脉者也
皇上御極以來遺廢登用言路疏通眞陽長陰消之候然

而有可慮者。三朝之遺老。以講學而去官 一代之名
賢。以讜言而削藉切直敢言之臺省未盡康三折而收。連
翩抗疏之詞臣。又至以一鳴而斥。典刑日疏士氣日衰。恐
亦非
皇上之本意也年來門戶嶄分斜羅密布丁巳之察凡抗
論 國本繫籍正人者靡不巧加羅織横被摧殘陰邪盛
而陽氣傷馴致有夾秋之禍今計期已迫丁巳之事可鑒
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向明其意氣毎多發露小人
之氣屬陰陰則向晦其設慮巧于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
常寛而宥之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甚于一辯丁巳之被

察者。傷蘖殺身。漸致亨途。而斬刈未盡之英賢。爲小人所
側目者。尤不可不加愛惜也。詩不云乎。王國克生。維周之
楨以 國家楨幹之才。使之摧傷剝落。爲斬而復生之孽
豈盛世之事乎。臣願當事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愼防
丁巳之流毒。早伐邪謀。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
蜚語一一禁絕此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
也。臣欸欸愚誠。靖獻日久。敬因 聖節陽生之候。冒昧披
瀝以比于古之人臣金鏡履祺之獻。伏望
皇上留神省納。 俯賜施行。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濫

泛。且近來狀歷求去。借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爲戎心。痛
與屢奉諭旨。滿期自有公論。今說丁巳羅織。致右夾稱當
時部院主察何人。爲不指名直說。乃味含糊。憑何裁處。着
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諭內閣
聖諭。前欽奉諭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溺愛
國是。敢謂朕躬本當重處姑且從寬。薄懲示儆。況今朕當
發罪。値所宮中外事。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罪
於什。果應請各准復原官。部着給供乃賦不許似前恣生
猜疑。逞臆。妄揭溺愛。預行直究不宥。爾等傳諭

該部遵行詳論

貴州賊酋竊板角剛大肆殺掠

守備楊羅綱報稱板角剛賊首劉安鑾等糾聚兵數萬作亂營漕渡長安坊天公坳狀蒲牛塹數百殺死千總一員指揮一員又于本月初六日殺一軍無宗易濟灣渡殺死士民不計其數

江西巡按汪酒論奏曰竊惟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將其患日甚一日而至於不可結局今日 宗藩之當議處是也蓋宗人賢不肖雜遝志意各殊賢者指不多屈若貧者鶉衣索食流聚市井而不肖者小則豪强撟奪大則行劫流剽公然抒三尺而不顧項如齊庶人不肖[illegible]非一不之尤者乘偷有事譬之蔵禍心幾於蠢蠢欲動幸益伐其謀未得狂逞蓋諸宗以無所事事之身而錮之一城之內即豢以常祿猶不能保其無邪思矧祿無所出是委之生而驅之以不道之行罔之以必陷之罪也臣以為等貴耳以內外論則邊餉不充其患在肢體 宗祿告匱其患在腹心而 宗祿等耳用以嗷嗷待哺之時則上見恩而易德不得已而與之於望鴨張之後則費雖倍而衆不親相提而論不待臣詞之畢也抑尤有說焉天下有必至之勢通變之以時制宜耳 國家無不載之恩節之以禮則何久以今 宗藩當時度勢其不可不深計者三一曰限祿之 明旨當遵也頃

皇祖允部臣 請業已頒限祿之 命第須欽祇而力行之無使毫厘少溢彼以有限之條供無窮之齒不得不自為珍嗇花生嫉生之弊不禁自除此以限祿而兼厘弊法莫良於此者也二曰賢不肖之激勸宜舉也宗齒多至千餘臧否之品懸絕妍媸不彰則善者將倦怙淫無忌則惡者日多臣請風勵之典宜歲舉行諸宗中有恬靜端謹德行卓然者歲舉二三人報之撫按量動官帑為賞格令宗道造其廬而禮焉其有志氣不倫作奸犯科者廉訪驗有實跡亦報撫按或聲本管戒飭或具疏 奏聞有華衮[illegible]卷十六以誘之前而又有斧鉞以懼之後庶其束於三尺而弗潰其三曰管理之舉判宜行也管理之設董正諸宗而往往妄自非薄貲者弗戢任者弗理塊然尸素將安用之此無他任匪其人而責之以不宜也似宜慎管理之選而稍重其權 賜以璽書寄以督率而仍以激勸之柄屬之兩院每撫按復 命必另疏具 題該宗欽戢守法者是維管理功則有篤歲久則 請賜明旨表宅里以旌之該宗恣橫嚚婆不能鈐束者是惟管理罪則有劾 請廢罷而更易之或貪黷昏憒之尤者仍聽不時劾處權有所歸而職有所轄管理必人人兢奮而

事理鈞確

諸宗必無敢即慆淫，以自抒於法網者矣。或亦齊壁之云
策乎。臣非不知事忌紛更，宗政整齊非易，第　宗藩勢難
剸割，機貴預防，必有　宗祿以安其生，而後可以施整齊
之教，必有當理以約其散，而後可以全親睦之恩。勢似迂
而定，急治似標而寔本。此本可以緩。諺語有之，未見其
形，願察其影。又曰：有不終日之計，有數十年之計，有百年
之計。臣之所請，固不敢自謂計安百年，第設誠而致行之，
數十年可保恬然無事。不然，以既匱之恩而又務於無可
奈何之勢，日窮一日，日迫一日，後來景象有不敢言者矣。
伏乞

皇朝從信錄　卷一

皇上深維綏奠之策。勅下該部速為覆奏施行。
諸宗幸甚，社稷幸甚。

此疏發明忠義之心引証贈恤之例有光一時綸綍朝士化碧青燐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厳仔之日，請卹殉難
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寃。曰：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尤典為重者，上也。功
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骈首就戮，斷臂椎心，然猶身
死名寃，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惣之，或立功，或明節，或
為　王事，亦褒卹之典，惣宜寬厚。矧　封疆多故，抱頭委
豚之輩，繞指為榮，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寃寂寞，不甘
闒揭者重傷之變，院道府縣流血横尸，一時風聞之誤，不
日無粮而譁，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寃哉沓沓
謀叛已非一日，覬變于援遼，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
若海之輩幾倖有成，執訊獲醜，兒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
變乎？變升激成，則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
王事也。變起倉卒，百計[illegible]頭，撫臣罵賊而死，鎮臣義
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為
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
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闘，聞變回援，拊心甘受而死。

章文炳

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當之，若敷閭
即逆酋叩頭殿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豺

皇朝從信錄　卷十六

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
蹀尸淫夷，冠屐枕藉也。悲夫！犬豕豈嗥，寧傷殘我將吏，腥
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
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
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銓，當為從容
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凛凛見節，而乃
目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寃，空染
燐燐之碧，愁雲慘結，終于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苦，諸臣
之心愈堪悲矣。然凡此皆契龍張形之惡逆，而若海之指
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為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

至論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剉屍王文臣梟示各
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李可灼遣戍
賜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
冊封
光廟莊妃大學士何宗彥捧冊
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行
祀節後孟氏孫盛　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
御史吳甡疏奏登兒跳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
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塌過半人口壓
死壓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illegible]
陛下似未嘗知憂[illegible]
聖壽無疆萬年萬國二得獬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
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占驗但撫時事可憂可懼者
為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酋安酋而奴為甚奴之謀窺
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奴之奸細遍
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實不可得營之敗壁頹垣未施
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至亦也至
叵測也一旦窺鼎足風而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
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偏轄其上供極餉羅策者尚

家家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首之勢正燃眉首之興未
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莫跡之期各處之備全虛
枵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庚癸時呼將有腹中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兵變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徵調
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兵變無餉猶議加派
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
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塹貨　閭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爲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聚官侵
欺剋削肥已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蠢動然已

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
之災類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
以供　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
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爲潢中之赤於是人變爲
妖民驅爲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
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犬鳥日號啄人肝腸飲
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
我西陲復遭蹂躪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恐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故
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懂
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爲盜賊妖民齊呼
揭竿四起奴賊動於外窮民訌於內此時即良平爲謀韓
白爲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豈惟有百破而無一完
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循
國有百竭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爲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如雲以爲武備在是
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能守之將

士但見樊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爲盜不足憂
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吏屠我
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爲太平可期不
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
之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關門譏
察安在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爲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揔之
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
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噫危矣哉職又
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己下詔求言上白皇[illegible]下泣

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啟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為
陛下沖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沖主無如周成王當時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閎散之徒為之左右先後有無獎佞
纖巧之奸內無游畋犬馬之好外無夷狄盜賊之警猶防
落謀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
戒盤游如此而後為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
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職竊以為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夷
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變皆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
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
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夷情條列利害指陳
得失使　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開悟
君心毓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機也然諸臣以
防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寔事詔
宜即下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為防
禦以安反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選災傷地方除

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
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
濟天變可弭職愚不識忌諱冒昧責陳依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援黔將報　總兵破谷龍　司賊巢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疏曰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開十月
十三日據總兵劉超單師李世將先鋒叅將楊明楷史器
都司孫元謨報稱蒙遣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督兵
後行夜抵賊寨此寨深谷四面盡皆崇巢又在萬山之中
懸崖之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
止生擒賊屬二十名段守貴陳應與因將其寨當時燒毀其
王天明辨驗時于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牌三樣約二
千餘根又標鎗一大房約萬餘根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
生漆顏料數十桶箏箭絆馬甲紅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
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貴供稱首賊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
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女俱奔山逃散等
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本報有兵搶得未燒長鎗等物當即
驗視鎗長三丈援弓五尺俱金銀畫杆精巧鋒利上嵌書
壬戌元年官置噫乎觀此而逆酋之處心積慮非一朝夕

矣則此一司之富強則安菁可知是豈易擒者哉又豈易勦者哉等因到臣爲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寄者也超爲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英雄以超爲異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值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倉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着數爲不虛矣誅賊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臣第一次遣將援黔是爲劉超超已先建此功異日大兵雲集而其功當不止此臣第二次援黔是爲陳芊

龍龍乃川人川事未平川中官民皆不欲其往也臣屢檄催之而該道報稱水賊烏河逃但截烏江中致一龍之兵不能前進退而把守桑木關矣臣第三次援黔是爲秦明屛屛亦川人雖臣　題升黔之參將畢竟自顧其家徘徊涪州者閱月臣催之始遲恩南矣總之驅川兵援黔千推萬阻不肯遄行者亦其勢然也以臣一入楚中而分巡荆南道盧瑛田募施州兵一萬四千已令游擊周基命等領之而辰沅兵備道胡一鴻募鎮筸兵二萬已令總兵金汝佐游擊李師元領之而巴東知縣戴文箕募兵一萬已令都司馬倫領之又有泰中參將許繼祖兌師尉帶姚河冢丁二百名臣遣之星速前行臣既奉　勅兼蜀援黔豈敢有靳焉以上各將官兵數目俱臣屢次遣以援黔而不敢不報于

皇上者也除河南兵路遠猝難便到候貴陽知府朱家民親往催促至日另報外止將擒燒賊寨功次會同兩撫王三善題乞

勅下兵部紀錄事寧之日一併議覆施行奉

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具見勞勣張我續王三善督率有功俱候優叙已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通政白時破六慶色固有細潤擊之身采乞經路求出舞門嶺此而知爲致身處植之論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久自援兵攏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四伐數里之木構壘戶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城東隅數處有山崗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板砌石以格銳弩連木成山意欲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燒毀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兩門外數處皆有山崗東南隅城架廂運草控制砌石迭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棚數架攏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糧米未匱

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盡于六月矣而例米整
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孤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整
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
淹待盡兵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
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
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
法無所施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飢餓
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矣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
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
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

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瘠會城其大如斗
一綫鳥道四路雲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貫心
以沒然對之
二祖列聖似可無愧質之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
心盡矣獨恨撫臣王三善不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
蔺交叛 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踰半載而始至沅
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
何所糜費 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
未發一鉄一粒而濟省垣告急之疏報之 題請而不應
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罔無 國法且天理人

心衰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僞官公移皆謂撫臣自聖自賢
司道府所不敢措一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賴舉
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極驕悍之兵森
去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候一二日不得
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即以奸細赫之
遂至拚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一
塘報鬭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
徳催檄之急即尋罵之欲其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
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仲仁差宮
提之致三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甕城之敗郇是二萬之

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亭爲被逮之
揚經略必不爲袁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囑希
圖弛擔者有謂藉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諉
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暗與
賊約指斬逆爲鴻溝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暴戾逞
之罪尤可言也割地娛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
我續及秦 旨援黔令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答
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
此在 朝端自有公議亦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籍十
年三年應常五考候 命五年按黔又一年被賊圍困皆

據防禦受盡苦楚。粮餉久匱。兵民俱無。此際惟有 天兵
神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
進發。恐不及待。況未必發乎。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
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
臣經略黔地。以臣復此千里 封[illegible]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覆。奉

聖旨。莊三善張我續著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
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
具奏。李栐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 聞
上嘉其功。候事平優叙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
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
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每事
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揔歸之至當。能自察者而後可
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虛一以參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
察。去留不審。又處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
敢盟心 天日。務乘虛公。以仰佐我
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
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生于集事。則氷淵自凛。早夜靡
寧者為真才。不則厭薄蓬蘆。驕語高談。當與委頓不前者
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商賄不苟者為真品
不則往來苹牘。代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
概人。尤貴農之畔而責女之自也。無飾說也。然而未易言
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之印
官而奉 古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

堂官之品騭欲定焉。獨考選之歲。裡面畫題面訐。又何有
捉影之疑。至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兼
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
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妍。當人之面目自在。無
意中賞鑑偏真。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
何議。公論共惡者。較其罷與衆弃之。固不敢藉口惜才。致
塤好有漏網之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務
言齒斥。俾中人與竭擇之嗟。以至匿名飛揭。多出仇口。尹
儳宜投水火。貴郎墨客。曾有造草往棄。直屏於[illegible]牆。狀之耳
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誣閭律而存愛疎情竊

之裝點罘誣，愚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掊破既而溺彈章
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矣。公矢愼，欲以奉
聖主斥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挾成心而破
門戶于今日之衆爲第一焉。蓋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
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
勢必追究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
及，不陳與咏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匆念安危之各別。防異
時之報復，盡剪萌芽，慮傷觀之不平，時深羽翼。世路未必
嶮巇，先爲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
卒之從形迹蒙猜者，胃竊鈇之寃，挾護相嘗者有擒苓之
[illegible]
欵。人才摧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而多
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當謂指
成心而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
道條議奏　吏部院集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覆乞
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　欽遵施行。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
山東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
着寫勅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之意。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代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張鳳翔、馮嘉會，弭難安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俱照舊巡撫

從信錄卷十六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鎬敘按臣役　命之與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

之中而歸重於登官孟養志武時越組深駭聽聞乞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乘隙擣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所爲以誤文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擣奸之計使外間知　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眷上言盧龍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屬爲畿東第一闕若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爽處內拱　神京萬灶云屯百務蝟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地者識暗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照乎遼之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濟文武怒怨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遼之土安得不失也遼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爲我

皇上陳之一議驛遞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局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加雇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

轉而催督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家幇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既寒乎及訪之六局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數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債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募舊役捐令偏累富民眞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餉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平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爲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巵耳臣以爲宜如

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或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 奏祇候

皇上斥陟驛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傭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難涯物力有限節浮清蠹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與州道臣祁可立原任密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驛不擾于民不困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用此道臣爲哉一議裁草夫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況東事茫茫蕩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個家事視 國爲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平郡災慨然以米豆爲已任擊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與督餉者共籌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瀋災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

取民者然物粗路遠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豊誰不願願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應陸宜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倣而行之與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非平者政事本簡而養廉反厚今各官拮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屬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
歲裁革紙張銀十二兩至文移自行買辦已屬不情而邇
減適削各官既憂百責交挙又苦一飽無時重繭勸士此
何地何時而令殫其心于遼復奪其粟于遼在太倉得之
何加毫末而在於若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胥役朝夕奔
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譸之盜乎臣督
餉時業已奏
旨通行搜括各役如為措首之政所宜免行扣扣以恤其
私否也一議衙役改[illegible]往時一
通州一職方儘足夠前諸大吏不恒往札也今文武星聚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務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
經略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戎閫部與武之
役單者人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胥取之六局更番往來
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咸苦之六局明知諸役之苦雖欲
豐其工食其易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
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
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
情只此為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
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
分祇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

討終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逃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莫
可練也禦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亦極矣
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
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
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搖動若不早加收拾
則內潰可虞也須將兵中諸色之用盡取之別處且嚴禁
貪墨勿使朘削瘡疲累之民稍見甦息然後曉之以利害
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遵化鄉官
馬思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甲兵才非易[illegible]之閑
遴人失所乃慨奮出揭悲啾痛狀令人動填恭之思今其

揭為慕義者刊遍長安其為桑梓慮最詳且遠也此時宜
酌量起用開募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
或者曰推無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
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應
求有司簿書殷煩不暇時時照管第聞一至鄉與鄉紳次
第操閱勞以牛酒獎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慮始既練于
鄉矣不得集以兵而征調不及需索有禁誰謝恩威不易
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梃撻
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孑遺焉

皇上供軍需打城圍塵山海之鎖鑰益固而邦畿之磐石

愈壯矣

南京延按易應昌進車砲數式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彪炳蓋積之[illegible]
于虎狼之物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戍守之初援兵
一日不至阽危一日不解且為時益久為計益艱羅雀掘
鼠焚巢穴之已窮易子折骸嗟生靈之有限長泰而拯難
前晉鄙之軍委果無奇從堅亞夫之壁詐無復之有諸張
許于地下付焉華于夜郎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
為震怒鬼神亦為飲泣故飢餓垂絕之余猶能銳斃賊首
火燒雲梯舉蘋爾貴陽城卒如銀牆鐵壁歷歲月之久攻
取之頻而不破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壁堅
城以為向桂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氈裘有臣如此雖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斬馘職謂冲鋒破敵斷殺猶待
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顯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違在
之役
壘土厚經撫以不次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範鞭以
為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
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
身免亦幾盡賊之醜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追
至若鴨閣也者猓猓府在者城也非離城只五里職前歲出
求職道[illegible]若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云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視耀固可以慌視聽而夷情之叵測
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奏
廓清再莫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糧糗亦詘我非乘人
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為福黔可百
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
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堯陳玄黔等[illegible]散其
地以陸廣河為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
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援勦之局如前任
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獫狁漢家冒頓為証則奢
崇也何乖獫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至

酋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但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
而腹心之患也其宅舉賦役不啻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
援焚者又幸觀釁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李
樸史永安諸人長與致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
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為鬼方地稱不毛力耕
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困圍一年
高山白骨總撐鍋煮食之餘野燐青燐幸翦刀頭之血
室廬化為煨燼丘隴蕩為荊榛死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
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恐今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賑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矯恤之　思黔禍非比凶年黔
民無賦可免。睇顧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糧十萬石改運于黔以為賑
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祝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更
有說焉黔遠在天末荒瘠之區止賴楚蜀為之協濟今蜀
亂正殷前頭無出乎黔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
殿何處賠還況黔遭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
之費尚無定數取之省外還有　乎見少而縮之額內何
旨朝從仁從　天一　二　天三正
以能不困也懇乞
聖明立下戶部將前項錢糧作何議倘庶久病得續命之
劑而危瘵收梁肉之功　承恬幸甚封鍋幸甚
黔師服了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朱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謂人
主德合兩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熹會之徵自
古雲官鳥紀之世逮後膺圖受籙之君凡能佛慰黎庶佛
協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
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鴦赤鼓洋洋管絃灼灼
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狗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岡疏德澤汪洓等乾元之
覆育合坤載之綱維說萬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
乂卿僚成河海之功起麼林泉月潤烟阜動色受言薙路
旨朝從仁　一日　天三二月
青蒲白簡生輝錦齊秀之務暢鼓桴以靖蠻黔蜀之蛇豕
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旄麾
加受劍之榮斯眞左右天經戶牖神衙六合啓同人之頌
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霝佇聽鳳鳥之瑞所以呈
祥也臣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承　乏二年曾獲騶虞仿
請揚榮作頌賦在史館　臣　不敢謂敲金戛玉之筆可追前
人特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　聖瑞敬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穴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
所到之地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興草滋木植谷靜川

潑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夫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參天者明審地者昌上假玄命悟禽見祥延頸奮翼集於東崗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捻玉絕降於祝樹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揖讓作乂黎蒸乃爾儀於紫延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集于昌戶焉自是以後神雀五鳳徙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邪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
諟
御講幄之必勤閭鳴鑾而輒喜豈東扃之袞袞普林岩

之悉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illegible]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理元首股肱之泰明良喜起之賡後刑尚德勃洽澤周文經羅璨武緯綢繆恩從風翔膏隨而沃澄清金鏡雍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覽德輝而下之瞬千載而放靈紫標霞之紫氣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之燦煊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人民欣忻羣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偏宸宇莫不曰斯鳥也喬藻騰輝翛然高逝隱德幽光爲
聖明出故旋青旻而遐騫避瀛州以無蹤知景運之灼爍如慶雲之飄颺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以自爲聖諭
臣工以交儆用答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繩節維張皇六師見明習戰中使米從邊關澤徧霜肅風清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閒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嘉慈和之能兆庶懷交孚之戀英華道德浮湛八區普天率土罔不沾濡要荒異服城絕風殊武功所扇文德所敷莫不宣靈暢化鏤髓刻肝順則受泰琛之貢逆則獻犂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奠於泰山安於覆盂泰階平

而王衢正帝德茂而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不載兮至治無名朝野不知兮罔之四夷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宣兮八風合節虞樂取世兮充文同轍千齡一見兮史册寥寂惟我
聖主兮上敵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祐自天兮神靈斯呈山岳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倍齡小臣作頌兮敢炳丹青

青翰林學士陳懿典爲少詹事

字學會編

彷是讀書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叡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
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
孳孔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
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
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顏讀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禮相襲
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
音以群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執
汎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
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歟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夫以及博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
猶不知正韻之宗將詞一章錯悞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
程科場不以輕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即
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清其點畫積
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呈未果今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
學要覽為
皇上
經筵日講之供又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彷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蓋
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
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矣然字有一形而數音
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
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
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
會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
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
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
聖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聖之心也若等韻篆隸說文韻略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
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
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
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
有逢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隨疏上
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鋟刻未就容再
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暇不棄要覽俯
賜電覽或可少省繁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稗考證。原本睿覽、仍爲刊板布行。該
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敍中、前奏進經書
字學、遵
旨、送槁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曰廿
疏水、悉捐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
刷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頒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
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七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于羲畫之一
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者演而爲十六字、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
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于是矣。允中之一字、堯傳之舜、
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
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
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
百千萬字之繁賾、爲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講
高皇帝監規、皆說中之訓、而衍其義爲廣規三卷、皆借竊
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
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眞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
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蠢
聖猶願
皇上于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于發皆
中節處、體驗躬行、稟危微之關、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
中天、無微不照、而于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七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纂修
神祖實錄、當
御極方及十齡、有習書學、眞艸絶精、每于
清宮宴閑時、以習書大字爲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
字學之妙、今古罕儷、昔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
筆正、惟我
皇上誦讀之暇、勤學于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
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
十一套、隨疏上
進、臣不勝惓惓待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嶄
潔若薛揚之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
明驗而無奈枚卜一番諸臣紙敉墨渝以用外望之銓部
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故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薦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
不列之為愈臣願輔臣襄此　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為
國運爭盛衰不為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
神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櫎兼用外內之制從茲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遞者
此也至于相臣之脉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
權關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化為繞指之
菓如流一貫朱賡至今部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
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也又彈舌以㑮之每每有
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
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夾酋跳梁兵餉
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
下命則動經停閣會議則藥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衆
口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蹈虎尾
而不辭衆議僉同即當下處分頁弩矢而不懼斜封墨敕
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御寇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
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抯衿欲如江陵而無
其刻托後輩為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于
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陳實之同心房杜之謀
斷可倣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
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
出鎮宋之以叅知經略可倣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
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曾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

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而占風而投契務求真正幹濟以
資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託慎使命以嚴大防疏曰
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閱城內外
與撫鎮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至夜分不解衣
而假寐漏未盡輒儆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為常而西虜日
報掠劫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侈驁未得以漢法相羈
縻東奴闖臣且帥大兵臨西闉則先驅四闉之人于北而
土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今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横
蕊所幸遇

庸有賜賚容使後世議之不當鑒觀有此

皇上以綏寧天下爲心凡一詔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爲
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
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旣頒而又特遣近侍
勑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爲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內臣屢
奉 命交割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誰
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
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例
敕旨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爲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爲令
行禁止以振頹軍中惟是仰藉

天情實和

皇上信任威靈而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
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語不云乎君子
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
臣且爲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非邊來臣向以
單車巡行邊人尚爲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諸夷
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遣善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疲
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
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銛刃而各邊疲卒羸馬之

堪當眼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詘意兵馬之
簡閱即諸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恭酌頻閱之兵騎
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爲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
向來所培養提撕以養其飛揚猛毅之氣稍稍見于眉睫
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閱邸報不
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藉然臣所深念更
不在此凡以仰藉

皇上明勑不擾地方自可無處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
即諸臣知道理仰奉
皇上明法不必遵計而臣所深念殊爲惓惓即今
天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
常其或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于兵事蚤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今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感萌以全政體以服
國體

御史霍鍈奏國史期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
紛嚻蹐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霧盡烟消天光立
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
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
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同
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
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路泰蔘世道淩
夷白馬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
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
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逃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於
以愛在
君父遂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
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
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
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
千古天下後世表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
處之狎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
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强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眞乎如謂
冊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
之日
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即善爲諱者必
不能爲持挺原未入　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於讞而[illegible]

進示　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豈在人情疑
似之際懸虛而斷乎蓋至橫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
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向者衣鉢　乾清久據眞可寒心向
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　御恩義兼隆臨机决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
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毋一追論輒致疑亂
臣賊子之猶後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
而力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
戎首久為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華

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
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恭以岐趨之見惟是非
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從古
無有二義第今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
中國之不化為夷狄人類之不殄為禽獸全係于此臣之
所以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
有處焉據事直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著而兩
朝之止慈止孝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
何埋乎抑臣于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
夷飛謡蜚旅相誅大要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　國能廷

弼剛愎自用致僨
封疆鉄案已成千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
株延蔓引旁及多人無乃啓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號任
封疆隳賊衛中委而去之即儕才有心何能以撫民救虜
之徼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illegible]
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梟只有廷弼而又借化貞得一幸
免之倒可不深長慮哉况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
何至藥街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
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孺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　疆事壞也自閣森然誰能寬貸
第恩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識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
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聞議以糜餉
多也招撫過冗誰信其為念毋受過但萬有餘衆之兵業
已分發各處不識與姦覔遊棍私販軍粮之賊臣又有分
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兆鋒
不可向通人情觀望裹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
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援蜀第一功勞何
以不與戴君恩等同沾優敘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來斯
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楝有素不及此至今優叙未及
于發徵而厥初招選兵將之非自擬何以不與李邦華并
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
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固弁一一拈出以備司衡之
棟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
常與乾坤相爲不墜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令是非之公
如此而臣受和衷之慶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實錄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

秀水　沈國元迪[illegible]

四月

貴州巡撫李澐敬陳新撫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爲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臨期七月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爲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血當事竭防受幾許怨謗拋爲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情法並窮笑啼俱碍即鄉宦潘潤民倡義捐貲破產聘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其他可知職痛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委之劫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百日傳苦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就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山剩水還之天朝救此孑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無及職則曰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没俱燼耳自遭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望洪濤而投足觀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然之賞之爲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職共處二十日荒涼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立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新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曰日來止辦討賊無暇觀覩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苦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沅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何地札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爲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與師者撫臣斥之職服其決機之迅臘月朔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毋豬洞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議退兵撫臣自退則壓

切當

千載如對

份耳吾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撫賊知爲奸細訛言使賊
立不定又是甕城河繞危哉職服其疑定之識四之日命
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
殷衆股栗欲止撫臣曰前驅當賊必有退者吾當爲後勁
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
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酋阿成驍勇
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酋賊遂披靡適撫臣之
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之職
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住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
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illegible]
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
擊之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
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
兵來助遂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
沖之險七之日進兵畢紬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
將所製水發貢七門齊發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
兵如墻而進賊亡奔所棄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
職與鎮道各延之入城新撫不可曰賊去未遠兵心未定
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
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遠遁陸廣河外職服其決策之審此

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職曰唯
唯否否夫以二萬餘遲遲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
不知及闕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
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糗之乏何謂非險以二
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
七日天風清爽遇賊之夕雨雪驟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
也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
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
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
且如職所云立志之定發機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決
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
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遲其咎獨
任之耶衆任之耶職自聞甕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諄諄
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爲要着此數
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蔽
我者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耳目者苗
仲散也龍頭斬二遇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
洞之捷衝鋒破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
遲中得者遲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
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拔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illegible]

史公深知黔中情形故建議鑿鑿可行

勦撫之計亦出於此者

撫臣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
出之以爲覊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專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
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畛域掣其肘一時小勝小敗
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
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敬陳蕩平疏曰貴陽
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向日升負弩
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以勞而破逸

孤軍而脫十月重困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
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惟
安邦彥先竄於銑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疆土尚
延袤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愼重振旅
河干佯爲搗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岧賊必不敢輕出陸
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
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道途儹糧催餉充實會城一面鄉會
蜀滇各路幷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
之空虛而計困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布旦暮收
功僥

天厭賊惡而奪其魄一鼓掃蕩之不亦奇舉哉無奈士卒
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舍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妊而有
陸廣鴨池 南河之敗據各道府禀報有謂先鋒楊明楷率官兵萬餘
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扎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拿
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撲陣遂差人報劉副總
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裝
明楷方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
水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
營壘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縛者
有謂前後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聯督

與安效良等衆幷力而攻陸廣復幷力而赴鴨池與張總
鎮交戰賊衆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淸者有謂秦兵因
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
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
遂同張總鎮退回威淸止獲商游擊劉都司等兵黎明被
賊圍掩及冲突而出賊乘勢逐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
不可安撫緣是逃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
遂致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
周里報從龍里以致貴城被刼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向希
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揮門承差運糧楊

通判或家人被擄或子媳盡僇或刼其輪扛或搶其本揹軍師李時將卒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半嗟乎如此匪截何殊未解圍將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刼亦復如是目今省城鬬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曩時百餘金之價尚遠切恐危急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顧我日採米而兵則並攜其囊篋並採其妻孥既撫之復害之一鬬敗則羣起流刼則實傷之緊誰之尤是背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况我日採於苗仲而官兵則並採於軍兵即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蓋藏是向之守寨殺掠百里內將無糧之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難以協力復業之人士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城清不得攻平虜不得復退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猝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餉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疏龍里餉道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則疏龍里餉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乳息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截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暫鎮新龍相機勦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漢兵二萬將到付之總理督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

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緩則出刼官道急則逃竄山箐難以遽言掃除亦惟置一重將設萬餘兵留鎮偏與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臣欲暫留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催泗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營兵不聽其約雖在會城實爲贅贏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募謝兵肅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稽其饑足也然此一要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兵時臣每慮酋勢急迫或出烏江出湄黃冲突偏興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矣慮及此汗郎泱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添縣寨稱得奸細一名供稱羅賊已入山箐非陸廣鴨池之助攻者實令蘭兵七萬猶欲發兵由漏鼈以下偏立與沮截糧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爲命者惟楚楚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舉又非合蜀黔而爲一不可欲會蜀爲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

封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藺之勢合使我兵進犄兩河時蜀亦進擣紅巖則藺兵何暇而助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擣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擣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

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事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脈通此理
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
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碍一則達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
添設之煩擾討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
藺之后門當重慶恢復時黔苗屆朝宜等各領島合之兵
萬餘即聚於此且聞道廳皆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使督
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窮擾
有言今已恢復者總未恢復大兵一到蕭聚之寇當即解
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
西下以掣水藺之肘東可以壯瀘㷀之藩達可以[illegible]
殺勢相倚而消逆酋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為
直擣大方之舉惟是賊顧首顧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
自可得志督臣已討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
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當備使麻總兵果督泗城至得
其恢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參將許成名都司黃運清副
總張鶴中土司於勝龍等相機勦洗羅沙諸寇以通滇黔
道路蓋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蜀滇黔交相為用又何
難擒逆酋之魄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蜀路必由楚
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返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吸縱
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著督臣大舉也

[illegible]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
勇西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
兵亦過三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
者散之一日有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
哉臣前疏所
請二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盡以供黔者
亦揆時度勢非此無以討蕩平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
實得餉銀五十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
僅解得一困城而勦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設身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
請數目
慨發濟急無惜小費而悞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
而逆之巢穴靖之數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餉尚可濡之日
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耗米不知
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十萬
石況黔之一線鳥徑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

層累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
恩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輒以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
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去之虞矣況勝則破
格而敗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德乎驅除虎貔
皆一家蕩惡攄氛皆一人今黔南將與北分旣以矛盾敵
令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枘鑿生頓軋排
當事剖藩籬平心駕馭則陸廣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
以臆決而夷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衆獨斷
於己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群策
可不集乎此一時之對症而滑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告

守之疆土實不能忘情敢效擲舵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內都勻圍尚未解新
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羣起爲亂逆酋近日借牌造橋
直欲進逼鎮遠等語固逆酋之蓄是謀久也臣疏言當復
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綢而狡賊巢沖
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蠻附者數萬黔事
眞有不可知者臣謂清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粵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容旦夕而待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其便有五
朝允夕解剋期南行兩月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爲
最上急著一便也或用以補從前之缺乏或蓄以待日
后之闕領無一事不湊集無一人不投蒙恩較之遷盡措
括者此最爲實着二便也古有以投醪而鼓衆志者屬
恩自上出雖微必感況以五十萬之金錢須自內府三
軍有不感泣而致死力乎是爲鼓士氣之機權其妙於
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僞折敵鋒者使知軍有見食
敵自無敢犯況以
九重之
寵命賚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遠疆而志
優餉剋酋有不風聞而遁思乎見爲破膽之妙算莫捷
於

發帑四便也職非爲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濟五十萬
帑金而盡令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協濟者通融者乃能陸續接濟不乏
取乃公事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湊處之萬餘乎是以一兩月見
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
并數百萬之
湊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勅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祠祀并贈廕祀謚仗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良等

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空今從諸極
廟庭
聖朝無缺典焉世有信史矣
按陳建南直人
建文間爲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建責問建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全日被戮劓
劓鼻舌食建建仍不服與淩遲死妻茅氏合門發配
遺孤兒五月鄰嫗黃氏從溝中潛出之至八歲事發
逮戍蓬萊縣永禁未還
黃觀南直人
洪武間中三元
建文間爲禮部侍郎侍中靖難師渡江觀奉
詔上游家人自
京師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翁氏携三女投淮清
橋下死家屬承爲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臣不能救

陛下矣投羅漢死藉其家并逮姻黨
黃鉞常熟人
建文間爲給事中以外艱還蘇州知府姚善義欲勤王當
一面朔難兵勤善總蘇松嘉與五郡兵勤王不克善亦
鉞絕食慟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善死吾獨恐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爲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弱
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犯
帝座甚急清獨著緋逐收之得所藏劍詰責不屈而死
是夕精英逆見又然其家而人
殺赴爲厲又籍其鄉轉相板染爲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王良
建文間爲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登極
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積薪木於妻問其故我分應

死亦知所以處汝耳妻曰子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
抱其子如廁至池旁投池以良舉火合室自焚諸從
亦焚
上怒徙其家屬於邊
鐵鉉先爲山東參議督兵來討
文皇帝遷
駕北平后爲兵部尚書至
上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
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磔碎其體至死子福安戍
陳思賢爲漳州府學教授聞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逮率其
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即明倫堂
爲
君位哭臨如禮郡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皆不屈誅死
御史彭鱟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
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枯
退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飭獄事須省煩文欲與吏治要

嚴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廣西道宋師襄謹陳審勢馭臣竅要疏曰臣惟
國家之定亂猶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有症有變治其標而
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未有不至於憊困者今
天下危急之患獨患有奴酋耳席捲兩河紀年僭號是非
其本歟滇黔巴蜀閩風煽禍是非其標歟練兵積餉睥睨
關城是非其症歟治楫揚帆游外窺伺是非其變歟數月
以來篇
天吅 閩爲黔蜀
請命此何其詞之灑灑也至於逆奴直謂姑置之而姑聽

之耳猶曰急則治標此亦一法也若夫關城一障
內護　京關外屏
陵寢
宗社之安危
皇業之隆替悉於是要窺豈與夫區區海上之一旅較輕
重乎哉今之策山海者不務多其俻而務多其官斗大一
城耳文武之建牙列戟者何其累累而若若也官多則事
權分事權分則意見雜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諉意見雜則
議論易以嚚雖有子儀之畧猶以九節度而無成功則雖
有狄青漢武猶以專將而得成功自古及今未有將權不

一節制不行而能立勛名於閫外者也且如楊鎬與周永
春水火而有四路之喪熊廷弼與王化貞冰炭而有廣寧
之失姑欲兩用以助其成率皆兩傾以速其敗詎非已覆
之前車而目前之殷鑒哉設使廣寧未敗之前或經或撫
盡撤其一
封疆大担畀之一人悉心措畫而不以
中制不以旁撓或尚可支吾歲月即不能支而潰也處分
情罪片言亦可立剖何至如今鐵案久定而袒分左右者
猶交戰而未休乎若未從山海而津門而登萊則緩急之
情漸以異矣蓄兵於險關以振

中國之威置偏師於登萊以張犄角之勢而以數千兵置
之海上使毛帥時出不意以疑敵瞰敵誰曰非策然而與
微勢阻有小才而無遠略可以瞰敵亦未必足以制敵也
胡張鎮江詭遇之功又倖獲屢撓弭機械習詐反覆傾危
之數十輩而望其全心勦賊豈不貽笑於夷虜哉近見登
撫
奏報文龍移文自詡諸奴奄有兩河以來目中已無山海
若非本鎮屢掣其后復何憚而不前等語似已不知有登
師大臣矣及詳其制敵之術不過曰屢次開洋被風阻回
而究竟曰內督師關上將士洗心旌旆改色又何矛盾

不倫乎若欲獨倚以成不世之功而反視關為可緩可急
之地閣臣為可去可來之官抑何輕重之倒置耶此臣所
謂治其標而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者也嘗稽古之知
人善任者每每有術淮陰彭越則御之如養鷹時其飲啄
而謹縶紲之惟恐其飽而不為用度毛文龍之為將其視
樊灌等昌若乃任以大將　寵以
賜劍彼此並視而求夢未夜而與暮其惑何如彼且已賭
富貴之極而又肯出萬死一生為
朝廷竪尺寸乎不然海風占候夫豈異術何渡海之師偏
與石尤相值哉始也知有歌舞而不知有鴛驅繼也知有

驕惰而弁忘共爲鼓舞矣何望邊防之鞏固而克逆之
掃乎抑臣又有 請焉軍旅之功罪宜立斷於
封疆官方之耗治當蚤決於 衡鑒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此分閫之義古人所以外無敵而內順治也今不得於
外者謂捷而邀重於言路不得於內者營窟而借譽於邊
臣以致慶罰無章所陟互異不但邊患深而
高皇帝之三尺特爲剝蝕於有事之秋者其亦無幾何矣
甚至
廟勝未決

廟議勿定而遠滋之假路致虜之傷稟予奪生殺
天朝幾爲無權其於尊
中國而輕外夷謂之何哉臣初入班行感慨盈臆顧念
朝廷大事莫有重於
封疆者故率狂非陳其一得伏惟
聖明當斷即斷及時賞罰庶使黠酋可滅東虜掃蕩
金甌永保萬萬矣

此疏關係世教不獨援引古今而切爾雅[illegible]也

五月

御史吳姓請舉視學
大典疏曰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亂群
雄雲擾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
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況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翔洽文治畢
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大小隨化八方清肅是
亦
帝王之盛節也

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
郊社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巨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資纘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大閱
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
德音在
陛下垂情典謨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舉從
以禮臣高踏致稽上
請庶海內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視爲

太祖

成祖

虛文遂致因循苦我

太祖高皇帝肩億兆君師之任當宇宙文明之統首建

國學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等篇親為講說反覆

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

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共勉之復撰

御製碑文峙列學宮自是而後守為彝章無不紹明繼述

以光

大典者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其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青史榮之曾借公紹修文德思

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夷獻琛懷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

衰季世主則不然用鬼頭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

違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或崇信乾竺漸

成左衽之風甚倡率不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

日偷廉恥之風敗而忠義之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

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之首

務

勅下禮部預為修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躬行

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振

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

感時念殷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協致被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

養元氣坐致鼎鉉一有諫諍便託為異然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

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僅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

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故臣纔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

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傚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守

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囂淩不勝慨嘆即如

國家去天咫尺而假生市猾充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卑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葢欲叙彛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
奏
允者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勑旨內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絕天
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廷諸
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

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王異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
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
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鎭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鎭得以駐
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流離無畏糧之粟兵卒乏隔宿之
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羅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
爲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清
大變臣民廢立出是王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
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
卽召虜客諜邏臣鄭遵等首鼠兩明心之舉葢知悔過
之萌遂使李參南以恭貴文懇乞轉
奏鎭係武弁罔知可否因據其臣民推代位分已定況合
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鎭惟幽慰溫詞冀無甚刻
之虞雖然鎭居其東稍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君
承襲得無借越請乞
上裁庶典儀攸遵藩封可定而進勦有依矣等因备揭到
職該職看得
君臣之分等於
天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名分之變綱目重書凡藩國繼

自廢立皆法令解弛人心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威雖東西醜類尚煩撻伐用張討日
接首況有朝鮮李綜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也原
皇祖之
誥命主箕子之遺疆雖稍柔靡未聞大過已十五年矣自
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恪恭亦
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爲該國之嫡孫且爲
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爲具奏得
允者也夫琿旣奉
命爲王則該國之君也綜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旣有

定分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
正位號何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
奏以待
天朝之命投寘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
頃使
天地之大經一旦攸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
也不意
聖明在上而敢越志横行所當亟爲嚴討以振王綱者也
儻爲
封殖姿事恐勞師害民當

遣使宣
勅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
不可長亟討篡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致廢
若果李綜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馬弄兵以僭
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猶有聞爲燀境往來員役

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權而獨李琿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因罹今日之變而李綜又係倭夷之婿廢立之舉實
借倭爲之備如此也則徐可北聯夷南通倭舟楫帆檣儀
所慣習載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職接報之日
偶彼慶賀陪臣李頴榮等來時獻遼國之蚤職且從前之
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而
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
職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爲肘腋藩屏計長策也伏乞

不可不慮到此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
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昖之
孫李琿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
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
鶩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遼奴之顯逆未著享王
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
躬自蹈之耶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討良在是不

必攻討者二也、李倧篡主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實
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
糧五千、亦未過糶、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
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
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倧以臣弑君、
以姪弑叔、既蒙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
可遽
封者二也、李倧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虛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
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
拱候
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遽難方物、大慮訊變向、皆倏忽
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
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賞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倧是否當立、俟其輸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
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
前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
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
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喫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仰祈

聖明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若夫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犬
有資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辱於專對矜所
勅下該部查照臣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詳運
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胤恩運官王文憲等抄體
優叙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杏部除授黃胤恩加以
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
競勸矣
御史游士任請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募
沽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袁可立有屬國擯
行簒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然而
起不覺髮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奉
旨候勘之臣因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
下此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
臣安敢嘿嘿而不爲
皇上陳之今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策應乎責以同讐乎而鮮
人之廢李琿也有王妃之教旨爲曰忘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曰策應不誠未效同讐此鮮人列李琿之狀而爲
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琿之狀矣
請即以此爲問罪之法臣去秋之疏有云四月五日以後
鮮以增夫數千助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
怨自漏洩罔畏
天朝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艸艸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賫捧

聖諭往彼曰爾爲大臣作王心膂當琿通奴爾胡不諫阻
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是狀忘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政府無辭又出王妃而問之曰通奴一
事使出於臣下而琿會不知則爲主昏昏可廢也使出於
琿而臣下不敢阻則爲背
德爲逆可誅也顧或廢或誅先
請而後廢則爲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爲背
德或李綜借宵小之媚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搆鬬或相

殢惑而促爾以先廢乎則李暉薗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
嗣耶使無子猶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
又胡不
請於
天朝撑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
已正位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簒也
待王妃
奏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以洩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戴非有他也則又
勅王妃與議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逆奴二
語若不爲逆奴也是簒也非恭也逆狀造於至下而啄禍
於君粧耶以不軌之名而自爲不軌爾國寧復有人理乎
若果爲逆奴也是恭也非簒也且多一勝耳而綜之應立
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觀爾事以見爾心爾能集鍊精卒十
倍於初乎蕭臣百姓既聞戴綜而羣之戮能皇皇懸割於
誓

天合國之人共爲綜出死力以殺奴而明綜之無他明王
妃之克循人情乎乃益信向者之舉是爲我
皇上討賊以亢爾宗即以李成桂例處綜當無不可而王
妃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禮義之邦
明紀大經大法書之史冊以遺千古羞稱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忿豈敢有愛焉
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刻名冊并請存遼
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太僕安插既定於是爲之查其原衛列其姓名據各州
縣源報寄住地方以
開今而后士歸之學院并若民歸之地
方有可考至於建學一議尤爲與槩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泰國傑等兵潛至
遼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參將楊應春等督陣軍
官吳欽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
門者戴兕勢將虎將房星亂虎張一命官等投入小西門
賊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
投降二萬賊賊趨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薰天逆酋父
子合營刻在江崖上本鎮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投降
多人本鎮親審你大奚父兄首逆其父母仍命外出人
民札下山頭不許爭營混亂妨忽本寧之賊兵
已散大半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臣於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卽遣貴
州衛指揮朱國安劉光持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
邦彥綁縛來獻准爲代

題免死牌報白牌已傳過河民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
二十日援兵俱抵會城此時府無半鏹倉無斗粟諸軍嗷
嗷臣亦躊躇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失舊
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勦就掠浮糧以食衆賊衆心攜
膽折之時猝而壓之或可撲也按地圖陸廣河一路抵大
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
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都清道楊世賞爲監
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曾依爲先鋒黃運金汝李師沆等佐
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爲監軍進威清
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運楊世賞稍渡大破賊營于

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
屏等連戰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爲二路俱
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日報賊數十萬環
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
之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掠浮糧壁壘不固
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
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
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爲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
逃兵岌岌而下詢爲某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
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

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
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
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回劉超等原
提解圍兵祁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招之兵
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
欲圍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衆而人心始
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即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惟此賊
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
兩水銀錦二千杆馬二千匹封爲僞總督督洪邊之兵龍

仲爲右翅與僞督兵游擊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八姑蕩乖
八莊苗仲爲左翅而自統水西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
制人逆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調
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必飄飄往忽忽
來戰士不至久頓於外而會城不嘗虛於內使賊不知守
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
忽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
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三
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
劉志敏宋建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

擒斬宋萬化

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李阿二中神鎗迸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酋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忿謀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二月二十八犯會城臣於本夜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焚毀積聚以數萬計而賊糧窮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窮其謀遂寢而宋萬化不知也詐降以覘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調委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疾馳賊措手不及會宋出戰遂被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

職不慮邦彥而慮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爲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泰明屏兵至平越復回與鎮臣同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爲開場貿易者有求糾兵保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彥見諸苗多豎黃旗果懼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於水西城脩補屯兵而已職初聞楊明楷之被執也得一白牌與安邦彥魯達等若不殺傷叅將盡准投降不傷一人如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爲伊報讐寸草不留二月十二日

招撫安土著五便

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臣往救茲述彼中賊情戰恐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贇傳諭水西內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叅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令行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聽尚不知發酋又作何狀大都逆賊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月間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自食其糧二便也道路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臂賊失羽翼四便也計人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慮夷情叵測不知省圍未解之先苗仲畏安酋圍解之後酋遁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近我勦速而酋救遲故苗仲附我況又嗜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時奉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俟兵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逆職恐終不弃而會勦終不成擒學

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之
請帑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真可痛哭流涕職至愚謬以
爲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與有但令與者協
濟盡付督臣摠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
餉自募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芻蕘一得之
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侯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
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募精兵若干選委有
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觀望退縮如廣西監軍周
世臣叅將王愼德者俱聽督臣查明叅究其入黔之行二

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勅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
萬用果不足再行積解但將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
捉衿露肘必有以致逆酋之效命但零星完解職見後解
未至前餉已空募兵慮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
橫由心揮毫如意其究也就延晉日坐失事機雖累數百
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電燭
速賜裁察俞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著會同總督官盡心

誠救時之良策非先事之要也

調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著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鯤化以朝鮮變出不意宜嚴山海之防其疏曰自
全遼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
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亦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
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擣其巢穴
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
國內變國王李暉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太過失而
且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倡義效順助力
天朝且爲倭婿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

虎生翊毛文龍失其左軍心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
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丸泥塞也今殺
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
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不
容緩矣然則今日之關而作安關視是燕之幕也今日關
內之地而作安地視是魚之游鼎也雖關臣苦心極力料
理整頓必定規畫屹然金湯然關實心憂邊者惟關臣一
人將吏之下不知果皆同心協力否人心固而腳跟定然
後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而人心尚未可必也
皇上聖明仁厚培植

國脉甚遠、
上天眷祐必助萬年有道之長而亦未可盡恃
天運也急修人事修城練兵使器械皆極精利而士馬不
致饑餒仍鼓舞振作一番激發其是忠義使人有勇知方
有進一尺無退一寸而後此關可保也此外急着猶有賊
偵探查奸細製火砲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
已近城而尚可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者
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
遠探虜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
制於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

祖宗德澤
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
易爲利使何至人心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
多而此類實煩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
火藥之焚多出此輩宜
論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
庶戎狄不伏於肘腋也
中國長技火砲爲主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旣效今澳夷達
來矣已有放砲者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
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

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額大補牢之急着惟嚴
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頃占候者云大接城火戰之事朝
鮮之變適値此時危關深可寒心若猶悠悠忽忽採時處
日以山海孤注作之一擲憂根本者寧無左袵之慮乎處
分早定專有望於
朝廷臣因是而
請內操之當停焉時方多事𠡠上內操古有
殿廷習射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西夷允服禦根永斷
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
致煩今日之舉然目前借兵威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

之德之成其撫局而已

遼撫宜出樞鎮居中而又責以之久任之以免旗僨河東西之計河爲倚集

六月

御史王夢畋奏曰臣惟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爲之主持乃分

猷共濟則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攘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懦

悴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頃

廷推撫臣四人亦極一時之選

皇上猶然慎重其事

亟命該部斟酌堪任與否並及保舉之人仰見

聖心持慮危疆必用人得當而後可爾有

君如此逆知夷氛漸消侵地可復

祖宗相傳之天下可保一統於無疆矣臣方慶幸之不遑

有何奇計可以仰贊

廟謨萬一惟是兵當屢敗之際氣已不揚將經數易之秋

志復靡一所恃者獨樞輔承宗義膽忠肝圖上方畧在關

夫五部瓜分各據信地中部統之馬世龍以守關而不知

廣寧已空無人矣既知奴酋斂翎河東因而圖守寧前爲

恢復河西之計此着庸可已乎尤世祿爲前鋒王世欽爲

中堅馬世龍爲後勁且北據山南依海結排山倒海之勢

所謂攻守相兼者是也由近及遠漸抵廣寧據河西以營

河東如毛文龍令之揚帆鴨綠江楊肇基尹大升俱膽畧過

人用之整兵蓋套達近同心首尾策應而又激遼左久憤

之人心開叛將投降之生路斬將搴旗之績可計日而俟

矣且今樞輔既以殫心任事撫臣當以生聚聽之蓋樞輔

自請督師居可進可退之地若撫臣以遼左爲名當出宿

遼地爲將士倡山海豈遼撫駐足地方況三軍惟關府是

賴遼民惟關府是依號令惟關府是肅居中布置與王世

欽共處中堅前後照應方爲萬全如縮朒於關門之內無

論一柄兩操易生嫌隙且寧前窩遠眞成贅麗矣然而責

成久任之法又不可不衙也事惟責其久任斯閱歷深而

調度精至如李維翰之後節節敗衂累累楚因致山河論

没於脫腔孰若責成久任一意行之爲愈也若其喫緊

處又在重其權寬其文法毋掣其肘俾得展布至責成鎮

道一如前法而夷氛不靖

封疆不復臣不信也

雜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故土爲州有爲屬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凶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土權差識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關防建置上下守法猶覺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濫派一項以財剝喚民而歇戶又第一科十於其馬牛挙折其田土各夷始叢然衣其弊生之心迸動矣値天啓二年東烏雲擾蠢處動搖兩盤亦首倡犯乘而用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挙衝其大叢圍城七月乃解然二十四營土

瀋當擐逆者特戰不過七八千人使能盡解散之時窮勦之餘當嚴處分俾識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儻雖在近猶在遠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實也彼身爲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漏于生前而口誅筆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借有所假也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傾抑之苦境眞之函關奸雄數十番睥睨攘竊之淵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斷首濺血爭大計者發爲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爲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竝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竝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竝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謙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逆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簡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竝封之事遂以定而子毋貴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者而乃飾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呼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関國體

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再報不如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阸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命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齎志以沒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驀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赦故漢高得釋赦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
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
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諱隱則何爲借
君父爲逆賊護身符靑史爲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
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
不直順衆而又云報以明家法也報之者爲家法則傳之
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報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
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前而立　后者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況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　貴妃私
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因升中女謁之進而中爲知無進奮之情奈何猶稱
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爲何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
日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投攻伐之劑遲識

洶洶方蓄疑處變之深。參値
先帝升遐之遠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
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
題以逸其罰主意較有異全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　禹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閟狐鼠實頁其于杜。
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愼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諒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
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
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與實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
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
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羣臣霍鋏楊方盛所以慷慨
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
眞見闘矣于

先帝之遺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閙于選侍之
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㝠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
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
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
之日粧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開一面是濟世所言
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鬚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
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眞忠孝人也彼初原爲
君父起見不意爲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痛辯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靑並未聞有嫌疑之避
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㝠
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寀亦幸存者
耳陸大受李俸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
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
緣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
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
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敢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勑今輔忠不能回詰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

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
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
也意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
此舉今史局闢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綱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璣疏發下史館特
勑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攸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參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魁險圍破藺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十五日趨紅崖人回十八日攻取天台圍賊即具牛酒率領數千人納降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撫紅漆四十八寨一帶安插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千二十八顆五月初一日又紀功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伷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鎮中軍盧世爵呈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參謀文道南又副將秦翼明呈解偽監軍道負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千總司定邦呈解偽副總閻勝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銜遊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耀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徐先春呈解偽參將朱可[illegible]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帥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

杜中軍參將秦可程解奢崇明水寧撫司印信一顆又隊永寧衛指揮雷弼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逐一會審得王澤遠永寧衛衆人係偽巡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犯撥在南溪居住反賊攻城本犯對賊曰馬飽壯裏空蓄言城中無人也後賊闘言攻打益急縣城送將官民書遣殺發夏前安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聽奢賓出門到處設人逞姦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永寧偽兵科都給事中状老倉出陳虜人壬女寫偽書于泰安牌官出其示張偽旗江津縣人住永寧原係驛吏中寫偽劄偽誥閻勝顯永寧衛人審係行營參將朱國恩部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擄賣客貨不知其數趙凡先苜城人係閻邦泰守軍參將專一占人婦女臨邦奉出門殺人添惠乾巴故偽大將軍夏永忠家丁旗鋒參軍王避以供稱係永寧土同知宋丁在樊虎部丁爲偽都司令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崖行至中途撞兩追拿送到官張興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淪翻圍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下爲先鋒授參將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及出示寫札行票害人無數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先充兵部偽員外郎

可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奢崙攻破榮昌圍瀘州殺偽守備伏攻竹洞水竹洞江門黎嶺加授偽都司職銜各口詞在卷又據三道轉報撫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官潘應奎等生擒水西鷹獲偽都督總兵駱文亦偽監軍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蘊錢尚選田有金等偽關防一顆逆寅與母加嘉徽號手卷一軸偽勅書一張交通各夷緘書啓四封偽府日一本又初七日准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銜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庄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審得田克忠係畢節衛人乃安酋向紀名下兵吐稱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有酋把目仲英領兵六營尚札赤水河聽得酋衆商議將兵一半同鎮雄兵三營包永寧之後以兵一半同奢兵由普市入新寨攻永寧之南十三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入古藺焚其巢餘賊奔潰

永寧之捷 已食其安 何不慮

投指糉兵分五路，而文龍親爲策援，計我兵疑後必傳
擒奴且親全軍内顧而返，遂三覆空營，以發益驚，以驚
益疑，因以剋其時日，復令杜貴相机直冲鎮永站，奴必
復統全軍回顧，勢所必至，豈知其既墜于空營火砲，復
墜于自相蹂踐，又復墜于奔跑
力竭，奴困頓已極，敵西向矣

防紅夷。

閩撫南居益塘報云，看得夷情反復，既經投款，復皆唇
撫彭湖北港往返宣諭，責爲無益，其停泊風櫃仔，乃彭
湖信地，此外若諸嶼、白坑、東碇、莆頭、古雷、洪嶼、沙洲
洲等處，皆漳泉内地，亦皆于任情出入矣，毋待擁衆而往
日本，既明示我以勾發之意，而巨冠如李旦輩，又陰爲
以爲内向之媒，致夷艦路日久，變詐百出，要挾不已矣
至任選，除行該道查審遊閩商徵，以杜奸細，仍徵
各道選將練兵，倍加提防，使兵力稍充，相机進剿
按彭湖爲浙直潮惠總要之路，匪止閩閩中自全
那議力爭守此地，閩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潮惠
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
至今日役夷據爲窟穴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任，繫籍世
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
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爲榮，他日裁之，必以爲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如以寵幸之
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陵裘馬，翻
翻豪舉，上之惠，在繁纓啟衲之外，諸監之胄，總歸韶舉富
貴之中，實不犯公議，官不壞
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共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爲情難違也，遂聞而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
而爲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謹無
遠謀，無故之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
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口，亦不可不畏也，謹
謂中涓遂無賢者，見不及此耶，此事一寢，在
皇上爲施既沛之膏澤，諸臣已感其驕涯，在諸臣受採遐
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即紈衣而糲食，何忝于清白華
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
燧，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雀，
或血流西蜀之鵑，生者霜露爲餐，髑髏作枕，即臣子誼分

不敢希望
恩澤，而
朝廷鼓舞憐恤，惟有此術，若婆娑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
不短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遼東巡撫張鳳翼題，復遼東疏曰，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
秋防漸急，兼以戎士方呼庚癸，遼民正苦流離，關外之情
形，殊難逆料，局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
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
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自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

三則揚帆皮島二則搖櫓連雲三則鳴櫓于三岔上
使舳艫相望風訊特通又善結虎會假金白復佐之舉
言氷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山遼陽
而榆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
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兎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
方以誤之法總之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不萬全
是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氛不然我之所恃
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此堅亦提關以西尚得安
枕乎此皆輔臣秘筭深圖而職得之面相商確者也若夫
全聽回鄉之語謂奴會八子巳亡其半佟李爲賊實▢

能其棄廣寧而不取爲畏我避遼陽而不居爲遠我纔因
雕伏便忘鴟張襲師老財匱之談爲省餉銷兵之計此非
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室廬盡毀衛守皆灰即佛刹神堂
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鵶噪寒煙燐鬼夜號妖氛朝慘尚不
是可居之地但業巳分派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
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徼倖
封疆應聽輔臣原疏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倚
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關維
爲
皇上出死力以捍嚴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爲不

來爲幸哉若職既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
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臺堞告竣鷄栖有地當身
先將吏以爲榆塞嵩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爲郝靈荃傳介子而
輸攻墨守饒有成謀此時且亟丸泥與日徐操尺組必不
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
職方司員外郎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疏
爲異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是以登壇

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免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
中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
玉帝之勅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
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
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
言
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巨寇而使生靈苦于
戍守軍國疲於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
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

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
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
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
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
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効已若此矣又
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㮚孫傅惑于郭京
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
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
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
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
[illegible]
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
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
閉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
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
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剏
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
膽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況談神說鬼也夫趙
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
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況役鬼使神而
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蜂

告正爲可憂
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勅議並斟酌愼重揣度明時果有眞正將略不爲詳公之
餙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
無人也
再起佘懋衡南京吏部尚書且疏力辭得
允
後公既沒士民請諡於
朝其邑令金[illegible]撰告本官一代醇儒千秋名世
兩朝[illegible]
[illegible]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民生吏治今此何適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今之司計者日窘窘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勸考成之令益因催急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敲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

臧　請籌之益臧覩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臧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

禁火耗

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蹐蹐而斷借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逋餉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逋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儀門書征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

清辭訟

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甚臧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蠧數十輩魚肉之迫一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窶子頃日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

體恤民情

無搆鬪相安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斂而耕耨出入秦楚可撻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蠧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為官轉甲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毀髓剝骨之技一遇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矣臧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營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特偵察有濫辭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刻牌衙諭與衆通知廉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克佐貳之索而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官當議臧

每見邑之衆請會數年得之未足署官數日剝之有餘切宜著之令甲通行並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賢聲者不署倘委刑乏人寧以鄰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種蝗蠧廉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克署官之索而得盈餘以奉公又完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抱歸于阜民之義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當議者關門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樞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為餉也聞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良未深便清其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論前者乏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觀矣而今得撫清
兵與清餉耶清與阜倖新等覈清兵以清馬耶清豆等費
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
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毋省數十
萬或數萬兩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畀智竭慮為
皇上致之　閣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總于急公不為
皇上致之　閣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
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
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
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齎鴻

有而徒為部司官添紫還里之樂為不肖有司開華楚摟
括之門驛遞挫煩供應增役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
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
縣冒者有自司道私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欠餉之
之窟穴而后督完餉之實效俻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
告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
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
餉也職言之甚陋而足餉之道慮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
今天下呼應不靈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點鉄而金而
殊甫巧術要纍如登藁盜撫勘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既
往毋儆貪横于將來有盜如此而遷延朔撻不速正刑追
贓具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
幺麼之譚謙溢竊取三萬金入手而以數朝兒戲之事完
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梳局也蓋議論混淆功令失
實至今日而極即為行取一途今日軍功明日邊俸根不
肩摩入朝而真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表見于天下
而徒以供人之污蟣克人之刀俎令豪傑徒氣欲死又如
職已未咨中多少龔黃卓魯之吏沈景初鄧良知董皆治
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着此

及三年便思躍治天下事可勝抚爬哉職在戶言戶芹暴
于籌餉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統祈
聖明垂擇
聖嗣誕生命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仙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月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粮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嚴獄禁

時李維翰等朝，出入長安右門，扭繚長板，恐家人侍之。上怒其非法，命該科參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速發撫間郎先

閏十月

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漸廣，謹陳賑恤消彌大計○○○○○○

疏曰：職以十月十二日從輔督二臣之後，再閱邊城，見擄形萊色之民，無地不有，告苦陳情之狀，無日不聞。夫職固守土之臣也，兵馬之權，雖操之大將，而　封疆之擔，則莉之微臣。職不揣衆安邊，無所逃罪，況見聞已確，何敢不以實陳告，以辜

皇上任使之仁。慨自廣寧失陷，河西一塊土，盡棄腥羶，衆賴輔臣慷慨當關，經營閱歲，扼方張之虜勢，聯幾渙之人心，收破碎之河山，葺丘墟之城堡，是昔日爲虜國，而今日

爲豫國矣，豈不快哉。然而細察人情之恬苦，詳觀時事之隱微，則見可憫者有四，而可慮者更有五焉。何謂可憫？

祖宗綿世澤以厚武，蓋亦爲載在盟府，毋相忘耳。乃袁亂以來，號稱舌身，幾爲煨燼，其僅存者又力不能承襲，俯無處關支，困憊顛連，日向職哀鳴求祿，而職不能爲計者，此可憫者一也。國家勵學宮以作人，蓋亦自庇此薪楨以求用耳。乃奔逃而辰衣冠，圖史盡付泥塗，其苟全者，又無膳序以棲身，无祖廩以代食，流離尾瑣，日向職懇悅乞恩，而職不能爲謀，此可憫者二也。人必居食饒而后稱樂土，遼民樹藝凶廢，俱歸覆沒，或粮蔘不備，一飽無時，或苦蔘

不完數椽罔措如田珍張思聰等千萬口何啻號寒而職
無物周全此可憫者三也人必室家聚而后慶有生逃民
夫妻父子殺半仳僞或被僇東夷寃消雪窟或見羈西虜
淚洒冰天如羅舉劉漢傑等數百家向職泣訴而職無計
救援此可憫者四也嗟嗟干戈患難死別生離爲人之苦
趣極矣遼人難之
皇上試思此室家關外之衆不就然在湯火中耶若夾擊
前一帶雜處賊巢嘗聞敎唆況今有間可乘王燒餅之挂
方新哈喇慎之窺又至亟且欲使通奴鬧夷使射傷崗哨
宦寺與文前狼後虎此在奴衆者可慮一也然猶曰亂衆

是稽也若戊卒臨戎從來善走以十四萬之衆猶忽焉潰
矣況今無強兵健卒故缺餉則甘心投虜從出則跬步難前
須防牢前者報駐前此亦告逋矣風聲鶴唳在在是矣此
可慮者二也然尤曰彈壓足彌也至遼人避難入關如飛
鳥依人爭入州而州不見憐投縣而縣不任受甚且挾騙
者指爲逆黨佩劍者目爲封徒以致忿懣出關但言報復
倘奴氛再熾恐其有倒戈嚮之戈者已此可慮者三也然
尤曰恩齊難結也彼奴酋賄用漢人嘗間關探事遍從水
泉以萬計投降者以千計不納恐傷王度納之俱藏奸
人卽盡城之內短髮戊戌倘奸細匿中恐有肘三發之變

便宜曰能任如此推

者已此可慮者四也然猶曰盤詰難清也最寒心者新邪
之驚魂未定收合之餘燼難支且城郭不完米粟不發
器不充應援不及萬一奴驅長騎岌岌危垣其有幸乎此
可慮者五也職所謂日夜焦思而肝膽塗地者也幸輔臣
多方存邮惠此孑遺極力綢繆遏彼亂略亦旣令逆奴氣
伏畿輔不驚矣惟是可憫者惰殷于望救必發金發粟以
資播種不能以安集哀鴻可慮者禍隱于難知非足食足兵
以壯干城不足以剪除封豕則今日政無容偷安旦夕而
以　拊循性命爲嘗戲也第恐是五者兄之關門內外商
旅烽屯亦屢窺穴方且言兵可旦銷餉可漸省職于茲有

大恐已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至于還鄉男婦
于撫賞內量行賑濟凡指揮千百戶文武生童男婦容職
行關外寧前三道查明便宜處置至于拒西虜緝逃丁懷
保難民隄防奸細與夫相機進止以定戰守機宜職本輔
督許蒙已拮据匡襄幾倖秋防無事至此而一切軍需之
湊手不能不仰聽於　廟堂主持也更乞
皇上發監甲并遼東節年馬價並求發用以市騰驤庶安
民望虜有賚矣臣草疏方畢見輔臣有任事得人一　疏
內稱使撫臣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才切照關門軍務輔臣

覆京何主
漢東西静
脩府敢

提其綱領，臣理其條目，譬之家督授任，而主伯亞旅各效
其能，亦何體之不展，且盡哉。見各鎮援兵，非輔臣提之，京
動五部將領，非輔臣運之，不靈中外流言，非輔臣鎮之，亦
肅東西役虜，非輔臣綜之，不威。此何如關係，而可一日少
輔臣者，若欲臣肩茲重任，是責小犢以當轅，必無幸矣。痛
乞
皇上 亟賜 慰留，以安危鎮，是 宗社之福也。
附吏部議遵東宮舍，暨例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官
舍，死于鼠伏者十之六七，其渡海奔關者，尚存三四，其官
祖宗汗馬之勞，非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襲，心實傷
之，事出非常，變宜從權，勿執邦政條例，責其貲紙勘劄
冊籍諸項，是侍查得史正道、張竟年、王鼎三名，已有的
據，稽給蒞紙路問遺，陳守祖、陳所聞、湯彥武、陳耀武、

名，俱有可據，所供錯亂，雁英、熊運、放逵、劉文炳、應時、崔
懋選、鄒天重、史洪訓、于覲、黃捷、武等，雖有自供宗圖眾
口稱條，俱暫准給執照，咨送督撫，部門查核，總填送，含各
粮，若能立功，再加升賞，候送半之日，准其援執照告襲
替，約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者，照此施行，以
後，凡有送含告襲者，俱從送道送撫衙門告詳，查最塞
碍，方爲起送，本部詳奪施行，蓋恐奸生意外，串買宗
圖，一張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爲之防耳。
吏部接出
聖諭，朕頼
皇妣慈佑，延有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
新城伯王升，着准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
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
得誥命，該部知道。

冊封慧妃范氏爲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酬。
元輔向高加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尚寶司丞。
次輔燝加左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
彥、承宗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國禎、秉謙、延禧各加少保
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
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御給與，與應得誥命
如勅奉行。
京馬佃捷報。
京馬佃，遠在江東，奴酋部兵，俱在佃山放馬，安歇，毛文
龍偵知，督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火攻，斬獲級屬騎
賞有
差。

牛馬大捷。
時排奴情蠢動，文龍調水陸官三萬，暴二十日，旗兼程
而進，分爲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
人，獲馬九十四匹，
器械二百三十件。
天啓大謀
可佐銓典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大端，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曰，臣
以一介疎愚，荷叨拔擢，受 命而往，中心冰惕，勉思所以
仰報
皇上，以纖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屬于外吏，外吏
不職，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朝端之虛，係于內寮，內寮

不整即百端紛飭皆故事也以合天祐
聖明誕生元子舉朝臣工莫不欣欣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會有新冢臣之命適當其時馨心
踴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太運者允在
今日矣而臣以為慶有自生祥有由集賢人君子者和氣
之所鍾而人主善事之所集也天既令珠海之祥而以畀
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朝班臣敢歷列大端
仰聽採擇而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夫班行充濫

士布列可謂過于寬矣然臣尤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
士拔一乎進之賢不若拔一久錮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
搆者當就一事而白其端委誤出一時之倡者尤當就一
事以雪其生平跳脫抑以暢太和甚吉人而光王國者
此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為用人之路則宜
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錮勢難拘
以肯資而考其生平應稍為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
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因抑固
者當核其詿誤之根因有詿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真
僞同一爭國本而或杖或奪或留中宜分同一爭礦稅

大關鍵

而或逮或繫宜分同一爭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
為冢臣者預為參酌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遲快推遷
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袁升之世反開躁競之門而中
正之途反來濫觴之請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鍵
也而臣以為用人之權則宜專夫冢臣者庶長之卿而為
之表者也冢有長予羣主伯臣旅莫不仰而受成國有
保衡即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敢開
名利之口于主伯之地屢問升除之自所來日廣則後應
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嗟頓起毋論權旁撓而不
清亦且體褻狎而易犯古大臣正色立朝啓事入而人沮

大木須一法

莫知其由除書出而下且無從措手此風孰未逞可師可
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木須也而臣以為用人之法
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退兩端故文選主進首也即當分
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
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
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望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
愚見莫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
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為遷轉之低
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躐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
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賴

晉于程期之相遇以自慰用人者亦循而易撫而持羽者
途清而難漏于升除之中寓化甍之法又何統均之府爭
爲講讓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外一大補救也臣閱世
三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于六年內計六改佣
人之色住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惟有乙巳一
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喧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妄察而
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俟以 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
內之沉滯尚煩彙通畛封疆而掛沐之勛猷可思預轉輪
而督運之功人可念矜齒沉而數奉

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斥退之者官可轉凡此皆所
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而
皇上之信任在時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仰承
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鼓舞之辰而進彙征
人之說凡以爲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顏聊抒芹曝之獻統祈
皇上速 勅允行
南京廣宗府鑑監生陳閔相謀逆事覺捕繫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于庭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以免
蠹以裨實用言職代炮倉總督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
撥派改折實進正兌改兌僅三百三十餘萬耳自稍積欠
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昨年之陳糧而今歲新糧
兼帶昨年糧五十萬石諸府已疏其苦茲背秋涉冬正苑
旧輪坐撥未諧一輪轉眼水落水堅不知陳糧又作何狀
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既止有此數復
又裁去賑濟資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任
家兵撤運等按月坐索難以艱乘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
又如此也是以進庚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謝
之支放數減道在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十二

年以內耗竭之形可爲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且每糧
一石起脚水大輕賫等費比之到京實價不啻五六倍非
比扭訖綴急加編尤可立時權宜者縮則日縮固別無取
盈之法也職正與司屬日蒲粒米如金毋得漫視太倉十
項積餘一項須求實用無屬虛文而免新太海運倉主事
曹履吉呈稱自
天啓三年正月廿五日受事歷任九個月放過挨陳米五
十三萬五千石零免尖東糧四萬六千六百石共五十七萬
萬一千六百石除加放京米三千五百零石須斛面準甚
包米堅好不損漕糧積出糶米[illegible]萬[illegible]每石[illegible]

並節貯廠間貯俱係揚淨籽粒可次乞行坐放免致黴蠹
高齡放積票另報等因臣後查前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李
宗延于七月內具
題放稅必依挨次過有糠秕浥爛另駁收貯各官不得慕
羨餘之虛名將客米上米舊廠米混報其歷年餘米倒盤
驗作月糧坐放明見各官若心清操不許歷年久貯今凡盤
爲塵飯土羹者慮無非欲軍有實惠官有實濟也今該司
既已挨陳除去浥爛自盤新積自立廠廒至于請行坐放
則須知顆粒皆實與帑上虛扯別項者何啻星淵而隨時
給軍則正前督臣不許久貯令人指爲塵飯土羹之謂也

夫嚴吉管倉不匝歲耳而積米至萬石餘司計者若若此
何憂 國用之終匱倉有大小放有多寡而視九閱月所
放新陳多寡之數以爲積數雖不可也臣方苦積貯不足
憂心如焚而乃有溢乎額外者臣之喜亦出望外矣本官
雅才卓越而乃竭力與司專精會計尤足重也臣故于批
行坐放外特爲具 疏以達
聖聽伏乞
皇上 勅下吏部紀錄自後督臣于各倉積米咸令各自
並嚴各于任內隨時請充正項隨時備放坐放乃稱實節
省乃爲實幹濟將虛報者無所容而苦節者有所勸甚屬
人理所豈曰小補之哉

湖廣牛妖豕怪
長州沅陵縣民家牸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
一心三臂又民家豬生四子最後一子長鬣豬身人腿
雙
眼

陝西怪鼠
鳳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群在地剪食穀荳
打獲一鼠狀若猫雞之硬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肉
翅腹下無足足皆向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
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甚去甚速亦覺能飛
符不常見錄其
狀存有千丞

十一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睹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将變，陳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爲科臣所糺參，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詹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隳之，而民愁苦，愁苦而

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乎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勞，欲獎恬而抑兢。然其良心爲富貴滔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將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矯者。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升者、調煩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委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可復閉，其若秕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趨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

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實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爲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又馭人所以相容也。天下之故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散非一日也。然聖必知。必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
豈皆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興兵動衆。以屠僇
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
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
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文論前官。任及一年者
則令之議罪。捕賊爲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
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
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
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
而得眾。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究問。確然而後具 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
有所囑受賄曲爲庇護者。臣恭奏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
亂萌可消矣。故曰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
司官所言其事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祭單于其
省直之鄉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
任者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年間始用之。以不盡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

詩。欽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
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鉤。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
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
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
祖宗之舊例。臣必不敢徇私。官無不相信。即有徇私者。亦
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爲善。必得
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
陛下猶 天也。伏乞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
敢望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犬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然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
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神 省覽。
御史樊尚燝條議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
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裨。九塞仰賜。事因而不設機運
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
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
課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即今套搭漸解。私販盛行。致害

鹽壅而商愈困困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
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上
闕徒以飽奸宄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之利
朝廷不能究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猶
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
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
一切引目之收發截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
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
有奸良之雜沓就中猾胥乘閒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真
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漏安能

令商甦竈絕稱愉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
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
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脉寄
托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縱勞人任主未有
不灰心短氣者從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
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蘇其弱以甦商裕國
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滌擬其前途之不遠無
緊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
揚之一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論自簡果有清
勤自奸能效丁官者亦宜照級叙升無以肘賦之地視爲

瘠殘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
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
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恬然誰敢假借在臣等
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爲
甚舳艫百千揚帆衝鬪倘搜刮稍急背逆放火群擁拒捕
莫敢呵問夫百萬漕課九邊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撓販大
損　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蠹於鹽
政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遇

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
到淮進閘與瓜儀出江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
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
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　國課自寬
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
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於守令其間行
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邇制鹽法攷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

私囤。一遇考滿虛提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
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定令府州縣官
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彙銷彙繳由府而道而院確查其
銷繳之分數以爲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
而商本　國課咸有定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厲禁　明主無事歛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
已竭驚神缺餉飢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于　國家誠何
愛于膚髮諸所陳喫緊事宜直攄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　國計民生幸甚
戎岭河州

上以川貴撫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于是朱燮
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
級仍候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
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候恂林宰楊松年俱候
升京堂戴爆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
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淸楊世賞
各升一級周著楊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楊恭程丘志充
仍加升一級餘俟平賊另叙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仙得奴酋欲集兵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
　盛許日新等進剿奪據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遵永
　時藺賊奢崇明奢寅屢敗心大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
　水西安賊復勁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
　急矣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定應
府寧夏

撫臣輯軍不可緩一黔事已急滇且有制肘之憂何暇援黔共回之還擊乃群計乎

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夷曰
禍酢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
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兩于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
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
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

者有一焉不誅鋤勘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
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
平搗六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漢兵數萬銜鋒實止三四
千並暫爲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或見東那西寨滇餉
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橐而各兵歷過之粮餉半年未
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握四五篆室不寧
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瓜吻暫匿張世
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于水烏未可認賊作子
也或見阿九已授首禍鮮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逍普
界撓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犯情可槩見憂未

歎也至安勢良雜驚由來也又方關州未叛時乍之前許
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真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彼
以侮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東川籌益
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援此目前大危也又米
西累壞泗城臣初欲用之為牽制木西之計乃頃者滇撫
袁驟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叛營轉戰殆十餘里而泗
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我用可知泗城不為用恐援南
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亦既遍集士馬統以諸將
以參將尹啓易駐安米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龍[illegible]

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
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為貴駐倘甸以
名色守備李琰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
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糈安出乎臣又擬普安州署
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選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
之駐新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西望平夷相為呼應臣所為
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饑運不繼勞逸之
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
本地米無援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為
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滇兵之糈滇不得不援

月暫給又安南孤城又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責銀千三
百兩分發賑救焉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
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勢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上蜀非無事而兵力十有於滇黔之危壓難與
滇埒顧地近路活吁號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
屬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遣用之文武道將
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
窮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紙上　題允之餉一一如數

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殊異促使來滇臣無米必
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　廟堂上無棄滇之心
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兵事
方急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隨
事商討幸未有失一旦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
之共嘗之而　廷臣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
自已于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寧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
請焉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
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

謂不忘勳
是誠老誠

知撥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
者鎮臣亦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飢饉之後獨
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
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
更以莊田一事過騷而鼓亂之焰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
而又爲敺焉此芃芃蚩蚩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揭竿耳
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擾[illegible]
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渼之　疏益詳言之臣亦
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
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湯鑊憶鎮臣今春曾移

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
臣韙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
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
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厮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而造之
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
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將鎮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
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酋
剩憾部夷郞素貴英先是永平道張稱孛只素報郞素哱

三十六家夷入于前月二十六日去遼東看谷能不據宕
竹路糸游梁往朝報稱郞素于二十八日回巢有留達子
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邊外打圍糖要作歹又據坐門夷人
議奈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郞素三家達子按郞素乃長昂
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峰口外近挨賞于關門驚
驚狡猾至驕通事之髮燒商家之貨撒去坐門夷人[illegible]
水以東爲拱兎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撒而[illegible]
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郞素爲祟臣于初四日達
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
失事緣由并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峰口諭

喇嗔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
總兵趙率教諭議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
猜疑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
康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狂奔聞明即梟康營將來
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孀稚其逃
官逃兵周繼武等當塲梟首傳示五部弁將王楹并死事
員役優另　題優卹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
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徵備宣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郞素之
欲非心于所不遂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不撫西虜獨是
虜既不以撫去殺奈何我以撫廢勦竊意小有殺傷即行

勦爵冊得事事姑息如養癰釀潰爲患更深即建酋亦欵
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稱
是臣所爲訓練者什舊將于諸將而用以臣一片肝腸提
撕一鎭之精神見一宵爲宵前之士則立加奬賞立加擢
援見一頑鈍䵝懦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吏
似覺漸有生氣即王樞猶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厲遂以勸
名自期每托其子于友誓以死報仙槎之役樞自可以逃
即逃無罪而奮臂號立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
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不顧特令總兵官擇其蹤
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令五部然而臣之爲撫爲

勦大略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略大臣以淸撫勦事宜以
定 封疆大計臣得任激切屏營之至
旣而復上防敉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遠爲服而要
不能不撫謂撫之見且目擺不撫又將何如然而撫之地
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欵勒相合相分諸務宜調劑
御史李玄樞輔遼撫并宜疏曰閩鄉報見云貴總督楊述
中緊急軍情一 疏如陸廣鴨池二處進兵失利黔危不
可救此處一撤恐九邊所領莫不生心則根本之地亦不
可不倍加嚴防備因思榆關去京陵數百里非黔滇之遠

在天未者此寧可狃日前日前之安而遽忘業生哉前
皇上眷樞輔孫承宗仗鉞臨戎拮据關前詩以遏秋防還
朝辨理闗事此固惻念老臣體恤功臣優崇重臣之意中
外臣工誰不欣欣欽
皇上使臣之有禮哉茲秋防將畢臣愚以爲度時度勢則
今日之召還尚屬太早業具草入 聞見臣同官劉重慶
之疏內言及最中宵牀臣可無言及讀
明旨猶兩可游移未定 欽限也豈以是爲非喫緊否畫
哉樞輔一身非可有可無之身在 朝朝重在邊邊遼隨
奴酋虎兕之窺伺莫不眈眈于此朝鮮登萊天津之觀望

莫不拳拳于此撫院鎭道軍將之血脈莫不流通于此滴
貫士民之精神莫不係屬于此試觀去歲廣寧一搖俱搖
所關非淺鮮者試觀去歲廣寧奔敗之后人心洶洶不啻
鳥驚魚潰一時遠邇有口者咸謂榆關以內非吾之有幸
皇上于危急之際推轂輔臣以理殘疆未幾單騎到關而
驚者息潰者定帖然無譁人心遂恃以無恐則輔臣之去
留豈其微哉職每讀輔臣 奏報而見者節要精詳指畫
周到其一段深謀秘計長駕遠馭之略不惟他人擔當不
來恐他人亦無此識見不惟他人料理不到恐他人亦無
此才識適見遼東撫臣閻鳴泰 奏報擒獲奸夷八人一

疏內稱不他氣將伊犯邊賊夷塔不代挹兎兒等三名梟
斬以獻爲數百年未有之奇事此非輔臣之威信素孚有
中國相司馬之望。何至使夷人之悔罪若此又聞沿海一
帶披從之民望　天兵如雨歲鎮則西赴榆關機會。如此。
可不乘之以圖進勦而輕撤輔臣哉況輔臣在關則浮議
不生輔王去關則異攻必起寬且各將一謊以掣當事者
之肘無論年來經撫之覆轍殷鑒不遠即如近日貴陽之
圍撫按嚙指斷臂折骸易子其危若之狀許遠而后未能
前匹率能效死全城以成外援雖與王三善同功並勞而
猶謂失輕重之平又且有以消未亂之患者妖賊再沸山

左幸撫臣趙彥之赤心報　國爲非滅前　恩升賞而
樞輔今欲撤同恐撤後未免無煩者況今內計公平人心
痛快通　國咸服已無癸亥內計之害臣方欣幸之不已
而頃且有以香火之情爲展布之計不願
皇上　明旨之已　諭甚至以術　國本除隱禍之患欒
煩抹殺清議亦不顧　國家萬世之非又何有關底諸臣
戕邪議之涸清而妄談　國是欺蒙封疆所從來遠矣奴
爲　社從封疆計輔臣必不可撤撤則恐榆關失兩豹之
勢而毛裘重聑睨之心矣職爲輔臣計不宜自求撤撤則
九仞之功成虛而三至之抒投矣。

皇上即垂念元老不可久歷邊外亦自有奉養優禮之法
但願在關諸臣。大家同心協力。皆足以分輔臣之憂而輔
臣則當坐鎮幃握爲萬里長城而以畢　國重務分寄之
則群策群力之畢集自不至焦勞稱苦徐待秋防后相時
而進必自有成功可紀者也職念切危疆不徒爲輔臣之
勤瘁計亦亮輔臣　國爾忘家顧自忘其爲勤瘁也故敢
陳其款款之愚伏乞　速賜允行

貪民必屯
知史以巡
方之俗
爲循職業
不愧風紀
之長
稱見其大

薦撥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豕
皇上授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兢兢自守以求寡過而保
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閑袾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
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
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則爲
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
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
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倖深升
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

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
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怨苦爲思亂驁者爲盜
也以臣所聞見天下竟無循良而貪墨成風無術可禁自
大戶改爲條鞭征收用重秤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
則倍之雖父于不許合封故有司無不立富者買物則給
半價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叅謁上司令行戶隨行置辦
下程所歸酒席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
小一怒即析人之股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
官不之知也又豈真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
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無能報復不可劾
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
和于下惠卮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
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卒多從
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
怨之于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以忝位竊過分如不肯
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
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發河南道查核亦謂之
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爲考察
事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
皆稱職無過者又遇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
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即便叅奏罷斥
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仝吏部會議薦
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泛泛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
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徇私進的
該科叅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其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

之所為蠧職何必多官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慝沉迷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即提問追贓完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遍將

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不則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報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者乃忍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敢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赧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為迂濶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不敢受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欲為素食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宣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為議論也伏祈

敕下吏部協力舉行

上曰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還來視為文具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鋪載憲綱永遠遵行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縉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

陞張師繹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講為決第之妙

以舉劾當否為稱職不稱職責實而行法尹

為巡方不可不眼為考察

韃出牛馬
兆出島韃
可爲多方
以候之使
具奔命不
遼西行草

兗禱陛異驗封郎一

島雖太捷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啓三年又十月初一日據添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日奉差前至遼陽住了三日據有天命考錢保得奴酋審了兵馬撓從老寨回至遼陽時宮參養性柯汝棟交聲奴賊犯搶只在又十月於準要往西等情到職遣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擬江淮兵從千家莊進浙直兵從永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江遊擊尤景和兵從鎮江進易從恩從寬莫進曲水思從綫陽進又撥王輔杜貴風凰城進刻以四日齊至鳥雞關于本月初三日就督陳繼盛楊模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壬鼎鐢鼎前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左杜貴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右將全軍退關十里下營其只空營埋藏火炮在內令選鋒遊擊馬熙奎統騎兵五百直進攻洋河寨斬達撥三名近寨各山梆聲齊響攻至三日奴酋全兵俱至馬應奎不戰而走賊緊表兵止數百騎儘力追趕馬應奎引賊進關將近我營空營

炮先發攻賊陣內賊衆擾亂知中我計便折歸路正奔跑間兩山伏兵鎗炮弓矢齊放賊衆愈亂因鼓全軍盡力中砍後令各營馬兵各帶鎗炮盡聲追逐約十餘里未便深入收兵開日連夜撤行至鎮江城查獲功大各營將官呈某某等帶領官兵共斬獲首級二百七十八顆本月十二日又據擁鹿島遊擊某某報稱奉明進兵行至騎駝堡駱駝山塔遇有守邊臺達子三十餘名衆兵追殺斬獲首級三顆連前共斬首級二百八十一顆先是家丁解到銀一萬兩除將五千五百兩給賞前功餘盡付委官李華先賞往朝鮮買米接濟後復借帑權賞客兵未領分毫實得獲有賞也如此空詔又失將兵之望謹查斬獲功數先爲報聞候銀至驗賞解級一面仍飭官兵防勦川理合塘報

平遼總兵毛文龍爲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眞謹請足餉以完履巢事臣聞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從來軍典以餉爲第一着頗議餉出之何項貲從長酌算廣

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慶此在承平皆然況全遼已失乎此在邊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董遵視師閣臣所議以山海爲正爲首以鮮鎮爲奇爲尾而擣其巢夫掌其尾而擣其巢兵須用五萬足以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挑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共募足五萬亦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盔甲馬匹舡隻等項應總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

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舡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已體貼艱難業爲籌著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匱乏爲辭又以兵民並言爲托今卽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別登津俱有歲額糧餉于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米二十萬石其穀養官兵穀養馬匹乎朝鮮告荒客帳尚欠那借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寇孰危而

耗安也海內之民膏盡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是省一日費
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使奴得迂
延歲月勾連岳山內之異種害豈忍言哉孰省而孰費足
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便多四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
是省也使

但恐餉足而不能平奴耳

廟堂果以節省為心是餉不發即三年以來給臣數萬銀
米不能平奴大事為社稷奠安亦屬虛費何不撤回東征
兵馬放職歸田連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為益也今人說至
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畏兵法曰知
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知鎮江之可克率丘酒館

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
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為害安坐以圖牽制
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

笑何容易

特請足用之餉通者大捷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師因糧
不繼無奈只得撤回以知粮之關係甚大今者之請不辭
舌敝臣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我
皇上以暨報數知遇了此心事倘即蒙我
皇上照鑒憐臣海外微勞允賜給發而職掌大臣又或推
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只將印
劍陛劍盡交之南北中軍隻身洒去斷不忍袖手縮首坐
視山海之愴惶神京之震動令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策
也伏乞
皇上審安危之機酌省費之要大發乾斷速
諭閣部臺省諸臣即查全遼舊餉一百萬兩付臣應用完
此剿巢大事如有不然臣心已苦臣力已竭無能為也知
有一去以謝
皇上于萬一耳弗謂臣今日不言亦弗謂臣他日輕去明
日臣去後有代臣而不須粮餉以平奴者臣固千秋慕之
矣

韓逆之潛得行社稷者有幸耶天奪其魄自來就死快哉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按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王登萊州作奸
代奴酋來京探路聞山海關有兵馬董守難以奔入長
峯口進於在正月內起馬大興李永芳為總領奴之
第四子俱來奴兒哈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犯劉
令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潛住探聽消息延
親西城御史崔奇觀訪的獲之審稱宗功叛將也原與
逆犯劉保通謀數往來京爲李永芳之心腹寫逆奴之
間諜又查賊同官梁之棟諜獲劉保奸細案內開載劉
保子劉于蘭供伊父寫書李永芳書內開韓宗功至已
知事體妥當之際又有傳宗功舉火內應之說罪惡滔
天部院可考今劉保等已付宗功就逮漏網意其爲奴
尚寄道主終無受首之理文不謂戶部冠天敢專來作
叙奸細也差兵牌于通州拿獲伊子韓槐桂兵
逮于業內閣于五日俱到獄卷宗功尚戶部稱木此類賊
大宗功遂將也應肆于法據案又諜逆學也久播
天討名在思錄戳于何衆耶即長轉支吾看審釋以自
解天又條其行密潛入登州度每來京居停張姦陽家
從而去潛又托言兵違了登州因後千左把總部下客客
布置歲處安排謀爲不軌外可驗得蓋其包藏禍心已
非一日畢集醜類冀擾土而來此神人之共忿者也

秀水　沈國元述

甲子　天啟四年

正月

王師進擣大方奏捷

總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爌監軍道尹伸岳見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奢社暉安位焚大方巢穴入火灼壁賊首安邦彥奢寅遁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

川師殺入龍場陣擒逆酋奢崇明妻安氏賊黨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以黄立極徐光啟充

實錄副總裁

流起長興時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死之

吳野樵為業朗生徐掌起臣魚與長興交界地方蘇官日緝捕之役乞視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挨人十二房有所干謁而恨其不從恨念入骨樵夥黨欲甘心于石令遂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同野樵等到縣放火戕殺一石令一時邑地方舉起遂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餘黨逃竄者皆藏身盜藪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押去時滿城震動男婦多有投城落水而死者至有不肯挂足而□名其地方之一奇變也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以素隱與督織監李實忤共強項誣以遲悞織造疏台建之撫台周啟元力諫得奪職歸里

御史□入剳議請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係問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為碩鼠之搏志切倉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為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為市而賄金既入虧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者有射操市販賣紅籌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人知為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畏掩耳盜鈴甚至數籌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乘涎古董玩器遇廟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充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子母竊月借米與歇脚抗串各役及派撥完日領到輕賫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陳米浥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歇家常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為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為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為自潤之

倉猾積弊盡於此疏

劉萬春清淑　李孔度奉公　熊師旦效節

地又縱令沆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與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蘖同操列廒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氷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公釐弊城社夙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場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矜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决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虛皎之功其素以獎廉懲貪未必發憤矜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籌每見蹐張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辜項稜借敘功之　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而起墨吏貪人遽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　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爲破格懲勸計勿使節大漏網之后司庾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進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爲　京庾計軍儲計　國脈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　國廩爲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僑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巳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

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服絹帷褥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换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卑祿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勑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徇情面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大學士葉向高疏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

御史李應升循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保
鋭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猶也
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權恣獄
不靈跋盭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
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腓腋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乘痛
元氣削削病内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藥
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
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倩兩重者鍾
頹輕私太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
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内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
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思亂心恢渙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
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郎捐楚以予黔急奴
郎敝天下以備奴如添泒絛于剜肉征調急於沸羹聯覘
艸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剽掠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虜任其殺掠以吞聲
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十局而乘者數人
六室而鬪者數樵悉承以蹈瘢而反以增痛幾何不喪癰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爲
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
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罷璫遣而娼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
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
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裡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
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
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癱經封
疆之故輕爵陰結奏余城之趙率教幾家遁虜之誅而萬
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斥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
内臣之陰蘗滿志矣而轉移念黙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
排衣屨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
愚微罾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神主在上垂廉尚不忍言況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
就紼之怨撫方恨玷我名山媢皁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
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

嵎巧通脉絡貮諜戾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陌炭
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幕戀方濃望門搖尾何
恠乎譚謙益之欺騙　朝廷楊招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甌
劉纖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昇差也哉長安道上覼彈
壘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輦之風遠
故避驄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即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荅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譏觀望日甚誰無
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牘之何益從此以往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飲跡如張綱者乎
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養猫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思以
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
彼皇皇於夷狄腹人求濟是欲飲鴆却病也二者爲我
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當藉寇之不趨虜穴也彼亦
慮爲賽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羈
縻虜飽驕后憂方大夠李悰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
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輕遣甲官貪鄙辱　國彼坐
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何以平奴今闖門之事特有握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
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
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
挾纊之恩撫道嚴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
一固闔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
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無
數之贓實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孚嘖有煩言請
宜責令移營城外費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
用更恐行遵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
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做虞

廟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猶有節省之法可搜括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
付之不問閭閻即會議頑書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
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有
呼嘯計惟專賜敕書而黍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
吏巧獵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
若夫小人者其勢既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即如事
例之設原非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爭言可惜名器愈
賤墨吏愈多役者百孔鑽入効勞儒士獵取而規殿釘日
麋大官之俸而甚者升蔭濫觴任子如職先臣李夢陽所

賞罰元輔見是

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薰蕕不分，顛倒莫辨。臣爲遍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黄克纘之類，停其恩廕，以示勸懲，尚未也。明王賞諫誇謗，乃旨補缺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自箇原非虛說，豈屬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黄扉；救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臥；瀝丹楓陛者，青史空傳。劉朝譴死，而抄參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琢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鶴鳴者，反爲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知誠足動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聖人無我。倘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嵎者斂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皇上聖德沖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靡知之，不日闢，第患神明之不日鑒。願于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推

截標語 激于民言 之也至于 添設甲延 按實爲急 要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批覧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謹于逸豫之戒，獨正于羣陰之上，常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見晛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爲堯舜建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御史張鏞上言：國家設立鄉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賛襄，皇猷時危則折衝樽俎者也。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持斧衣綉，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用，則有官不如無官，况當躁競成風，推諉胃濫之弊成習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况在幅𢄙遼闊，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爲長便之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憂閒，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覦爲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當。今雖奉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慎擇于先，而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即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少如其才不能任武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豈觀望之會家國豈養倖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非藉拙之高蹈而解經邦之間　命脫卸措其跳矣願樞貳熟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藩封之棊佈苗夷之環伺視各省直尤為難理直指使者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屬且滇黔粵蜀壤地相接壤因黔蜀告匪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者以為苗夷之性反測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狀蕩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荊襄岳長寶等八府共駐扎之處或在長沙在常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莫便於此者況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此又惜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人有邪心必有邪物以誘之[illegible]

擒妖首王好賢

山東邪教之孽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灤州以按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搖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以稱為聞香教主遠近附從依而森死遺其子好賢好賢以此[illegible]勇敢之士[illegible]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啟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illegible]

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為揚州將役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踰二百萬更閱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攖吾鋒者[illegible]好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illegible]妖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二月

禮臣請舉諱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啟三年十二月廿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倒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等因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從念

陛下居質冲府歆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獨臨四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祯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襁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孽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怵惕而戒萬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風中原系妖有蟲豸之徵皆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爲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敕者毋然泄泄也癸亥

地震

災變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淩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淩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衛則軒轅星正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祲見於天者如此而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淩秋水灌淮徐淮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盭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爲陰之常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遙瞻高帝弓冶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山陵松栢可知臣從⋯⋯宗伯從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禱

星變

地變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
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嗳夫經女方疾耕力織。
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深內監之料價踰額、
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爲
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
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憑氣力爲
行止、而田更野叟之公評、壅淤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箱籠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
之。獨吳中數郡、偏多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
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役專累單寡、封產鬻奴、搖手觸禁、民
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
嬉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役卒之各衛祖軍、挑梗其形、係
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敝巧法、割貪單之糈爲常例、牢不可
破、開　天首善、曾無武藝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
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蜚妖語、不奉　虎
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梗、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
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淆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必。

抱雞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燀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咽、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互。
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
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
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飭
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
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
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是臣
等草茅踈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塡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爲異、高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
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
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
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咎譽、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
景響。行將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燮理大臣、宜陋齊相於
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祭吏積套䟽曰臣嘗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顧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試之譽而根於䜭人喻利之心蓋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爲則無非爲利也且不特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擬魏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墻壁善結納者恃錢神䖝䖝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爲而司察諸官復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 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皇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慎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曰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因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逆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註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揭送逼真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纚纚贊揚之詞直當揭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印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

君之託爲不忠養人之惡爲不義失民之望爲不仁套習之誤人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illegible]法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但有失當併行叅罰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說者曰藩臬雖有計顧遠不得不借手於道府職不以爲然自古爲民者吏之程也試觀衙門之日爲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雖以他諉苟此處失當豈得許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爲責成者重矣各道職掌一路而一路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爲興除者

曰勸懲當而已方面非徇情之官百姓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雖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均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爲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必竊意溷花素之別則傷明目瓜李之嫌則傷操守非道之論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道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即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即揭註該管

各官某某共報以為賢或某報　以為否者
其有所劾也卽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為不賢而某報
以為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莫優劣公私俱莫遁
於通　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慾漏網卽覆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權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為諸臣不職之
戒顧為此不憚煩者原為賢否明則勸懲當於以破其所
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
正以白簡從事不苟徇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仰稱臣職以為責人而忘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為被牽于舊例當論劾之時纔一楊息職妄意無目不

行物色每季仰出論疏仰復　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
妨然職宙道之行不徇於時而伶才之意不后於人怙終
者必不姑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卽有前議併為剔洗此職
之所為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
只為疏糾以俟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既多乎懇乞
皇上勅下部院立為科條持以信必庶或窮於不容私之
地以令其各自為之心而職亦得仰藉　威靈用答
使命所稗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科臣程註請惜光成以重表率疏曰切惟古稱冢宰為六
卿之長其來尚矣至我　朝而南北並設吏部尚書豈無
意哉蓋　陪都為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司翼
合而共成𧨏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再剖
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
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
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為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邊戍
瘴鄉迄今筋骨拘攣滿蹦　陛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骯髒可知矣中間召補掖垣
餘陳瓶言再起功曹啟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進登技蓉岩穴者幾十年曳履　朝端者僅一載卒因人
言飄然去　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冢臣懸缺未補　廷
臣秉衡之好衆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
前月二十三日共為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
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　留中未下職等
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
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顥得孔孟不傳之學為
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於是
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知
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與賊勦衆，十餘萬，兆皆無願其同心共理，自非寬揆不能辦，非深沉不能用。全黔遠在天末，久值干戈之亂，司道諸臣，皆規避不樂就之，一時之在位者，多由府縣升就近推擇，良楛不一，是以深入窮邊，卒無超異，今各道缺，使之未可知，宜遠選附近道府，及部署之有才知兵者，速為推補，勤限任事，防戒之日，破格大用，以顯揚之，此當急者五也。

黔夷種數甚多，最以羅鬼之兵勇猛難敵，今我兵被兵發已挂，賊兵新勝，一路歲非固守，無以衛城池，非力戰無以當訴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賊夷四面蜂息難剿，應照原議，滇蜀西粵各發兵，各勤使賊腹背受敵，始剋除消雪延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敢加害，非大集兵協不可動，非擊罪致討不能撫，先剿以明威，後撫以結局，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愚之詐降取事，皆神人所共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懸賞格，以旋其歸而除此二酋，不散外，聞安位母子屢稟乞降，不妨相機牢籠之，嘗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順逆，而收為[illegible]羈之，于孟獲也，既留之，而已自古未有絕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節郡縣而留兵設將，亦所異日之憂，當急者七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安奢三酋連姻抗使，非一日矣，昨奢寅觀兵于安酋營中，則奢酋今之舉動，視安酋為進止可知已，今安酋倡亂，奢酋亦將狂逞，萬一遵義危急，則川南一帶又從震動，合行四川撫臣，示表率以遏其中，嚴備遵義以防其亂，首惡如奢世輝、奢寅，若明示赦生之路，陰施羈縻之計，一應機關，若不開使酋設備之心，少解而後割禦之術得展，遵義安而全蜀俱安，奢酋得而安酋自孤，此所當急者八也。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辰常以至荊襄，皆為黔楚要衝，不惟諸土司并夷族，頻潤易撫卹各邑，患切震鄰，亦惶惶靡寧，萬一不軌之徒，闖隙生心，勾夷為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其萌，務為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九也。

風霾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懲貪疏曰，封疆有苟且之政，不可不知，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振回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揭報，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徼倖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號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皇焉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陷開鐵，逼近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　中國防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一舉而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汶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奴未嘗忘　中國則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歛奴酋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擄掇則奴何以不來也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甝甝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嶺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眞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從根上着脚何如同心戮力以奨　王室何如知人善任以備指麾乃現在鉄夾曾有的數否閲撫臣欲點閲而各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硝黄盔甲曾經驗否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㓞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硝黄若干盔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當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揔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塲放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閒則稱觴爲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姝此乾坤何等時而爲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何可不思
不防

斬石刋山即此霄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必斬乃出閲之總兵共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好宿逐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綑打其夫以致半死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鎮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掉臂誰司揔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劫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驚衆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賠自備尅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扣兵爲工築土爲墻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貪弁視爲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對尾而入羸伏櫪而斃且倒死又不即日呈報開除錢糧而遷延爲月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稍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謳弓矢罷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遼陽廣寧之教塲耳天下事尚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盖虜明明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又伺我東缺西殘漫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歟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車下馴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禁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為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虜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為餉金而措升斗以覓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賞為犒賞而散千金以酬壯士則將自勇層

層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逞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幣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鼂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長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為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黠者畜頑者廉吏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之隳者飭玩者俾汾陽斂衽於平章淮南寢謀於長孺數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緘納以當幾身在局外則爭鳥奮一當事任則葸鳩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既為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既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餌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狼貪扇虐不顧墜地之譏而狗苟蠅營喪心無知之魄如某某者真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

朝廷之德意不宣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生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 天語叮嚀

勅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閒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無虛失事
計明功領
故是賞罰
得乃嘉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揖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

江陵人抑同時共職前輩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所[illegible]
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者
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
考察完而後轉見爲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
然司官殊鮮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其官皆欲速化既
自來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來
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識可
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倘蒙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
升除相托者一一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冤
預正臣等之所秉者如長勢徇私即聽參處或以任甚
招尤即爲查明留
用必不聽其引避

秋闈在邇禮臣請酌滇黔試事

上曰滇黔與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
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弗靖請以雲貴暫緩壬午以前
故事

勅彼中撫按便宜從事若旁近隣省或司道府有職業嚴
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
廷按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行道奏凱無煩催督
者即以與史領其事故諸部遂有此請已而
命工部主事施邦耀行人張鳴鵠往仍
勅該省撫按從途嚴兵護送勿致疏虞

大學士孫承宗爲邊事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
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
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罔
不招辭成獄口口爲真甚至暗昏之孤見立殺受賞賣刀
之殘卒以路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捕將要殺王
喇嘛奸細韋成役從羅城容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
日在關城原爲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
塞暫見臣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難
何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撫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
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爲繫屬可借爲閒更可因閒用閒識
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
携有家口携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條殺死豈
擇音挺武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
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登隸黔
庸流盡責像愧况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栖
泊甫安時爲驚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
人猶未定之魂垂豪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携貲[illegible]

親相傍動遭奇禍寧惟中土牧豪居奇蹤跡抑且同來流
冗相告要挾蓄竹客他鄉舉目有山河之異遙歸西封投
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即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冒于山海
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硝黃下海向來仰備資本借官
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桀苛于搜索且
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濱而
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
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
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爲叛卒之瓜葛人徒知張元吳安
之賊人爲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遺孽亦有機也臣竊

矣道司上憐則正入矣以無名之會遮覩有品之悉搖
不書天爲倆正以三卜兩銀運令給銀而上也其銀給
糧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
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行二年照方役少上以十金免可
矣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額
另級爲多寡矣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減它年之所裁無
損戶工之庫藏而不擾該部之遣法何亦可乎夫自遠
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寵招之感至竭而甚矣臣
宇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賦爲便令世道衰頹上與國
貪戶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
民貧徵督以此而有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彙極矣以
此而息衆怒二便也土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杭州兵變

正月二七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關認
南生與撫火各兵角鬥衆生員及市民逐入接待寺血
把總爲難而把總擊銃爲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
撫院遣將生員杖責數板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
不平復兩毀接官門外以北更樓十座矣有一營掛紅
變出示約束營兵不許與民鬥而各兵手縛本弁遍營示衆

之高宗開弓數矢欲覆之而后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
免令楊把總且革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兒同戰
場矣此即東之叛窗西南
之安奢也亏用此兵爲哉

陳小著云之當此汝為要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填安遐荒疏曰臣受
命按黔一載于茲固爰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
大抵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
貧日敗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嚴判不振譬之尪羸之
夫臟腑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爲治療有立而待盡
耳目今萬千可望矣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爲整頓矣
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　上陳

議將領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跳梁苗賊生發兵燹之
餘殊費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爲腹心之
患近寬總兵赴鎮省會大庫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
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串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參
將一員以爲保障盤江最險實爲盜藪一巡簡司不足有
無應設勁兵建戌營于上下遊村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
督兵巡緝鎮黔血脈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爲接安酋
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遊義板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
肘腋間安酋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
苗使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議兵餉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虛

額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參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
餘耳凡有賊動借力土司是以土司偁張卒至決裂不可
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參
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
地方如黃絲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
患舊兵餉支協濟矣新兵餉安出乎惟有乞留楚餉數萬
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若乎呼庚耳或謂　國用方詘豈能
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　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
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
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更多也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黔中在萬山間，谿壑高低，並壟墾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illegible]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涸，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弊生，私頂暗投之蔽莫除也，繼絕無蕪之蹊莫察也，影射飛詭之害莫禁也，吞併丢壓之竇莫塞也，法有遺奸，屯有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者會安順等處，戶口流亡，溝塍半是無主，不可不一問者，莫若及今亟作一番開括，逐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田，查其各原納差糧若干，的確擬派。土司忠順者各管原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派定差糧，照例起科，即有豪猾

絕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糧有稽。一洗得田拋糧之積習，其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又拋荒者，量行蠲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偏給屯軍，並稽用抵例額之乏。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為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之，始有實效，運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專務，俾其悉心料理，巡行阡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糧冊籍，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一貯府衛州縣，互相覺察，永

永無虞欺汲可也。

一在禁兌扣以釐弊政。黔中諸項應支錢糧，一切累于兌扣，積猾盤據，習為如洗，即如驛遞馬館，例係條鞭，縣司如數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沿，率係奸棍包攬承走，印領一張，執主領征縣司，擬出納戶，賄通催差吏皂，逐戶科收，加耗、需索、勒逼、折算之害，不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稱拔累，此馬價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驛官吏月被剛銷，剝害鄉民，加征過倍，此館銀害也。若衛所站鋪營哨官軍俸糧，有就近借動餘田通馬糧米，而過期仍赴布政司支，協濟者有已借動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倂毋馬本銀兩，而正閣一出，竟不扣還，官者有衙役豪右四六和買軍單，私自兌扣者，有官吏師生俸廩支屯科秋料，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扣兌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己，藉口拋荒，或曰田被衝崩，或門小民拖逋，長此安窮也。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為令，凡每歲出入錢糧，毫釐俱要征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領，仍前兌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而瘵瘼可起矣。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黔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詘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通滇要區黔藩咽喉先年止以一劄兵巡安順等田州六
衛厥後改州為府而首邑缺知用是而堡寧各司紛紛助
逆內應陷城總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相制也今應
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板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
建一縣于附廓令尉供廩之費一取沒入叛田給各官額
餘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垻陽在粤西諸夷界
限過定廣谷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為駐
防行伍既得稽核民情亦便調戢自威清至平垻亦甚遼
濶界首藍菝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
垻左控垻陽右帶安順互為犄角厥衛并土酋知儆而營

哨驛遞并藉以整頓此土衛興革之要着也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率
畏足也當事鰓鰓不勝蒿目于是有超遷之議有遷俸之
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
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錮其
有刷歷十年勞深望著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頻足窮
徼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覩者即為更
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為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
萬里鳥道崎嶇既而動迴車之想而猿嘯嵐氣景味絕惡
者居其土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 疏議用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趨裝而風氣相近
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俱候
聖裁
剩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
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
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為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
安而一旦黔禍再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黯黯三精天道
恒暘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拜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
屢于中而不釋者夫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 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怨縵悅從
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
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儌天之
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
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叙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
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 君臣交儆轉念徹桑尚可不

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　恩賞。親正人。遠逐臣
簡名碩。停內操。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聽所習聽。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日。斷不至以
規爲瑱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旁。將弋
亦獲之苦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
襍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蔭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勑。

以獲僞造印劄通同貴官項君錫英守祠宗并前後拂余開礦盜熟勒銀鑄除阿弊嵌也。不知橿權作威之漸已。譏于此矣。御史宋禎漢隨上疏。言爵賚不宜輕畀。有以故。疏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逆璫除奸之功。與梁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輒得爵蔭。敵不過在尋常邊叙流轉。人心何自而平耶。

應天巡撫周起元參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
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
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
官之俸。開客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
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
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絲隨絡繹。騷遍怨咨。萬一奸民
搆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
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
取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于地方。不再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慶工
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明旨。實圖兼併。俟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
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
歲歲要加派脩造之費。馹馹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
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
挽曳之苦不恤也。滿關閘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營織造
之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勸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
至格外作耗足矣。倪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
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强每事直諫。力求先我一切
之虛耳。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伏乞
皇上嚴諭李實。歲改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
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其爲
聖世逸民。更當論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職言見采
地方蒙庥。雖加三褫。臣有餘榮矣。

御史李應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
但知急則用而不暇恤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
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
堅不肯應及飲急民化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
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
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
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軍萬儲者九州一系之全在
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
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
矣興利而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撥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遁家竊訪株連誣
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
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畸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墊
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
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
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
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
寓兵於農之說則秉耜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挙
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恣而仍予州縣肆其
毒四反也詔書停開而丞尉椽票如飛誠飾橫行而南院
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
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敕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
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啾啾日在水火之中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
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併征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
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
民方劇內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猾吏甚于誅求營幹
司府糧房一併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百虎
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錙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
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
北連省通所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
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耕柏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
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
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過于此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者官不許征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為迂遠且三冬收獲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戒奏疏冗漫

黔叢義王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概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鑲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鋒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跡于討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擐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功成奏凱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蔭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羅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桐紀律踈于平日臨難惟有退踰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箕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邊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況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

巳義黔師之矣者

旦變出意外身爲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逃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制無方之　旨今若三善被擄而述中僅僅以節鉞處以聽勘處豈總督無控制之責耶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爲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天朝赫赫重臣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遣緹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

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延挨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廕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處議寬靦顏而偷餘息　封疆之外以欺罔爲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爲忠厚戴罪二字視爲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真同續命之丹

機要所在不可不慎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
中疏稱總兵馬㷖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㷖
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
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爲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
病知有己病而不知有　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
豈督臣驚惶之際心神憒亂代爲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
憲典憂懼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眞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
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
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述中早不具題
請代至今點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述中之昏庸危玩此

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㦸俘奏捷
賊將全夏德原係叉撥披甲總兵遇河之任奴差往平鹿於東路口把截女婿如山偵事驍報毛鎮隨即發出精把總王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全夏德把總居大殺頭目二百總王全等共十六名又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工輔李維鸞陳繼盛等與達奴鏖戰擒眞夷頭目大奈斬獲級馬騾城官兵分別搶掠輕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田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爲毛鎮掣制但關鎮不備戰守爲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　命
上口錄完邸報并選訂奏章多卷兒纂輯勒成送史館來

鑑利桂微實貴以良心言印有不面將心既者幾人

爪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催用
宣大巡按方大任陛辭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
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邊疆
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外劫殺橫行而莫制長
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卧薪嘗膽旦夕孳孳之時也我
皇上　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豈容
迅速窮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謐之休未
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爲世運有不平人心
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卑
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爲

媒究亦歸于富貴索法紀而不問憑胸臆以徑行智可矣
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強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菀集
枯笑計靡寒鑑鐵翻于復手倏忽頃成雲雨名爲愛
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憂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
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
一之眞出于虛公而不𦡮倚于偏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
嶇險側變幻譸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
之其始也相重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蓋世運之所潛驅何
敢以爲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彼不牙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未敢
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輓爲君子而不能
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節遂反戈君子爲
恐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
者非即程犯贓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乎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復營充本
縣庫役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交事內監王安內外
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
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
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貲斧自是脈胳潛通機鋒再露朝

與招搖都市攬泊升遷一借權璫爲名而群奸賈收其利
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豐蔀之罪夫點
汚禁近而且令一時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
爲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此匪爲無傷
則其肝胆可以爲所不爲世道陵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
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兇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爲人臣潜畜私人
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職亦知光
斗等三窟之兎善營百足之蟲不僅然憤積于中含難緘
嘿但望

朝宁清明黨孽消弭即諸奸剿殄于職職亦爲世道甚之
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傅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
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
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蕭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
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籍廷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
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
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
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荐之爲銓司亦
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總
訪舉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
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
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
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
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
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
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退倒得與聞何事攪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
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
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
脉絡机鋒長安吟覷久矣竊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
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
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
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
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 敕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
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覺悟挽瀾為何掃除清流
顛倒 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
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
職

御史宋師襄奏六言黃克纘多方朋翼盜寶之劉朝得
不以忿恩陶退未發而以戒政內臣矣毛士龍縣為
抄參旨凡中宮禍朝切齒腐心鄧輔忠秉机獻贊箴
何而以投暱劄搢矣故不惡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為左魏諸臣剖白皆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
辭顧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飡一
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
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譴
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遂
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册論其他即如

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
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
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
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為辨以滋紛紜耿
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訐奏驟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
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
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
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為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 奉
聖旨特艱主憂元臣恐去同官即擬允朕即煞聽卿心亦
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為國留卿至意

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恐非顛倒之大關頭也府遞理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實爲觸服碍手難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為引而後又遭其卩實錄竄無文言發直詞本進日異生事端恭何以此為元輔充乎

太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官討賊甚明 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
再勘王之寀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
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為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
便封其原住宮殿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
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
話來

此四之大待上之叙何有一錄人求朕明臣以劉紀乃又夫等不蓋死

雞情畫意賊扇快矣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歿侄
佐明祚明實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靈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
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為
皇上陳之臣憶職束髮時適當
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留未盡
之蓄婚尚有奩葬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
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
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黑黑半菽不飽
且也催征浩酷罪重網密叫罵乎東西交突乎南北曾無
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於他鄉老者棄稚子溝中飽鳥魚
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仰食抱背無衣妻孥于
室子涕于懷吏催過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斃豈
人皆大賢乎前年聯鄉延綏之驚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
嚴小民恬不爲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且今何語言下亂也

此篇自作聰明倫敎捨耳而不知人已搜汝時矣又兩有益

多

書名畢宜可言如是

李蟠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民聚黨有徒也臣又

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技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造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月買牌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荷在匣不羨外甲第連雲膏田迪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酹七分處索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曰彈壓

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勒參拿問追庄法甚嚴矣覈糾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巡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目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通者奉　命入　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聲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做省原有此

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弃菲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于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辨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貪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餽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舉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身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狽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無人也民生多患禍亂將熾

果此邑皆鸞鳳之棲，寧閭里有鴟鴞之張，恐賢者亦無辯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連坐府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闒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日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贓少者戒飭如法，贓多者參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薦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爲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不

訪于與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劾薦人數，薦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噓可拂；若積陰沉曀，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轉之有餘，似不必頻繡斧之斥逐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伏惟聖明俯垂察施行。不報。敦從中

旨上　[illegible]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敎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嘉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寇而敎
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
民之有罪且格頓須臾無敢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
爰者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腥而桁楊接踵槀街未淨而
枷楔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凜凜朱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竊至論議嘗相顧悽慘太息曰有是
哉蚩蚩者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
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敎
化之所致也臣竊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
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為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
日遷去沒不以民情為事迂視敎化不屑務不肖者朘民
以自殖征斂吸其膏髓箠楚苦其肌膚虎宦而縱爪牙于
鷹犬兇跋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為
非既喪其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利跳越于逋逃之間以是庶宗倡亂叛惡黨戕縣令家僮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逋藪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致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
為今之計欲為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刑刻大字榜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
速其死亡又曰我
皇上

好生存宥千古無兩寬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播不以　聞也令撫百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也宥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令無論里隨地各
定約所為已大者視詔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書以發其良心而熟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蓋有鄉約以開導而親

上敘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民
不輕弃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爲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福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
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
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爲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
報之郡長提綱郎以鄉甲二事爲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
司而達撫按如此大家提掇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
催科毓淑懲于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蕃入貢況
皇上德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
酋安南闍之將畏威懷德循頸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櫆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疏奉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詎忽二十八日鴻臚寺而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而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櫆上言大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蓋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
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巽命之更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
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僉壬因而
益肆臣又安得不以忠

君愛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
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面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
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白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
如汪文言者以亡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
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徙恣其游移而么麼旣煩緹騎
皇上復兩
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職褻恐開邪之

柾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竄謫輕今見旁竊之漸爲爱太
大故較
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嚴勅可封
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遊試警
中旨而籍戶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可慮
言哉伏乞
皇上瞭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
綸綍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

斯時也亟黃之徽方深而
中旨之旨忽出前疏規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
辛不能無議焉以外之爲宗已通故疾呼而疾應耶逆
瑜欲閣禁而無猶故乘此以挑其鬨而左其祖耶或
一時迫于私情而究其權乎清議好以此舉實其非耶
邪以舉動乖外人窺其後我不言而人將議斯何不先
發以塞紛囂之憾耶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簡討顧錫疇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
劉餘祐許事馬之陛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曹師稷
廣西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枏
福寧州軍變

變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糧軍餉然衆于州同徐士琛
之受賂而翻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爲之調停于是刁
軍流民張失錫王一經等劫州而起脅衆閉城屠縉紳
吏劃署樹旗據屋附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宅道禾

囊生往視曉諭解散
旋就寧謐真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實
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
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
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
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二年冬値
神祖籍沒張誠家文華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
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降謫殆盡已而
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爲民矣宗延等復服南
錄共視長安肯瑣蘭臺之間幾于盡閑待罪錙斧之班
相為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經綸處文欲言臣義
憤申救悉遭貶
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準平遼總兵毛
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器等件
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
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賣謀商議欲以賄買遼

虜更挾旃幢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討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愼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欽聦眞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衛公于觀忠於鄒公而并有以知黃公

御史黃尊素奏曰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熾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凉凉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以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謂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

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此去出于偉原拱冠以救實于俱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欺懷決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忽恐妖人之朋比其心叅已置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鄒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籠落今之淸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獨汝居昔迹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朕損罪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飛騰自可勁而不足頭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面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將用諸人其有覿面并未而面而知維璉者

爲李邦華朱吾弼鄒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粒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

皇上以爲祈乎惟乎屢奉

嚴旨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因無之而此而

諱或出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傍
惶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重負
國恩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聽臣求去矣私臣杜門矣今
冢臣又
痛告矣以一人之人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
行于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群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
有據不爲維谷幷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亡而邦

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求　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臣以主持
國是平章議論臣　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
此悞天下耶臣一鬨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黄　揭帖
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處臣去象坤且
入閣臣　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
久其事秀闓旋入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
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頃在
講筵而諭閣臣諭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
殊知而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花素之不相入是
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臺臣何所聞遽形之章奏以重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耶
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
復思之人臣惟欺
君誤　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
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竭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捨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山移文
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怍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
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

天災流行難人不淬臣病能知說者必此

內是包圍而不受降賊之患者矣

無面目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臺臣以
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
持論稍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恐世路如
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欲水之平者當息
其風今日之風非波浪之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
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舉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
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
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
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面

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觀此景象
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比今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
瀉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
變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
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
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詔勅士大夫
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
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
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見此 疏時刻難俟伏乞

臣實難爲之勢與爲爲之日視然不固調停賢愚只較爭一半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而家訪于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買科歛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奉艮玉馬祥麟銀二十
兩大紅紵絲表裡奉翌明奉拱明銀二十兩遇恭游鈌推
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廕馬德灃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以緝捕人命一起而又受世廕易哉
命該部從優給卹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廕外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術緝獲盜使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尤爲
是年四五月後恩廕滲加令人不可意度
廕石有恆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
判丁元薦吏部優擢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交發犄黨以恫喝脅人財而富家兒卒多惑狂不撿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懲如指龍華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猾者疑弱者惴勇者肆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今日之大患也蓋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鈎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不擾爲得策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恩蔭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鏞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兢明職掌嚴甄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楨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祗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者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入耳中年淨身貿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僞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誥敕事之堂
幾成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
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
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
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趣移封以清宮禁
皇上登極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寢天進御進藥之間曾天寶有隱

恨沈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稱古綱常之重
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謀言官論
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 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
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屏而廹之去
一則與沈 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
顧于善類讎害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

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妄覷
金甌之覆字圖作叼生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常非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
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等先入抗論糾訐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illegible]

怨與竟既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怨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
寵汙忠賢　恐其露已驕橫擅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
以抗不附已。[illegible]其私比捏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
不為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娠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絕電流虹
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
謀焉。以
皇上趾趾開祚。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成極之

不動剝膚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未月。致君堯舜
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
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擅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
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而欲廣願者。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
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
築慈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楚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
卿、魏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
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麄。用立枷之法
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振陷皇
親也。其振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

護掾言官極爲糾正被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
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
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
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
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木拷掠身無完膚
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紫
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
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橋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illegible]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
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
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
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
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
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且
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
也未也且示移　天璋日之手于綠綸矣科臣魏大中劉

任巳耒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拿省交章又再
擊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
捕巫良也自忠賢受事雖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劉應星等爲之招摇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攝唇羅織鍛
之投匿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
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
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
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
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廣
通城下忠賢因爲奴酋首功之主　矣其發銀七萬兩更
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塢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
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
同奸黠沈　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

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不倚爲
何隙誅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
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皆吉[illegible]
弟姪傾結逹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
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
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
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
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頻有徒忠賢此時
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
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金龍極則驕恩多成

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
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
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耶報招察
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
罪擢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摘者摘左右既畏而不敢言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
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技葉或倚托
門墻或密攜居停或投兒門客達其所喜投其所怒無所不
至內有投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
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　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
而遮飾其囬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
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
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奏
奏之旨以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
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
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讞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二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獨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
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
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
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皇宮九廟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
辣手盧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
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愛么
麽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
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
御前盍實有見今忠賢狠于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
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還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
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飭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亦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杜
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妄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者法司一併然後布告天下恭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嚴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悞
皇上亮察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

節

賜施行等因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　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惡䛑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籍起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illegible]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

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而旋奉

溫綸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宣許譽卿房可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瞿學程熊奮渭劉之待段國璋審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先春　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戎政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　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掖于楊壯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聒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詰責停俸者更為慘矣

時有陳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斜論鬼蜮心腸不知其何見也黃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為小忠小信以結權

頑面已露　勢必決裂

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

危言極害　痛不寫出

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橫璫之毒不在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為之處分也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
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矧刑餘宦官乎茲竊見今
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廕子姪至一世再世賞
賚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幾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
言官空至十數名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
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矣
閹側目惎懇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褫其魂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章臣
又何敢掇拾强為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倖
陵工為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
敢瀆諸臣後而為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嘗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為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為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摟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若念也況
陵工原無續派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特盼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升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
廠銅瓶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臣因
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檀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糾其蔑待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以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瓦已有廣言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擅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探於若嗇之取後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遠矣
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固當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飾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
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
數十金數百金之擁泒而何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
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
搜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覓覓焉捃
摭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筐金銀滿屋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罐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
必一手擎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擎定無以操天下之
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
深蓄謀最毒臣益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
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
虎㭬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

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竭西北之輸輓欷歔久之
不覺捫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僭逆如此乎是何恐
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縻費如此乎是
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
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剎之費奉而為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梓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
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於臣所

旣操利權又操政權朝廷將何措之耶

剝入心曲敵仇成不諱

詔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可立收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偽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覽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誠恐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皆人政權利
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凌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嚬噴龍壽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恐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府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郎
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詔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鬨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急總攬河曆之權

勅令該監盡撥廢銅發局鑄錢俾散夫匠給還料價庶見
錢權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朝綱立奪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盡即言出禍隨褫職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奏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
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擾悍肆不孝且皇子甍
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
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
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而燝旋斃矣
皇子甍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恤錄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聶應奎攝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建陳濟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兆賢秦明屏臨積矣陳我謨因存龍耿長琥吳宗延於尤正國周國用聶然虎馬武邵大猷李紹忠諱李君劉象民羅承官曹思敬黃中邦劉應龍陳富命報國張傑楊饒羅羅承寵劉伸賢劉通張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底滇黔之氣脉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從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婚期已近、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惟其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汝翥命杖之削其秩、

疼火者曹進向國興等衆齒大之嫂與執人爭競服毒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毀都人王家并囚之搶掠其財物復向屍傷用錐鑿牛臣數百撥猶可宜究無賊白申報到道翥研審根同曹大供出曹進傳國興等五人行拘惟曹進到官願領罰求免参

奏翥輕恕之責以五十板此人威而傳國興截之於途惡詈不已翥收之于鋪瀟其兆次日到官請罪乞如罰遣例翥又薄懲之各以無辭未數日而翥眾夜杖諸

璫遂設詳虐之

廷杖奪職之

旨下矣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秀水　沈國元遒

七月

林汝翥自監遵化軍門獄、

翥雖未受廷杖、而先殞命于中涓之毒毆、以致逃出都門、借遵化撫臣獄、求救代題、各道潘雲翼等、具官疏救、不允、乾尚旨如故、已而戴杖、削其職、

決蘭酋賊首

有史部等處夫羅亮洪斬首、賀宗輝剝屍梟首、劉仲賢等首級剝死、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于西寨古雷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

撫臣南居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服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匡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關出有禁、越販有禁、入閩賴以安枕可謂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罷有差

文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屬緊要文書、當即補查、照房開報、廟群禮、聖節、冬至、正旦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麻御馬監、各司庫、寶鈔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口文武職官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鹵簿駕儀人壽山謁陵、孝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宮賞賜、各邊問覷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着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刻期寫送　傳兵吏部、

南禮科楊栩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憲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為援拾以瀆

天聽、獨計其溪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媚公帑、如龍旗、如蠡袋、據所頒式樣上料撥要銀五六十萬、貪殘之奸黨、依為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蓋成過甚、則群小必開戶而訴曰、曾與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票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敢于玩弄是

陛下邃密之處、為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之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內外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琵瑲龔忠賢者是可生死爭奪人也足得
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遊擬赴具
者遂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遂疆自此日底
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爲之
起禍作祟哉惟祈
陛下以速一疏達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
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裁定立待萬代
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剪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
臯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稷契臯陶荷美名而君稱顯號
龍逄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聖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羣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叢[illegible]憤鬱沉亡光黯黜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稱贖遂觸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
出閭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塡溝壑忽
尺之孤纔滕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飮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藉以倒拖逆搜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燝冤而
深爲
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
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
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
失職戶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褫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含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側影編戶取侮
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
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逄比干于九

原此舉徵所以不顯為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
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
致治則是剖心不亡履洂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為
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股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詔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
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侯
天心惻怛乎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
問罪方右鄉死錄孤嗟何及矣非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庚
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
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怵餌
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遜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
敢言而
皇上與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尊素王振奇在三策周洪謨

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獨擊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為美譚
先皇帝期
皇上為堯舜而忠賢不願
皇上為何如主使
皇上有甆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為懿美之累
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該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特就出神廟特封自內使捧袞冕至廟中未經禮部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焉詔海內遵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
去而忘
社稷之變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棄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遜
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為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

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江湖而猶
天顏永無杼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言此時而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
聖聽謹舉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嚮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精實方開邇日
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
奏煩多致干
聖怒當廷屢宸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臣叢札衍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致
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
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
則外寇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謫譴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　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
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朋黨之門至于
朝廷政務朝夕在衆中關圖有調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親同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
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班未嘗濫加一人如必
欲積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
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
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
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
僅見
國家財賦之地盡淹沈為災之區山東地方復苦荒旱齊饑

未起溝壑又塡此非破常格另來措術必無以安民心而
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府虐
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儆討臣猶屢額攢措閩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
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　內帑郎臣在事三年所
請　帑金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
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若不足臣不知戶部何
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止于敝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爲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爲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爲神策然
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
健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　外廷古稱軍容不
入國况　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
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謁　陵之期遠
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爲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
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
力不能爲恐負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爲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疴養無不相通
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爲耳西南餉終不能大
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閫內外防禦俱已備傷奴必不
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劾一籌私心
所愛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曰
皇上登極四年有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爲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眞愛痛心難割卽屬在臣民孰不悲愴我
皇上子然一身早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
助曜以綿
宗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論

乃漸而致
入內操銃
兵有體

皇子薨逝之故原因慢驚風並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脈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縱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鬢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目煎月剃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為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沸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常閉口操縱瀟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纏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症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捱半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為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為保護也者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威交加受驚者也再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列聞銃炮之聲銳若迅雷傳于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手足皆為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況　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　皇妃習于常聞而不覺保母慣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床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背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為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策不虞見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救弊

書為銷兵之計

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武場合營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局陳飛矢走馬一如內操自長而出自酉而歸囊弓發矢潛入得勝門內蘇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　禁地以養陽和之脈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況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靜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甫

調養保護不可不善

脫胞饑飽之節嗔喜之性惟保母能為默體倘保母不習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
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
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
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尋莫
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
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
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
以屑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

怒爲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脈亂。一怒則
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
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
和也哉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至
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宝。豈非今日發解第一方。衛
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匯不可入。
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
火裂橫發。故鎔銷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而發。遂至迅速
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障御之使。忽然火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
爲無因。
天心示警。豈爲無意。則降伏陰慘以疏通陽和。貴在鍾和
氣于
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
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海湧。新山吳濱四散奔流沖決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旨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

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餉銀緊急着速
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illegible]
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帥三捷
毛文龍兵徑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騾無數。以
杖獻首傳國與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錄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撫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祔葬懷寧公主于承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　順妃及　懷冲太子妃遺與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一應所供養每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掌印太監頒折銀每月三千餘兩又支粳糯米二百餘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兩粳糯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貲矣若總算　皇子與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祚昌有懷疑宜議之請汝亦此　命是　皇上　龍以端朝清者矣）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
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
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題直招言董𦍩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褫楊漣疏奉
宜納茲奉
嚴旨群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詳諭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杳處
而已于楊漣則詔其指摘牽諉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
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崇優容而
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實客益之項耳哉然竊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
贄御媟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
令盈廷忠侃口𡨦心悸曾不得闢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
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
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
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
詞過真必不可棄此豈盡雠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
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
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柔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並閫宮中不
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
又從諫如流任賢勿貳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遝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捍搭不遑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名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搏採就中十無一虛如是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燭邪洞燭幾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未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恐所藉者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醸亂詔將以是酬勞何有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臣疏論情節逐欵參質情罪覈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即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貸敎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愼選小心謹愨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溷專然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規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愼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臨行凡此
朝社有興
望之安臣
應舉存亦
之滿揚下
丑不能也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
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
孫世裕董天胤學正王永典蔣紹煃學錄蔣雲翔杜士
基典薄蔣民懋典籍陳烈等請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
惟遵益覲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焉
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
學益言學校為積思廣益之地為天下公議所從出也
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
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察采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覲璫之妖膽顯惡大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瀆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
取他人之說以為已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為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
任不聽從矣及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
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真可為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
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
萌尊擅臺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申國法以保全其首

欲於
朝罷䟎以候
旨聞忠賢云但謂
皇上入宮不蹕羣臣遂止今欲于
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夫公莫公于舉
朝公莫公于太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答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
寧可測哉伏惟

皇上將楊璉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問
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
神祖處馮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于誅戮則恩
威並著千萬世後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錢王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果殺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而僭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
多僭萌未聞以私塚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宮官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內將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內操一節放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發
太廟御路之上乃勒甲兵圍侍如廊兩豎掖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蹕迎蹕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雜于兵戈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為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至如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枷死
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九月
偏沅巡撫李仙品奏請設兵三萬，裁御稍之，以備策應[illegible]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奏。
命各省搜羅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觀官齎進，
備纂修編輯。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吉四疏請告
命留總裁實錄。
諭內閣
聖諭屏以東事依重于卿，日夜制獻畧，布宜兵威震壓圖[illegible]
狀後具有次第，其軍需器甲等項，巾諭折衝，以時整[illegible]
[illegible]
發內運庫，併新造神器軍器精堅堪用的，備發軍前應用，
計發安邊神砲、虎蹲神砲各一百四十位，佛郎機九千位
內提砲八十箇，三眼鐵銃等，全明盔甲一千頂，大小弓一
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萬千
開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十把，勾連鎗三千，特
差總督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
勇營付提督兵仗局太監胡良輔紀用陶文皆李中軍張
守誠并牌子手金捷等七十七員，齎至該監局庫，查照
其數目，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關門，照數驗收，用勦
賊以備征勦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illegible]

討勦逆營殿之安，坐廟堂，備萬勞苦，朕用嘉念，特賜夫[illegible]
勝襴紵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illegible]
至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宮，稟行關督力，齎解犒賞
銀備賞獨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勝襴段疋一百五[illegible]
疋，張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膂視臣，肩封疆重任，指[illegible]
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整
闕中奏揭封固，逕送朕前，應借邊餉用資廟畧，滑力學[illegible]
獻至還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孫承宗撫臣王三善恤典，
[illegible]
[illegible]
未有奇傑若此也，其事害者移其[illegible]，詬其貪，生譽其烈
死，究竟未雪。郎典久稽，幸按臣陸獻明查勘奏明，公
論始著，許部抄發，請褒恤泰張一例，可照，而三善
更合全滅復進之功。郎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有練達之才，沉毅之守，汪洽之度，人在其宇下，如入
春風光霽中，所為令以至郎牧，民懷其德，士樂其教，以
才望擢置藩臬，於臬志虞謀
予念切，急流勇退，任林高之。
命塋葬贈大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壯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
之捷，敵愾倍增，于是率將營兵鼓舞勝膽，率之深入，今庶
滿鳥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宮屯上下把官寨鹽堡抄家咬
甜水站高嶺伏棋東南二十門，海州孤兒溝撥陽毅皮猞分

永嶺撫順寨倦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役地自金州至永寧
堡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奠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
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逆奴分守發防數月以來與
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
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活捉婦女万名救完奸細
一名金重德擄有傷札符驗一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
外其活夷類級奸細獻之　闕下全賴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閣上指示之力登津
應援之功許中書鼓舞之神將士戮力同心當先
用命賊不能格遂獨以少擊多兵戍列而載擄故疆失而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
也臣實何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稍有機數即偕道長
驅奴且退從舊遼陽而不果復築孤順新城以爲攻復之
計臣急尾其後襲其剿作擊其歸路彼方首鼠兩端自顧
不暇安復他圖所望餉充足閣上先應便可充復兩河
直搗其穴唯是借箸而席汗馬千城皆萬死一生得博此
捷既無按時餉糜以文見死宿飽之計又無顯名厚實以
慰披戈帶甲之勞再稱寃英雄百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

事之心所望　量材授官如奮勇效謀諸臣所宜酌量賞
授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
二忘身殉　國之英其分賞序而就退荒撤生死而存金
革同忠憤所激非好名之念中有以驅之也
皇上若以遼平之役收功紀錄而補其立功不若因九份
之躡先事超擢而謀其速効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悃死綏而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爲題覆將叅將陳繼盛等照項加擢叅謀葛
應貞宜加實授職銜以示激勸鼓舞作也其陣亡官兵王
德栢等共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敘以表幽魂者也

時毛文龍獻俘至長安奠郭以功在海外未河墓遂
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中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
外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河南道俱在十二夷
至堂上豹版等五人係貌瘠弱言語駭傷旁立通事代
稟自言其爲宮承爲將當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
揚之皆無素紋功當同叛逆之律而幼童四名幼女四
婦一係住蘇種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山居夷民被
兵擄獲以歸者耳哀哀無知殘之或傷天心之和者
之盜影
擘任之夫于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凡叛
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爲
奴今把把等四人止十五以下而豹既等五口雖年當
不齊均不計年者也事與律合伏祈
皇上大闢好生之心以施遼蝶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
刑不惟　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有不歸心
向化者乎復稱文龍將士宜升一級臣以爲論功行
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叙功中外之人無
不叙升一二兵逆近日惡套頗當事者慎之往時獻
俘之必告
廟今日之事萬不可此臣恐當事者或于一時侈大之

發强搶販夫之米，塵撫臣之駐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言
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淪亂之景，得之確聞者
然使止于民窮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多
有業不過輦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役者
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illegible]
神祖時，苛稅以監稅，黠口偏袒一呼，千人立聚，白晝殺[illegible]
鄉官宋抄掠一空，萬曆庚申，因遏糶米騰，一二饑民強借
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毆
役，凡致大變，况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恐
益甚于昔，如淮揚蘇常，長興遊徙所，世殊昔，異民[illegible]
心，奈何不預為消彌，而堪令心腹之地，再有剖裂，財賦之
區，堪經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為之祟也，臣以為欲
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 下改
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
改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佰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
閉以射利，壞者不必鼎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衆不期消
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糧[illegible]
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遲，嗣至六月，朱齊頻潛[illegible]
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壓下十年而折之，既[illegible]

漕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知漕儲為軍 國大計，洞
晨窘迫無策，聞之擇害莫若輕，而用財太嗇，若究之太費
嘗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食土之毛，又倍加削
平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貴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撫臣
揭疏旦晚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亟議再復，災
重者蠲，災輕者折，千以沛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固是而慨南中傳造之監
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恩亂同也
袴褫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鑾攜見內監月催緞布，併製帛，該部方苦無以應
而黃紅銅錢，京暖單蓋山龍，燈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
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
曾幾何，而又以司省之務，空懸之帑。古者年不順成，昭
衣布，措木闊，深示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毋太監欺臣。猶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
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懇放之章同時
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車于關。請
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
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　內庫之兵伏捜　內帑之多金。皆
遣中使宣賚軍前乎。舉　朝方懇懇焉慮謀不萬全。必不
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真耶。稱病
者真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亮。唐臣度矣。請即以此勸其出之師可

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
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
祭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
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
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貽譏。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
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為美談。臣知樞輔
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怀萬邦而錫命者。是何　殊寵。而
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誓師之初志哉。臣不敢
忌諱。竊謂樞輔一臥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叙薦諸臣

者謂何。而計復出此。伏祈
勅樞輔勿申前
請。務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蹂躪賊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旌濟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遞漢以還相襲爲傳
國璽至永嘉後没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真之
朝段義翟朝宗崔彧楊桓之徒逕合卑宗附會太妃假手
爲僞按踵相恐見於李馥之楊愼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呈稱漳
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依
然全璧闕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潤瑩

潔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旦風撓水湧出河恭誦
篆文八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辭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實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猷
吾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寶得其實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遺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愼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
之臺諫此皆
皇上圖祇祥
尚祈珍寶臣不能仰于
天聽故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璽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
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瑣異道路喧
傳郵亭驛使恐方聞之
禁闥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
官員捧進
殿闕蹤涉首紛亦非臣謫然似應少緩須更恭候臣

皇上之命至璽之出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近且固不能歌天啓之風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上達觀承命之眞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治神寡慾親賢
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爲登進主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藹藹吉人爲
天子贊襄神罷承周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圭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紈袴不致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恥以賄開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
例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延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
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款俱
允准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之意焉
須延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
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存之遂倚爲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濟邊雖盡天下之庠
序而貢之毋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
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
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爲市顧冒濫于涓清風凡望出
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
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
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開于寅與之年天下庠監
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吝送吏部不過數十人所得幾何
而冒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皆經學臣優取盡一

時譽髦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捐士風日下士
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
貧者鬻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
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
正缺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愚天下之寒生也彼斯跳之未階身
未易欲返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此三不必三不
可而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
行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
職言王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
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素知
其才宗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
有所私其間訐辯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
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忘臣一疏票帖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宥言官
上曰卿等奏傍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冢臣及憲臣
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已示薄懲
周昌晋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著部院
大體申飭卿等必脅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推炳疏內有云恭看
聖旨有曰朋謀結黨夫諸臣方見肩立　朝司必報
國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從來小人禍人者僅
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
烈
皇上玄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請還已往
臣方且靜聽
俞旨而復有此变除務使蘭蕙不芳荃蕙爲芳而後可
予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開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
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三月以冢臣後先去位

朝人品事業那然在人耳目一旦蒙
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爲部堂
指南星所甄叙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共焉前此啓事
既無當于
聖心日後升除懼難逭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救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俯而思曰何以
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將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别罪以佐吏
治而明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績有
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乘人罪有難逭即憑城社必欲
以法從事大苛在邇方國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畢
臣
報
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晋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譴矣竊思題覆雖繇冢臣主持而考功職
掌承行起草呈堂功罪一體今以　三朝夙望之元老任
怨任勞力爲　國家慎名器擲僥倖且蒙不公忠之

古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緘默不出以為
苟免之計。責友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欺
君責友之事而令皇甫晁笑人千載之上哉疏入　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
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
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驅
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
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靡
懷　君父之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異己朋比為奸欺朕幼沖無所
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辭斥明哲咸思保身
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拂使人盡緘口然後
滿其無將之念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
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啟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
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依圍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
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為皆
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岪岪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
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
念玉石猝未能辨

謝公巡按江西有地方民清一信可以御前勘

雷霆之誅可驟施諭爾徒眾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肝骨
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賊夫善類甘為指縱
之流罪大罔處貽遺之禍悉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向道一祭億編至嚴飭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
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臣西臺豈欲其是則是非則非漫
無可否為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圍道一為江

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圍
道一至清一至濁行徑較然臣不別白焉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
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化中始以考核
呈秀者至化中蓋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詬自來巡方御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
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肯有
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
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
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濫斜則有兩淮運使
同知譚　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院劉
大受且臚列其罪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
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饋遺參[illegible]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之寵榮者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　之貪污論劾也天相稔其[illegible]
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
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嶽之威秖供其禦貨
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用居奇指佞之官臣按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示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illegible]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曰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日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貸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
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
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
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
按
大明律失儀條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儀者减一百廣微宜
何居焉可覥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旃再則曰

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斷違衆吾從下孔
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歲星犯玄未嫜駁奔者更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侍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交守爲言官公
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亦何比
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
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滿夜抱懺
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
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矣恐
更有從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愼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僥三窟與言官爲
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一月甲子

時各衙門奏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

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各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

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援用之私人豈是

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眾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每

前諭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

日楊漣既曾親捧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為不知怙

惡不悛註藉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

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

沖且巨猾老奸冥頑無恥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

南道係與蕎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庭楊漣左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為民仍追

奪楊漣左光斗誥命許與期追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

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

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數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為福追搏

擊之事

皇上薄示懲譴因而銓憲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務然深

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

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群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者竊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洿庾都容行雲流水

瘀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詡駕馭一時振刷千古急取崇官

無誤　詩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為權宜他日以為故紙則頋

皇上防其漸耳職悉無識竊覩古今事惟典章可限人而
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越日者臺臣潘士良會推
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發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諍可論否存
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于一脈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譴怒與
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堂陛喜起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宜有量哉奏入
降三級調外任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
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
遂入舟師歷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探蓋州並鎮
道泊高坟發櫓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
去是役也練我兕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
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特臣往寧遠而撫臣喻安性
同鎮臣尤世祿獲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
州松山以備西虜按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
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盍去寧遠凡二百里
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臣
于中右所相與計級從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
滅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蓋
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
一事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
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
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擬督促適督飭右御御史

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俱苦糧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
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顧蓋者潘石古北東
豐為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見未合
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衆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
大未敢臆裁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漢詳計可
否共不可宜之筆札者畧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
可移如術缺貧見遂得緣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承乎仍
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固山海因念奉違
天顏三年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
以犍輕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萬壽仍
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數言遂可
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由閤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
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狼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奏措辦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冒入但邊備尚有
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眞切誠懇准臣暫入班行董差官賫捧具
題以聞
兵部接出

聖諭遼土淪云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朝夕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
旣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遼
探已至蓋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
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粮餉不接欲面
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
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
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況三朝仇耻乃不
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
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

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
速東亟還山海俟犁廷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
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或眞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
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愼
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蔭賞
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
銜參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
輔朱家龍毛承祿程尤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

鑛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
銜解俘官周世登蘓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査明優
卹歲運粮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遼為
重毛文龍還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杏文技龍求和
又授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族屬未遺番戮者盡行優
待謗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就守幷宜內
防以備其西來遣奴首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
齎封蔵進
呈政覽膺
陞賞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
時有
嚴旨欲責遂乞歸

□□□失

戶科陶崇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報稱其
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爲令東魯正值奇災性命
僅存筋骨俱竭特蒙
皇祖拔置言官今遇
聖恩復叨禁近畢居者五六年趨
朝者十餘日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
敢諭于正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值
聖社溯精之點消玦不遑報高厚職所素知絨默苟以貌
曠瘝深用自愧敢因稱慶之後畧進芻蕘之例謹條四事
仰贊
聖明狂瞽愚蒙冒觸忌諱職誠不敢復坐矜容一曰愼起
居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讀不仰藉誠觀今日之衣冠
萬
國抃舞千行望楓
宸而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無非爲

去疑衆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羣心如此
眷處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復則
皇上調攝之功鬼神呵護之力咸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聽而觀觀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錄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簡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搖精損
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溢怒之頻生亦犯養心養體
之良法所當愼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于在笥之
貨財樽節于豐盈之日常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
不足況今當長日微陽始萌
王者承天尤宜靜攝故職所以爲芹曝之初獻也一曰去
疑衆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百人
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阻責其
取效烏克有濟自巧心賈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孚于
衆志兼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擅于
聖心逆令
陛下若似乎有致疑于羣臣者夫
皇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舉
朝必行其揣摹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

訣理本難而必迂其途以衆信或賢或否爽猶于兩可之
間似鉬似肩取具于形似之內則尚能爲
皇上進一人勿一惜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有魑魅魍魎之徒
且拊青拖紫之人何敢造犯法干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
抒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益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信口偷倚鼎而不敢
烹迎人之舌以作咊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耶此所以爲
諸臣請也一曰愼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
有所指而標之以爲端則傍有所視而竊之以爲號夫天
下無疾而可使之必呻無徼而可使之必蹈無影响而可
使之必不能不辨無刑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
命名之一字當嚴也目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囂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
異同猶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彼此之局面一開將水火之
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
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尉擧擭名機關反覆大費[illegible]

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
以職業爲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喚作樞則人才攸賴
國是亦攸賴矣一曰鑒下情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赫赫
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在野皆求官名及至登　朝千百
一二即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就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偶殊
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畧
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
專擅即或陪推衆
鼎正是
聖度公虛旣入啓事之中豈目斜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

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濆
宸聽遂傳
九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期順親羣工務在獲上乞于形
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實然
勿以一人之虛張遂曰其徒實正當知跛人之躑躅志在
求前啞夫之呼嗚不過欲語自今已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寬其無他盡從蠲宥若果豺狼其人臣常自行鳥
雀之逐白簡森嚴誰敢恕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
已上數款卑卑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所見志其淺陋之
私衷倘蒙

皇上鑒職言之難諒察職心之無他　留神採納見之施
行微臣幸甚天下幸甚疏入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
任
自陳向兩諫臣降亟　正言之氣亦稍折矣
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
特勑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
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民生困
極矣苟吏治無振刷之日則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
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

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人交困奈何
天災流行實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汚吏借征收以塡谿壑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也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
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亟欲振刷者亦在重雲
疊霧中耳目之不靈其柰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少知儆惺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今
覩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科道條陳　勑下部院申飭知必大加懲創一洗
貪汚之宇宙以甦久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

是部院諸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
囊金而入長安者必不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臣以
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贖鍰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
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
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含怒共怨者莫此爲甚今合無征
收二字塡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此而輕其他
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
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諳可取也
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也
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

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
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
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充軍倘實實可以儆貪墨毋如
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
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敗于貪婪甚至
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
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然[illegible]有餽
甚之薦獎亦有餽錫繆既寄肝腸俱熟術負此有司之所
以恣雎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止司交際而取之民
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

貪臣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懸
貪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開報
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狥情面此非
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卽無各具之獨見當有衆
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遍
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倘如
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淸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
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敕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決在必行至于計期相去僅四
十日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遥何日戒途何日到任
卽竭蹶兼程恐事時迫㤼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敕急催毋得倒辭并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庶幾
計典不悞而貪吏不敢漏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
班時科道員缺旣盈尚有需次者及納選者四五十人今
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目下諸臣鱗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淸華之選者正不乏
人懇乞

皇上
敕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卽與考選庶
幾言路克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贓者有莘
選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淸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
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附錄公志惊失逸公有子二人長太齡次二南太齡邑

庠有子必後繼健微年酉同領鄉薦二南邑庠早卒

每仮嚴年耆謝絕世務日課諸孫手不釋卷汪習貧

乙以夙抱未撫遇子孫以先業攖志無一語及家襲云

止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五

乙丑 天啓五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遵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衂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卽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

諭中外所請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答忠勤爾其宜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與有年兵機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兇逆用佐天誅朕不愛異數以寵爾將吏欽哉故諭

禮科劉懋愼乘

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項撿事本科接禮部議謚書冊開列有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久事湮者無近不搜無遠不羅益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憂甚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所有功也爵名崇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權取身後之崇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于謚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汚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愼第所議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人也近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比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卽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年之外勢焰到此休歇公論到此昭彰某應謚某不應謚一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眞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旣已凋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建

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所據以用其諮訪光

謚典五年一議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在諮訪中乎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詳乎若曰故老相傳尚有可採事臣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各爲其鄉人請討其各子孫各爲其祖父陳乞或公揭或單揭不啻數百紙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據墓表爲實識夫墓表子孫私揭祖父之言僞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言無一眞雖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冒忠臣義士之行如以私表當實錄將來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謚矣彼不肖

以華袞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
大典蓋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爲自二十年以後曾經
謚議兩畨者苟非凛凛大節耶耶史册足信令傳後一槩
除名勿濫訪單寧重亡毋輕俾寧人有遺于謚毋謚可議
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者
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德以益前愆訐假祖父之餘蔭
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囑有力轉行圖度彼有力者顧
念香火托名先達亦每每曲徇情面爲營求况以有力之
人自爲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羣力權在可以奪衆議
則廣布揭偽濫膺贈謚何所不至其爲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
雖在應議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另議
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却小嫌以淸
大典豈徒爲
朝廷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而皮情多公論易淆
典禮攸關祭酌宜慎臣不諳忌諱謹循職掌冒昧上言伏
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部門戶疏凡十上總
以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奏

立意甚公但恐人不能耐

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爲黨魁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
于玉立段然皆在論列識者亦共薄焉

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蟄伏尚稽策勳時懷旰食惟爾
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恥匪
頒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
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
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蓑于督師輔臣有錫
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
輔賚捧詔諭冕服冊封李綜爲朝鮮國王道繇皮島特賜
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
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緞疋

緞一百二十疋用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籌
勝算結聯屬國獎率三軍蕩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
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
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
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
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若爲立名賍等之資整
頻銓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侯
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壞總歸之文言得力于父事中
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請
敕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傳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
并以求緩楊熊獄入焉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
瑞顧大章奉
速追賍其餘本內受賍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撫按提問
追賍具奏

皇上纖遠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叮嚀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
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為楊漣
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
元輔之方從哲首揆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
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謙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
紛也臣常問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
者手捏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為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為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冊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
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馳而形就也

繇是而播自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議繇是而捏宮嬪
之詞誣告
選侍之猜名繇是而與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椎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為崇漣與光斗等入
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壑擄
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本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逮及侍父惱惱思
死此不過假盜寶以爲名因假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嗣諭保全侍父不得共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犴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覩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槩可推
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揚蔽稽停迄今寢
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
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與有自后垂簾之成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乞哀
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
也宮日
皇上若見羣臣安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
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
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蓋假之入
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
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
宮之說甫出遽徙
選侍徙跳奔避進忠等必手就縶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捦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捦而還之

皇上、臣恫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箧捦而乞王安之囊橐不罪捦而罪盜不亦顛

倒之極哉、王安風旨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奥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逆命稟旋仰鼻息而聽頤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燝懼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徼還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爲報復駢詞向太日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況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投意纂修實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嘗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罷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晏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捏稱廢立巫
蠱之謀則
九閽邃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從藉
一風癲之張差白晝持梃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廷元之奏報
鞫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白原當獨
賍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
無端造舛謬之說聞張差為山間窑戶龐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
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為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端不勝憤
忿持梃尋覓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闌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剖決其開纍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
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蔕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未有嫌疑猜忌之情益太彰
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為甚
以致風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疾
篤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為也病而女謁
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要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

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為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狐疑之說矣何為
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闘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卿科道官、
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廻腸而後敢一啓口
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之君、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聞目見者、
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無不思幸
一試、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旻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詞日止可一丸、強之乃再進一丸而
退、詰旦晬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況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恐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于大漸之勢
耳、卽今日豈遂忘徹徨無巳之情哉、孫愼行自隔年之後

走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首輔方從哲、素稱忠愼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
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削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並改會
奏爲會議、以泯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
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違心、旣有半㸃

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
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破一時之狂
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
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恐深求介業知
康照難欺輿情難奪猶瞞心昧己旋還戍以存不了之數
火亦太毒而彼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
先帝耶卽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於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寃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
耶何爲從哲偏受其誣噫愼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
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
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
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繇今而論孫愼行
斥矣李可灼之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
也抑臣又聞鄒元標繆羽正當日亦各有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眞晚節不振委身門庭脫壞
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逆非剌己
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
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
江西監生楊維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註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授意者則黨
合類笑眞無忌憚之小人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王
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衊如王之寀孫愼行楊漣左光
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摟錄與臣疏一並宣付史館俾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
先是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愼行疏參舊輔方
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爲弒逆罪案併及傳封誕據
宮三事自附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陳臣從哲也不示
其亂賊之體倸忠義之恐哉臣職主簡紀錄與編修倪
不明白一言告之
君父質之天下後世而昌焉言試貽情史厚割不忠者

虛心照之 平心證之 耐已了然矣

尤也竊惟世道有公是非人心之眞是非是已今日論
從哲且勿問其他最吃緊者弑逆二字須辨其眞不眞
也眞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止議削而議奪不
眞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纔餘其謚萬年
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 召見文武閣輔
太子爲堯舜之君蓋已知自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値飲藥之後攀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
之藥幺麼可灼安所逃三尺僅僅奪俸回籍乎哉憲臣
譏矣責以不誅奸之義從哲自當心憐而必曰舊醫進
藥有敍寧非匪特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恐 天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忍言者也夫紅
丸之卽爲羽亦臣何敢知第想當同受顧命鴻立藥
日之旁舐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維賢在閣
閣臣劉一燝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如
華黃加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以爲壽乎舉疑之當必有
抗顏力爭而何必閡然忘語以爲丹乎舉信之不必有
未達致愼而胡以禍俱無猶無亦勢處嫌留
主與臣交追於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亦同謀弑逆
大惡誰甘獨承是、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啓五年四月

居宗伯獨抱孤忠也臣萬萬不敢以受敵謗
先帝以弑逆寬舊臣而結婚禮臣也若夫 貴妃
封后不早爭禮部之先謚號稱恭不詳訂降旺之[illegible]而
之識力全大體當愼行歷數而督過之誰不韙之而謂
此亦弑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移
宮一節中外久疑臣竊言之可乎蓋當湖再泣寶御
未登卽甍甍孺子靡依夫原無嬉戲少長之嫌不借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共主也選侍雖鍾愛於
先皇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宮比也館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嚴
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也不成淸寧乾坤故後子然一嬪孤孤一
女遂留不從者何故豈希冊妃之 遺命耶抑有要挾
之隱謀耶宮中一段眞情景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然獨斷中貴之目臣察之耳皆風影也自
垂簾語出而
內廷閧然矣促移宮者輒擬爲奇勳矣自李黨語出而
外廷閧然矣言 加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惕根

也欲一引王安之娟讒欺弄邪臣狐媚而不忘辭耳鑿
之末君以前焉
國之命自殷陵移以後居功之情太曝致有多過聲滅
多事而致李家宜乞李家飲此等市儈語可詞
宸聰乎可疑大臣齒妬求臣一因是不能無說焉
先廟實錄自己閣臣輯編則一字莫衷翁史官之過
會稽片語春秋須總裁之忠恍撰凡編錄已駕虛而
實則史弊疑而亂於變所取哉今疏經會奚足
非當聽之公評而收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臆夫以好
修考終之 聖臣民方思惠之不適拾揚之不盡而日
之曰弑將之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借
君父之大變假臣子之私怨欲加舊輔以弑逆之名稍
汚 先朝以不美之誣恐亦春秋誅心之法所不貸也
伏祈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競無刻無輕言弑逆
以傷
主德以古 國史正世道人心一大關領也并乞滅臣
以謝體臣愛 君心亦但留得天下萬
世一段不滅之公論卽受斧鉞不辭矣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啓五年

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遼事初起兵餉都費倉卒
無策不得已議發 帑復加派議按括特一時權宜之便
計豈久安長治之計謨乎今奴雖暫伏三年又發焉思動
矣欲獨奴卽各邊鎭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蹂躪不可耕
充國之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惧馹爲然奈何莽可乘之
時置自然之利而勞勞焉按逃亡病故之虛數乃取盈而
攫骨梏髓竭之貧民以應之猶不足哉脫有不測未知帑
可再發派可再加按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算
而闊門海外黔中遼化芻芸以及各邊失靠數百萬司農
嘔心瀝血無可奈何尚欠二百萬

明旨屢屢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緣而議汰不至散歪
深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謀爲萃聚不止也不汰不減
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果不饜不休此不待蓍龜
負之變未困虜而先困 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
屯之爲利 臣同官林宗載前日嘗專言之奏
明旨屯田旣有七善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
之法也請自山海以達各鎭如兵每萬名簡弱者三之一
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種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
利利之所在人忘其死其誰不思勉從事者約而言之不
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租抵月餉則無汰兵減餉之名

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抵餉屯租取自邊土則腳費
自裁而津門之六十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貴于珠草不
啻宿邊屯産穀則價賤而士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藉
芻稭邊屯畝收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饑寒不迫
人心有恃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是困虜而不困中
國兵馬用而若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屯務操之
時士飽煖而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夫東作者以三月始
六月終秋穫者以十月始十一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況閏
更多餘閒況所簡特不任戰三之一其可戰可操者固不
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

妨者乎或曰債帥快而貪平將擁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
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
國裁餉者是不然夫債帥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
加一師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舍
裁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履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
畝代餉子粒若干石備細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銜
一等以開屯裁餉立多寡爲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
殺擄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
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斷斷無疑矣第不爾
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虞[illegible]

然後是日求夜豁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
及屯熟之後穰穰滿家貪弁橫索起稅催糧致苦之兵
裸形債失究必拋荒鞠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
之罪也使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逋金可省
輓輸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强可戰可守司農得免借措
塞外不煩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相
地利買犢耕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
略在惟當事者亟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臣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舉矣

兵科薦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數事有二着一專管
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搗巢之機括策違
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
爲恢復之根底眞石畫也、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
該部那湊術窮、內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
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
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開
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兩、俱發二廠貯收、仍

著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同給發支用、俱
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
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參來必不
究赦、該衙門知道、

五月
御史顧宗孟謹陳清剋餉復營官疏曰、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邊疆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剋餉剝軍、
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動魄矣、臣感時觸事、竊謂以
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爲然、只各路領兵把
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
託通賄、此債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
撫臣、人人苦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謹寬爲
皇上陳之、

國家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大
題授守把、謂之
欽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涇游兵二千、分閫
一方、其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
道中軍、所司不過奔走傳宜、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
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拔補之、謂之名色把總、經撫按屢
薦方
欽依、此舊制也、兩年前突將名色把總之缺、改爲部選、濫
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式者反或多壅滯、

不得徼一命之榮或予以間地不得叨一旅之寄致使之
不平執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營多方
稱貸但得千金之費遂儼然三品之榮黃瑩服金明轎廣
從覝燿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祗以
請託通賄之途猶臨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
至此極矣至于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
費不必挨叙今况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填壑月糧幾何
堪此名色人與官相宜官與兵相習皆指之勢易連緩急
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相關操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
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杜尅餉之原必請復營官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制仍改部選名色更有數便焉裁原給之費可以餉兵省
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為招則水陸哨官各
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徑行申詳撫
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言矣三
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政臣故得陳甚悉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色缺者盡
數列名具
覆行各撫臣盡去員缺聽撫臣從公推補如有復選者該
撫臣指名參究此亦杜尅削之一大端也

御史張樞直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即其
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從
觀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為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力為調
停而竟罔實濟在科道屢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
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衢身經萬苦茲敢
聖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
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
害而後及厥所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
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
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當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羸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
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
役二三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遺子代承無
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於此有不能為情之甚
者無何其申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
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悉見也迨後調繁
河內即以請併驛差為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
為首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
四通要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速
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憊哉問料理則有管參

之法有前任知縣卧存姓之條議在臣於是備查故案勉
竭愚衷其買馬騾雇夫草料供照市價毫不虧若至蔬
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催攢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置與夫
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逐件安排每時查理委舉當官
之心力猶牛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臨足騾有
接替之便而既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
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
業已去太去甚臣自惟彼時愚弱若心不過為身家地方
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
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河日今第三大

告身是職者非不累臜條陳然不無貼馬借馬之當裁也
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牌陳票之革宜懲猾弊也石碑木
榜之竪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
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
在今日其視借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
卽指之為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
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為中傷為反間而主
翁之憤恢起矣夫為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盡肯悚
一時塵奸剔蠹之名而掃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
之者視為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為必供之需年復一

年莛無變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
鬻子而恐于從去驛遞之害一至于此應亦苦之極矣臣
計河內雖沖不過海內一隅矧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
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衡衛者固
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
可循成轍具在殷卷燎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
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
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
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

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傚倒河內俱行官養
將歲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王之
案建訊追賍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類編次成書刊
行天下
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足選
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關試之法以選
之酌爲論爲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
之其上者儲爲台輔之選而其次者爲解館而分布用之
要于會貞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慎也乃邇來選館則假
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傳洽樗腹也而以書筒投之矣
爲守不必其清真滌草也而以如椽投之矣或稽世族而
閥閱之胄據中秘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夤緣之輩覷
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奔謁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
厚之室攀金輪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即

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毖恐餽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曳權門之務者則貫業其奔趨將
明旨自
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
而
王言於藐直弁髦弃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
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
處女將適人宜白璧覩玥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淫不
潔自壞其真耶職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

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刹綱風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
進之一時一關餽營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暮人有愧玉
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
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
而重負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裁爲四十之數示慎示公凡以杜
倖售而求真人海內方隅之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一
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爲餽送之路不塞而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餽之路終不破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政
以需効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
紛數馬啣如朝
覲禁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禮如係舊
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illegible]
靜躁註考官之貞邪庶
成旨恪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乾淨
之倖竇矣而又鄉評宜稱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壤地相
接耳目相習其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槩如訶鄉

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孰爲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爲採訪畧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贋爲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考聞宜嚴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謄典而有闕者焉而枵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進選定而關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畧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僞投矣

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于謀百鎮而總盡于餽之一竅舉餽之鬼運神輸屢奉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餽不行。不行而僞進可防真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蘖之良吏于以清始進而鑄相羅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 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六月

初一日冊封 衛 魯 慶 潞 肅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内殿祭告遣正使郭與言副可陛等十八人往

（真實有益下民生吏治）

禮科葉有聲司牧攸重疏曰觀 國家外征兵内征餉百織毫不從民取辦否而今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竊意奄然所爲昭蘇而生息者惟此二三司牧是賴願自去歲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澄汰者澄汰復任者未即之任而僅以此孑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劫之手不知數月來剝削幾許元氣糜爛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令也如望（其病真語）

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袵席也更不啻父母之推其疾之愛也幸而目今大選近矣新令尹之叱馭有日矣然而愛鼎新套實全從此立脚孔邇何暮全從此處着根是安可泄泄從事已者且不必縱悉當官詳引治法即就新任一事言之而切爲管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應急也憑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盤之錢糧應核也到任之（皆歸良策）陋規應裁也上司之恭謁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擇地者曰吾寧淡無濃寧簡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寧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近也猶之可也而否則圖處地方者于已不勝衍𨒪之思屈抑借欵者于人不勝市德之

想自今多一番情面則後多一番葛藤則何如東西南北
信命潔潔淨淨一絲不掛直直捷捷展布自如者之爲得
也臣所爲營缺應杜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此人民何
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萫緣一二鄉貢關叢之輩積
漸養成即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畏是不
入而疲者益累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强以其所甚難今
即不能復邊俵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調劑者薦剡必
優以前第行取另列爲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
也臣所謂沖疲既急者此也諸臣由新選以至討借作客
已經歲月盡歸似可逍遥獨若代庖者原有傳舍其官之

慮而開將至者益不勝五月京兆之恩錢粮停征復將新
舊不并征矣詞訟停獄復將前後不并獄矣夫一
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濡滯鞅掌而無救廢誤何如
作速料理而早得清楚此非但爲地方討亦自爲討也臣
所謂恐限應嚴者此也凡一邑領賦京邊爲緊雜項工食
之類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
爲甚彼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耳夫以後人代前人
征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叅罰則功令不信切謂
莫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
邊若干申詳撫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署

官者有叅罰緊迫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爲新任者存
分數截分于前亦可安意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
士人之初試爲令也猶處子之初嫁也是何等覩望所係
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衙守什物一派里甲甚之里甲
有見面禮胥隸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見少即賢者亦
且因之爲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振拔何如
立定脚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抖擻整頓一番庶幾割捨
淨盡規振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亟以卓異優
薦以示風勵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
槧旋膺簿書即甚明敏初時亦覺戛戛心手不相習而況

挫磨硎鋭銷將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袖短接
路隨輩晝夜乘風又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曰寬也曰嚴
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新官之坐席未暖而
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自道府一謁而
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假頻笑而
後爲所當爲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謂叅
謁宜禁者此也總人各有才力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
情即掽于本等職業注之逢迎上司即疎于鈐束左右未
嘗缺也沖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內而責之銓司者也交盤
也陋規也與叅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

也夫選缺之不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兒
嘉湖杭相錯如繡且烟火之相望曾衣帶之幾何顧往往
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關說也或抽豐也或撞太歲也前輩
未離其境上而奸徒錯趾于道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
知交誰無皮面于其望之斬釘截鐵以貫嫌怨孰若遠之
瓜田李下以省粘帶乎此在一省如此而他省可知也是
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營缺者之非善自愛也
臣以選館有期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與杭嘉
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爲確論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撫臣　奏捷

二月廿二日外洋有大夥劫賊稱王開船爲用究和年號日國元帥將軍等號艦有艇紅夾郭迪蹤入犯辛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毀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擒獲二十八人紅夾者賊赴水溺死奪獲艦仍印火器像刀器甲等喉一百餘條餘賊遁海氣須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叢奏爲奕世
國恩宜報狡奴逆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
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職勛裔應襲幼孤未嗣取具結保
赴部候襲正值奴虜猖獗又稽　天討征兵厝餉海內騷
然職自稽時艱敢愛髮膚列在勳舊義切同仇敬陳勦滅

逆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畫策滅奴者
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後爲上之虛文而未嘗有布置之
實着往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門爲正兵汰兵核餉以
轉弱而强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爲應兵設立將官
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兩軍之中而
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遼陽者此奇兵也職願
與同志湯有光李應範簡選親族胡雷助韓呈策接應各
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
又無馴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惟願我

皇上鑒職等一腔血誠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恢
復故地縛逆奴而獻于　闕下于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
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戍千
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
臣無任激切之至
兵科陸文獻謹陳彊埸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禍
敝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
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彊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
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
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遼事之艱圖而在

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綏用急用援用掠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弃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息也議奴以爲老而欲恩而病者慫慂之謀也議關以爲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畏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輸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

文墨倒行之法也須臾圖已難代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挫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　朝廷尚示模稜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畜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籌樞輔三方

策應之略以及師情之分合邊情之甚欲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扎平島招撫遼民結連屬國分屯採營倏來倏往以擾奴境界蒲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旅順失陷腹裡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飢餉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跡矣疑　矧有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無

遣智勝文臣一員閱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容毋躁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彊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殺力擒賊掃清二東仍亦鼓鞞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校諸將桀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磯牡厲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賊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恭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壞

成局此其語意大可揣疑所宜亟勅登撫執中撥量督責
建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擊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
瑕釁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為護
持之左臂邇因逆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
分劃之內脩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
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
一處之堅壁岩柵否平時又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
官祇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數絕無關與抑亦撫
鎮道將幾番更易將既無以見才而督無以使指與舊督
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

動誰與守禦所宜勅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
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
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
阻羣山或會至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樞關大帥拒
機權而居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

　五載行間原無寸竪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
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
常之寵矣計宜蚤殲奴賊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又著
羈縻之術偏工嘗聞昆彌征西羌二十年未嘗寢席誰出

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頻摇轄之調停也餉為養兵
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晉匱多官之用多金之入
也每百每千之口雖防兵兵為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
而以為寇指揮唐堯臣通判何仲炯其被劾之著者昔之
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有很吞虎噬之形軍有獸
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
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籠蓋于三方諸將
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篋不敗樂羊之賢即有
街亭之顯戮無損我侯之重者樞輔採輿言而更置之何

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
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為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
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
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疆場屢驚天怒有加
而爪牙先挾職所為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强敵全
盛之餘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
何人不弛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
有倉卒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逆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
此也武官在輦下求妄尊積廢削之利文士在際中觀鬪
爭設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遂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脩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
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
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口詳内蜀天險土
苗雜居非無事之國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酋之勢地之
廣隘險夷兵之强弱多寡迴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綦
勦之局乃為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臣　薊遼而兼順撫也與

他撫臣異而年來偷關之震隣累惟艱危之與共則今日
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
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為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
以言撫其必蒐我兵將儲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
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
火無警發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内外
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挺後勁而無悞于邊事
此皆
勅書中所為諄諄懇懇以丁嚀告誡于臣而臣一片血誠
所欲寸寸尺尺　勉禰縫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操縵伊始籌畫無奇未知其志之果遂與否將
之輻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自不敢不竭厚以先之刳心以繼之
者也
詔飭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
月已解一半至借矛而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姪李日
宣彼計陰謀傾害苕爲顧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横異

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
大中構黨同盟還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罔
知國法林枝橋改調暑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漱庵
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内有贓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
院匾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
聚黨之戒
其疏曰自東林以毀道學鼓呼朋引類排陷正人乃
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數十年之公論焉
聖主之僇民久矣幸天威
皇上震來諸奸屏逐不一處幾仕路澄清再見中天之
宇宙然狐蟲暫伏貴須有徒在今日為淵藪在他日為
蛹毒爲腳骨以臣所親聞尚有數人為原任兵部侍郎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耿耿視乎同列局已闘而尤
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

志大足高臣子豈所宜有

也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倘者撫臣
以張扳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處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
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鰓鰓難之科臣李魯
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遣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illegible]
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諸
司之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旁謀事勢有似搏沙要非無
而卿貳臣揭已至而撫臣
異觀矣臣有平論于此未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illegible]

負險以窺老寨趑趄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爲牽制之遊兵
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
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奴用則更
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
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戰者幷勿輕言守旅順
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傒遠畧而命將往事自非鑒前
事而撤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語
鎮臣日左右肩背援遼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當爲安
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至安劄
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在專在于是故臣欲其近亦不欲

其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扳暫屯近島爲犄
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
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濬長城子鹽場以不費多金
不延時日鎮臣經晝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扳哨之地冬月
冰堅仍撤回島至毛帥動掀撫臣徵言張扳膚愬似乎抗
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
二月未旬未用張扳時
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
適因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扳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
繼善等突棄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illegible]

之體已傷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飾奸即
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藉可無問也第寃觀情勢則繼
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扳之爭既以速其歸東鎮
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改屬以掩其棄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
哨不可少也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
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爲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
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証辨鑿鑿而
有功自當末減矣么廢國才置之不挍可也即如去歲領

猥十與其為府廳知稽領委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登廳之畫賢東委之盡善而動鼠嫌
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板之詈辱亦咸板自言之。繼善告鎮
臣之言未必即張板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矣
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天下以疑
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
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充長城等工食張板設哨其旅順
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悉依原

汛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遲聽該鎮自
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歌鄭

八月
御史石三畏疏論京察三變
言辛亥丁巳癸亥察事也
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
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黨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
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薦剡非綠行賄定
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
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命
亦為人言所論也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奉
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鄒
三俊畢懋良姑冠帶閑住其東林關內江右徽州一切書
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
上諭閹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未完贓私行
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
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兵部行文該省護送柩至南京祖塋
安葬仍與議諡
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立命駐
特海外
獻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閩毛文龍恭初折木城等處
之战俘獲多功舉
朝言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撫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
龍差官汪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七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逃去三名當即拿獲
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
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赶來持令箭稱前遣

俘六王子皆家今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遣換回我讓迯
不勝疑慮不勝驚怪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
浪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躁虞致俘夷夜而
迯逆而攻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
事猶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廟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褒此何等大事爲毛帥計果
係臨陣所擒即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
乘機用計事干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爲用亦宜別其
名數密其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褐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必
驟至乃不憑符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名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
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
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
誅
奏凱勤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此等
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太易萬一敌奴設計探我動靜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既合舉以示真驟然追來
一時莫辦而解官混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
官與遞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纍纍而來
前之解者真耶假耶後之換者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夷
代生其逃死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換之後耶皆不可得
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未云
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令俘夷將
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豈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也伏
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真偽今速行即奏方議紀錄仍諭毛

文龍以後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
一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為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特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熊廷弼乃徵贓無之實而廷弼之死速矣

說盜情甚悉　續說　駁詳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精戰船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

清盜源以靖江海臣訪孟河地方江海交滙之處素為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同字粮艘及民間貨舡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範何封拔擱撈特甚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湖水泛溢二三淮丁搭駕小艇作打漁舡備艤泊于岸邊遇有單孤客急欲渡江者探有貨囊橐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雙桅沙艇專泊到河崇明孟河京口瓜州儀真各港只交通積年埠頭窩紀撥裝客貨至夜深僻地或句引賊舡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為江上厲階且以江南吳淞劉河等港正與江北狼山等營對峙出巡官兵與賊舡對敵追趕或至南北信地賊舡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不行并力擒拏縱放橫行登盜貽害莫此為甚以至夾帶硝黃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同則載犀角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貽此華夷之防壞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守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舡即行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路前項諸弊者事發之日除正犯以律議究外各任職守官分別參處臨既船以實信地通來將官優游歸怠派信官兵姓名文嚴絕不出江一查任舵兵安坐私家泊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敘此贖役仍行遣毋支報上下捐蒙不獨有發而官哨丕知即船泊岸久經風且保無不朽壞平如近日撥出局橋營兵船百隻見雖修補而銀無給派信舵五斷不能水構彼有責伊擒獲肅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一時苦荔船隻往以為家遇有盜賊出信書力擒拏仍一面放砲鳴鑼知會鄰信船兵協攻追勦一有擒獲有功負役分別獎賞勞有船無兵閉開淺灘及有兵無船程募應懸者查出以軍法究處嚴會哨以寄匙徼江海信地遠濶原設會哨之所令南排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艘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滿其南排上下將領官亦令每半月會哨一次徐至附近有司用印鈐蓋使官兵遊延江上以張軍勢以錯盜縱甚善也通來將官鮮情總哨餘安預將單差一兵持帖叢趾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簿填寫了事官

命類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决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仰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内問結仍送鎭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昭正炳如日星而寫與不得借口文奸俾并惑衆其傳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廵河陷沒大將泰寧寺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時關内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官之甲原爲東陷撥廣寧民統領官兵于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右屯衛起身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與了二十五日未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諭各營攻擊金冠等船賊營之甲見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開動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往返不能多渡先發該游擊總鎭馬吉翔守禦等統領有馬官兵一百五員名參將李承先然後遊擊張文舉都司滕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九十餘名過河先往蓋州去訖總兵馬世龍于二十六日自右屯衛起身于二十七日抵柳河口見魯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處懸牌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接領後勁左右并沖武營及該鎭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往蓋州應援有魯之甲遊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又帶錦州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子崙設砲營結聯營搭聞有先發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蓋州攻城而奴賊早已知覺烽火已傳伏兵四起衆寡不敵收兵若即至歎也逆賊隨逐追到河崖有魯李二將營未下定營橋未成奴賊突至而前進沙數砲賊亦使傳鎗多李承先手執鳥銃打死逆賊數名因洗水深陷裝亦不便進頭中二刃面中一刃身中一鎗而死魯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也未

兵科李魯生言自撫河覆没料書多年就中情節難隱然據輔有疏鎭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同槩其指歸只一回護數目以來今卑之情詰問責向幾無遺情矣王道路所傳率言有劉伯强者昔爲降虜生員今爲歸正遊擊踪跡詭異言語誑誑報稱四王子往在鎭州虜兵不滿三百苦師過河逆民即殺王子擒其衆以獻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徼手之貝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戀戰殺戮蹂躪幾無孑遺

夫既據塘生亦據揣猜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有言只丟千餘百者總之驅我精銳往遺之虜饒倖不得駑言東哨所謂接濟遼人安得此説花水月不即不離之語而張之我氣促我我心必起僥而思圖仁羊補牢則此一役也未必非從醒人心之具而轉危爲安之樞也

皇上明見萬里不遽治其罪溫旨慰諭望其衆戮防守以固圉爲功不以少挫爲念然

聖情儆戒天語輝煌炭炭乎有一重門限之虞嚴寇在門庭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將吏當何如欣喜于德儆惕于威各思報効以蓋前愆而免後罪也乃東奏之禍害愈甚樞輔之去病愈急古人焉普興病討賊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職與揣輔即出治軍簡士馬討軍實收保聚萬探騎集右屯錦義之兵于寧遠與撫臣從長計議簡遊巨之宿有才望者使之監軍堅壁淸野深溝固壘遊賊不得西突又擇驍勇兵伏寨中以奴奄忽埋旨以作三軍之氣急治金冠泄泄不赴之罪以鎭河上遊魂又移文毛帥令之出奇牽制使奴狼顧不得一意長驅庶重鎭可守而　神京無虞上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下以贖謬舉誤軍之罪豈非桑榆之收

而且背以病樹也

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齊東林賄賂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若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由趙南星之門躐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邈麻城盤植垂涕黨惡異常并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水火議論玄黃要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莽救有據即係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琰余合中林一柱力犯究銓致遺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參孫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職為民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戕賊邪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目濫兵餉

刑劉敬翰侔選鎮撫司追庄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衙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覽鉞巡參學龍薦劉宗周王象春王之寀皆結交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參李瑾劉懋為門戶

削奪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

從之

逮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陛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籙

玄穹樂眷禎祥茂發於璿源慶溢

宗祊驩騰寓甸恭惟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欒格敷八政以克度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于

祥祉

乾元為父甫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頒鳳曆之一月共美吾

君有子行歌

工罷律人將止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咸悅臣等

恭聞

玉葉之敷榮愈覺葵心之嚮切爰

天百禄

帝子之生育原

三多比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作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酋向化日久忽

因酋逆猖獗用兵四年猶爾負嵎者蓋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軍虛生輕藐之心各

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賊潰元兇或入山

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撫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

慰

皇上之懷臣肅將

明命嚴問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宣不殺之仁倘其自省負愆擒逆求贖三萨見殄

可面可開願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遽就戎索屈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

八月分據要害刈削仲苗等苗爲之羽翌討能戰猓苗不
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勦宄蕩掃酋之東北已失二窟今
所倚爲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恩國耳滇之
正兵須出沾益過交良佐鬬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
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縱之區而
另抄出龍場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
河徑趨逆彥巢穴而另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
經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
大兵繇遵义約定期會鼓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
窮料此役夷不難撲滅顧遵义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
抵郡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
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餉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
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
撥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
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
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
地必濟臣以資糧盡餅望梅終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
請姑求
皇上

勑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倘恐籍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遙
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又檄四川布政司免米卜
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祈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勑下戶兵二部即爲給發自後不致容臣瀆
請俾可早發剋期會勦其愚鈍地方幸甚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畧遼東巳而復接
聖諭曰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朕心嘉悅

念自逆奴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將
練軍㳙無實效致天誅之尚稽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
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
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衆思既集便能
擇善而從忠益既廣何難同心共濟毋狥情廢法毋偏聽
生妖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
士馬飽騰戰可犁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倖未必之功
好謀而成無中巧嘗之詐意氣無朝盈而暮息謀議無先
漏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警醒大張撻伐之績仰紓宵旰
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茂懋賞罪豈有斷焉爾往欽

戕故論

詔勒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

時値逆璫魏忠賢竊弄中禍
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箝制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
搆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輒節擊稱快遂加圈
評旁批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
科瑣侵冒竹璫獄因懷賢以同鄉服其不聞遣書稱之
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鄉
紳親友并手札往來無不寓感憤義形于色而意有所
應星即逆璫鷹犬也聞之切齒入告忠賢而番役恭道
懷賢左右矣並搆逆懷程遠德陷以東林富貴將平日
圖誌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
此化我逆處想死阿差行對百除肩杖寫所將懷賢挐
拷臣妾并氏子慶監吳道昇并西席貢生程于古皆繫
之去使賢口我獨當之汝等死無益於是于古得免到
嚴嚴刑鞫掠體無完膚遂彭楊家孫雲鶴無計獻媚誣
勒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款
朝政墻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八　天啓五年

吉摯送鎮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炮烙僅旬餘日而
懷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懼而死女及幼子道
昭痛慟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嗟差達
夢神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
贈工部
主事

御史潘汝禎誣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

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

旅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時用陳以聞
削奪

先是論者欲坐之煥以逆邪故之煥方言以明其無亦
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巳參之削李秀而
克順復爲風影之說還以贓私至重以提追聊工不荊
過兵若趙府用則謂其曾薦逆璫陳以聞則謂其結納
楊左于高趙賀諸臣此不過借題膚
贊又無足稱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廢斥

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八　天啓五年

言妖賊未發不能銷萌既發不能疾勳還遣不失致賊
勢蔓延民在魚爛乃會皇入袞若非袞宗孫朝肅之堅
守趙兵楊肇基合兵破賊彥尚得侈口言功耶京觀之碑
祠適爲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晋階蔭錄足矣予之
世廕則無以爲軍功勸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愼行株連去輔
葉向高舊家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
何其忍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依分故關
一鎮之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
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怯道兵馬人衆
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

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不加總督二字也不
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
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開節制五鎮之　特勑以專遣將
調兵之大權也豈閒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
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略也居于巡撫
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
且總覈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査兵額衆將畏憚而
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躭悞矣從今
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
之銜庶職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葢大將出身
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
初見軍門必披械叅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
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貪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
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制也此變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而
其權壓矣又何以威讋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illegible]凡總兵叅謁披執行禮舊文
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內有皇都淨樂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著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樓
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
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
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
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
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容勿替襄匪
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
輔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
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
采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
賢鋭意圖謀殫精襄事况多撙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
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紵絲表

襄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袞改太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裡潘建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謁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接出
聖旨圜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宗㚖疏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却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吏痛
責示懲
冬至遣侯陳良弼等伯衛時春等祭長陵等陵

臨雍禮竣優叙孔聞藹等三生俱准送監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陞
師贊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陸騰霄削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誥命
時論指摘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又誣其父子依傍門戶並列黨津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調理
刻宗藩限祿成書○戊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工部
侍郎胡世賞閒住○御史梁夢環疏參唐世濟閒住張瑕
徐如翰削奪○逮楊州知府劉鐸

鷹犬本論偶揭驛路持三章至京師為逆璫田爾耕
王紹民選執懸尘詩詞鳥軌黏
朝政下本福鎮撫司獄而并逮繫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奉
聖旨這六欵中關門情弊經臣宣痛加整革撫賞濫惡白
騙官民且挑虜款許入張旱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追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曰屯田之弊典屯本以佐餉關門條言之然不惟五
丁功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歲費二千餘
金未之哉吠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遲速數之者那
曾減得分毫而徒驅坐糜之兵丁操介并之備難搶關
之外是處膏腴武田彌望者皆鎮將與爲養廉遂而穆
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務生而趨利焉必若因

仍而無變計屯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
朝廷惡取此塵飯土羹乎奈之何而不嚴核之也一曰林
官之弊大營伍之中累累橫金者盡官也要用不由一道
撫一營多至百員囊見于戶科疏參者槊可知矣將
官而設旂鼓自丁而營加銜諸帶振練等營副將守備
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戰不守之職甚有人序于
缺者又關正副以廣其額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
以歲我公糜者實須有徒且所須家丁多者百名少者
五六十名操縱何以自由而一營汰之所不及斂此贅疣
冗員零星兵丁分部之不成一營合計之盛糜或甚
國家曾竭資其手臂之用而徒取耗蠹為乎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曰撫賞之弊于東不受多金以與西虜撫
者以方有事于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以吃食言之
酒肉卓席有定值亦有定額委官一分輒破而二之舉
其一千已冒邦五百金分矣且虜人來去登報緩急之
間悉得破之點諸而諸虜之所不得絲毫沾者也至賞
賀花紅總屬惡濫須指官銀以資搭而更留一手以備
打點比至給賞仍多剋指如九九之數應搭段者間以
毛青布四五疋折之其搭花緞段宮裙之類莫不皆然
凡此等者法何不還之
朝廷且通官總委獲

其而撥其衆講數不多則薪餉不重故今日加
加貴點虜之價爲扶其若輩變之也虜入得賞或寧
惡或罷驛載仍減價而沽之乃收買之人又半屬通事
數計如許張早山輩皆赤手窮棍不過私動借貸之銀
買得之而仍發以營之頁撫賞之官貴者取利甚從買
者又爭落脚借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貨出窩藏
出而買入之祇將
朝廷銀貨騙轉肯破而官銀如注奔趨諸好之壑矣不
但耗餉更挑戎心禁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輜車之弊
閩門車營十二每營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人率
佐之每車騾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一歲其故則日
馬運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月輦一次耳那
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偏廂騾馱畢載此爲者耳
過搜運輜石鋪公廨鋪舍之修整已畢耳不則貪之
例載西成之刈穫已耳私攬商貨滿出之以規厚利也
耳其委官贍通將領作法而搽脫肩防者更多貪之色
麥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解奈之何
叢積之也一曰軍器之弊蓋不積利與空手自
打造關有千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朝皆以一月
殺強弓鬼名羅織一槻頑鈍軍丁歌棄而不顧

且山積矣近日裁革幾處與其以此物費朕許多金錢不忍
上茲置之耶即若藩經手者發價還官或造充斥爲廢不
至於其役局之乏須候一見計營伍之氣色豈便以爲匹費
而參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營馬之弊買馬匹藏
不肯然後次起領之欽尚未到手而前買得之馬死
且過半豈盡馬之不壽哉非給發者從扣實屠得其營則
驗收者當規之重心而私情之困而歲弱匹官給十入
而或以十金六七金得之疑馬贏弱當過而問馬本
領到手無意飲養即有存活皮骨積當有無實之數
手宜有將官篤言草料貴不若牧發王之故而倒
設法吞取馬乾者有馬領不得以而肯歸分肥者有闍營
推派蓋小馬銀而私置塗馬以瓦光者甚之弘者騎盜
悉仰給于官餉道府之敵多超來耐行任之馬群至
爽南臺裁革之說不爲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參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謹例奪
號中言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爲左光斗先鋒此猶
附順擠之借景獨誣其反復變幻[illegible]門攀則有不可一

飾考尤甚清居鄉黨燕熱名所交無匪類清眞悟智
初市素其在仕途可以鮮借矣若與梁夢環之故智爲
風吹燈嗟乎其有不被掣滅者哉至以王惟儉爲結
當路屢遷轉王孟震姻親崇禎爲壽應甲所糾段
東林縣驟升臺諫李守俊直隨限于兵宗然高擧龍
遷臬長蔣謹爲株明眞迹支尊以議論爲業親之
瑠無計非說以門戶汚以贓私何以還傳擊正人之
而搏逐瑠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上時艱疏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拔抑以致人情
日競即如改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
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破
格先升圖便己私壞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皆學無
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腼腆之態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
選爲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倒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
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入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
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好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
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奉
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賍銀二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
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愼言周宗建提問追賍
事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俱着嚴
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棫著聞與韓浚董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
盡其辜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蕭穀中借援
在先升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共截扣見年子粒
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太
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參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文學公慈仁爲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居
鄉而賑窮恤苦樂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河渠堤
防無不修舉及築丹陽道路五二百里削險就夷砌
石拱橋俾士商車馬如游衢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
法募助不動縣官一
文尤爲奇功偉德云

十二月

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武之望　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　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訴詐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

也、蓋先是李倧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日强以戎索、予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馳一介使問其故、而輕罪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覘其大不覘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爲言者、或亦少貸其簱廩輦糧以命征糴、而所云米價不貸、正如泰之輸粟、借以爲汎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嘗

室須知乱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兒守土責正如李牧之救保借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抑守遼土乎、守鉄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勾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始給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路、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爲內應、原不須譯差

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弟俟其來、爲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發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緊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鑿東擊西、此眞毛鎮處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閑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者柳河之衂、閑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蠹、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爲此泄泄乎、所教

皇上遠爲懸獨爲斷然不必動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
一新必有國手之鋒鋩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
氣何鮮之不劾順何虜之不剋救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
並着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
嚴飭內備訊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
來萬鍾參議王繼謨削奪

疏內言世俊爲左魏私人萬鍾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爲
魏亞之家私黨天下紛紛以門戶疵之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
方有度
爲御史王業
浩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冠帶閑住
爲升化葉
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
奪
疏中大約言係
鍾岳縣門人也
禮部尚書薛三省露告

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俱以依附門
戶永不敍用
削奪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睿謨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
孫必顯大理少卿韋蕃削奪
疏中延廷諫一科郎耳倚藉權黨被擢
及謀吏部必顯交通勢要營謀銓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
沈儆炌閑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疏炳謨爲王之宋所薦秉儆炌
與川多議廷拱與王之宋同門
御史盧承欽疏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科
給事中李遇知奉
旨削奪
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
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俱職爲民
追奪誥命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
削奪

御史劉宏光疏參該白省賴良佐張篤敬奉
旨削奪
刑科蘇兆先疏參　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削奪
彼中亦以門戶爲辭
文書房題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弟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
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内閣議名來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改陞登萊延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
以島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
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
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机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
大臣顯與廷弼一様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
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午

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
門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丙寅天啓六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叅太僕少卿劉廷元、吏部郎中吳纘禄、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中童述先閒住。

疏指劉廷元爲周嘉謨張問達爪牙腹心、纘禄聚徒講學黨人之魁、若拔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童述先通交楊左、弄北逆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贈以百金爲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　一會補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三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趨謁、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援短者、有歉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希援壞例之事、執爲常例遞有老弱不堪者、即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稀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即許摘牌、替役不必開支以后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怯麁而精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淘汰未盡、年終即以此爲殿最。一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

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鎧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巡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今八厭罰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竟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敎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即當面陸續批汰後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挨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審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閗力壯即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即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從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營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兌馬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强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儆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踈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務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糸革、 一監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葢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闃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欵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淸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敗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算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宷、周宗建、張愼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遷延、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榆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令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小醜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

政逆奴天王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
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
其擢武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
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
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
祖宗憲典、褒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
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
嚴加防禦、不得疎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
員來看、以憑簡用、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
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
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
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
等爲照逆奴未𡚒、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
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
空心敵臺四座、圍墻各一道、及城西南面坍塌敵臺一座、
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排馬墻一道、內置火砲向
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墻二
道、一爲居極衝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墻、約三百餘丈、前此錦
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頹壞、皆
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鋪原議創修大墻
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
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
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職、據此案查先爲東巡
跋、關見頗眞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
懋修議內一款、大畧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
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鋪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
從長區畫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到臣、又准督臣咨前事、內

開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營、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
兩鎮等因、俱經備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
得薊昌二鎮內護 陵京、而榆關爲 神京門戶、前屯錦
州當奴虜之要衝、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
勢、則關邊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墻及羅
城外歡喜嶺八里鋪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
鋪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
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墻一道、一片石極衝之口
修築北半壁城墻拾數丈、及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墻三
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之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葺二鎮，而置關門為緩圖，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邑，剿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剿遼各分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㺚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綑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㺚賊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毀訖，近島海岸，氷俱鑿開，㺚賊不能過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項車鑿城，勢甚危急，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應變，打死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圖狂逞，彼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袁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為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氷，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此十款正自備易不論關外腹內近虜之處行之則勢無不可矣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超擢、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緊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葺、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衝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衝、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强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倉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强、可備戰鬪、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二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笞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干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踈薄苟且、及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蹤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跡無擾以上十欵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
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强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即係與策乞

勑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
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議兵不妨量
才吏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强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
有賴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
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
奸細混入何辭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
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之貢夷歷非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遊覽邸中益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
勑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定有四便一免狡夷窺伺
虛實之弊一無奸細頂名溷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欵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
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
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
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看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
之暇豫也京兆所陳十欵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禁示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
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
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
按加意　神京不時舉刻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欵

可舉行也、頑奴酋討必因糧、則清野尤爲長策。中國討
必嬰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積難、須令各
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
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于璧順昌以孤城力捷大兵、矧
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
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
之、
議諸臣、凡係奏写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
過者、不得勦襲贅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充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餘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非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供、鐸曾寫贈本福、故命逮之質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林、一搜猛士以備冲殺
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
攝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弩備
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蔭弟侄
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裡、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
知道、
河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特
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塵

視無父與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
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贓私狼
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仍據贓從重擬
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塞根宜拔、請發親忠祠于城外隙地、以代書院、舊逆海內講院諱疏不毀、一濫蹤宜索、熊廷弼陳大綬爲邪臣王允成應驟補宜從削奪、一勘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與嚴議所及、官作速歸結、一特局宜堅、言諸奸日謀挽土并力爲控抹、必有乘而伺吾隙者、一辯敘、一交代、此六事中、勘結持局二議、流禍最大、
成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前總兵楊麒藉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勑獎魏忠賢蔭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璫有觸事懷忠一疏頌忠賢
年陷虎風通緝獲有功當速多猶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 啓光吳中
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
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酷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
天啓忠義之人卒斃之于獄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旋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减原題袍段數目又擒勒袍價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
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
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
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
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
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參報緝獲奸細奏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孫向來出入京師窺
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桂周應元李棟薛蘂
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廠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眞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
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禍不煩亡矢
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
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
辦官旂并與優敘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本周
宗建事獄廷一研勘竟無實跡坐修造書院倖薪公費等
項千金猶未稱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官愈不能堪矣
先是晉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廉之郡守沈革預表率
其上而兇狼之性多所頗忌而不能發舒已隱隱報
矣乃罷職日者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黃入告
賢撫周應元代之者去以全此子遺雖時吳江周宗建陳
吳錦兩侍史與郡中周順昌銓司罰卿吳默及文
者君子誼親松栢氣治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
情多造闢諮訪欽程于是疑凡所譭狀皆邑中周吳禍
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厚自恃夫豈不明于居是
不非之義而爲此曉曉夫亦口罪巷議實不能挽奈何
井心投戈乘機報復使洗吳二公有翰從之處周公有
速追之苦而免以此復其家須其生寧不甚哉正
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侮其蛊人之謂矣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略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
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
挫積年之强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于廟堂、寧晉
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與國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灾、
二月二十八日中后所失火、燒毀倉樓火藥器械
命廠衛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類
帑從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
告警、寧遠被圍、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隙則孳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遼
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擐甲枕戟、憫我征人、不啻痌
瘝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膝襴
等段紵二百疋、幷神廟聖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
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淸宮御前
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撿得
軍前殺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
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
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捍、鉄連珠砲
一百捍、鉄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鉛子十萬斤、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
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鎭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
務劉應坤、與同乾淸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
鎭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淸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
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蕤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鎭
道臣處、眼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
會撫鎭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霑實惠、勿
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餱根、不許騷擾驛
遞、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揚出尚方、
表朕毋斁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詎無捐軀圖報之心、知爾

四代誥命

三軍、勇氣百倍、倘犂庭掃穴、得蚤紓東顧之憂、將礪山帶
河、自不靳酧勲之典、欽哉、故諭、
給書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
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督臣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
議、撫賞寮封馳奏、不得參商、
以獲工用行、蔭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藉、見在追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閣對大典、
俱着冠帶閒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党汪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炎政因是、招徠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寮勿要
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蠱諸
姦媒孽于骨肉、構風影於宮闈、詆妄淋漓于筆端、播
煽招邀其徒党、頼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令成書以揚

人之心術可以反附而得之者且亂是非故錄之以志橋枕之區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叛閨範圖說、陽頌　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謗、遂生猜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
憂危竑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遣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願幕奇勲、贊快舉、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
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處不爲江充蘇文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旁窺、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猶抗章追
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燄、　潞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即矢憂盛危明

之讃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實至持挺之顛夫一介檎除之
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謹謹自
稱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訖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籍口　國本實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謀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馴至
殿移挺藥嬌作疑端厥幾燭影斧聲詆爲謗案弑逆大獄
未遂渦幢小品先刋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决裂而干
天誅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詭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
翻稱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繇倡而張問達壽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誘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畀其克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諂阿其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緝宜檢
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口更祈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毋以傳聞增入反開辯端
毋以己意滅刪自郎欺妄必詳必慎加臣所舉數端詳
帝德而窃虛名者列其祟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
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宜付史館及逮熊廷弼事盡惟
勅法而竣　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牽纏欲罷此案又凛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
揀而后任無不可久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開鎮督撫鎮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林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克總兵官鎮守
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
者有四　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部咨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滿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毋不勝忌讒畏讒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艱且有十手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繳書旁午郡邑支驛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開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郎中官雖賢而此輩蝶聚豈能以無事爲福者地方騷擾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如崗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即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覆奴急我緩防禦懈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草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陛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允官王業浩任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

明熹宗實錄 卷三十七 天啓三月

泉莊謙陳世埈袁鯨王珙蘆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埸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刀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刀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爲四凶極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刑和爲鼠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參不當之

旨就中畧爲點綴今興邦乃爲詩教演明其說而云祖權祖制議尚賤可無爲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權祖不當參好惡凡希之良似未盡派若魏應嘉以私恚報仇

皇上問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識不與詩教聞知爲同鄉興邦自以參李玄等爲澄清世道而求媚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貴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先予日聽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爲正人設令其上疏覺參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更得肆貴推轂鏗契此肩共事耶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劉春

升畢自肅爲參政代袁崇煥晉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爲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推豈是贊員業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殫力籌邊不得疑慮推托今改經畧爲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閣鳴泰速與交代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必至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謂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調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遼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蓋與撫鎮諸臣共之即往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時論韙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若被兌托足內地幸免踩

蹦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為兵者，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發隸某將某營食粮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凡于散遣之時，即為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而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鮮刷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擬令彼中簡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討，不待再計者。至于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畀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尤南科臣綢繆根本深慮。圖之亦在今日矣。伏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猖獗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有益，剪滅無期，頻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讐之憤，而主上歷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為，而計臣苦於不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聖上之福，奴酋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師，奸先就擒，奢寅又為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襄後效，而有可早告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兔起鶻落，犬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闕督臣朱燮元兩奉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疏，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姑為此籌奈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机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奇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令督撫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藺越其杰而希皋欽，皆屬未當，還著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黠乃歲縻餉二百餘萬兵連禍結師老財匱罪人之得誅
甄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為其難者以致撫不成撫剿不
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叛
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為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稽首受戎索而人
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為
質洽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
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詘疑議其愚謀

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令事較若合符順
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羅
臣與疾討賊頗効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為
累朝封殖之長以旅拒則邦彥為一時倔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為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
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仲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蠹賊也兵機雖貴審至於宣
布

東事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
遣京官賞勞宜論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
後如尚不悛誅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必量度彼己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
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最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
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
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與營田其費
省而久則趙充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
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
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
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
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
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
之兵輸不匱之餉襟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
決談何容易若老成深圖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揩取本色 盡急一領

叶發量息

頃月省穀鹽芟蕘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范仲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羌使為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為近實可行。奴酋雖狡理奢而法嚴，然所用為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闌出入者屏跡，其伎計自屈。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蹙，因而蹙之，恢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蚤為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饒，方為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蹙，給之軍無升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揩本色，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請糴二百萬斛穀，羌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賞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除，揩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剿明遼事 寶出共布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瓜剖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亡之命脈？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

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後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日有釜無柯，終亦須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為侁乎？

司寇公腹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術之富，擅絕今古，而於

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籌劃，務就正者，復不自恃其才議臆決意斷，必證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斑矣。乃於孜孜好學，垂晚不倦，並見賓客，善不啻毛，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嶽嶽，而氣度又極溫醇，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真

朝寧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
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據前哨中軍楊祖寧
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
許多韃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
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走至二更時分官兵
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放砲燒房砍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
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
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棄不開外參將
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鳴
嘀哨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
弓箭鞍刀鞍韂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
陣遺弃盔甲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失官馬三十八匹
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
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
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　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蟄伏數載海外自信
掎制之能
朝中亦推掎制之力　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袁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逍
遙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操演海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掎制者然茲續塘報尚
叙去年十月間事共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槩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曰先機而獲八會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掎制奴酋為職者
也果能掎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
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掎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
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　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眈眈西視之時專於掎制
上著精神務圖掣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
所獲不係頭目渠魁者
獻未可輕舉剗削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得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撮數開稱三十名
數目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濟
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掣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汛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掣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都察院周應秋劾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寫違限藐法心一狥情結黨同門也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有旨逮攀龍官房撥於十八日
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孫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
嶺南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遺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甲
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園山
中寶應豪家迫臨變以辛虜月部意羅織受忠賢意指
劈獄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世四祖入黨錮怨闘殺騎
逮典者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

方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安息勿得驚恐詣鞫大
禍我欲獨臥一室甚思貝葉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從
池聲未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寐來窺伺闘秘碧壁
啓戶視之空無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詢且哭且跋巫
先池火爐香未散留詩一紙始知身殉矣因報有
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而色如生棺遺疏云臣雖削籍
舊爲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北向稽首以效屈平之遺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
上
慼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以書
生不閑軍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後力主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共闘分
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家
皇上特知諸臣合爲留用趙率教則閻鳴泰與臣作道特
保其出關滿桂爲樞輔中軍臣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今駐札寧遠遠在
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
爲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屯
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設
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
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屬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
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
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
探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
地授田臺隍烽堠地日闢而備日戒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義城又其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
交相為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為前鋒則趙率教為後勁明
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為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
虜夷情監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為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人言請戰
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
此作略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刱于樞輔孫承宗然行
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強奴一出輒
十餘萬西虜之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况臣憂病
之身孤蹤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強敵守關
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即
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為一與寧前道一司關
內一司關外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關坐一領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管事速將兵馬盔甲器械城堡舟楫
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寇近
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戍熊明遇黃龍光鄧渼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
懸坐諸臣擬城旦奏復而瀟璫嫁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為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為
慘絶
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酋犯順久逋天誅邇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賊
遁歸穴朕復有機朕心嘉悅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明具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絲綸密勿樽俎雄謨籌策
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勳猷克茂特用加
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
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
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
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
廣微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廠臣魏忠賢竭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釁孽預發什物火毬大
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
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
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　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
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延閣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
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
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
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剛陞都司
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
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竇承功授遊擊靳國臣
鍾宇王成曹泰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
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
級金啓倧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
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廿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兩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廷錫呂應蛟李承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楚
咔給副總兵廩給　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奉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
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為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懸膺復據署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
知府寇愼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
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
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鬧罷人民執香號呼喧鬧堦下正開
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
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
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
時身故當備衣被棺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廿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蒙院道嚴諭解散，本
閣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援，因而若輩
復又到彼爭鬨，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
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
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
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蓬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
即行可斥，而各官以為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
如此，且傳鼓相催，遂羣除從人上堵，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疾雷響應，莫可禁遏，執香擲眾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
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為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債却丞眾益揮號擾，脅直入後
堂，致蹋擠踐踏，掀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
禦官兵以次鱗集，眾稍奔軼，乃烏合之眾乘風鶴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闔城外，臣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廿八日
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臣目擊從殺鈞消季園

民[illegible][illegible]何敢[illegible]犯不敢比其情罪可矜憫矣

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禀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巨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緊。當令府縣為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遛需滯，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臣等諄切飭示何啻三令五申（何啻有此）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蹋滿填塞，以召急
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
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眾，抑何
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
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倡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賚伏乞
勑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掎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
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拿首

月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轉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刼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書賓被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推諉之習多謂餉不果應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緣無餉之致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

豈無餉枵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等堡燒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几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知即偏沅撫臣閔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遥張聲勢虛而有裨實用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稍可有濟急事乎此蓋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 簡命王瑊開亦夙負彌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恐弄將賊寇

臨敵驚鳥散遺孤將已云亡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瑊亦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傅宗龍識諳酋情選擇而使無忝勞勛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頤息之心交橫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

恙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數一面速檄黔中整搠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撥索事乎銷算若偏沅撫臣閔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披髮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蹷策應毋第曰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也從來臣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寧邊各項盡行那借俱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
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敎捋一得　一曰寬猛應酌
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
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
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辜
恩罔
上卿于

天誅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拂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
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叠自今以往惟當
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奬廉靖以紬
貪競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淵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
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旣往卽有風聲屏居自引亦不深咎
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扞文罔
皇上舜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
陰曀暖日和風乃可昭示蒸庶曾見上天有竟月雷霆者
乎　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illegible]忘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羣毅奸宄蹲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
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襍犯異一決
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固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與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所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
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僞微曖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宜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
無為而治之道也 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覲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蹷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猷侈藏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視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毋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
陶鞄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收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
旣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
為焚林而田見影而捉烈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
人彈匱之形使狡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
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為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為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淮忠猷未竟臣芹曝微忱固杞人憂天過慮實
婺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巳事而為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已効退就隴畝死無所恨矣

瑞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好惡未熾公疏一單疏糾者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緘口無敢一字與瑞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起京兆任至孟夏益四閱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廢黜無敢言及瑞事一字者惟瑞意指是徇陞刑曹諸讞廢如注心淵無証追贓數萬李承恩以借用庭撥徒詘坐盜殺其宅情皆不附律輕重任瑞意心中旣大不平瑞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譁擧朝無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為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外錄食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星夜草疏遣呈而成瑞專以非刑殺人口故首言寬刑瑞專以中旨行亂政故決言守成法無臆決瑞專以大工蠱寵幸非理苛索充費故末言宜緩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佃三事皆瑞所最忌客多相阻止謂此時正遇威怒誰敢攖其鋒料虎頭必不免虎口身老子朽不虞歸骨之難乎心知此斷是忠其如心不能無疏一日不上一日念念似無以支衙久不暇計一身生死竟以四月某二十上此疏瑞一見怒甚與其同黨言依宅篤都是我釋邊不是了意欲重處而閣中原票旨甚嚴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無[illegible]

黨與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黃
青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
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並與其腹心計議未定
也。日使皂役踪跡。其宗門無祿寡無可撫恤故借章焯
斗事入殿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爲題矣。亦不能行字
序嵘直于辦疏上疏第二日。即內批削籍爲民。引紅緑
時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太不平。故禍止削籍文
令皂役隨路踪跡。纖悉必報，不死幸耳。在途兩月，家身
皆傳已逮。親知如唐存德諸公。爲之禱祈，寄之問卜。至
鄉里細民。皆爲泣旋。後聞抵吳門。挐舟相迎者，絡繹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勘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耆室女，有四
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
爲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仕身故。
氏生子數，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仕先有嗣子，包藏
禍心，謀殺數復。兼偪嫁氏，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
權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舉爲賢書，後未
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紹亂，値族兄挽掿連
巨室，飛禍搆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出體哀求，事難
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按氏
生而不辰，嫁卽多難，甫計徵藺之夢，遽成照竹之悲，引
刀而志靡他，逢仇而鞫凶族。及遭草嗣之禍，飲水茹蘖，
辛效傷子以成名，抱衰子之哀狀，老攜幼，後撫遺孫，而
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殲終身之完節。
益惜論定，優表宜先。又勘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
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執復，時十八
歲。二十一年，執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

時新夷孝廉家鄰嵗起，蒙橫賠藉幾，欲取卵破巢，正前
所云潘氏號天禦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
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焚笑在疚，不遑寧處，從事得
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游庠，
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皎日，操若嚴霜。藉姑樂
難，植垂絕之宗枝，翦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
鵑血淚，鐵石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於鈞比勁。旌閭已
遇，鹵闕
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廷推貴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鶚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須
臾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手進，及見
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然則退而
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日近
官以致遠，官自遠官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如一日。迨
鶚翼病，秉介萬苦療治，以至遍禱神貫卜等項，籲至垂
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觸肉之裂，父病篤時，目不交

門戶之禍至究旺斗之題甚法以此加人誰能自免

朧衣不解帶，嘗自割戶，引刀剸股，家人排闥號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乘介哀慟郎絕，家人以水漿灌口，蹌宿而甦，是時臥病床，務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殺，令人扶掖于狀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殁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歿，未知賬張山頂巖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監按諸■各有獎勵，扁額交廬，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大抵乘介之孝，不為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其惓真性，懇到體認，為人所不可及，至於一夬而後知孫袁逵外之孝，較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建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惟好信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誦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因銜之，磻旨斥奪削籍，繇猒豎而坐與建善，為之點竄滌蘩卿姻，為邪黨逮緊詔獄，許顯純嚴刑搒拷，十指拔折，追比誣贓，竟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應天巡撫毛一鷺劾奏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瑋削奪，革去恩廕，

按瑋為門戶故也，應甲從此遊矣

王恭廠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若飛集，房屋椽梁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竟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沖擊蹂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敢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群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燼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懼，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踈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火未宵入門，忽然焰起，牢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餘擴郡悠脉庸鮮畧痛自修省魁責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外巡徼防守無致踈虞以彰
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大諸役從廠中救出帝身男子吳二閃之口稱身係廠中本機火藥人役但見殿風一道內有火光攻擒滿廠藥罐硝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廣衢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百餘數丈之境庫中單罷如故神剪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
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爲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涼
躬御極値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怵惕危懼念上帝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卽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
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卽傳示禮部都着
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回
天變毋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
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
天省惕至意特諭

房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
爲防禦實着
貴華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
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
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
訖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
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
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卽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兹查
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潤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卽傳
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廠
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
恭廠土地仍將低窪之處塡墊平實其木植甎瓦石料各
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節力至意特
諭

計查竭房一萬九百三十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爲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宦兵剿奴賊欽民悉上欲運南宼象書蒙
渡入安龍會安堡按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真夷
三十六名
千首扶賞
延綏塘報六月內十兒馬同伊母豚吉奴子三月二十
人日率衆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
辭俳逆勢甚猖獗在我素苦援遼精銳挑選重以京民
兩逆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聚甲內必殷中情
形萬分
河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敷
欽命十九日祈禱為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為準柳河敗衂覺
華被刼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糶

本兵職掌何在著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
班軍出關糧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
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洊
臻必朝有秕政位有憸人顛倒悖謬然后逢天譴怒而譴
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所遜元兇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
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
乃天心示變猶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
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
藥之力也目前稍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
目前稍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
就諸臣言之問之權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
逞臆斷送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
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矢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
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固天之子也一言善即為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
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
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
士師中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繫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
命雖其人自不宄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
與不時並律梟首與枝斬同慘痛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此
附者幸繳覩絪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請除籍免之一
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甫殺之后、繼以
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
亟、而急上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搜
無可搜、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令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
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
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宠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

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濫、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婦振刷、已極苦心
晷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兹 勑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
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
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
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
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歛、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塋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勑建爲宗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先是逆奴擄襲炒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羊騂虜衆逃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夾雜奸人、呼炒花領賞白喇嘛舉其歸來夷目、一一履問喇麻泣言、俱是炒花部落、隨行挈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患之意、則虜必畏威懷德、
貴州巡撫王瑊請

新督臣撫鎮黔陽。叅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
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逗漏也一便也剛
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叅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絕也二
便也或撤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
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
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餉　黔又倚餉蜀可免蹻
蹻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
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賽賊
勝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久入而感賊必八便也鞭撻
老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次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庇奢寅即可以殺邦
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殺奢寅未可以殺邦彥督
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殺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
蜀也今邦彥未殺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太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
止共一百三十二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
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即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
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即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
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
加恩示酬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彝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
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
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瑊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
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
攻河沙壩之羅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若白納一帶

之猓夷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
二日大戰一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
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斂魏釗等祖先祭
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
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夔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
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
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
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狥情而連章保留以塞用人之
弊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奏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
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
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撫逐一
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
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
資淮黃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滏陽諸水在
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
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三月謁
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
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者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
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
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亹纜中斷前船橫亙后

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
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
馬頰口起下至陳琨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
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
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
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
中詳稱原議雝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
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
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二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
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凛冽尚自逼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康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潔。三臺上薦，衮衣內召，借危無難，番液擧棘，執香擁進。栢臺風節自簡，嚴霜延方，劉弊接楚，持平素志，好察而羅。醇金建議，院之彈，危言翩翩，以致奪職追綸。章之　宜準擬歸田，繙輯素業，何知羣璫射人，究詞聞緹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僕恩泣訴，當路與以代完，贓鍰萬惡，璫擬成心，顧指監司，急令酷加敲朴，抵栗已自銷，以瘠骨那堪箠楚，誣贓盧破家，嚴刑乃殞命矣。侍御故閩家子也，慨慷有大志，少即以文名，而賦性謙沖，對人如不勝衣，一當大義所在，藹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爲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逆党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孰馨孰臭。令熱頭逆之旂，惡輩何不能自擇至此也。

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 聖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即着回籍閑住，以候公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

閏六月　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統　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　上帝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灾頻仍，亢旱彌甚。茲者伏遭霪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兢謹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復房屋卌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即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其奏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三個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損隆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猷，一念不公，儼所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釜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灾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同慶，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愓，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祇爲寧國節推，人不敢犯，勢家懾服，選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褫黜歸

黃山欽起
徽民無辜
被害矣

陸東越之豁，試請書，倘過西湖看山嵐水，俯向人學潭，不異時忌，姚姬及之，置壁睦馬，僞官者爵之織婚而併入，則起元一案，奚辛提時，過吳門，估勢縱横，勒詐其財於是金，一時之間，如飢不可究述，數而不過也，林既此虎口突號，且省當點，奇從擇旨着撫按差官扭解赴京，而搶怒猜忙，皆所惜惜，然不容其獨生，遂瑞不起矣，與應昇同坐矣，重僞刃不能領埋，卿人皆之，醵金而為之殮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一日安牀，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為欺

君抗

旨蠹國殃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旗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為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礐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強霸，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日惟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攜帶多金，同到京城滿子街，今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密令蹇叔等為其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今未到官男子吳邦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物，積有萬餘，設立庫藏，專備党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奉天啓二年六月內奉

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儆等，不合不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為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儆在內看書，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州，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珹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為惡，將親弟養澤謀故，復將伊孤子嗣鵬眈取

希圖鯨吞家貲數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羣務詐
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籍
行至儀鎮　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
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
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
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且告到廠緊將君實併吳塞叔程夢
庚許應章應存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塞
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
附浮藉根是權要之門若于已家止探取之今識如探物
至于吳養春久霸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焰之素張小民吞
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悵不軌之謀播惡如
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
欺
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若也除見獲逞法
犯人胡君實吳塞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茅培在廠監候
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寀汪時徵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
有賣木座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
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霸山場犯人吳君實吳塞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茅
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寀汪時徵
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
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座銀數
多并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大
工該部知道

浙撫潘汝禎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
允之祠額永恩
從撫臣疏選沈尚文等呈請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
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追虜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
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
南康節推蒞著頻誅疆暴威清霜肅玉潤春溫廉名遠
布官橐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含怨褫奪而歸既奉親教子杜門不旋踵緹
騎　部獄一聞　駕帖至郡邑閤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
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泣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
此去或徼　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聽尹發門行身

就道發升作賦，賞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慘
悽之色。逮至加刑，臨難，惟大呼二祖十宗在天之靈，
鑒我微忱，不敢負君父。欲報國，臣之分也，但親恩
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怨然。幸而有兒有子，是不乏奉養。
惟同究諸人，止存黃尊素與患難，試論古今忠臣孝
子以遣日。其奈監司敲扑逼拶，且舉奸欲速與斃，將虐
不免，于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誡子，蓋之一字一
淚。
按哈酋一族，較諸酋黠甚，累族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
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兜，未深入，亦未
經大創，擄邊外牧放番馬而去，其志亦奢，遂一科合諸酋
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眞不在小。董鎮謂不一親出剿
之，必至狂逞內地。其各營官軍亦感
朝廷豢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效。此董總兵親提大兵
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乘勝長驅，再
斬首二十九顆，大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
至，不能剿殺。此一場血戰，山
河爲之震動，羌夷爲之驚懼。
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普事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
望關津爲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
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創着扣筭還民；侵在吏書者，不
得役洒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
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冊，使百姓曉然
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
陞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
勘
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奏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
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諂入幕，驅除同輩，締符戟
方。吳殿邦居鄉多穢，猶恭公祖立逐，多繡以快己私，都着
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拔尺塘報言：□□奴□僅近邦，於□月十七
日聞被奴酋兵圍，另奴母奴妻子搶去。
又寧遠副將左輔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遠遇河冦
寧遠以炒花發兵來取，行至發善木，遇奴兵殺炒花
任子囊路台吉。又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有奴
酋哨馬深至歹安兒營，奴衆被殺五十餘名，活擒二
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兵復整精兵于二十五日晨
將圍歹安兒營，歹安兒并妻逃出，部衆盡被殺。炒花

亦逃過黃河北邊，躲避虎、孔諸酋，會兵欲圖報復。
按歹安兒係炒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銜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卜疏曰：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訌，黔蜀危困，財匱餉空，災頻寇熾，與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名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
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眞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
之所近惟揚之清純崇之器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
德裕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興不凡之品也
苟爲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詬羞黃扉而愧
白麻幷辱
明命矣一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
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裔之心豈虛名之靡攝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吾裴公謹畫餅才
猷徒藉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適來王新參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
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採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
製哉力錦而負重顚實脆而致遠什萬斛之舟自非歷練
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
見則眞才眞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國退賑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
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際亦未消此清平之最上
義也一曰祛疑似自門戶之氣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黨之客竿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如口所傳不
無顚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寃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
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上竊衆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懇懃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廿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安外攘襄　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被賍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貪法全不知愧而强詞飾辯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徒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版筑言盜敗犯官李性明與借用寵袍犯官李承恩成
重貲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
書御史温臯奇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鄉徼司官崔
呈秀李升聞其上裝受賄貴情吏書史大任等撞詐多
贓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并北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覩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勵風行一時有振刷之象矣乃積弛已久習氣猶存尚有視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一一覆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沈閣爲良謀下部之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即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覆奏

欽依允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溷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於初假滿還朝正值東事孔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畏人故民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出也則兢兢焉愼之又愼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蓍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玩愒而

聖政益光清明矣

吏部奏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闕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沖損兵馬糧草拯恤
災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歷被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
月濕泥之上城塌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
處處哀崇崩日山海內外官舍民房倒塌無算軍馬露
處處病相連中前本衆狼籍波濤府屯中右右復然糧
俾三軍命脈皆飄蕩於洪濤苦積淸灶已産蛙將來不
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題入通撫劉詔
以邊垣沖倒民命垢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變
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駿水沖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
墻垣博岸告矣延綏淸澗縣又以沖没人畜告矣大變

未已邇以水災正
上天以恐嚇其所罪咒免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
彼今不覺悟相俗而興淊但
書與彼但弱寧不哀哉。

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參糾章
下所司
兵科參看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撫
無期庶幾用間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酋中自縛獻其元
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獻在我
正宜褒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靖道王鏌以爭蘇應龍
之故謀殺安効良縛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
外也據疏遽列情景歷歷逼眞尚欲從其貧就日兩火賊

來雖釁自近開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
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况致安效良藉
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鏌
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殺不思悔禍又復居閒捍法加斬非
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爲人賁綠加戍永宜李瑞以
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晴指其爲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三
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䘏至意、着作速解闕、不得遲
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進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角樓頃刻化爲灰燼、積貯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款虜一事、 國家每年費多少
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衆挾賞、如千兒罵補打大生臺
俱于天啓五年、互遍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兌挨次驗賞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遏
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
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詘、不得已支吾款局、不敢好大
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
此犬羊凶氣而不亟圖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
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
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干虜情、塘報

錦衣衛奏

聖旨、這拿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
質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土道河
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僚

六月中案

鎮撫司奏

聖旨、劉鋌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壓
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輿
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
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
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東廠奏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
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苗養木植、着差
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
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鵬、茅培、聽廠發落、工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酋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
之全力以爲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
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
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尖出關用遼人之議、
奴窮并無所奪、故靜伏者五年、消去秋河土逞覷賊之[illegible]

評公之詳實不可掩

實故傾巢入犯覷藉爾之寧遠如机上肉至兵過錦石三
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
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
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
手不及而敗遜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
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華以畏之艱
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
濟師至必由之路則粉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攜囊素台
吉而驅携各營且諸家丁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爲一進不
退計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
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
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
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
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餒
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避我從東攻堅
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
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
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敍錦寧而以
全力攻關必生疏計夫越　國鄙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又伐虢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都疏虞
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無
所不寡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雨患城塌數子
修築然已併力爲之即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
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簡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
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
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面懇于經臣
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
生自是古法顧以爲經臣尤臣罪大矣我
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立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
戒斷戒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
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繇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局
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
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
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
之則自東事始從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蹴
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于終
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巳了了勿姑為而姑試之如
皇上須折衷　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局之于兩鎮之三差
中為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
臣等更無可避况經督兩臣又是天下之豪杰也何得不
殫智竭畢力報臣為
皇上完此一塊土謀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
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翌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
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即鎮守諸臣

諸內臣俱身親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　天下
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龍虞詡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為故
成功惟漢為最唐安史之亂蹂躁　長安而不敢窺澤潞
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
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恭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
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　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
了然奴而能為　中國患則其獨擅一方生殺予奪之自
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謂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　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局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
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
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入目中已無虎更兼發縱指
角之有人餉餽擒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為患審也關內
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為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
餘兵之馬槩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
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邊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
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邊人守邊土上下幷教之相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
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
註為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
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為乘間擊惰
以為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
者總兵也巳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
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
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
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迂百
里往返頗覺至艱况為邊東舊有之官或宜茲試如撫鎮

若臣鰥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二刻戀此，但睞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皆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
爲事，則年治一年；偷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𢃄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復
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即此一
畫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illegible]也。
蓋人可遷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夷
攻夷，卒之債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
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寓卽墨大
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勝籌。該部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深爲倚賴，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殄奴，勿以讒
瑣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奏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卽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抛荒地畝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厰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紫極之浩
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
懋，着蔭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拵照例優叙。該部知
道。
刑部奏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卽便會官處決。辛
雲銘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
陳振豪、湯本沛先係狥情賣法，及奉嚴旨復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强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椒

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

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題奏

懿旨之名，飾以徐自强等爲蜚語中傷

戚畹，飾詰

牙爪可謂狡矣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

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何奉使海外，風鬪

尚得論列，而況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指陳，而況臣所

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萆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叅遊等官，不下二百

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

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官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盤

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

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

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鎭可謂暫而常矣，似宜

令文龍淸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

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

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奮。今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
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
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强
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
田者、盡充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
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
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
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量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丕
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若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
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
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其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耗，遂以
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其
幾矣。况以非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非，何益乎。乃糜東江
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
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
成盡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
當叠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
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
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
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
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
充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
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
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
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
鷙猾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眞種，如白羊骨兎
兒哈非闍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順怀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衆也若
敕令遼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
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
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
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
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俟
聖裁以上五款因時酌量就事調停總之使下無私宦宦
無私民粮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款具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
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
要典相反被劾罷廢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擊奴適閣閱臣至島收歸鐵
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復至等
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已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爲
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挽要
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
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已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
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内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
必大舉入犯謂布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
即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
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
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
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
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赶後城堡不
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
正是强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爲緩兵之
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
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
彌島再後則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
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
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
餘里改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
就便適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
閏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义州以悉遼
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
之極切職可不辯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寄處一節職有

熟箅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
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
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
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
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
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候凍開直至清明節
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
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
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
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
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
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鉄
粮半餽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
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
不滅終爲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扭目前
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叠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粮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
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缸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令部猶言不俾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移
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
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恐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
截漕何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卒粮歲定十萬石粮總得四
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淮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爲
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鉄農具防禦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衆不必官商買辦竟以部銀
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船爲命沙唬船尚
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船九十隻唬船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
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給舊征虜
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即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
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謀東江進剿之績併顧餉械接濟之需此得
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
東江一己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盟
引照寧遠沿舊例官賣以帮運脚粮餉足用器械精堅舟
師俱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授
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
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
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
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後遼平奴之大局再爲尅期
不嫌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爲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始言
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棠部可其議爾尅期兩年不爲遠錢粮百萬不爲多
似乎今日眞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
念之
以上數事最爲簡省最爲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
以
俯從是不敢隱嘿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王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
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
愁嘆、上年十月、求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
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衆、
張順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粮十萬餘石、分給
𣑽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
熟米七千餘包、爲秋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圍、具見
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圍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

病交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乏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
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粮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紅隻等　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粮、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
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矜念
封疆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惟地
利失、人心搖、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
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氛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
何、則遼之爲遼、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樞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
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厮寬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
犯、職故爲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爲乏粮餉乏器械
之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敗壞、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
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鎮
賊、沭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
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工夫也、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
械、紅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任、以示風厲、你部即遵旨分别具奏行、

刑科黄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旨、黄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黄山木植久為奸宄盤踞、差主事吕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閲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為海外孤軍可念、糧餉酌 數宜酌重

獻芻蕘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即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閲具奏、以憑酌議、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閲、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冊檔、職等敢不凛凛惕為語曰、民為貴、並先為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絶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即自

讀此慘然欲絶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絶、奈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蓐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莫念未死真可憫淪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饑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眞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曰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冊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
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
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
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
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
也
一曰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
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
俸粮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粮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
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曰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
後一日即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
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泣也
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曰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册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逗遛者即過海算
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餓不至手家
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
有為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
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
以待頒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為利而往其涉風濤拚
性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為償
後此者更難為繼此亦不可不急為之計也此海外商人
之情形也

一曰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降耕
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
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
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
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
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審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迺隸朝鮮其
開墾田地俱以日為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二歲收各色粮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
或山巔或山坡瀉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
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入道富饒不過三道
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册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
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狠狀而提衡斟酌者

大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吹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
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
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
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
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
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
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
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為精銳老職之管係

作何查夾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糧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斃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老奴酋疽發背死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强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强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
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兵威不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纍猝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晉爵擧侯，給與應得誥券，題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折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原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鑛，貪虐斂怨，致各人民稱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二更，放砲納城，將參將官，轄戶兵，放火奪船逃去，又按旅順為海口要地，內蔽登萊，外通東運，東倚鐵山，北逼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搗虛，則東壁單寒，運輸梗塞，其患非小，非頻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兩朝從信錄[illegible]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

削奪倪思輝

陸康稷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一時削奪諸公，皆好脩之士，而崇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藝龍，因吉鶩相繼而濟，既要以操生殺予奪之柄，何怪乎芝蘭受鋤而荊棘叢生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五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餘在於濁水崖邊住牧，謀搶寧彊火燒莊等堡，北路叅將張承恩戰歿

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碩將損兵終蹈冒險輕進之戒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褒奏廠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窮不給之資功德彼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葺垣以固邊陲，裁革僉當

肅清弊竇，雖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illegible]溥著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祝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劾奪

平遼總兵毛文龍遼士罹難，猶勤學業，疏曰，慨自三韓失守，為大為羊，何士何民，自臣鎮江一捷，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繩繩而來，每於童頂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恭恭秀才，未嘗不潸然淚墮，悲儒流之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為安插職業於天啓三年四月間有遵化變夷之擾，遍告部院科道矣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本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斯望謁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循禮蹈義，揖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趍迎，哀陳苦志願求明試，閱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為之品題，嘖嘖許可，且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

孔熾，遑計人文，顧

國運汚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而

國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日也，雖當彊圉多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脈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王益切，頑鈍如職，猶知拔遼士於播越之中，而遼士實切明揚之有日，今

皇上神聖踐祚，起廢，策淹，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與歌菁莪育化追媲周文之盛治
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
觀光於
上國此固遼士深可悲憫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
遼土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隷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
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箴附山東
或在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忍性煉成百折不回之骨傚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
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
亟收鄒士類實以士氣爲
國家眞命脉又安在禮義之不爲干櫓而禁御之非盡頗
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愚弁竊
不避斧鉞而冒爲越俎其亦鄒魯之神明有迫於職之踧
蹐而仰籲
天威恥奉
聖旨據奏甄收遼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盛議也科舉
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士
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並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
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膺
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
以徇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
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
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
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以華胜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
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凡此者所以重
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生員可
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
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
增恩選以酧鈌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
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
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
倘舉遇鈌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

遼撫袁崇煥奏以本旗久居五臺有稱征交
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照下
知欽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富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階往奴寨
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為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復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句吟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剿勦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係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參諸臣奉
聖旨據奏厰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況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積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係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
權居間贓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提問追贓
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賁友沽名着削了籍為民追
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
知道
一時頌璫逆璫諸疏聞之殊為汗且故不具載而其中
借媚傾善者畧為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
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二日建極殿竪柱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萱繼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曰邪黨善類空正氣塞矣
兵部奏
聖旨厰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廕弟任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
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遼衆雜
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
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
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錫輓朕近責令該部
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
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為王累并力
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覺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
十乎在中所關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傳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
部知道、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宣。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亡諸臣俱以門戶被軋爲之拒庇、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同室操戈故時論快之、
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㙜賜謚䕃、與建祠
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㙜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䕃。一子錦衣千戶、
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救遥望不見火光止謂樓後臺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荊榛成叢隨爲刈除、見煙氣如縷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撅、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社剩坊、堆積朽腐無算、濕者如絮焦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益如吹、兩月始滅識者謂煙子鮮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庋主客軍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
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戍數已可槩見、而該鎮

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馭無法爲毒有不堪言者況正軍未必肯來展轉而僱此攢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虛彼已捐實續況如置者毛酋挾賞邊釁漸開九邊不宜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冗兵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携來器械盔甲馬匹騾其堪用照數給值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造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便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川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瘡可填肉何惜剜乃調到之兵卒但不能爲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已爲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用兵之人也職與鎮臣共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招其中以濟殘遼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填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事之逞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苦無兵只苦無盔甲器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量二萬餘金即於餉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職又慮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甲指爲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爲遼加派之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上之金錢畾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敎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數多具有冊案可查贓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内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劾陳黔事節畧疏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奉差按黔十月

不可卽勦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
至任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六年有餘故叛酋之情
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竊茲雖跡遠楚域然日催黔餉
亦日訪黔情每號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
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廻今曷敢頌稱
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卽行者二有
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酋
抗天作逆屠害生靈蹂殘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
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勦滅
献俘曷伸
國法顧撲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
試鴟張兎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微餉寡難支彼
兇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昇于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
深入旣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卽
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旣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酋跡
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擒
禍以畱結局況祇縛渠魁餘從寬政燈樑[illegible]
明肯謂宜可招撫庶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

未可卽撫

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上聞詭云受撫輙肆邀賞我方幸就絛籠彼且轉恣殺掠
荼毒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爲莫可誰何而畧無意于俛首
向化故今之未能卽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旣不可輕剿
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懷以馴此反側則惟有備備
兩圉以徐畱之耳計貴陽武寧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士
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衞官軍
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前
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
令嚴明烽堠無警卽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撓我而文武

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哨懇田養民常常振擧元氣
克畱禁衞益固矧今

勢當酌議

皇上勵精而畱中外臣工悉心而盡威靈旁乾漸次可勦
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意者可以不
煩師旅而自爾獻逆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日黔餉
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善
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飡風乃全黔有粒
米可供官糈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
爲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弊思更所當酌議者此
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

逆彥隊躪易殺、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爲荒郊骸骨、則爲異名流移、野無青草、滿眼溝瘠、天啓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爲屯、民可召募則亟爲召募、應給牛具者急處農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徼時之豐稔、積穀有賴、儲備稍充、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即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即有衛所、應

營哨者即有營哨、恭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迨法弛人玩、苗之出刼、卒皆藉軍爲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爲苗矣、往職駐鎮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聞、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資糧、爲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通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交代、設法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横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庄稼、外禦侮、譬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兩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二。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遺亂之責、廉監司各道迄於府縣正佐、先年豈爲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裹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强半不到官、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諸事、疇爲料理、今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外計時叅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思鼓厲、廢程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屬壓彼酋、何能爲哉、所急整稽核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撒烏蒙之郊、需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若安酋技窮思遁、此皆其逋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安酋、至今得以肆螫負嵎、撫臣王三善之過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藉彼中、至於廣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援黔之責、而奸民需貨火藥于紅酋、縱其肩摩踵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鸞鷲夫土司土官、豈不關本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毋爲淵藪、毋爲輸助、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佯爲讓路、徒肆阻隔、思爲振刷、别無良法、惟計安賊在江外、

禁輸助

愆切不能兩江回覆諸苗、宜抽勁兵一枝、特出洗剿、稍稍
斷其輸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既防、自無待剿者、剿固以
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為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
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
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者若舍此別無他奇、況職三年在
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為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圖維、
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藉以
紓
聖明之焦勞乎、項觀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臚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郎
勅省覽、應酌議者亟勅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
平可期、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
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奏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尉車夫轎等項、預為措
辦、俱依議行、其舡隻還照會典所載數目護送、以照篤厚
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奏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

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相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
王璩楚人、不便督楚、閔夢得管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
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
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奏
聖旨、都城奸尻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
奏三年緝獲功大、清盤輦轂、屏逐豺狼、兹至詳晰、朕心嘉
悅、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還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
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揚宗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

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敍、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訪有功、着于原蔭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等、俱依擬、

閩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奪據紀、壽、閩地、撫鎮諸臣、剿撫異宜、咸布信招撫、楊六等率衆就撫、旧因而用之、分兵剿賊、督、撫責使、若回負善矣、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殺賊自贖、從凡有功責敍、其抗違驕橫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設左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閩

嗚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大理少卿、陳九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敕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粮餉、巡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疏 臣前具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容的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處屯田之妨民也、誠脅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祗愼、反覆思維、便兵妨民、豈敢言此、而不知遼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所之官、舍軍餘耳、嫡子爲官、庶子爲令、正子爲軍、次子爲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氓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國初擇腴以餉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身爲正軍之儲也、役繁愈佚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買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

天下矣、我

皇上纘緒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疏原未縷陳、今職敢補續、再于

天聽、所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
耳
國儲外分
永庚日甃一不便海運招商派酒那移交卸多費致非直
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舡戶客官沿海爲奸
究添水和沙苦畓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粮料數十
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爛不堪炊料絕不
可飼水兵貶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市其値者本色徒名而
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
其窘且轉販而奪衙門之食餉且以遠窘四不便今調発
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羈世業倏忽逃忘日後
更能爲謂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産安
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身合無家
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爲餉豈不厚但不屯無聚以
家畜食物不豊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
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救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冐之法不
得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爲土

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餉而遊手之輩不
汰自淸屯之即爲簡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
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粮而人馬
不饑困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葺廬舍鮮衣怒馬爲一
鎭富强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
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木種根高下縱
橫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
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危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
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拮据之日職亦
不敢比例以苦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
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
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予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
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
腴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嘗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萊者聽不願者不强之以
招來若錦寧一帶明春且通管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并
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為我擒
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于古大有為之
堯舜也而厰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
選以圭督閭鳴泰職之知己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慨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敢卜為之必成伏乞
皇上

敕下該部速行議覆即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
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
皇上勿謂職僅辨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
臣趙率教可娩充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為之保任如為而無成有三尺在
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
而身試法也
陝西廵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問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續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勸
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真憲時
俱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敕纂玉牒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勳主事
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
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
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
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私即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
贓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逮王之寀戍孫愼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
未滅日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鉅

目晝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
奴茲者天厭奴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投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即當應天順人爲覆巢絕卵之
計似亦無容再議若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
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倘奴愈蓄驕往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
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
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
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弔西虜以感東夷一
合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黨

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illegible]
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寧云時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illegible]
狙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朞月若再坐視不言[illegible]
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藪盡更因思總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若不
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
力而不用直至潰而爲大命憂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畏
天亡其子易與豈有借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
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嘗私智以僥富貴利
達之倖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
必肝膽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敕令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揣
孝齊有夷書自稱大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
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挨兕日而始擒之
則不可不早爲計也更望再[illegible]下言[illegible]
諭司農疆臣有事協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豪機相[illegible]
使軍前營有餘貲方不擾舊盡後[illegible]

餉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
爲之所，毋兢懸歲月，致困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綸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扺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深
肯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
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也，惟
皇上一言之斷，庶幾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
弱爲強，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稿，爲職差偵諭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併敘將命
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
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遲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
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給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官至
關，即呼問之，稱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旣
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共事，而又會同共

疏臣豈反覆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惟脩無他長，惟是勿欺
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曰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爲虎巢，自西抵東，務先逐節挨
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屯，兵可守也，
二曰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暴眾，宜將
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遼海大小各城，
一以衛民，一以禦虜，招治不禁，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
一定，永爲世業，官不能爲傳舍，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
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曰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在據者三十餘處，大而
要者則廣寧、錦、義、遼河、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
軍，酌請工費，以成恢疆之費，
四曰分兵民，兵民宜在門庭，使將士從事于耕，可于朝廷以
眾餉，餉兵急在役，遠遼役而兵可耕，餉可省矣，歸來遼
民，無能家給，而人哺之，仍以遼土與遼民，使各自食其
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曰清屯馬，馬匹餉死，一任官軍開報，即便買補，買補
愈速，朝死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巵，宜奪嚴立
風力文臣，擬綱領而謹核之，
六曰合水陸，三方布置，府臣久成，曾遣兵會哨于登萊
東江，聲息已通，若拚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歷擾之，
此制勝之道也，
七曰招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後地後虎之計，
乃虎之夜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
不恤金珠子女，與拾喃慎察罕諸酋約婚姻，秋花等營
已吞其餌，惟虎憨不屑交，譯者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
台什之子，恨奴佃異其巢穴，飲痛入骨，感
大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
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令鼓舞而聯絡之，費于
十萬餘矣，
八曰合閫寄，凡皆應同心，後遼也，
九曰集眾思，
十曰絕和議，年來奴哭梗于西虜，虜幫于奴所，二旦
根從兩難化去議歃以自孤也，近日遇收過都合處夾

衆共背云，你從人全沒腳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看哈喇替他弔來求和，反教剝了衣與他爲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遣間人佯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二終

秀水　沈國元述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摘忠賢建懷德祠

決孫文豸顧同寅

文豸太倉諸生同寅崑山人以緣念至誹謗罹殺身之禍大亦自取焉耳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閒住

亦逆門戶被遣削奪

給內臣關防

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

兵部奏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抹馬厲兵長驅
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
著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偕遣
速達　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籌
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奏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將士
用命之勞苦亦宜叙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
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
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

御史劉重慶閒住

削奪曾楚卿

背以門戶懸生

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畧曰臣不才謬
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願與黔
閫頭不係臣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
三臣於一城鰓鰓焉日講求勦撫之局臣以為不必爾蓋
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過得元惡而止豈
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
見解臣與黔之撫按二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為推敲總之
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勦之機兵有四機地居一焉機之所
在即是臣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書生也不習
為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衄豈盡繇將懦兵弱茲
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
所以犄轄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

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啓
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為重
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茲欲轉敗為功似
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
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納谿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
里至陸廣拒河而守猶易為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
寸寸皆賊其賊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邀擊我非得
真正勁兵健將贏糧景從必不能進即進必不能退按兵
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懸也下順而
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不能出

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為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論
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
進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
盡撤納谿兵會於長寧鼓行而前將永寧遂克雖繇兵力
稍厚實得地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手工夫宜
從永寧始蓋制狗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嚙其項今賊之
落離東為播非為藺業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四夷通耳
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
城郭尚有無而守宜藉老營於此一面整頓兵馬積貯糧
草事事庀具然後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層

臺又六十里為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
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
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剋日並進賊必不能支而
為勦檎柄在我是乃繫頸嚙項之術也按臣之疏所云
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為久不為者蓋緣貴陽
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為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
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
巳芸人以故瀕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為甌脫可
耕之沃土鞠為蒿萊良可太息今省會根本種地蘊臣王
按臣傅綢繆素預賊縱鴟躭睥睨必不敢長驅深入

顧
皇上一以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畢節之役臣不敢不
以身任蓋論臣身之節次似舍近就遠舍易就難而論用
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何敢自便其身圖而
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任使耶臣度其經費除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
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嘗以二百萬
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除見餉外以一百萬
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合全局而所請與二臣約畧
相同寧有倫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即當率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參
議盧安世同入永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益兆鼎駐永
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情如指諸掌與之共事誠事半功
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然而每年各六十萬兩年內
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省此策之上也如以
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橋或遵義酌事
勢之緩急以為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則於臣身
甚近甚便亦甚逸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至于
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明載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以脇從罔治所為
携其黨而置其腹者亦盡心力為之然不敢壅
皇上之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四字而已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為
題覆以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即駐
偏沅亦必不能兼別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勅該部一并查議施行

三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題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歟
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
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為題請本中說周為之備不
墮厥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贍田三頃
欽天監擇三月十九日
三王同謁辭陵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閑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
生齒甚煩而每歲糧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
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資
或傭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
有餘利歲秒寄歸以償經年所賒日食之費女則朝夕績
織苟為蔽體之謀然食用不過淡粥黃虀而已如是挾數
兩之資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然但可
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慳吝異常復為不軌以圖專利又有

嫖賭好喫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慾然各省皆建立
爲客綱于是歙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歙也且本地無大
廛閭門無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
知做官不識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謂富而
不貴貴而不富者也今有壩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專利不軌辛家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已奉
明旨拿究追贓使小民無薪桂之患人倫無吞殺之冤江
南之民舉手加額謳

聖德于無疆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揚兩浙天津諸
處重貲在外而家止有產業今奉
旨追比拘其家屬外則移計營運閉病于官捲其所有逃
諸海瀕實有既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裏敢不直陳一得之
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一員專其事權給天津淮揚兩浙諸處
用一番精神細爲查追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
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如有奉法者舉之庶法可行贓可速
完矣某處引鹽及屋產與債若干逐一變出銀兩造冊即
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數千里外逕至徽州後行起解道路
險阻能延年月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歙縣追比產業
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資在
外移計潛避其誰爲查其誰與納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
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無米之炊六十餘
萬贓銀作何區處即扳扯無辜必推諉折辦遂爾延期于
事何濟贓銀一日不完歙縣受累一日豈能免截于是臣

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情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贓銀
以濟
大工之用使歙民安然樂業不爲所累共戴
皇恩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聞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
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
以來群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膻繼因經
撫不和而河西淪爲榛莽覆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樞臣

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供億多方，幾底有備，逆奴既已天殛，
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爲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
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
旨開諭，再三發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
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奮情起復，特簡出于朕心，宗社
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頼，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
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
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
家督捍主，亟旅同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
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

信，肝膽與同，謀畧總期爲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
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之弊，後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
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晝
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
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
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應，撫
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
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
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

全遼，蚤建膚功，紓朕東顧，策勳欽至，具有彝章，如或泥滯
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鑒留
弗靖，具軫于懷，尚思萬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戶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牙
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實勞宵肝
念毛帥獨耆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師旅，閱歷當時，乃中朝
實倚爲輔車，而去輔每視爲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
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屍糶之供，

于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
且憫，即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
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使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
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
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付鎮守海外等
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着雜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
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

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
勳、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
加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並
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
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
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公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熕
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六十位、鐵裡虎
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朗機二十位、二號佛郎機二十位、
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砲什物全盔五百項齊履甲五
百付、長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鞭

鈎鎗一百桿、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
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
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隔阻、潮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
重、所有合用勅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
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岔、確資固圉之實效、
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皐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
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
作何處辦、并議妥速覆、

時叅將楊明輝奉差宣
諭安位及目把摘獻首惡脅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逆
殺明輝等其罪
不可赦矣

削奪謝奇舉張其貫顧其仁周邦基吳性梁元柱等
俱以門戶誣削

禮部奉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委宜速舉、代世
子鼎渭着襲封為代王、郭氏封為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
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賣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
議諸款、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為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
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住、缺另推看

吏部奉
聖旨、白儲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住、張捷背附党人、為李

應昇夙友、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

戶部奉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為區處、后將安窮、除太倉陞該部議官加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逋之一法、欠邊之數、惟有策應新餉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何開節、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各該邊鎮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節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奉

聖旨、中州為腹心重地、礮兵委難議裁、況係該省抽扣等

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本

聖旨、夷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覽奏、膳羞廩糧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迎送問候之縟禮、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苛求、槩從我節、嚴加約栽、愛人節用、若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聞、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撙節、

上賢之、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

天啟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稟報、十二月盡、奴酋央要把搶寧遠、容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無賞銀、兩酒、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償我只管竟救、又報鳳凰山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路遇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間、累次差人與奴酋說、河冰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督、是不准我們講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急他奸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之口、苦心惡、乞台見報、萬分慎嚴防、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眞為此、理合塘報、又報云、

天啟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登萊都司毛有俊揆報奴賊於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鐵山等處等情到職職即令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拼剿相機剿殺俟報再到職即督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麗人向被遼民擾害特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衆兵犯餘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實搶鐵山圍職衙門搜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撥夜都司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職毛有俊提刀自抹咽喉已被大朱尚不絕命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擒殺一陣不肯應服賊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賊隨雲從職一聞報即同南非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罷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後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餘砲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勢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此日驚荒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看齡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夜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時擬兵盡數殺

完職將火兵盡殺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爲賊斷絕糧道致數無食借得客商麥豆分給一碗吞碗米不能空腹赴鬪惟以疑兵出沒安意静俟激勵南非將士堅壁守以待賊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州下營尸恨麗官麗人你詐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爲砲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矛爲何死活擾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剃頭歸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鐵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萬餘石隨去殺義州館劃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永詩等於鐵山宣州變兵親領南非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永祿等各帶兵丁火罷星夜出一間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拼賊攻麗服具掐撈以截其後職又令管餉調日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擬草斷絕兵帶死馬牛肉爲飽可恰聯向爲

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取給于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從向麗人開尸之理伏乞

上台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剿之氣奴寧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見人剃官自已作孽受禍亦不爲少罷兵追勝負未知嗣後再報等因到職

准此理
令摹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險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保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恢宿嫌致誤大計餉軍需

餉甚緊着登撫督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贓銀以犒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目前急着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三王念驛遞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啟　瑞王面辭請升殿

聖旨藩封之國典禮重大面辭藏國之彝章但念朕與王爲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築董家口

按置家口乃軍屬住牧之所、沖要不減吉峯、尤宜添精兌貝當事諒量添撥力、全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速發額餉以備行糧、得俞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　青州西王疃地方王九常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徧身鱗甲、形似麒麟、產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烏已集中州、茲仁獸復產東土、王者之瑞、僧見疊出、朕心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脩庶政、以克副禎祥、廠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闕勳名、朕所素鑒、本中額朕體天任賢、慎終如始、安不忘微、以裹

奏真其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

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奏

聖旨、覽你每說逋欠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痌痛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懼你輩、但念司空欲期國儲要緊、暫資助分、本年爲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腳價足以相直、不必慨其累、有船則裝、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說、船至之日、官即爲兌、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空漕船、度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催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抹守瓜議於鬧、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懷、該部知道、

瓜兌之議、畢竟于民弗便、後泥不得行、遂如常法、先臣圓悅所定運兌事宜、百世不能改也

賜李如楨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舊額數月圓闊用之全鎮亦措給之遲緩邊計不宜如此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脩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年缺額及撥遺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儆、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

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遼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陣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泉臣胡士容於鎮撫獄、

遼東巡撫袁崇煥御邊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勇曾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人、先令哨東橫方、箭逗馬步進取開臨春、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奴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發

書樞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爲犄能背城借一如寧
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
遼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
然我又何得不救益往以救鮮則不能搗遼瀋而令虜內
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號不
宜多臨于是日借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臣
畢自肅商議急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桂關
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
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
敢輕動分作連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金國

奇都司靳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
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
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勦之舉
總兵趙率教于八日即來往簡調甚各營精銳聞東警日
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趙率教老成持重亦復變
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之先聲後實勿邇近
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赴畢前
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叅將徐率水兵千人繼發
是役也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交
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機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謨洋洋而廠臣一體
官府素醸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藏謀必
全一腔孤膽誓必復遼滅賊爲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
一步以貽
皇上東顧也若缺餉本折不宜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
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
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涿房等礦洞

叙滇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彼本縣
百姓登時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
着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
以鼓任事之氣矧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大計宜救
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
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李日儼，楊應簡副考行人汪邦

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會，徐大義副考行人宋

鳴梧，馬茂才奉

聖旨，有礙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邦柱，宋鳴梧俱

係門戶，且着官帶閒住，

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陸世科閒住，

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處法之有輕重，則逢瑞怒之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時承恩祠一倡，而相效者恐蹈後至之罰，于是清運李
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薊遼總督閻鳴泰建崇仁□□

殿祥經儀錄 卷三十三 三一

崇于通州，于事何宗聖建頭德于長溝，百闕賀麻
撫劉詔，延按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山工人曲媚瓊
意務窮技藝之巧，甚至據民田墓，伐人樹木，誰敢發聲
及上食饗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
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削已也，以沉檀爲質，眼耳口鼻
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
服鮮麗，文不足言矣，獨髻上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
更爲奇絕，
開一處塑像頭稍大，小監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連
首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監抱頭慟哭，痛責匠人，

卷三十三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愚臣督催變出意外奏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侵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之不堪承買之後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載委曲開譬多方調劑地方人情兩求惬當人必樂從確覈爲額方據實入奏有何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事原由暈懲首禍具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心努力共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地方人等亦宜共曉朝廷追究大豪無波累無辜至意靜聽有司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一帶追贓變價屢奉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嚴催伊始移檄再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遽激而成變也據詳黃文揚帶白役安拘騾內無名之潘家彥衆憤而甃之付之一炬仍竪旂書逐部安民四字越日而擁之部臣公署毀折門栅燬其帳籍致部臣踉蹡避匿一時披猖狂逞之狀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矣徽郡層巖複嶺幽深阻昧獷悍俗習固然詎意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散聞按臣以造冊復

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有以宣

皇上之德意

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潜遏亂萌者臣治所距新安千有餘里前所賫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變出異常不敢不先以

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猖亂仰候

聖裁

山場逼近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木多株

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犯着王應祥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

陵寢

東江將士逃散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稱天啓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鐵[illegible]山雲從戰差都司毛永詩領兵一千往救宣州不意十七日奴騎假裝我家眷兵丁共二百餘名西遂賊特鬼情正急未及申報幸旅順參將張繼善知其賊陣脆逃擊獲俘解未到又在城參將周[illegible]剛先在島中倡議

鐵山云從偶失統領出軍劉崇等將永良殷貴等張男
叛盡行劫奪搶有姿色婦女約五十餘口又將他國
妻妾銀兩及高監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百餘
人將貨物男婦搶打二船又將西米字號木船盡數
分散作爲行糧暑于二月初三日滿裝進去都司馬承
勳亦帶兵六百由六路西進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兵將
紛紛逃竄
封疆誰守且又三軍沸譁李鑛鄭繼魁等帶兵回去名
在覺華島大擺大餉受用不盡我們受餓又令又要封
敵島中遍譁兵將俱無固志恐風聞于賊嚴拿梟示
剖旱四人軍心始定李鑛自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
脫逃皆屬徐敷奏偏言譖惑所致律有明條罪俱不赦
伏乞
上台達廷典刑傳首遊示海外庶孤軍畏法不敢異志
事關重大
爲此塘報

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晏廷關口鐵山
等處塘報稱奴酋踏襲鐵山直趍高麗又强半歸降彼運

親王京儿上內耳乃
天厭逆氣甫渡氷解前后阻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
將救麗我兵據報三戰三勝庶始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爲
功亦可以少伸鐵山憤懣之氣而抑犬羊匪茹之謀矣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援
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欵議雖寧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
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狡奴所縻而爲
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部奏議察會與白寧皆我欵夷也察會向以講討人口
不遂心懷佷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

諸酋其能支乎今諸酋備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
酋必肆螫于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
欵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
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犬羊之性中情叵測或聲東擊西
便道而來挾索則沿邊諸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着
料理曾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雖不可過于張皇以自
發難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鎮靜中密策萬全斷不得
謂兩酋素飮我餌其自相蚕食原莫予毒也是總在督撫
鎮臣之多筭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勅下臣部容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

防虜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擦漢俉郎虎兎憨因地租所屬部
落把漢哈喇慎先年投在哈喇慎營內住牧今又因哈
喇慎已故老酋滿五素初年與擦漢兒老王子爲父兒
恩養成人分管人馬后滿五剝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
首父世把都兒下后有擦漢兒小王子鬼向自言等酋
講要把漢以喇慎一枝部落又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
人馬包言等酋未與今擦漢兒王子傳調部落親帶人
馬來講又聞得夷人寄說擦酋說稱虜這有一个王子
那有這些王子御不張家口都是他的地方是外喇人
之實與白言等酋講畢就要上邊講賞等語有一白言朝
兒王子等各將宣薊兩鎮各邊所屬部落傳調一處提
奮擦酋備由巳經禀報說今據通事王觀等于三月二
十五日進邊報稱探得擦漢兒王子從原巢身未起身
有哈喇慎家夷酋領帶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于二十
三日從哈兒城擦移地方五對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
亦于本月二十三日從脊兒坡搬移地方本地都令營
四散住扎各酋以稱聯絡一處以備虎酋等情三月二
十九日巳時據張家口堡守備周光桌稟本年三月

八月十七日有夷酋青把都男宋兴大台吉起兜歹□□
沙等貴夷祿到邊說稱今擺漢子上馬孛兒貳石□□
口下不知與我們達子家作伙與
南朝新作伙如此
南朝我們達子兵馬助
南朝上陣如先長們達子上陣乞助我銃砲手見面
因又于本日巳時據前途提塘官侯恩票報據瀰沱河
守吉廸與前邊軍門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據守門
通官鄭進票稱今有沙韋首那二等首差人執夷票到
關票送到職看夾票內云破我差人各具夷票有來直
父毛兒祖母大發只常寫邊經忠順效力所遣弟兒三
人未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律漢兒達于因與你家萬
不和前了不月初四日奴人三百千餘喇嘛王千跟萬
日務擄漢兒達子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頭先我至
也不知禍及于誰其情難測使我弟兒二人心中愁想
兩家敵是一家我者總替邊說明察
皇貴豈可指望必竟心吐勤力你程邊羅土嚴邊討
分提防不可死怨或者禍及于家你程邊將人馬整頓
扶助多多兵發要彼此朕廣顯我兩家日後磐石之固
有夷人傳報在邊不出臨來今當差人星夜馳報
促另行宗伏乞即敕自我以不可視為尋常等因各查
職據此看得插酉僻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插
生枝節將駒揆強十萬加于白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
勢必無幸匹恐其聲東擊西之虞在我內地各嚴為設
備以待之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
去秋虜酋三兒討□人犯為鎮兵所斃及報仇又復創
據恨已久于是套酋土刺火力赤等挨木素等糾麻等
酋將約拾兒傳詐其急撫臣王會同總兵徐永壽副將
同上頭等設伏分截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遁引去
戶部議軍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賴本色軍亦私折數多不亟查治何以果餓
軍之腹着將督撫兩道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鎮
撫道驗船運赴地纔准收糶關領餉司亦從印製簿者□
私折該部仍各會本并查運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弊□
俱着該部議移文申飭行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議奉
聖旨該鎮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
深知亦所深惻覽奏掣于舊撫遏餉饋糧爵于奸弁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鏞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登萊
糧催併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還稽查未到新
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胆深相機宜□
奴保鮮以慰朕懷
兵部奏憂特心切奉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
虜近日關寧尚自却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郎許爲
我用以規近利爾時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
無空增一番措置乎九卿科道及彊場督撫諸臣中外熟
議之筍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携貳
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奉
聖旨奴孽東侵震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道本
所奏增定大帥分泒信地其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裨
邊計杜文煥特加制敕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

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
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
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
該部即俱作速伏議回奏
奏曰旛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
祚俱閒住削奪楊廷槐許譽臣閒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
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茂芸李太監請建感恩祠吉士李莆建德暨里老薛世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標端雅沉潛藻思于書無所不窺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則有所注不欲以
[illegible]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奏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脈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
為危言所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
遊言所愚西虜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攜二
至論虜酋與粆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
宣諭務令願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嚴鎮朕所洞
知封疆事重還益體厥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
力厲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禁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
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建麗烈婦坊
按霍母訓孫忠義壽幾百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逼死旌典刑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逆情真服刑律當非厥臣深謀遠慮密
計逃偵任用該監同心緝獲何以使神奸就擒詭蹤伏發
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科宋得貴周氏臘梅俱擬
斬既已允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其未獲周日俊等嚴
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并吏部議處
兵部塘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毛帥智勇自能聯合

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接濟尚恐洙
斂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運本色五萬刻
期前發以緩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着
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
藥鉛子等項俱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酋乞盟
宣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罰願就戎索
防奴

諭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
故今鎮撫遣將盤兵馬嚴偵探并堡臺

兵部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還寫
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
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閆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
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
期於脈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稱朕與原臣軫顧疆
圉之意聞奴兵已越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
寧遠之法着各自淸野堅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每
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黠奴撤衆還瀋屬國

獲全厥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著勞候徐璉等回日并
行題敘該部知道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據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
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
擡搜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
將領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
至戌打死夷屍塡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搶
死屍將班兵梯辦窑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

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
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
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健着星發赴關防守山海不許
逗遛致悞軍機楊嘉謨旣係諸部薦舉必有心計堪用着
賫尚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以資方略
殫歷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筱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

著馬上速行宜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
智勇將領星發前赴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
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秣厲糧整搠用
備緩急即火速傳與他每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
勿逗遛以干明法

戶部段國璋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
速補且桃林卜飢軍待哺情甚危迫著該部不拘新舊餉
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運本色或借用漕
倉或暫碾各州縣倉穀事平一并銷算其各省直應解餉

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叙欠者摘參凡解經過地方責
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疎虞

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戎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進剿東
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
面布置一面奏報着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
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標
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該
部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勇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
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
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
煩帮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趨赴
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
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
部還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聲遙紓蜀闕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部顧則

該撫持重之效也目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
之兵第聲態四出疑而擾之更兵相機守保寧遠關外方
略俱全朕意調發宣薊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速給
已有旨了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

延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
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奏塡補

楊肇基議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
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池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
下十萬昔一面有警猶可以往逕應援亦須十數日已
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此兩失封
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顧分權之小嫌忘報
國之大義爲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
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勦東
西有事則各分專勦如此則遠近可照管緩急無失偶

之計若職既有病也今力疾畏罪或以此身謝此地復
有言儻此番虜退斷不以膚病再誤但邊事不可浪試
一言不效殃及生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爺
臣者尤此皆封疆大計不容卸清正者其一切情形傾
戰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
皇察情急而危語不擇言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叅游都等官
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六竽孫武鴻
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
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蹤五道嶺徑奔西來又
有撫院差去喻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
掌號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架籬山看見夷係大
舉來兵甚急隨傳叅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

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柿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在陣射
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乾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
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俟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
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稱
議奴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
之賊將兵撤至大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
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
得錦州之圍而親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
弱寡衆之不敵並天下之精銳闕內外素所倚重而屬歸
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選擇將領

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遲欲于一紮營
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捷創于
先春寧遠時若使器械利具虜即久困何妨正未必耳但
此盛暑即夷兵恐亦未必能久頓職既去春職因謝絕援
兵亦無赴援今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欲其營又舟師繞
出其後令王喇嘛督西虜揚旗于錦州之地凡可爲者俱
爲之夷安得不戒心今且馱鹽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遁
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遂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
其返客爲主于瀋陽遞番往來攻困職恐諸將領不能救

錦者必不能救寧等與錦爲存亡職與紀用爲生死此則
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急將原兵
調來速給行糧犒備而行速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遣將
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秪
以滋葛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爲自裁擇也
勅廣西潯州稍止賊拊扶紀等
按扶紀係因有年晏然冀望生靈塗炭官兵畏足
撫臣王與道厉清慮龍等合兵攻勦竟以蕩平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二十一日寅時據本鎮原差
守備李臣等稟稱帶領家丁出遠安撥哨至塔山道東賞

督有精兵韃賊數百在彼擱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
東奴擱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
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
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爲前鋒以本鎮
下中軍叅遊都司劉恩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爲後
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嚴諭令擱路韃賊
務係挑來強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
割級一槪催督即時起兵斫枚疾走本鎮即同總兵
鬥思印等統內鎮太監劉標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
監孫下守備周于策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舉等
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
行至笊籬山正遇前賊擱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
下手拼砍一處忽從笊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
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
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數多各官
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訖內丁
白雄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刀俱全笊
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
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懼威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
而援遼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東嚴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寒其膽矣況
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夷橫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
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
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希春等
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
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

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兵將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
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
睿兵科李魯生江西編脩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王
姚昌祚兵王胡福弘
時削奪晏清倫肇脩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贊沈棨
王應熊曾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閒住
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
門戶群黨不足埋沒眞品也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
戴德係郭延□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
歷孫如洌所請祝恩係朱□所請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袁撫奏,十年來,奉天之兵,未嘗敢與奴戰,今馬戰即戰,去年亦從上面攻城,兵今始一刀一鎗面下拚命,不知有奉之光復歸諸臨,後洗壞大兵,分路進退,誠軍惡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名將彭纘古二次用紅夷大砲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因王子傷白龍旗,奴兵死者甚衆,遂不敢西行,參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兎泥勒中前穿胸必死,其子滇潟寧吞啤勒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山厘人,牛鹿三十餘人

伯,夜達子無數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賴廠臣指授方畧,深中機權,撫鎮軍需,催趲督戰守,該鎮善體廠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illegible]對[illegible]衝鋒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陶文楊朝論,切同俛分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刻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臨錦堞,發令督戰,切佑、吳康臣、李進、楊承芳,督催官兵,奉放神器,馮允升、董文儒、閻思印、陳岩,督兵城外,齊力奮勇。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折衝樽俎,發縱有功,畢自肅、王應豸、張春按應,軍實期會不爽,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國臣,披堅執銳,親巡行間,祖天壽、許定國、尤世威及朱國儀、濟永保、王佳、王選、劉應周鎮等,各將領將陣傷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怯,作三軍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勅諭勞苦該鎮及內外文武諸臣,並發御前銀五萬兩,以充將賞,覽奏具知,詳深慰朕懷,有功及被傷官丁,宜駿行賞恤,事定另行奏報,奴氛雖奪,夷情叵測,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圍,該鎮與文武各官商榷便宜行事,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廠臣先事綢繆,純忠鼓舞,故能使內外文武,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着速發出關聽用,不許遲留,盔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人馬仍着揀選壯的解發軍前備用,不必折價,獎勅已發,犒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

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困急援如焚,會同楊總兵監院袁寧前道畢議,同使計議進勦,擬定二十八日發兵,院詩到奇之間,恐報奴賊執打五色標旗于灰山窰窪山首山一帶,前海分九營,官兵撤進,寧內兩營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兩將許定國在西門扎營,滿鎮隨行令,副總兵尤世威居參火器,頂俱時望見城東陝塵蔽天大勢,聯兵分居南東圍城,滿鎮即將參兵馬器械等項接濟,當即親督參將同尤總兵官率各營副參遊把將領等官軍奮勇迎敵,放箭砲,血戰傷賊無數,不許割級,韃賊死傷甚被,賊夷哀駁至數利,等西一帶用火藥燒化,從滿鎮親冒矢石,如期登陸,旗身甲被賊射中數箭,戰馬亦被射傷,尤總兵奮不顧身,戰馬亦被射殺有

東廠魏忠賢差鄭家哥借稱值[illegible]
監軍[illegible]太監[illegible]胡[illegible]
會守備宋興[illegible]孫永豫[illegible]
項等砲遼攻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排死賊無數
乃自外至午賊見我兵奮勇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敗回
從東去沿滿新虑恐前山背後山勢險恐賊有埋伏故
不當追隨令各將領收兵親在城外列營防
守伏道宵丁違探奴衆在于首山迤東下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
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外奴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
官兵對敵闘撥夷馳報錦州大兵殺攻奴營奴賊撤兵即
回錦州于三十日圍城放火砲三箇吶喊三聲仍赴夷寨
於初三日夜寫敗上遊語箭上射之入城太府紀用與職
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暇入報抄寫
[illegible]卷三十四
上覽是日晚連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疑是攻城太府紀
用與職等遍傳預備果於初四日丑時提馬步兵數萬擡
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于司禮監
魏忠賢發來火砲及火罐矢石填滿溝渠不地積尸如山
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張房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
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砲攻打城牆至酉時賊方撤兵
敗歸所造挨牌車梯戰具隨發兵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
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司禮監魏忠賢妙算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
輔副將朱梅都司紀飽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率誓俱願拚命殺賊伏
朝廷諭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爲功爲此塘報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天
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初
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
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
酋長屍骸處
天降大星如斗其落地如[illegible]
[illegible]卷三十四
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
扎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鋒總兵左輔副
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廠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要地可據以致地滅
奴臣等苦心鑿戰闘部密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安
能保守六年棄遺之孤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
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特哀懸物議紛紛以王伯虬之說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刑部請出賞承武賞濬于獄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四也夫援師急赴而以為逗遛擁衆緩後而以為匝測奉催入關而以為棄城況承武閱歷邊疆敢冒鋒鏑屢有斬獲之功今年力精壯狀貌驍勇昔在錦州奮力殺賊身被六矢其子濬單騎舞鎗冲鋒殺入救父而出官兵奮勇繼之遂免奏捷此塘報之可覆閱者也開其一面使得自效必有可觀

賜撫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寧遠內看山海外援錦州聲援所繫首尾交湊非老成持重練達邊事者不可故以撫臣出鎮焉

詔錦州等處又秋禾斂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備

時奴圖所犯因攝于我故止前行收割其將士應派信地偵諜慎防兵發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可資火器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開採煅鍊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伸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陸一騏山西試官少卿蔣一驄戶部主事陳賓盛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先是錦州被圍調邊鎮之兵以援之惡兵袁千兒等有借行糧而毀傷吏分物有强割平民之耳而又毆傷其子者沿路逃散紛紛事法之所不赦

太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奏

聖旨奴薩挫歸扶憤圖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顯都邑等酋以作嚮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爭營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慮修築工數奴騎冲突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築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至寧城濬壕築土爲外障以屯聚軍民保定等處不必調發援兵止調薊鎮以防山海揀山海銳卒以濟關外俱要密中發轉盼秋高各口要害儲火器繕甲兵嚴加[illegible]以圖戰守信地時刻難緩都着該部速與議覆行

兵部奏關外需人甚急奏

聖旨關外戰守需將才甚急而各營伍惟西兵得力說得是楊嘉謨既習西兵即着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江熤夏登仕官維賢鄭一亨都着各帶親丁作速赴邊用備緩急官維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臨御吉典時

聖躬未霍然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二等　等

□錦州之戰生擒賊將五十九名州□□陽力把咨□
紀戶以漢字攤個撤具便要遂處決衛代等俱斬首處
決其病故錯欝仍行戮屍一併傳首各邊

禮部奏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掄才寓招集之意但秋試甚邇士從登萊跋涉歸遼迻迻試阻反孤士望姑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四名關外遼士就試寧前道委爲妥便其廩例納監暫將印結咨監考試還行文原籍査確方准實歷俱如該部所議行

太監劉應坤奏援師救錦奉

聖旨錦寧之捷振起積靡克暢天威皆賴厰臣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筭恩威迭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畧安內攘外濟弱扶傾念殄賊之難酬宜恩施之申錫着加恩三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采段六表裏羊三隻酒宣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監臣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王朝輔郝隱儒李實涂文輔崔文升劾參密勿績茂儲胥着各加恩二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鎭臣劉應坤鼓舞將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賊鋒千寧遠有郤敵之効抑亦深寒虜胆于錦州有解圍之功着加恩三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裏李明道劉忠陶文楊朝杜勛矢心綏急殫力馳驅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胡良輔葛尤思張守成李應江聲實相資特爲敘賚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苗成郭尚禮金節田奉張大典分猷邊塞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二十兩采段二表裏買進朝賈進忠馮允升董元

儒閻恩印劉尚用王愛陳貴許尤先崔良用劉希正馬化龍馬忠孫正賓効力戰場趍事嗣懈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嘉謨等浩氣枕戈壯懐吞虜楊朱孫方鶴王崇德及王文元等詰奸禁暴并戰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照例優恤以昭激勸王之臣等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監紀用奏元臣殫心制勝奉

聖旨錦州之捷雪耻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加悅厰臣魏忠賢貫日精誠補天經濟徹桑籌著帷幄尉刺剛心運濱邊

需接濟源源奏手助賓十萬身作長城尤爲崇功堪獎
府朕所洞鑒宜有特恩着該部照依寧晉伯事例速議具
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閣臣功在帷幄朕自加恩內
鎮臣親用捍孤城以却勁虜振久弛以挫方張義胆忠肝
持危濟弱此番却敵厥功爲最着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
彩段四表裏內臣胡輔忠竭力不避險難接濟應邊一深
副特遣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孫茂林武得閒關間道
共濟軍實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楊德王黃友德孫丕
守能護城戰能斬級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世
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孫吉祥吳秉
臣楊高進朝鄭良輔宋永福劉成楊承芳武進高起潛傳
貴周之禎馮應斗陳朝孔適王進嚴陰爲錚均着廕弟侄
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
段一表裏王之臣郭允厚黃運泰薛鳳翔閻鳴太袁崇煥
劉詔中外同心安攘懋績趙率教左輔朱梅志切同仇功
著急難科道餉司及戰守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
作速分別優敘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與照例優卹以昭

激勸該部知道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奉
聖旨方鎮重地軍馬糧料缺至四五月防禦何資已有旨
速催民運如何違玩不遵其山西河南見征銀二十九萬
餘兩并所欠本色着勒限解發有仍前延挨的參來重處
仍於京運新欠銀先湊處十數萬星馳至鎮以濟燃眉該
部知道
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奇勳

功雪恥除克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爰
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侄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
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
段羊酒新鈔賜敕獎勵以光貴大典風勵忠良
安平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
詞臣楊汝成問仲僎馬之駿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
虞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削奪
俱以門戶削除
延按許其孝請建贍恩祠於淮揚
大將左輔卒
遼東失一大將可惜

守錦州　城塔山　練火器　備車營

樞部上言軍中之當籌尚多而目下之吃緊有四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項內鎮與督臣之疏皆論守錦而兩可其辭臣愚以爲當斷在必守夫全遼轄土謝於必復咫尺錦州豈可異議況向以修築未完之城尚能拚以挫賊今乘此戰守已勝之餘何難憑以自固且尤帥乞爲信地增兵奉有

明旨宜一意修葺城垣整頓兵馬料理芻糧爲有進無退之計可也一曰塔山不可不城也錦州既在必守而聯絡於錦寧之間者惟塔山是恃即無城猶當增置況有城何難修葺第恐轉眼秋高時日迫而工程大故額慮不決耳臣以爲城欲堅不欲大止就舊垣補葺本山之石與附近殘毀民房之磚運而砌之亦并易也一曰火器不可不練也與奴爭于數歲之內我之騎射不如奴若擊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騎射無所施其力矣我之火器未嘗不精火藥未嘗不多要必使件件各盡其用人人俱擅其能則一器可以斃數奴一人可以發數器即用寡敵衆當無不勝況我之兵且倍於奴無笑哉一曰車營不可不備也夫均此火器也用以城守則有餘用以進戰則不足者恨不宮壘不堅無所據以展其技也可以堅我營壘拒奴冲突者莫如車而諸將支吾若觀爲緩圖者未能窮其製

路遠之要

耳前臣等在文華門見發去關外之車以古制而參新裁即拒守而爲搏戰其法盡善關外宜倣而多備之俾諸營皆以車爲主克以步卒足以盡火器之長中藏馬兵可以參出奇之計進憑以攻止據以守則有勝無敗之勢常在我以至若某處應兵若干某處應馬若干芻糧應用若干器甲藥料應若干是在督師與內外鎮臣熟計定額各部竭力預辦而速應之非臣部所敢遙揣而度越俎而談也

建昌路遠

禮部申明表貢　大典事宜奉

聖旨遼藩支庶歸併惠藩表箋封婚等項悉歸類進奉祀六廟祭掃湘陵一節照舊仍屬遼藩以明支庶而安幽寘着如議行

八月

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壽效順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啓工至七年八月初二工完
共用過工價五佰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九兩零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敬效愚忠疏曰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幾

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儲內地海瀕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城必不孫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連屯堡蓄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爲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畜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彀備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爲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鬬之時强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馬肥於草實矛效於風高海風不便運艘難于轉輸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蹋冰胡騎遝能飛渡島師難施牽制之力凍土

第一義

第二義

秋防

易驟絡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皸瘃彼向陽而就煖我坐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岸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華新糞之遼人能慣涉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示羈縻會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

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至於各邊之訓遣殷頻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有藉畜之戰須早辦軍需火器備臨期之緊用預算其所急

而先籌其所急燕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于曲突徙薪之慮此在心膂重臣又有成筭而臣等深心偶患輒敢從旁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而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秉藉蒞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

廷自能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廕襲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秩少師

無端逆孽膽俯宮闈德薄位高忽焉傾滅理勢然也特從身在局中而不悟耳

簡討楊世芳冠帶閒住

帳府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既以勞工封之何不東安顧名思義其何以處

敘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督理諸臣原宜優敘以酬其勞然而非勞則濫恐有冒昌之人所不願與寺璫同功也

戶部奏議邊餉要務宜有專官奉
聖旨邊餉重務照舍場錢法例宜設專官說得是着將該
部左侍郎加督理邊餉字樣專董其事合衆堪任的來看
主專理邊餉司官選精敏的加銜用其堂司官應鑄關防
俱如議行鄉掌邦計邊腹財賦藏所提衡還宜兼總其賦
以裕邊儲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襁褓清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
益勤兢業倍加仰宜蒞朕沖齡嗣服倚毗周旋更着勞積
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
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提音兩次敘賚宜隆報元勳
着加恩三等賞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
新鈔五千貫賜勑獎勵外蔭弟男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
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

禮科李覺斯上言奴賊一見挫于寧錦而東江又已大創
矣在奴之伎倆已盡而我之胆氣倍張乘此長驅勢且破
竹職愚以爲今之計惟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遊
數隊遞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
聚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於
奔命而我且由錦而遼由義而廣寧步步爲營着着逼奴
使窮還故穴則有坐而受縛耳大抵天下事能守則能戰
能戰則能攻年來以守則困以戰則勝誠因此而爲攻取
之計直可唾手得者然所以辦此者有要焉募土兵也練
火器也習車營也備舟師也語有之狂兵滿萬不如召募
數千故三代以來皆藉民爲兵彼物力資産既切於已父
母妻子又繫其心以之禦戎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仇有
不當奮勇取勝者乎我之長技惟火器此亦明效太驗已
第必平時習演慣熟然後臨敵點打無差今宜擇能者以
爲教師使之人人共盡其長諺所謂練兵者先練胆練胆
者先練技此乃練兵之實着也古用車戰爲其動足以衝
突止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資而況我既以衆
器制奴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遠馳而後可以機發
準也則車隊之布置宜習矣奴之狡謀叵測既窮於陸或
灵還志於水未可知倘彼不能來而我以三老舟師瀏洗
上下時以沖其脇時以牽其尾使奴水陸兩顧而手足俱
忪此亦虛聲遠嚮之術也夫殺敵者怒也不畏法而畏敵
懸戰樂罷僥倖無事欲剛悈復其何日之有故職顧在事

諸臣亟宜以
皇上之心爲心乘機策勵鼓勇合謀俾久淪之土宇以復
聖慮少紓則職愚幸甚封疆幸甚
英國公張惟賢恭候
萬安奉
聖旨清心靜攝頤養天和是珍調良法卿等候安具見忠
愛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魏良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
時警報遝至或言搶西虜庄禾或言搶錦寧田禾錯之奴甚張或聲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迫行徵蒐一急了報後則奴之真情形也
禮部按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
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
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
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令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閒慰禮請勸
即位令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
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
又接出　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
見卿等愛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
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
見卿等爲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
所請不允
又接出　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
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
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
太行皇帝仁慶涵天英姿憲古勵精宵旰銳意安攘海宇
快覩維新張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覩康方啓鴻圖
忽賓
龍馭爰膺
顧命及於朕躬相閒兇凡之言稟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羣
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堅拒弗獲乃俯遵
遺詔於八月二十四日祗告
天地即
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沖人統承鴻業
祖功
宗德惟祗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毗爾中外
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念茂新猷所有
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武廟貞靖賢妃老娘娘當奪謚
皇后并祔葬事宜等速擬勅諭來看
又揭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
加恩文武軍民人等
賞賚守邊官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起九月二十一日除服
禮部奏
聖旨朕哀慕方切豈遽忍離衰次其以九月初六日奠朝
禮部具儀來看
聖諱檢字用繇
聖明御極審政聿新萬年有道之長左右史
許注之草莽臣未敢以疎頌也